

# 大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卷第一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寿命品第一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拘尸那国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尔时，世尊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其声遍满乃至有顶，随其类音普告众生：“今日如来、应、正遍知，怜愍众生，覆护众生，等视众生如罗睺罗，为作归依、屋舍、室宅。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明杂色，青、黄、赤、白、颇梨、玛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其中所有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

是诸众生见闻是已，心大忧愁，同时举声悲啼号哭：“呜呼慈父，痛哉苦哉。”举手拍头捶胸叫唤，其中或有身体战栗、涕泣、哽咽。

尔时，大地、诸山、大海皆悉震动，时诸众生共相谓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当疾往诣拘尸那城力士生地，至如来所，头面礼敬，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减一劫。”互相执手复作是言：“世间空虚，众生福尽，不善诸业，增长出世。仁等今当速往速往，如来不久必入涅槃。”复作是言：“世间空虚，世间空虚，我等从今无有救护，无所宗仰，贫穷孤露。一旦远离无上世尊，设有疑惑当复问谁？”

时，有无量诸大弟子，尊者摩诃迦旃延、尊者薄俱罗、尊者优波难陀，如是等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战掉，乃至大动不能自持，心浊迷闷，发声大唤，生如是等种种苦恼。

尔时，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等，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如大龙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栴檀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于其晨朝，日始初出，离常住处，嚼杨枝时，遇佛光明，并相谓言：“仁等，速疾漱口澡手。”作是言已，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为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拘陀罗女、善贤比丘尼、优波难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与六十亿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犹如大龙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于晨朝，日初出时，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于比丘尼众中复有诸比丘尼，皆是菩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而常修集四无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尔时，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訶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方便现身，其名曰海德菩萨、无尽意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訶萨而为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作是誓言：“诸未度者，当令得度。”已于过世无数劫中，修持净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观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遇佛光明，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

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恒河沙诸优婆塞，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威德无垢称王优婆塞、善德优婆塞等而为上首，深乐观察诸对治门，所谓苦乐、常无常、净不净、我无我、实不实、归依非归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安非安、为无为、断不断、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乐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亦欲乐闻无上大乘，如所闻已，能为他说。善持净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善能摄取无上智慧，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心常深味清净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为欲闍毘如来身故，人人各取香木万束、栴檀、沈水、牛头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宝微妙光明，譬如种种杂彩画饰，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黄、赤、白，为诸众生之所乐见。诸木皆以种种香涂，郁金、沈水及胶香等，散以诸花而为庄严，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诸香木上悬五色幡，柔软微妙犹如天衣，僬奢耶衣与摩缯彩。是诸香木载以宝车，是诸宝车出种种光，青、黄、赤、白，轳皆以七宝厕填，是一一车驾以四马，是一一马骏疾如风。一一车前竖立五十七宝妙幢，真金罗网弥覆其上，一一宝车复有五十微妙宝盖，一一车上垂诸花鬘，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纯以真金为叶，金刚为台。是花台中多有黑蜂，游集其中欢娱受乐，又出妙音，所谓无常、苦、空、无我，是音声，复说菩萨本所行道。复有种种歌舞伎乐、箏笛、篳篥、箫瑟、鼓吹，是乐音中复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一一车前，有优婆塞擎四宝案，是诸案上有种种花，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郁金诸香及余薰香，微妙第一。

诸优婆塞为佛及僧办诸食具，种种备足，皆是栴檀、沈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种味，一、苦，二、醋，三、甘，四、辛，五、咸，六、淡，复有三德，一者、轻软，二者、净洁，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种种庄严，至力士生处娑罗双树间，复以金沙遍布其地，以加陵伽衣、钦婆罗衣及缯彩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满十二由旬。为佛及僧敷置七宝师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须弥山，是诸座上皆有宝帐，垂诸璎珞。诸娑罗树，悉悬种种微妙幡盖，种种好香以涂树身，种种名花以散树间。诸优婆塞各作是念：“一切众生若有所乏，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头与头，须目与目，随诸众生所须之物，皆悉给与。”作是施时，离欲、瞋恚、秽浊毒心，无余思惟求世福乐，唯期无上清净菩提。

是优婆塞等皆已安住于菩萨道，复作是念：“如来今者受我食已，当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各各赍持供养之具，载以宝车、香木、幢幡、宝盖、饮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养之具供养如来，绕百千匝，举声号泣，哀动天地，捶胸大叫，泪下如雨，复相谓言：“苦哉，仁者！世间空虚，世间空虚。”便自举身投如来前，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世尊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皆不许。诸优婆塞不果所愿，心怀悲恼，默然而住。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丧亡，送其尸骸置于冢间，归还怅恨，愁忧苦恼。诸优婆塞忧愁苦恼亦复如是，以诸供具安置一处，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三恒河沙诸优婆夷，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寿德优婆夷、德鬘优婆夷、毘舍佉优婆夷等八万四千而为上首，悉能堪任护持正法，为度无量百千众生，故现女身，呵责家法。自观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啖食，是身臭秽、贪欲、狱缚，是身可恶犹如死狗，是身不净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为却敌楼橹，目为窍孔，头为殿堂，心王处中。如是身城，诸佛世尊之所弃舍，凡夫愚人常所味着，贪婬、瞋恚、愚痴罗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泡、芭蕉之树。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幻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易坏，犹如河岸临峻大树。是身不久当为狐狼、鸱枭、鸱鸢、乌鹊、饿狗之所食噉。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宁以牛迹盛大海水，

不能具说是身无常、不净、臭秽。宁丸大地使如枣等，渐渐转小犹葶苈子乃至微尘，不能具说是身过患。是故当舍，如弃涕唾。以是因缘，诸优婆夷，以空、无相、无愿之法常修其心，深乐谘受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他演说，护持本愿，毁谤女身，甚可患厌，性不坚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观，破坏生死无际轮转。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深乐大乘，守护大乘，虽现女身，实是菩萨，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坚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相谓言：“今日宜应至双树间。”诸优婆夷所设供具，倍胜于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诸优婆夷不果所愿，心怀惆怅，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四恒河沙毘耶离城诸离车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属，及阎浮提诸王眷属，为求法故，善修戒行，威仪具足，摧伏异学坏正法者，常相谓言：“我等当以金银仓库，为令甘露、无尽正法、深奥之藏久住于世。愿令我等常得修学，若有诽谤佛正法者，当断其舌。”复作是愿：“若有出家毁禁戒者，我当罢令还俗策使。有能深乐、护持正法，我当敬重如事父母。若有众僧能修正法，我当随喜令得势力。”常欲乐闻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人广说，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净无垢藏离车子、净不放逸离车子、恒水无垢净德离车子，如是等各相谓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办供养种种具足，一一离车各严八万四千大象，八万四千驷马宝车，八万四千明月宝珠，天木、栴檀、沈水、薪束，种种各有八万四千。一一象前，有宝幢幡盖，其盖小者，周匝纵广满一由旬，幡最短路长三十二由旬，宝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诸离车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五恒河沙大臣、长者，敬重大乘，若有异学谤正法者，是诸人等力能摧伏，犹如雹雨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长者、护世长者、护法长者，如是之等而为上首。所设供具，五倍于前，俱共往诣娑罗双树间，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设诸供具，唯愿哀愍受我等供。”如来默然而不受之。诸长者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应有六恒河沙）毘舍离王，及其后宫夫人眷属，阎浮提内所有诸王，除阿闍世，并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无垢王等，各严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万亿人民眷属。是诸车兵，驾以象马，象有六牙，马疾如风，庄严供具六倍于前。宝盖之中有极小者，周匝纵广满八由旬，幡极短者十六由旬，宝幢卑者三十六由旬。是诸王等皆悉安住于正法中，恶贱邪法，敬重大乘，深乐大乘，怜愍众生，等如一子，所持饮食，香气流布满四由旬。亦于晨朝日初出时，持是种种上妙甘膳，诣双树间，至如来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亦不许。是诸王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复有七恒河沙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为度众生，现受女身。常观身行，以空、无相、无愿之法，薰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爱德夫人，如是等诸王夫人，皆悉安住于正法中，修行禁戒，威仪具足，怜愍众生，等如一子，各相谓言：“今宜速往，诣世尊所。”诸王夫人所设供养，七倍于前，香花、宝幢、缯彩、幡盖、上妙饮食，宝盖小者周匝纵广十六由旬，幡最短路三十六由旬，宝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饮食香气周遍流布满八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如来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夫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自拔头发，捶胸大哭，犹如新丧所爱之子，却在一面，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八恒河沙诸天女等，其名曰广目天女而为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诸姊！谛

观，谛观，是诸人众所设种种上妙供具，欲供如来及比丘僧。我等亦当如是，严设微妙供具供养如来，如来受已，当入涅槃。诸姊！诸佛如来出世甚难，最后供养亦复倍难；若佛涅槃，世间空虚。”是诸天女爱乐大乘，欲闻大乘，闻已亦能为人广说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守护大乘，若有异学憎嫉大乘，势能摧灭，如雹摧草。护持戒行，威仪具足，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脱未脱者，于未来世当转法轮，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修学大乘，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慈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取种种天木香等，倍于人间所有香木，其木香气，能灭人中种种臭秽。白车白盖，驾四白马，一一车上，皆张白帐，其帐四边悬诸金铃，种种香花，宝幢、幡盖，上妙甘膳，种种伎乐，敷师子座，其座四足纯绀琉璃，于其座后，各各皆有七宝倚床，一座前，复有金机，复以七宝而为灯树，种种宝珠以为灯明，微妙天花遍布其地。是诸天女设是供已，心怀哀感，涕泪交流，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亦为不断种种说法，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天女等不果所愿，心怀忧恼，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等，住于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龙王、难陀龙王、婆难陀龙王而为上首，是诸龙王，亦于晨朝日初出时，设诸供具，倍于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龙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毘沙门王而为上首，各相谓言：“仁等今者可速诣佛所。”设供具倍于诸龙，持往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是诸鬼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降怨鸟王而为上首。

复有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那罗达王而为上首。

复有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大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睺婆利王而为上首。

复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无垢河水王、跋提达多王等而为上首。

复有八十恒河沙罗刹王，可畏王而为上首，舍离恶心，更不食人，于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丑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

复有九十恒河沙树林神王，乐香王而为上首。

复有千恒河沙持咒王，大幻持咒王而为上首。

复有一亿恒河沙贪色鬼魅，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百亿恒河沙天诸姪女，蓝婆女、郁婆尸女、帝路沾女、毘舍佉女而为上首。

复有千亿恒河沙地诸鬼王，白湿王而为上首。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诸天子及诸天王、四天王等。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四方风神，吹诸树上时、非时花散双树间。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主云雨神，皆作是念：“如来涅槃焚身之时，我当注雨令火时灭，众中热闷为作清凉。”

复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罗睺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绀眼象王、欲香象王等而为上首，敬重大乘，爱乐大乘，知佛不久当般涅槃，各各拔取无量无边诸妙莲花，来至佛所，头面礼佛，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师子兽王，师子吼王而为上首，施与一切众生无畏，持诸花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诸飞鸟王，鳬雁、鸳鸯、孔雀诸鸟，乾闥婆鸟、迦兰陀鸟、鸚鵡、鸚鵡、俱翅罗鸟、婆嚩伽鸟、迦陵频伽鸟、耆婆耆婆鸟，如是等诸鸟，持诸花果，来至佛所，

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满拘尸那城所有沟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四天下中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为上首，持诸香花及诸甘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时诸仙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阎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为上首，持种种花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一匝，却住一面。

尔时，阎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诃迦叶、阿难二众。

复有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世界中间，及阎浮提所有诸山，须弥山王而为上首，其山庄严，丛林蓊郁，诸树茂盛，枝条扶疏，荫蔽日光，种种妙花周遍而有，龙泉流水清净香洁。诸天、龙、神、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神仙咒术，作倡伎乐，如是等众，弥漫其中。是诸山神，亦来诣佛，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阿僧祇恒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设供养，倍胜于前。诸神身光伎乐灯明，悉蔽日月令不复现，以占婆花散熙连河，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鹤。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七宝堂阁，雕文刻镂，绮饰分明，周匝栏楯，众宝杂厕。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莲花弥漫其中，犹如北方郁单越国，亦如忉利欢喜之园。尔时娑罗树林中间，种种庄严，甚可爱乐，亦复如是。是诸天、人、阿修罗等，咸睹如来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愁忧不乐。

尔时，四天王、释提桓因各相谓言：“汝等观察，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大设供养，欲于最后供养如来。我等亦当如是供养，若我最后得供养者，檀波罗蜜则为成就满足不难。”尔时，四天王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持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迦栴楼伽花、摩诃迦栴楼伽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散多尼迦花、摩诃散多尼迦花、爱乐花、大爱乐花、普贤花、大普贤花、时花、大时花、香城花、大香城花、欢喜花、大欢喜花、发欲花、大发欲花、香醉花、大香醉花、普香花、大普香花、天金叶花、龙华、波利质多树花、拘毘罗树花，复持种种上妙甘膳，来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复现。以是供具，欲供养佛。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天不果所愿，愁忧苦恼，却住一面。

尔时，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设诸供具亦倍胜前，及所持花亦复如是，香气微妙甚可爱乐，持得胜堂并诸小堂，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乐、爱护大乘，唯愿如来哀受我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释天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乃至第六天所设供养展转胜前，宝幢幡盖，宝盖小者覆四天下，幡最短期周围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风吹幡，出妙音声。持上甘膳，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天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上至有顶，其余梵众，一切来集。尔时，大梵天王及余梵众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复现，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幡极短者悬于梵宫至娑罗树间，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梵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毘摩质多阿修罗王与无量阿修罗大眷属俱，身诸光明胜于梵天，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其盖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膳，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阿修罗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与其眷属、诸天婬女无量无边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应、正遍知，建立最后随喜供养，当令汝等

长夜获安。”时，魔波旬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注雨灭之。以佛神力，复发是心，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铠仗、铍、长钩、金鎚、钺斧、斗轮、縠索，所持供养倍胜一切人天所设，其盖小者覆中千界，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爱乐大乘，守护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供养故、为怖畏故、为诳他故、为财利故、为随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伪，我等尔时当为是人，除灭怖畏，说如是咒：

“‘唵 吒 咤 罗 唵 卢 呵 隸 摩 诃 卢 诃 隸 阿 罗 遮 罗 多 罗 莎 呵’”

“是咒能令诸失心者、怖畏者、说法者、不断正法者，为伏外道故、护己身故、护正法故、护大乘故，说如是咒。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无恶象怖，若至旷野、空泽、嶮处不生怖畏，亦无水、火、师子、虎、狼、盗贼、王难。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悉能除灭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咒者，我当护之，如龟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谄诌说如是事，持是咒者，我当至诚，益其势力。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

尔时，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饮食供养，我已受汝所说神咒，为欲安乐一切众生、四部众故。”佛说是已，默然不受。如是三请，皆亦不受。时，魔波旬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大自在天王与其眷属无量无边，及诸天众，所设供具，悉覆梵、释、护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释所设，犹如聚墨在珂贝边，悉不复现，宝盖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养之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无数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献微末供具，喻如蚊子供养于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于大海，然一小灯助百千日，春夏之月众花茂盛，有持一花益于众花，以亭历子益须弥山，岂当有益大海、日明、众花、须弥？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复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香花、伎乐、幡盖，供养如来，尚不足言。何以故？如来为诸众生，常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趣中，受诸苦恼。是故，世尊！应见哀愍，受我等供。”

尔时，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数微尘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不久当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饭——其饭香美，食之安隐——可以此食，奉献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并可礼敬，请决所疑。”

尔时，无边身菩萨摩訶萨即受佛教，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右绕三匝，与无量阿僧祇菩萨俱，从彼国发，来至此娑婆世界，应时此间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震动。于是众中，梵、释、四天王、魔王波旬、摩酰首罗，如是大众，见是地动，举身毛竖，喉舌枯燥，惊怖战栗，各欲四散，自见其身，无复光明，所有威德，殄灭无余。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即从座起，告诸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正遍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无边身，与无量菩萨，欲来至此供养如来。以彼菩萨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复现。是故汝等应生欢喜，勿怀恐怖。”尔时，大众悉皆遥见彼佛大众，如明镜中自观己身。

时，文殊师利复告大众：“汝今所见彼佛大众，如见此佛。以佛神力，复当如是得见九方无量诸佛。”

尔时，大众各相谓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如来不久当般涅槃。”是时，大众一切悉见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是菩萨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莲花，一一莲花各有七万八千城邑，纵广正等如毘耶离城，墙壁诸堦七宝杂厕，多罗宝树七重行列，人民炽盛安隐丰乐，阎浮檀金以为却敌，一一却敌，各有种种七宝，林树花果茂盛，微风吹出动微妙音，其声和雅，犹如天乐。城中人民闻是音声，即得受于上妙快乐。是诸堦中妙水盈满，清净香洁如真

琉璃，是诸水中有七宝船，诸人乘之游戏澡浴，共相娱乐，快乐无极。复有无量杂色莲花、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纵广犹如车轮。其堦岸上多有园林，一一园中有五泉池，是诸池中复有诸花，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纵广亦如车轮，香气芬馥，甚可爱乐。其水清净柔软第一，鳧、雁、鸳鸯游戏其中。其园各有众宝宫宅，一一宫宅纵广正等满四由旬，所有墙壁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真金为向，周匝栏楯，玫瑰为地，金沙布上。是宫宅中，多有七宝流泉浴池，一一池边，各有十八黄金梯陛，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如忉利天欢喜之园。是一一城各有八万四千人王，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嫫女，共相娱乐，欢喜受乐。其余人民亦复如是，各于住处共相娱乐。是中众生不闻余名，纯闻无上大乘之声。是诸花中一一各有师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绀琉璃，柔软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过三界。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众生，或有众生书持、读诵、如说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经典。尔时，无边身菩萨安止如是无量众生，于自身已令舍世乐，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如来不久当般涅槃。”

尔时，无边身菩萨与无量菩萨周匝围绕，示现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种种无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饮食，若有得闻是食香气，烦恼诸垢皆悉消灭。以是菩萨神通力故，一切大众悉皆得见如是变化。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余无能见是菩萨身其量边际。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受我等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亦不受。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却住一面。

南、西、北方诸佛世界，亦有无量无边身菩萨，所持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乃至却住一面，皆亦如是。

尔时，娑罗双树吉祥福地纵广三十二由旬，大众充满，间无空缺。尔时，四方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坐之处，或如锥头、针锋、微尘，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诸大菩萨悉来集会，及阎浮提一切大众亦悉来集——唯除尊者摩诃迦叶、阿难二众，阿閼世王及其眷属——乃至毒蛇，视能杀人，蜚蝗、蝮蝎，及十六种行恶业者，一切来集。陀那婆神、阿修罗等，悉舍恶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慈心相向亦复如是，除一阐提。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软，无有丘墟、土沙、砾石、荆棘、毒草，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时，大众悉见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如于明镜自观己身，见诸佛土亦复如是。

尔时，如来面门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诸大会，令彼身光悉不复现；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及诸会众、阿修罗等，见佛光明还从口入，皆大恐怖，身毛为竖，复作是言：“如来光明出已还入，非无因缘，必于十方所作已办，将是最后涅槃之相。何期苦哉，何期苦哉！如何世尊一旦舍离四无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养，圣慧日光从今永灭，无上法船于斯沈没？呜呼痛哉，世间大苦。”举手捶胸，悲号啼哭，支节战动，不能自持，身诸毛孔流血洒地。

大般涅槃经卷第一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寿命品第一之二

尔时，会中有优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其同类十五人俱，为令世间得善果故，舍身威仪，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悲泣堕泪，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为度无量诸众生故。世尊！我等从今无主、

无亲、无救、无护、无归、无趣、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愍，受我微供，然后乃入于般涅槃。世尊！譬如刹利、若婆罗门、毘舍、首陀，以贫穷故，远至他国，役力农作，得好调牛，良田平正，无诸沙卤、恶草、株杌，唯俟天雨。言调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于智慧；除去沙卤、恶草、株杌，喻除烦恼。世尊！我今身有调牛、良田、除去株杌，唯俟如来甘露法雨。贫四姓者，即我身是，贫于无上法之财宝。唯愿哀愍除断我等贫穷困苦，拯及无量苦恼众生。我今所供，虽复微少，冀得充足如来大众。我今无主、无亲、无归，愿垂矜愍如罗睺罗。”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无上调御告纯陀曰：“善哉，善哉！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于我欲求寿命、色力、安、辩，我当施汝常命、色力、安、无碍辩。何以故？纯陀！施食有二，果报无差。何等为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于涅槃。我今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纯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说，二施果报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烦恼未尽，未得成就一切种智，亦未能令众生具足檀波罗蜜；后受施者，烦恼已尽，已得成就一切种智，能令众生普得具足檀波罗蜜。先受施者，直是众生；后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杂食身、烦恼之身、是后边身、是无常身；后受施者，无烦恼身、金刚之身、法身、常身、无边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后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噉，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无碍辩；后受施者，不食、不消、无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

佛言：“善男子！如来已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有食身、烦恼之身，无后边身，常身、法身、金刚之身。善男子！未见佛性者，名烦恼身、杂食之身，是后边身。菩萨尔时受饮食已，入金刚三昧，此食消已，即见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破坏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虽不广说十二部经，先已通达，今入涅槃，广为众生分别演说，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善男子！如来之身，已于无量阿僧祇劫不受饮食，为诸声闻说言，先受难陀、难陀波罗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实不食。我今为于此会大众，是故受汝最后所奉；实亦不食。”

尔时，大众闻佛世尊普为大会受于纯陀最后供养，欢喜踊跃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希有纯陀！汝今立字，名不虚称。言纯陀者，名解妙义，汝今建立如是大义，是故依实从义立名，故名纯陀。汝今现世得大名利，德愿满足。甚奇纯陀！生在人中，复得难得无上之利。善哉纯陀！如优昙花世间希有，佛出于世亦复甚难，值佛生信闻法复难，佛临涅槃最后供养，能辨是事复难于是。南无纯陀，南无纯陀！汝今已具檀波罗蜜，犹如秋月，十五日夜，清淨圆满，无诸云翳，一切众生无不瞻仰；汝亦如是，而为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南无纯陀！是故说汝如月盛满，一切众生无不瞻仰。南无纯陀！虽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纯陀，真是佛子，如罗睺罗，等无有异。”

尔时，大众即说偈言：

“汝虽生人道，	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众，	今故稽首请。
人中最胜尊，	今当入涅槃，	汝应愍我等，	唯愿速请佛，
久住于世間，	利益无量众，	演说智所赞，	无上甘露法。
汝若不请佛，	我命将不全，	是故应见为，	稽请调御师。”

尔时，纯陀欢喜踊跃，譬如有人，父母卒丧忽然还活，纯陀欢喜亦复如是，复起礼佛，而说偈言：

“快哉获己利，	善得于人身，	蠲除贪恚等，	永离三恶道。
---------	--------	--------	--------



快哉获己利，	遇得金宝聚，	值遇调御师，	不惧堕畜生。
佛如优昙花，	值遇生信难，	遇已种善根，	永离饿鬼苦，
亦复能损减，	阿修罗种类。	芥子投针锋，	佛出难于是，
我以具足檀，	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	如莲花处水，
善断有顶种，	永度生死流。	生世为人难，	值佛世亦难，
犹如大海中，	盲龟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	愿得无上报，
一切烦恼结，	摧破不坚牢。	我今于此处，	不求天人身，
设使得之者，	心亦不甘乐。	如来受我供，	欢喜无有量，
犹如伊兰花，	出于栴檀香。	我身如伊兰，	如来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	是故我欢喜。	我今得现报，	最胜上妙处，
释梵诸天等，	悉来供养我。	一切诸世间，	悉生诸苦恼，
以知佛世尊，	欲入于涅槃。	高声唱是言，	世间无调御，
不应舍众生，	应视如一子。	如来在僧中，	演说无上法，
如须弥宝山，	安处于大海。	佛智能善断，	我等无明暗，
犹如虚空中，	起云得清凉。	如来能善除，	一切诸烦恼，
犹如日出时，	除云光普照。	是诸众生等，	啼泣面目肿，
悉皆为生死，	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	应长众生信，
为断生死苦，	久住于世间。”		

佛告纯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佛出世难如优昙花，值佛生信亦复甚难，佛临涅槃最后施食，能具足檀复倍甚难。汝今纯陀！莫大愁苦，应生踊跃，喜自庆幸，得值最后供养如来，成就具足檀波罗蜜，不应请佛久住于世。汝今当观诸佛境界悉皆无常，诸行性相，亦复如是。”即为纯陀而说偈言：

“一切诸世间，	生者皆归死，	寿命虽无量，	要必当有尽。
夫盛必有衰，	合会有别离，	壮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为死所吞，	无有法常者。	诸王得自在，	势力无等双，
一切皆迁动，	寿命亦如是。	众苦轮无际，	流转无休息，
三界皆无常，	诸有无有乐。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无，
可坏法流转，	常有忧患等。	恐怖诸过恶，	老病死衰恼，
是诸无有边，	易坏怨所侵。	烦恼所缠裹，	犹如蚕处茧，
何有智慧者，	而当乐是处？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净，
扼 <sup>①</sup> 缚痈疮等，	根本无义利。	上至诸天身，	皆亦复如是，
诸欲皆无常，	故我不贪着。	离欲善思惟，	而证于真实，
究竟断有者，	今日当涅槃。	我度有彼岸，	已得过诸苦，
是故于今者，	纯受上妙乐。	以是因缘故，	证无戏论边，
永断诸缠缚，	今日入涅槃。	我无老病死，	寿命不可尽，
我今入涅槃，	犹如大火灭。	纯陀汝不应，	思量如来义，
当观如来住，	犹如须弥山。	我今入涅槃，	受于第一乐，
诸佛法如是，	不应复啼哭。”		

尔时，纯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浅犹如蚊虻，何能思议如来涅槃深奥之义？世尊！我今已与诸大龙象菩萨摩訶萨，断诸结漏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虽未受具即堕僧数。我亦如是，以佛菩萨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萨数。是故我今欲令如来，久住于世，不入涅槃。譬如饥人，终无变吐；愿使世尊亦复如是，常住于世，不入涅槃。”

<sup>①</sup> “扼”字疑作“輓”。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告纯陀言：“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欲使如来常住于世，不般涅槃，如彼饥人无所变吐。汝今当观诸行性相，如是观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应如是学。”

纯陀问言：“文殊师利！夫如来者，天上人中最尊最胜，如是如来，岂是行耶？若是行者，为生灭法。譬如水泡，速起速灭，往来流转，犹如车轮，一切诸行亦复如是。我闻诸天寿命极长，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寿命更促不满百年？如聚落主势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尽，其后贫贱，人所轻蔑，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势力故。世尊亦尔，同于诸行，同诸行者，则不得称为天中天。何以故？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观如来同于诸行。

“复次，文殊！为知而说、不知而说，而言如来同于诸行？设使如来同诸行者，则不得言于三界中，为天中天、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当千，更无有能降伏之者，故称此人一人当千。如是力士，王所爱念，偏赐爵禄，封赏自然。所以得称当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敌于千，但以种种伎艺所能能胜千敌，故称当千。如来亦尔，降烦恼魔、阴魔、天魔、死魔，是故如来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当千，以是因缘，成就具足种种无量真实功德，故称如来、应、正遍知。文殊师利！汝今不应忆想分别，以如来法同于诸行。譬如巨富长者生子，相师占之有短寿相，父母闻已，知其不任绍继家嗣，不复爱重，视如刍草。夫短寿者，不为沙门、婆罗门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来同诸行者，亦复不为一切世间人、天众生之所奉敬，如来所说不变、不异、真实之法亦无受者。是故，文殊！不应说言如来同于一切诸行。

“复次，文殊！譬如贫女无有居家救护之者，加复病苦、饥渴所逼，游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驱逐令去。其产未久，携抱是儿，欲至他国，于其中路，遇恶风雨，寒苦并至，多为蚊虻、蜂螫、毒虫之所啖食，经由恒河，抱儿而度，其水漂疾而不不舍，于是母子遂共俱没。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终之后，生于梵天。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欲护正法，勿说如来同于诸行、不同诸行！唯当自责，我今愚痴，未有慧眼，如来正法不可思议。是故不应宣说，如来定是有为、定是无为。若正见者，应说如来定是无为。何以故？能为众生善法故、生怜愍故；如彼贫女在于恒河，为爱念子而舍身命。善男子！护法菩萨亦应如是，宁舍身命，不说如来同于有为，当言如来同于无为，以说如来同无为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护法故。云何护法？所谓说言如来同于无为。善男子！如是之人虽不求解脱，解脱自至；如彼贫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文殊师利！如人远行，中路疲极，寄止他舍，卧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实时惊寤，寻自思惟：‘我于今者定死不疑。’具惭愧故，以衣缠身，即便命终，生忉利天。从是已后，满八十返作大梵王，满百千世生于人中为转轮王，是人不复生三恶趣，展转常生安乐之处。以是缘故，文殊师利！若善男子有惭愧者，不应观佛同于诸行。文殊师利！外道邪见可说如来同于有为，持戒比丘不应如是，于如来所生有为想。若言如来是有为者，即是妄语，当知是人死入地狱，如人自处于已舍宅。文殊师利！如来真实是无为法，不应复言是有为也。汝从今日于生死中，应舍无智，求于正智，当知如来即是无为。若能如是观如来者，具足当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赞纯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长寿因缘，能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无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来有为之相，如彼火人为惭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复为梵王、转轮圣王，不至恶趣，常受安乐。汝亦如是，善覆如来有为相故，于未来世必定当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无量寿命，不在生死、常受安乐，不久得成应、正遍知。纯陀！如来次后自当广说，我之与汝俱亦当覆如来有为。有为、无为且共置之，汝可随时速施饭食，如是施者，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远行疲极，所须之物应当清净，随时给与。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罗蜜根本种子。纯陀！若有最后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

纯陀答言：“文殊师利！汝今何故，贪为此食，而言多少、足与不足，令我时施？文殊师利！如来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况于今日须臾间耶？文殊师利！汝今实谓如来正觉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为食身。”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纯陀言。善哉，纯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经典。”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汝谓如来是无为者，如来之身即是长寿；若作是知，佛所悦可。”

纯陀答言：“如来非独悦可于我，亦复悦可一切众生。”

文殊师利言：“如来于汝及以于我、一切众生皆悉悦可。”

纯陀答言：“汝不应言如来悦可。夫悦可者，则是倒想；若有倒想，则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为法。是故文殊！勿谓如来是有为也。若言如来是有为者，我与仁者俱行颠倒。文殊师利！如来无有爱念之想。夫爱念者，如彼母牛爱念其子，虽复饥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还归。诸佛世尊无有是念，等视一切如罗睺罗。如是念者，即是诸佛智慧境界。文殊师利！譬如国王调御驾驷，欲令驴车而及之者，无有是处。我与仁者亦复如是，欲尽如来微密深奥，亦无是处。文殊师利！如金翅鸟飞升虚空无量由旬，下观大海悉见水性鱼鳖、鼃鼃、龟龙之属，及见己影，如于明镜见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筹量如是所见，我与仁者亦复如是，不能筹量如来智慧。”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于此事，非为不达，直欲试汝诸菩萨事。”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出种种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师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寻告纯陀：“如来今者现是瑞相，不久必当入于涅槃。汝先所设最后供养，宜时奉献佛及大众。纯陀当知，如来放是种种光明，非无因缘。”纯陀闻已，情塞默然。

佛告纯陀：“汝所奉施佛及大众，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纯陀闻佛语已，举声啼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复白大众：“我等今者一切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

尔时，世尊复告纯陀：“莫大啼哭，令心憔悴。当观是身，犹如芭蕉、热时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电光，亦如画水、临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织经尽，如碓上下。当观诸行，犹杂毒食，有为之法，多诸过患。”

于是纯陀复白佛言：“如来不欲久住于世，我当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唯愿世尊怜愍我等及诸众生，久住于世，勿般涅槃。”

佛告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怜愍我故，久住于世。我以怜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于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是故诸佛而说偈言：

“‘有为之法，其性无常。生已不住，寂灭为乐。’

“纯陀！汝今当观一切行杂诸法，无我、无常、不住，此身多有无量过患，犹如水泡，是故汝今不应啼泣。”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虽知如来方便示现入于涅槃，而我不能不怀苦恼，覆自思惟，复生庆悦。”

佛赞纯陀：“善哉，善哉！能知如来示同众生，方便涅槃。纯陀！汝今当听，如娑罗娑鸟，春阳之月皆共集彼阿耨达池。诸佛亦尔，皆至是处。纯陀！汝今不应思惟诸佛长寿短寿，一切诸法皆如幻相，如来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着。何以故？诸佛法尔。纯陀！我今受汝所献供养，为欲令汝度于生死诸有流故。若诸人、天于此最后供养我者，悉皆当得不动果报，常受安乐。何以故？我是众生良福田故。汝若复欲为诸众生作福田者，速办所施，不宜久停。”

尔时，纯陀为诸众生得度脱故，低头饮泪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若堪任为福田时，则能了知如来涅槃及非涅槃。我等今者及诸声闻、缘觉智慧犹如蚂蚁，实不能量如来涅槃及非涅槃。”

尔时，纯陀及其眷属愁忧啼泣，围绕如来，烧香散花，尽心敬奉。寻与文殊从座而去，

供办食具。其去未久，是时此地六种震动，乃至梵世亦复如是。地动有二，或有地动，或大地动。小动者名为地动，大动者名大地动；有小声者名曰地动，有大声者名大地动；独地动者名曰地动，山河、树木及大海水一切动者名大地动；一向动者名曰地动，周回旋转名大地动；动名地动，动时能令众生心动名大地动。菩萨初从兜率天下阎浮提时名大地动，从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法轮及般涅槃名大地动。今日如来将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动。

时，诸天、龙、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及非人，闻是语已，身毛皆竖，同声哀泣，而说偈言：

“稽首礼调御，	我等今劝请，	违离于人仙，	永无有救护。
今见佛涅槃，	我等没苦海，	愁忧怀悲恼，	犹如犊失母。
贫穷无救护，	犹如困病人，	无医随自心，	食所不应食。
众生烦恼病，	常为诸见害，	远离法医师，	服食邪毒药，
是故佛世尊，	不应见舍离。	如国无君主，	人民皆饥饿，
我等亦如是，	失荫及法味。	今闻佛涅槃，	我等心迷乱，
如彼大地动，	迷失于诸方。	大仙入涅槃，	佛日坠于地，
法水悉枯竭，	我等定当死。	如来般涅槃，	众生极苦恼，
譬如长者子，	新丧于父母。	如来入涅槃，	如其不还者，
我等及众生，	悉无有救护。	如来入涅槃，	乃至诸畜生，
一切皆愁怖，	苦恼焦其心。	我等于今日，	云何不愁恼？
如来见放舍，	犹如弃涕唾。	譬如日初出，	光明甚晖炎，
既能还自照，	亦灭一切暗。	如来神通光，	能除我苦恼，
虚 <sup>①</sup> 在大众中，	譬如须弥山。		

“世尊！譬如国王生育诸子，形貌端正，心常爱念，先教伎艺悉令通利，然后将付魁脍令杀。世尊！我等今日为法王子，蒙佛教诲，以具正见，愿莫放舍；如其放舍，则同王子。唯愿久住，不入涅槃。世尊！譬如有人善学诸论，复于此论而生怖畏。如来亦尔，通达诸法，而于诸法复生怖畏。若使如来久住于世说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众生则不复畏堕于地狱。世尊！譬如有人初学作务，为官所收，闭之圜圉。有人问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忧苦，若其得脱，则得安乐。’世尊亦尔，为我等故修诸苦行，我等今者犹未得免生死苦恼，云何如来得受安乐？世尊！譬如医王善解方药，偏以秘方教授其子，不教其余外受学者。如来亦尔，独以甚深秘密之藏偏教文殊，遗弃我等，不见顾盼。如来于法应无恚悋，如彼医王偏教其子，不教外来诸受学者。彼医所以不能普教，情存胜负，故有秘惜。如来之心终无胜负，何故如是不见教诲？唯愿久住，莫般涅槃。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离于善径，行于险路，路险涩难，多受苦恼。更有异人，见之怜愍，即便示以平坦好道。世尊！我亦如是，所谓少者喻未增长法身之人，老者喻重烦恼，病者喻未脱生死，险路者喻二十五有。唯愿如来示导我等甘露正道，久住于世，勿入涅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诸天人等，愁忧啼哭；当勤精进，系心正念。”时，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止不啼哭，犹如有人，殡葬子已止不啼哭。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是偈言：

“汝等当开意，	不应大愁苦，	诸佛法皆尔，	是故当默然。
乐不放逸行，	守心正忆念，	远离诸非法，	慰意受安乐。

“复次，比丘！若有疑念，今皆当问。若空、不空，若常、无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归、非归，若恒、非恒，若断、若常，若众生、非众生，若有、若无，若实、不实，若真、不真，若灭、不灭，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种种法中有所疑

<sup>①</sup> “虚”字疑作“处”。

者，今应谘问，我当随顺为汝断之，亦当为汝先说甘露，然后乃当入于涅槃。诸比丘！佛出世难，人身难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难，能忍难忍是亦复难，成就禁戒具足无缺、得阿罗汉果是事亦难，如求金沙优昙钵花。汝诸比丘！离于八难得人身难，汝等遇我不应空过。我于往昔种种苦行，今得如是无上方便，为汝等故，无量劫中舍身、手足、头目、髓脑，是故汝等不应放逸。汝等比丘！云何庄严正法宝城，具足种种功德珍宝，戒、定、智慧以为墙、塹、埤、堦？汝今遇是佛法宝城，不应取此虚伪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宝城，及<sup>①</sup>诸瓦砾而便还家。汝亦如是，值遇宝城取虚伪物。汝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虽得出家，于此大乘不生贪慕。汝诸比丘身虽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犹未得染大乘清净之法。汝诸比丘虽行乞食，经历多处，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诸比丘虽除须发，未为正法除诸结使。汝诸比丘！今当真实教勅汝等，我今现在大众和合，如来法性真实不倒，是故汝等应当精进，摄心勇猛摧诸结使，十力慧日既灭没已，汝等当为无明所覆。

“诸比丘！譬如大地、诸山、药草为众生用，我法亦尔，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为众生种种烦恼病之良药。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及以我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是中，入于涅槃。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伊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酰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尔时，诸比丘闻佛世尊定当涅槃，皆悉忧愁，身毛为竖，涕泪盈目，稽首佛足，绕无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说无常、苦、空、无我。世尊！譬如一切众生迹中，象迹为上，是无常想亦复如是，于诸想中最为第一，若有精勤修习之者，能除一切欲界欲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如来若离无常想者，今则不应入于涅槃；若不离者，云何说言修无常想，离三界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农夫秋月之时，深耕其地，能除秽草；是无常想亦复如是，能除一切欲界欲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为胜；如诸迹中，象迹为胜；于诸想中，无常想为胜。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将终，恩赦天下，狱囚系闭悉令得脱，然后舍命。如来今者亦应如是，度诸众生，一切无知、无明系闭皆令解脱，然后乃入于般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世尊！譬如有人为鬼所持，遇良咒师，以咒力故，便得除差。如来亦尔，为诸声闻除无明鬼，令得安住摩诃般若、解脱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为人所缚，虽有良师，不能禁制，颓绝羁锁，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脱五十七烦恼系缚，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世尊！如人病疟，值遇良医，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诸患苦，邪命热病，虽遇如来，病未除愈，未得无上安隐常乐，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觉知，不识亲疏、母女、姊妹，迷荒淫乱，言语放逸，卧粪秽中。时有良师与药令服，服已吐酒，还自忆识，心怀惭愧，深自克责，酒为不善诸恶根本，若能除断，则远众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来，轮转生死，情色所醉，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于非众生生众生想，是故轮转受生死苦，如彼醉人卧粪秽中。如来今当施我法药，令我吐烦恼恶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世尊！譬如有人叹芭蕉树以为坚实，无有是处。世尊！众生亦尔，若叹我、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是真实者，亦无是处，我等如是修无我想。世尊！譬如浆滓无所复用；是身亦尔，无我、无主。世尊！如七叶花无有香气；是身亦尔，无我、无主，我等如是，心常修习无我之想。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无我、我所，汝诸比丘应当修习，如是修已，则除我慢，离我慢已，便入涅槃。’世尊！譬如鸟迹，空中现者，无有是处。有能修习无我想者，而有诸见，亦无是处。”

尔时，世尊赞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无我想。”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无我想，亦更修习其余诸想，所谓苦想、无

<sup>①</sup> “及”字疑作“取”。

常想、无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见诸山河、石壁、草木、宫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回转。世尊！若有不修苦、无常想、无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为圣，多诸放逸，流转生死。世尊！以是因缘，我等善修如是诸想。”

尔时，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达其义。何等为义？如彼醉人见上日月，实非回转，生回转想。众生亦尔，为诸烦恼无明所覆，生颠倒心，我计无我、常计无常、净计不净、乐计为苦，以为烦恼之所覆故。虽生此想，不达其义，如彼醉人于非转处而生转想。我者即是佛义，常者是法身义，乐者是涅槃义，净者是法义。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贡高流转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我今当说胜三修法，苦者计乐、乐者计苦，是颠倒法；无常计常、常计无常，是颠倒法；无我计我、我计无我，是颠倒法；不净计净、净计不净，是颠倒法。有如是等四颠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诸法。

“汝诸比丘于苦法中生于乐想，于无常中生于常想，于无我中生于我想，于不净中生于净想。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亦有常、乐、我、净。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出世间者有字有义。何以故？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故不知义。所以者何？有想颠倒、心倒、见倒。以三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净见不净，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何等为义？无我者名为生死，我者名为如来；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苦者一切外道，乐者即是涅槃；不净者即有为法，净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是名不颠倒。以不倒故，知字知义。若欲远离四颠倒者，应知如是常、乐、我、净。”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离四倒者，则得了知常、乐、我、净。如来今者永无四倒，则已了知常、乐、我、净，若已了知常、乐、我、净，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导我等令离四倒，而见放舍，欲入涅槃？如来若见顾念教勅，我当至心顶受修习；如来若入于涅槃者，我等云何与是毒身同共止住修于梵行？我等亦当随佛世尊入于涅槃。”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以付嘱摩诃迦叶。是迦叶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犹如如来为诸众生作依止处，摩诃迦叶亦复如是，当为汝等作依止处。譬如大王，多所统领，若游巡时，悉以国事付嘱大臣；如来亦尔，所有正法，亦以付嘱摩诃迦叶。汝等当知，先所修习无常、苦想，非是真实。譬如春时，有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游戏，失琉璃宝，没深水中。是时，诸人悉共入水求觅是宝，竞捉瓦石、草木、沙砾，各各自谓得琉璃珠，欢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时，宝珠犹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于是大众乃见宝珠故在水下，犹如仰观虚空月形。是时，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应如是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珠。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在处处常修我想、常、乐、净想，复应当知先所修习四法相貌悉是颠倒。欲得真实修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宝珠，所谓我想、常、乐、净想。”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诸法无我，汝当修学；修学是已，则离我想；离我想者，则离憍慢；离憍慢者，得入涅槃；是义云何？”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谘问是义，为自断疑。譬如国王暗钝少智，有一医师性复顽嚚，而王不别，厚赐俸禄，疗治众病纯以乳药，亦复不知病起根原，虽知乳药复不善解，或有风病、冷病、热病、一切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别，是医知乳好丑、善恶。复有明医晓八种术，善疗众病，知诸方药，从远方来。是时，旧医不知谘受，反生贡高轻慢之心。彼时，明医即便依附，请以为师，谘受医方秘奥之法，语旧医言：‘我今请仁以为师范，唯愿为我宣畅解说。’旧医答言：‘卿今若能为我给使四十八年，然后乃当教汝医法。’时，彼明医即受其教：‘我当如是，我当如是，随我所能当给走使。’是时，旧医即将客医共入见王。是时，客医即为王说种种医方及余伎艺：‘大王当知，应善分别，此法如是，可以治国；此法如是，可以疗病。’尔时，国王闻是语已，方知旧医痴騃无智，即便驱逐，令出

国界，然后倍复恭敬客医。是时，客医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时。’即语王言：‘大王于我实爱念者，当求一愿。’王即答言：‘从此右臂及余身分，随意所求，一切相与。’彼客医言：‘王虽许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愿王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不得复服旧医乳药，所以者何？是药毒害，多伤损故，若故服者当斩其首。断乳药已，终更无有横死之人，常处安乐，故求是愿。’时，王答言：‘汝之所求，盖不足言。’寻为宣令：‘一切国内有病之人，皆悉不听以乳为药，若为药者当斩其首。’尔时，客医以种种味和合众药，谓辛、苦、咸、甜、醋等味以疗众病，无不得差。其后不久，王复得病，即命是医：‘我今病重，困苦欲死，当云何治？’医占王病，应用乳药，寻白王言：‘如王所患，应当服乳。我于先时所断乳药，是大妄语，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热，正应服乳。’时，王语医：‘汝今狂耶？为热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医所赞，汝言是毒，令我驱遣，今复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旧医定为胜汝。’是时，客医复语王言：‘王今不应作如是语，如虫食木，有成字者，此虫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见之，终不唱言是虫解字，亦不惊怪。大王当知，旧医亦尔，不别诸病，悉与乳药，如彼虫道，偶成于字。是先旧医不解乳药好丑、善恶。’时王问言：‘云何不解？’客医答王：‘是乳药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复名甘露？若是牝牛，不食酒糟、滑草、麦粃，其犊调善，放牧之处不在高原，亦不下湿，饮以清流，不令驰走，不与特牛同共一群，饮餒调适，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诸病，是则名为甘露妙药。除是乳已，其余一切皆名毒害。’尔时，大王闻是语已，赞言大医：‘善哉，善哉！我从今日始知乳药善恶、好丑。’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寻时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当服乳药。国人闻之皆生瞋恨，咸相谓言：‘大王今者为鬼所持，为狂颠耶？而诳我等复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怀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应于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药服与不服，悉是医教，非是我咎。’尔时，大王及诸人民，踊跃欢喜，倍共恭敬，供养是医。一切病者皆服乳药，病悉除愈。

“汝等比丘！当知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亦复如是为大医王，出现于世，降伏一切外道邪医，诸王众中唱如是言：‘我为医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无我、无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比丘当知，是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唱是无我，为调众生故、为知时故，说是无我；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如彼良医善知于乳是药非药，非如凡夫所计吾我。凡夫愚人所计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尘；如来说我悉不如是，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如彼大医善解乳药，如来亦尔，为众生故，说诸法中真实有我。汝等四众应当如是修习是法。”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

##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寿命品第一之三

佛复告诸比丘：“汝于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问，我当解说，令汝心喜。我已修学一切诸法本性空寂，了了通达，汝等比丘莫谓如来唯修诸法本性空寂。”复告诸比丘：“若于戒律有所疑者，今可致问。”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应、正遍知。所以者何？如来境界不可思议，所有诸定不可思议，所演教诲不可思议，是故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十，身婴长病，寝卧床席，不能起居，气力虚劣，余命无几。有一富人，缘事欲行，当至他方，以百斤金寄是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宝物持用相寄，或

十年还，二十年还，汝当还我。’是时老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复无继嗣，其后不久，病笃命终，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财主行还，偿索无所。如是痴人，不知筹量可寄不可寄？是故行还，债索无所，以是因缘丧失财宝。世尊！我等声闻亦复如是，虽闻如来愍教诫，不能受持，令法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无智于诸戒律，当何所问？”

佛告诸比丘：“汝等今者若问于我，则能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告汝，听随所疑恣意而问。”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壮端正，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父母、妻子、眷属、宗亲悉皆存在，亦有人来寄其宝物，语其人言：‘我有缘事欲至他处，事讫当还，汝当还我。’是时壮人守护是物，如自己有。其人偶病，即命家属：‘如是金宝是他所寄，彼若来索悉皆还之。’智者如是善知筹量，行还索物，皆悉得之，无所亡失。世尊亦尔，若以法宝付嘱阿难及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声闻及大迦叶悉当无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应以无上佛法付诸菩萨，以诸菩萨善能问答如是法宝，则得久住无量千世，增益炽盛，利安众生，如彼壮人受他寄物。以是义故，诸大菩萨乃能问耳，我等智慧犹如蚊虻，何能谘请如来深法？”时，诸声闻默然而住。

尔时，佛赞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无漏之心、阿罗汉心。我亦曾念以此二缘，应以大乘付诸菩萨，令是妙法久住于世。”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寿命不可称量，乐说之辩亦不可尽，汝等宜可随意谘问若戒、若归。”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訶萨，本是多罗聚落人也，姓大迦叶，婆罗门种，年在幼稚，以佛神力即从座起，偏袒右臂，绕百千匝，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欲少谘问，若佛听者，乃敢发言。”

佛告迦叶：“如来、应、正遍知，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断汝所疑，令汝欢喜。”

尔时，迦叶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哀愍，已垂听许，今当问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犹如蚊虻。如末世尊道德巍巍，纯以栴檀，师子难伏，不可坏众而为眷属。如来之身，犹真金刚，色如琉璃，真实难坏，复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围绕。是众会中诸大菩萨摩訶萨等皆悉成就无量无边深妙功德，犹如香象，于如是等大众之前，岂敢发问？为当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众善根威德，少发问耳。”即于佛前说偈问曰：

“云何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	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	广为众生说。
云何得广大，	为众作依止，	实非阿罗汉，	而与罗汉等？
云何知天魔，	为众作留难？	佛说波旬说，	云何分别知？
云何诸调御，	心喜说真谛，	正善具成就，	演说四颠倒？
云何作善业？	大仙今当说。	云何诸菩萨，	能见难见性？
云何解满字，	及与半字义？	云何共圣行，	如娑罗娑鸟，
迦邻提日月，	太白与岁星？	云何未发心，	而名为菩萨？
云何于大众，	而得无所畏，	犹如阎浮金，	无能说其过？
云何处浊世，	不污如莲华？	云何处烦恼，	烦恼不能染？
如医疗众病，	不为病所污？	生死大海中，	云何作船师？
云何舍生死，	如蛇脱故皮？	云何观三宝，	犹如天意树？
三乘若无性，	云何而得说；	犹如乐未生，	云何名受乐？
云何诸菩萨，	而得不坏众？	云何为生盲，	而作眼目导？
云何示多头？	唯愿大仙说。	云何说法者，	增长如月初？
云何复示现，	究竟于涅槃？	云何勇进者，	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	而受于法乐？	云何诸菩萨，	远离一切病？
云何为众生，	演说于秘密？	云何说毕竟，	及与不毕竟？



如其断疑网，云何不定说？云何而得近，最胜无上道？  
我今请如来，为诸菩萨故，愿为说甚深，微妙诸行等。  
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唯愿大仙尊，为我分别说。  
众生大依止，两足尊妙药，今欲问诸阴，而我无智慧。  
精进诸菩萨，亦复不能知，如是等甚深，诸佛之境界。”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得一切种智，我已得之，然汝所问甚深密藏，如一切智之所谘问等无有异。善男子！我坐道场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尔时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有诸菩萨，亦曾问我是甚深义，然其所问句义功德亦皆如是，等无有异。如是问者，则能利益无量众生。”

尔时，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无智力能问如来如是深义。世尊！譬如蚊虻不能飞过大海彼岸、周遍虚空。我亦如是，不能谘问如来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虚空甚深之义。世尊！譬如国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顶戴恭敬，增加守护。我亦如是，顶戴恭敬，增加守护如来所说方等深义。何以故？令我广得深智慧故。”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如来所得长寿之业，菩萨以是业因缘故，得寿命长，是故应当至心听受。若业能为菩提因者，应当诚心听受是义，既听受已转为人说。善男子！我以修习如是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复为人广说是义。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系狱，王甚怜愍，爱念子故，躬自回驾至其系所。菩萨亦尔，欲得长寿，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于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授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止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复入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诸趣，拔济是中苦恼众生，脱未脱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诸恐怖者，以如是等业因缘故，菩萨则得寿命长远，于诸智慧而得自在，随所寿终生于天上。”

尔时，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等视众生同于子想，是义深隐，我未能解。世尊！如来不应说言菩萨于诸众生修平等心同于子想。所以者何？于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毁正法者，云何当于如是等人同子想耶？”

佛告迦叶：“如是，如是，我于众生实作子想，如罗睺罗。”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萨时，曾于受具清净众中，有一童子不善修习身、口、意业，在屏限处盗听说戒。密迹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刚杵碎之如尘。世尊！是金刚刚极成暴恶，乃能断是童子命根。云何如来视诸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

佛告迦叶：“汝今不应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实也，为欲驱遣破戒毁法令出众故；金刚密迹亦是化耳。迦叶！毁谤正法及一阐提，或有杀生乃至邪见及故犯禁，我于是等悉生悲心同于子想，如罗睺罗。善男子！譬如国王，诸群臣等有犯王法，随罪诛戮而不舍置。如来世尊不如是也，于毁法者与驱遣羯磨、呵责羯磨、置羯磨、举罪羯磨、不可见羯磨、灭羯磨、未舍恶见羯磨。善男子！如来所以与谤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为欲示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即是施恶众生无恐惧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或有遇者，悉令远离一切诸恶，如来今者具有如是无量势力。善男子！未可见法，汝欲见者，今当为汝说其相貌。我涅槃已，随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仪具足，护持正法，见坏法者，即能驱遣，呵责征治，当知是人，得福无量不可称计。善男子！譬如有王专行暴恶，会遇重病，有邻国王闻其名声，兴兵而来，规欲殄灭。是时病王无力势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邻王得无量福。持法比丘亦复如是，驱遣、呵责坏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无量。善男子！譬如长者所居之处，田宅、屋舍生诸毒树，长者知己，即便斫伐，永令灭尽。又如壮人首生白发，愧而剪拔，不令生长。持法比丘亦复如是，见有破戒坏正法者，即应驱遣、呵责、举处。若善比丘见坏法者，置不呵责、驱遣、举处，当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驱遣、呵责、举处，是我弟子，真声闻也。”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则不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世尊！

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复有一人持栴檀涂佛，佛于此二若生等心，云何复言当治毁禁？若治毁禁，是言则失。”

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譬如国王、大臣、宰相产育诸子，颜貌端正，聪明黠慧，若二、三、四，将付严师，而作是言：‘君可为我教诏诸子，威仪、礼节、伎艺、书疏、校计、算数，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学，假使三子病杖而死，余有一子必当苦治，要令成就。虽丧三子，我终不恨。’迦叶！是父及师得杀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爱念故，为欲成就，无有恶心，如是教诲，得福无量。”

“善男子！如来亦尔，视坏法者等如一子。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应当劝励诸学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学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毁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众应当苦治。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当有罪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尚无有罪，何况如来？善男子！如来善修如是平等，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萨如是修习此业，得寿命长，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若有修平等心，视诸众生同于子想，得寿命长，如来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还至家中，以诸瓦石打掷父母，而是父母是良福田，多所利益，难遭难遇，应好供养，反生恼害，是知法人言行相违。如来所言亦复如是，菩萨修习等心，众生同子想者，应得长寿，善知宿命，常住于世，无有变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缘，寿命极短，同人间耶？如来将无于诸众生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恶业，断几命根，得是短寿不满百年？”

佛告迦叶：“善男子！汝今何缘于如来前，发是粗言？如来长寿，于诸寿中最上最胜；所得常法，于诸常中最为第一。”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得寿命长？”

佛告迦叶：“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阎摩罗，三、名萨罗，四、名阿梨罗跋提，五、名摩诃，六、名辛头，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诸小河悉入大海。迦叶！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虚空寿命大河，悉入如来寿命海中，是故如来寿命无量。复次，迦叶！譬如阿耨达池出四大河；如来亦尔，出一切命。迦叶！譬如一切诸常法中，虚空第一；如来亦尔，于诸常中最为第一。迦叶！譬如诸药，醍醐第一；如来亦尔，于众生中寿命第一。”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寿命若如是者，应住一劫、若减一劫，常宣妙法，如霍大雨。”

“迦叶！汝今不应于如来所生灭尽想。迦叶！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减一劫，经行空中，坐卧自在，左胁出火，右胁出水，身出烟炎，犹如火聚，若欲住寿，能得如意，于寿命中修短自任。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随意神力，岂况如来于一切法得自在力，而当不能住寿半劫、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无量劫？以是义故，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如来此身是变化身，非杂食身，为度众生示同毒树，是故现舍入于涅槃。迦叶！当知佛是常法、不变易法，汝等于是第一义中应勤精进，一心修习，既修习已，广为人说。”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与世间法有何差别？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变易法。’世间亦说：‘梵天是常，自在天常，无有变易；我常，性常，微尘亦常。’若言如来是常法者，如来何故不常现耶？若不常现，有何差别？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尘、世性亦不现故。”

佛告迦叶：“譬如长者多有诸牛，色虽种种，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为醍

醐，不求奶酪。彼牧牛者搆已自食，长者命终，所有诸牛悉为群贼之所抄掠。贼得牛已，无有妇女，即自搆捋，得已而食。尔时，群贼各相谓言：‘彼大长者畜养此牛，不期奶酪，但为醍醐。我等今者当设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为世间第一上味，我等无器，设使得乳，无安置处。’复共相谓：‘唯有皮囊可以盛之。’虽有盛处，不知攢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尔时诸贼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奶酪、醍醐，一切俱失。凡夫亦尔，虽有善法，皆是如来正法之余。何以故？如来世尊入涅槃后，盗窃如来遗余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诸贼劫掠群牛。诸凡夫人，虽复得是戒、定、智慧，无有方便，不能解说，以是义故，不能获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脱；如彼群贼，不知方便，丧失醍醐。亦如群贼，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尔，为解脱故，说我、众生、寿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尘、世性、戒、定、智慧及与解脱，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实亦不得解脱涅槃，如彼群贼不得醍醐。是诸凡夫有少梵行，供养父母，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受少安乐，如彼群贼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实不知因修少梵行，供养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皈依三宝；以不知故，说常、乐、我、净，虽复说之，而实不知。是故如来出世之后，乃为演说常、乐、我、净；如转轮王出现于世，福德力故，群贼退散，牛无损命。时转轮王即以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是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众生无有患苦。法轮圣王出现世时，诸凡夫人不能演说戒、定、慧者即便退散，如贼退散。尔时如来善说世法及出世法，为众生故，令诸菩萨随而演说；菩萨摩訶萨既得醍醐，复令无量无边众生获得无上甘露法味，所谓如来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善男子！如来是常、不变易法，非如世间凡夫愚人谓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称要是如来，非是余法。迦叶！应当如是知如来身。迦叶！诸善男子、善女人常当系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当知是人随我所行，至我至处。善男子！若有修习如是二字为灭相者，当知如来则于其人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义者，即是诸佛之法性也。”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义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义，唯愿如来哀愍广说。夫法性者即是舍身，舍身者名无所有，若无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当知是义？”

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灭是法性。夫法性者，无有灭也。善男子！譬如无想天，成就色阴而无色想；不应问言，是诸天等云何而住？欢娱受乐？云何行想？云何见闻？善男子！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不应说言，如来身者是灭法也。善男子！如是灭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汝今不应思量如来何处住？何处行？何处见？何处乐？善男子！如是之义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诸佛法身，种种方便，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应当修习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无有异想、无无常想、无变异想。若于三法修异想者，当知是辈，清净三归则无依处，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终不能证声闻、缘觉菩提之果。若能于是不可思议修常想者，则有归处。善男子！譬如因树则有树影，如来亦尔，有常法故则有归依，非是无常，若言如来是无常者，如来则非诸天、世人所归依处。”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暗中有树无影。”

“迦叶！汝不应言有树无影，但非肉眼之所见耳。善男子！如来亦尔，其性常住，是不变异，无智慧眼，不能得见；如彼暗中不见树影。凡夫之人于佛灭后，说言如来是无常法，亦复如是。若言如来异法、僧者，则不能成三归依处，如汝父母各各异故，故使无常。”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从今始，当以佛、法、众僧三事常住启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当学如来、法、僧不可思议，既自学已，亦当为人广说是义。若有诸人不能信受，当知是辈久修无常，如是之人，我当为其而作霜雹。”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汝今善能护持正法，如是护法，不欺于人，以不

欺人善业缘故，而得长寿，善知宿命。”

## 大般涅槃经金刚身品第二

尔时，世尊复告迦叶：“善男子！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非杂食身，即是法身。”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如是等身，我悉不见，唯见无常、破坏、微尘、杂食等身。何以故？如来当入于涅槃故。”

佛言：“迦叶！汝今莫谓如来之身不坚可坏，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无量亿劫坚牢难坏，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杂食身。如来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修、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有动摇、无受无行、不住不作、无味无杂，非是有为、非业、非果、非行、非灭、非心、非数，不可思议、常不可思议，无识离心、亦不离心，其心平等，无有亦有，无有去来而亦去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出、不灭，非主亦主，非有非无、非觉非观、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见了了见，无处亦处，无宅亦宅，无暗无明，无有寂静而亦寂静，是无所有，不受不施、清净无垢、无诤断净、住无住处、不取不堕、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无尽不尽离一切尽，是空离空，虽不常住非念念灭，无有垢浊、无字离字、非声非说、亦非修习、非称非量、非一非异、非像非相、诸相庄严，非勇非畏、无寂不寂、无热不热、不可睹见、无有相貌。如来度脱一切众生，无度脱故；能解众生，无有解故；觉了众生，无觉了故；如实说法，无有二故。不可量，无等等，平如虚空，无有形貌，同无生性，不断不常，常行一乘，众生见三。不退不转，断一切结，不战不触，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阴入界亦阴入界、非增非损、非胜非负。如来之身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无有知者，无不知者；无有见者，无不见者；非有为非无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众生非不众生、非沙门非婆罗门，是师子大<sup>①</sup>师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说。除一法相，不可算数，般涅槃时不般涅槃，如来法身皆悉成就如是无量微妙功德。

“迦叶！唯有如来乃知是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迦叶！如是功德成如来身，非是杂食所长养身。迦叶！如来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复得诸疾患苦，危脆不坚如坏器乎？迦叶！如来所以示病苦者，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即金刚身，汝从今日日常当专心思惟此义，莫念食身，亦当为人说，如来身即是法身。”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当有病苦、无常破坏？我从今日日常当思惟，如来之身是常法身、安乐之身，亦当为他如是广说。唯然，世尊！如来法身金刚不坏，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言：“迦叶！以能护持正法因缘故，得成就是金刚身。迦叶！我于往昔护法因缘，今得成就是金刚身，常住不坏。善男子！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弓箭、铍槊，守护持戒清净比丘。”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离于守护，独处空闲，冢间、树下，当说是人为真比丘。若有随逐守护者行，当知是辈是秃居士。”

佛告迦叶：“莫作是语，言秃居士。若有比丘，随所至处供身趣足，读诵经典，思惟坐禅，有来问法即为宣说，所谓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虽能如是种种说法，然故不能作师子吼，不为师子之所围绕，不能降伏非法恶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众生，当知是辈，懈怠懒堕。虽能持戒，守护净行，当知是人无所能为。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丰足，复能护持所受禁戒，能师子吼，广说妙法，谓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优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达磨，以如是等九部经典为他广说，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唱如是言：

<sup>①</sup> “大”字疑作“非”。

‘《涅槃经》中，制诸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净之物，应当治之。如来先于异部经中说，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师子吼时，有破戒者闻是语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师。是说法者设复命终，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缘故，我听国主、群臣、宰相、诸优婆塞护说法人，若有欲得护正法者当如是学。迦叶！如是破戒不护法者，名秃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善男子！过去之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于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号欢喜增益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世界广博严净，丰乐安隐，人民炽盛，无有饥渴，如安乐国诸菩萨等。彼佛世尊住世无量，化众生已，然后乃于娑罗双树入般涅槃。佛涅槃后，正法住世无量亿岁，余四十年佛法未灭。尔时，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觉德，多有徒众、眷属围绕，能师子吼，颂宣广说九部经典，制诸比丘不得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尔时，多有破戒比丘，闻作是说，皆生恶心，执持刀杖逼是法师。是时国王名曰有德，闻是事已，为护法故，即便往至说法者所，与是破戒诸恶比丘极共战斗，令说法者得免危害。王于尔时身被刀剑、箭槊之疮，体无完处如芥子许。尔时觉德寻赞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护正法者，当来之世，此身当为无量法器。’王于是时得闻法已，心大欢喜，寻即命终，生阿閼佛国，而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将从人民眷属，有战斗者、有随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终悉生阿閼佛国。觉德比丘却后寿终，亦得往生阿閼佛国，而为彼佛作声闻众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灭尽时，应当如是受持拥护。迦叶！尔时王者，则我身是；说法比丘，迦叶佛是。迦叶！护正法者，得如是等无量果报。以是因缘，我于今日得种种相以自庄严，成就法身、不可坏身。”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身犹如画石。”

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应当勤加护持正法，护法果报广大无量。善男子！是故护法优婆塞等应执刀杖，拥护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为护正法，乃名大乘。护正法者，应当执持刀剑、器仗侍说法者。”

迦叶白佛言：“世尊！若诸比丘与如是等诸优婆塞持刀杖者共为伴侣，为有师耶？为无师乎？为是持戒？为是破戒？”

佛告迦叶：“莫谓是等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后，浊恶之世国土荒乱，互相抄掠，人民饥饿，尔时多有为饥饿故发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秃人。是秃人辈见有持戒、威仪具足、清净比丘护持正法，驱逐令出，若杀若害。”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护正法者，云何当得游行村落、城邑教化？”

“善男子！是故我今听持戒人依诸白衣持刀杖者以为伴侣，若诸国王、大臣、长者、优婆塞等，为护法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

“迦叶！言护法者，谓具正见，能广宣说大乘经典，终不捉持王者宝盖、油瓶、谷米、种种果蔬，不为利养亲近国王、大臣、长者，于诸檀越，心无谄曲，具足威仪，摧伏破戒诸恶人等，是名持戒护法之师，能为众生真善知识，其心弘广譬如大海。迦叶！若有比丘以利养故为他说法，是人所有徒众眷属亦劝是师贪求利养，是人如是，便自坏众。迦叶！众有三种：一者、犯戒杂僧，二者、愚痴僧，三者、清静僧。破戒杂僧则易可坏；持戒净僧，利养因缘所不能坏。云何破戒杂僧？若有比丘虽持禁戒，为利养故与破戒者坐起行来共相亲附，同其事业，是名破戒，亦名杂僧。云何愚痴僧？若有比丘在阿兰若处，诸根不利，暗钝瞢瞢，少欲乞食，于说戒日及自恣时，教诸弟子清静忏悔，见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静忏悔，而便与共说戒自恣，是名愚痴僧。云何名清静僧？有比丘僧不为百千亿数诸魔之所沮坏，是菩萨众本性清静，能调如上二部之众，悉令安住清静众中，是名护法无上大师。善持律者为欲调伏利众生故，知诸戒相若轻若重，非是律者则不证知，若是律者则便证知。云何调伏众

生故？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姪女舍宅，与同住止，经历多年，若是声闻所不应为，是名调伏利益众生。云何知重？若见如来因事制戒，汝从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应作而便故作，非是沙门、非释种子，是名为重。云何为轻？若犯轻事，如是三谏若能舍者，是名为轻。非律不证者，若有赞说不清净物应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应证者，善学戒律，不近破戒，见有所行随顺戒律，心生欢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一字，善持契经，亦复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故知如来常住不坏、无有变异。我今善学，亦当为人广宣是义。”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如来身者即是金刚、不可坏身，菩萨应当如是善学，正见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见，即是见佛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如于镜中见诸色像。”

### 大般涅槃经名字功德品第三

尔时，如来复告迦叶：“善男子！汝今应当善持是经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四趣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如是经典，乃是无量无边诸佛之所修习，所得功德我今当说。”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菩萨摩訶萨云何奉持？”

佛告迦叶：“是经名为‘大般涅槃’，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义味深邃，其文亦善，纯备具足清净梵行，金刚宝藏满足无缺，汝今善听，我今当说。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为常，如八大河悉归大海。此经如是降伏一切诸结、烦恼及诸魔性，然后要于大般涅槃放弃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医师有一秘方，悉摄一切所有医方，善男子！如来亦尔，所说种种妙法秘密深奥藏门，悉皆入于大般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农夫春月下种，常有希望，既收果实，众望都息。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修学余经，常希滋味，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希望诸经所有滋味悉皆永断。是大涅槃，能令众生度诸有流。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最；此经如是，于诸经三昧最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为胜；此经如是，诸经中胜。善男子！如诸药中，醍醐第一；善治众生热恼乱心，是大涅槃为最第一。善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复如是，八味具足。云何为八？一者、常，二者、恒，三者、安，四者、清凉，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无垢，八者、快乐，是为八味具足。具是八味，是故名为大般涅槃。若诸菩萨摩訶萨等安住是中，复能处处示现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迦叶！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于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当如是学如来常住，法僧亦然。”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功德不可思议，法、僧亦尔不可思议，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议。若有修学是经典者，得正法门，能为良医；若未学者，当知是人，盲无慧眼，无明所覆。”

###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如来性品第四之一

佛复告迦叶：“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分别开示大般涅槃有四相义。何等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随问答，四者、善解因缘义。

“云何自正？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譬如比丘见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宁抱是

炽燃火聚，终不敢于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及秘密藏谤言云是波旬所说，若言如来、法、僧无常；如是说者，为自侵欺，亦欺于人。宁以利刀，自断其舌，终不说言如来、法、僧是无常也；若闻他说，亦不信受，于此说者应生怜愍，如来、法、僧不可思议。’应如是持，自观己身犹如火聚，是名自正。

“云何正他？佛说法时，有一女人，乳养婴儿，来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顾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汝以爱念多嗜儿酥，不知筹量消与不消？’尔时，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愿如来教我多少。世尊！我于今朝多与儿苏，恐不能消，将无夭寿？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佛言：‘汝儿所食，寻即消化，增益寿命。’女人闻已，心大踊跃，复作是言：‘如来实说，故我欢喜。’世尊如是，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能分别，说消、不消，亦说诸法无我、无常。若佛世尊先说常者，受化之徒当言此法与外道同，即便舍去。复告女人：‘若儿长大，能自行来，凡所食噉能消难消，本所与苏则不供足。我之所有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汝婴儿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说苦、无常。若我声闻诸弟子等功德已备，堪任修习大乘经典，我于是经为说六味。云何六味？说苦醋味、无常咸味、无我苦味、乐如甜味、我如辛味、常如淡味。彼世间中有三种味，所谓无常、无我、无乐。烦恼为薪，智慧为火，以是因缘成涅槃饭，谓常、乐、我，令诸弟子悉皆甘嗜。复告女人：‘汝若有缘欲至他处，应驱恶子令出其舍，悉以宝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实如圣教，珍宝之藏应示善子，不示恶子。’‘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时，如来微密无上法藏不与声闻诸弟子等，如汝宝藏不示恶子；要当付嘱诸菩萨等，如汝宝藏委付善子。何以故？声闻弟子生变异想，谓佛如来真实灭度，然我真实不灭度也。如汝远行未还之顷，汝之恶子便言汝死，汝实不死。诸菩萨等说言如来常、不变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义故，我以无上秘密之藏付诸菩萨。’善男子！若有众生，谓佛常住、不变异者，当知是家则为有佛，是名正他。”

“能随问答者，若有人来问佛世尊：‘我当云何不舍钱财，而得名为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门、婆罗门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净物者，当施其人奴婢、仆使；修梵行者，施与女人。断酒肉者，施以酒肉；不过中食，施过中食；不着花香，施以花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遍至他方，财宝之费不失毫厘。’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

迦叶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

“迦叶！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十种不净乃至九种清净而复不听？”

佛告迦叶：“亦是因事渐次而制，当知即是现断肉义。”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云何如来称赞鱼肉为美食耶？”

“善男子！我亦不说鱼肉之属为美食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一切谷麦及黑石蜜、奶酪、苏油以为美食。虽说应畜种种衣服，所应畜者要是坏色，何况贪着是鱼肉味？”

迦叶复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种味，奶酪、酪浆、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诸衣服、憍奢耶衣、珂贝、皮革、金银盂器，如是等物亦不应受。”

“善男子！不应同彼尼乾所见，如来所制一切禁戒各有异意，异意故，听食三种净肉；异想故，断十种肉；异想故，一切悉断，及自死者。迦叶！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迦叶！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师子已，众人见之，闻师子臭，亦生恐怖。

“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秽可恶，余人见之，闻臭舍去。设远见者犹不欲视，况当近之？诸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陆、空行有命之类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萨清净之食犹尚不食，况当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后，无量百岁，四道圣人悉复涅槃，正法灭后，于像法中，当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身所被服粗陋丑恶，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担负薪草，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虽服袈裟犹如猎师，细视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多诸病苦，眠卧粪秽，外现贤善，内怀贪嫉，如受痙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正法。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说解脱果、离不净法，及坏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如来皆听我等食肉。’自生此论，言是佛说，互共诤讼，各自称是沙门释子。善男子！尔时复有诸沙门等，贮聚生谷，受取鱼肉，手自作食，执持油瓶、宝盖、革屣，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金银、琉璃、车渠、玛瑙、颇梨、真珠、珊瑚、虎珀、璧玉、珂贝，种种果蓏，学诸伎艺，画师泥作，造书教学，种植根栽，蛊道咒幻，和合诸药，作倡伎乐，香花治身，樗蒲围碁，学诸工巧。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

尔时，迦叶复白佛言：“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时得杂肉食，云何得食应清净法？”

佛言：“迦叶！当以水洗，令与肉别，然后乃食。若其食器为肉所污，但使无味，听用无罪。若见食中多有肉者，则不应受。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断肉之制，若广说者，即不可尽，涅槃时到，是故略说。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迦叶！云何善解因缘义？如有四部之众来问我言：‘世尊！如之义，如来初出，何故不为波斯匿王说是法门深妙之义？或时说深、或时说浅、或名为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堕？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罗提木叉义？’佛言：‘波罗提木叉者，名为知足；成就威仪，无所受畜，亦名净命。堕者名四恶趣。又复堕者，堕于地狱乃至阿鼻，论其迟速，过于暴雨。闻者惊怖，坚持禁戒，不犯威仪，修习知足，不受一切不净之物。又复堕者，长养地狱、畜生、饿鬼，以是诸义，故名曰堕。波罗提木叉者，离身、口、意不善邪业。律者，入戒威仪，深经善义，遮受一切不净之物及不净因缘，亦遮四重、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悔过法、众多学法、七灭净等。或复有人尽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谓四重法乃至七灭净法。或复有人诽谤正法甚深经典，及一阐提，具足成就尽一切相无有因缘。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聪明利智，轻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诸恶如龟藏六；如是众罪，长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长。是诸比丘所犯众罪，终不发露，是使所犯，遂复滋蔓。是故如来知是事已，渐次而制，不得一时。’尔时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来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阿鼻狱？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随逐邪道，是诸人等不知迷故，皆谓是道，复不见人可问是非。众生如是迷于佛法，不见正真，如来应为先说正道，勅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当如是制。何以故？如来正觉是真实者，知见正道，惟有如来天中之天能说十善增上功德及其义味，是故启请应先制戒。’佛言：‘善男子！若言如来能为众生宣说十善增上功德，是则如来视诸众生如罗睺罗，云何难言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于地狱？我见一人有堕阿鼻地狱因缘，尚为是人住世一劫、若减一劫。我于众生有大慈悲，何缘当诳如子想者令入地狱？善男子！如王国内有纳衣者，见衣有孔然后方补。如来亦尔，见诸众生有入阿鼻地狱因缘，即以戒善而为补之。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先为众生说十善法，其后渐渐有行恶者，王即随事渐渐而断，断诸恶已，然后自行圣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虽有所说，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渐行非法，然后方乃随事制之。乐法众生随教修行，如是等众乃能得见如来法身。’如转轮王所有轮宝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法、僧二宝亦不可思议，能说法者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义也。菩萨如是分别开示四种相义，是名



大乘大涅槃中因缘义也。

“复次，自正者，所谓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为比丘说言，如来常存不变。随问答者，迦叶！因汝所问故，得广为菩萨摩訶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是甚深微妙义理。因缘义者，声闻、缘觉不解如是甚深之义，不闻伊字三点而成解脱、涅槃、摩訶般若成秘密藏，我今于此阐扬分别，为诸声闻开发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为一？非虚妄耶？’即应反质：‘是虚空无所有，不动无碍，如是四事有何等异，是岂得名为虚妄乎？’‘不也，世尊！如是诸句即是一义，所谓空义。’自正、正他、能随问答、解因缘义，亦复如是，即大涅槃等无有异。”

佛告迦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云何当知是无常耶？如佛所言：‘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犹如火灭，悉无所有，灭诸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无有诸有。’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衣坏尽，不名为物，涅槃亦尔，灭诸烦恼不名为物。’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欲寂灭，名曰涅槃，如人斩首，则无有首；离欲寂灭，亦复如是，空无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

“譬如热铁，        槌打星流，        散已寻灭，        莫知所在。  
得正解脱，        亦复如是，        已度婬欲，        诸有淤泥，  
得无动处，        不知所至。”

“‘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迦叶！若有人作如是难者，名为邪难。迦叶！汝亦不应作是忆想，谓如来性是灭尽也。迦叶！灭烦恼者，不名为物。何以故？永毕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静，为无有上。灭尽诸相，无有遗余，是句鲜白，常住不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来亦尔，常住无变。言星流者，谓烦恼也。散已寻灭莫知所在者，谓诸如来烦恼灭已，不在五趣。是故如来是常住法，无有变易。复次，迦叶！诸佛所师，所谓法也，是故如来恭敬供养，以法常故，诸佛亦常。”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若烦恼火灭，如来亦灭，是则如来无常住处。如彼迸铁，赤色灭已，莫知所至。如来烦恼，亦复如是，灭无所至。又如彼铁，热与赤色，灭已无有。如来亦尔，灭已无常，灭烦恼火，便入涅槃。当知如来即是无常。”

“善男子！所言铁者，名诸凡夫，凡夫之人，虽灭烦恼，灭已复生，故名无常。如来不尔，灭已不生，是故名常。”

迦叶复言：“如铁赤色灭已，还置火中，赤色复生。如来若尔，应还生结，若结还生，即是无常。”

佛言：“迦叶！汝今不应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何以故？如来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灭已有灰。烦恼灭已，便有涅槃。坏衣、斩首、破瓶等喻，亦复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坏衣、斩首、破瓶。迦叶！如铁冷已，可使还热。如来不尔，断烦恼已，毕竟清凉，烦恼炽火更不复生。迦叶！当知无量众生犹如彼铁，我以无漏智慧炽火，烧彼众生诸烦恼结。”

迦叶复言：“善哉，善哉！我今谛知如来所说，诸佛是常。”

佛言：“迦叶！譬如圣王素在后宫，或时游观在于后园，王虽不在诸嫔女中，亦不得言圣王命终。善男子！如来亦尔，虽不现于阎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无常。如来出于无量烦恼，入于涅槃安乐之处，游诸觉华，欢娱乐受。”

迦叶复问：“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烦恼大海’。若佛已度烦恼海者，何缘复共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大海。唯愿如来说其因缘。”

佛告迦叶：“汝不应言，如来久度烦恼大海，何缘复共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大海。善男子！是大涅槃能建大义，汝等今当至心谛听，广为人说，莫生惊疑。若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须弥山王如是高广，悉能令入葶苈子糝，其诸众生依须弥者，亦不迫迮，无来往想，如本无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须弥山内葶苈糝，复还安止

本所住处。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糝，其中众生亦无迫迨及往来想，如本无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糝，复还安止本所住处。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内一毛孔，乃至本处亦复如是。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针锋，如贯枣叶，掷着他方异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不觉往返为在何处，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右掌如陶家轮，掷置他方微尘世界，无一众生有往来想，唯应度者乃见之耳，乃至本处亦复如是。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断取一切十方无量诸佛世界，悉内己身，其中众生悉无迫迨，亦无往返及住处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内一尘中，其中众生亦无迫迨、往返之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善男子！是菩萨摩訶萨住大涅槃，则能示现种种无量神通变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萨摩訶萨所可示现如是无量神通变化，一切众生无能测量，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婬欲生罗睺罗？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婬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婬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而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于阎浮提生七日已，又示剃发，诸人皆谓我是婴儿，初始剃发。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门、婆罗门，无有能见我顶相者，况有持刀临之剃发？若有持刀至我顶者，无有是处。我久已于无量劫中，剃除须发，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剃发。我既生已，父母将我入天祠中，以我示于摩酰首罗，摩酰首罗即见我时，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入天祠法，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如是。我于阎浮提示现穿耳，一切众生实无有能穿我耳者，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现如是。复以诸宝作师子璫，用庄严耳；然我已于无量劫中，离庄严具，为欲随顺世间法故，作是示现。示入学堂，修学书疏；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观三界所有众生，无有堪任为我师者，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入学堂，故名如来、应、正遍知。习学乘象、盘马、掬力种种伎艺，亦复如是。于阎浮提而复示现为王太子，众生皆见我太子，于五欲中欢娱受乐；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五欲之乐，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如是相。相师占我若不出家，当为转轮圣王，王阎浮提，一切众生皆信是言；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转轮王位，为法轮王。于阎浮提现离婬女五欲之乐，见老、病、死及沙门已，出家修道，众生皆谓悉达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出家学道，随顺世法故示如是。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随顺世间故示如是。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

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无此事。我足清静犹如莲花，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离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淫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善男子！我虽在此阎浮提中，数数示现入于涅槃，然我实不毕竟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真实灭尽，而如来性实不永灭，是故当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诸佛如来法界。我又示现阎浮提中出于世间，众生皆谓我始成佛；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所作已办，随顺世法故，复示现于阎浮提初出成佛。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众人皆见谓我实犯；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坚持禁戒无有漏缺。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一阐提，众人皆见是一阐提；然我实非一阐提也，一阐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又示现于阎浮提破和合僧，众生皆谓我是破僧；我观人天，无有能破和合僧者。我又示现于阎浮提护持正法，众人皆谓我是护法，悉生惊怪；诸佛法尔，不应惊怪。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魔波旬，众人皆谓我是波旬；然我久于无量劫中离于魔事，清静不染犹如莲花。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女身成佛，众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毕竟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众生故现女像，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而复示现种种色像。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生于四趣；然我久已断诸趣因，以业因故堕于四趣，为度众生故生是中。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实非，而诸众生咸皆谓我为真梵天。示现天像，遍诸天庙，亦复如是。我又示现于阎浮提成淫女舍；然我实无贪淫之想，清静不污犹如莲花。为诸贪淫嗜色众生，于四衢道宣说妙法，然我实无欲秽之心，众人谓我守护女人。我又示现于阎浮提成青衣舍，为教诸婢令住正法；然我实无如是恶业堕在青衣。我又示现阎浮提中而作博士，为教童蒙令住正法。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诸酒会、博弈之处，示受种种胜负斗争，为欲拔济彼诸众生；而我实无如是恶业，而诸众生皆谓我作如是之业。我又示现久住冢间，作大鹞身，度诸飞鸟，而诸众生皆谓我是真实鹞身；然我久已离于是业，为欲度彼诸鸟鹞故，示如是身。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大长者，为欲安立无量众生住于正法。又复示作诸王、大臣、王子、辅相，于是众中各为第一，为修正法故住王位。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众生为病所恼，先施医药，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众人皆谓是病劫起。又复示现阎浮提中饥饿劫起，随其所须供给饮食，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又复示现阎浮提中刀兵劫起，即为说法令离怨害，使得安住无上菩提。又复示现为计常者说无常想，计乐想者为说苦想，计我想者说无我想，计净想者说不净想。若有众生贪着三界，即为说法，令离是处，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为断一切烦恼树故，种植无上法药之树。为欲拔济诸外道故，说于正法。虽复示现为众生师，而心初无众生师想。为欲拔济诸下贱故，现入其中而为说法，非是恶业受是身也。如来正觉如是安住于大涅槃，是故名常住无变。如阎浮提，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亦复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尔。二十五有，如《首楞严经》中广说，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萨摩訶萨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变化而无所畏。

“迦叶！以是缘故，汝不应言罗睺罗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于往昔无量劫中已离欲有，是故如来名曰常住，无有变易。”

迦叶复言：“如来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灯灭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亦无方所。’”

佛言迦叶：“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言：‘灯灭尽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无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然灯之时，灯炉大小悉满中油，随有油在，其明犹存；若油尽已，明亦俱尽。其明灭者，喻烦恼灭，明虽灭尽，灯炉犹存。如来亦尔，烦恼虽灭，法身常存。善男子！于意云何，明与灯炉为俱灭不？”

迦叶答言：“不也，世尊！虽不俱灭，然是无常。若以法身喻灯炉者，灯炉无常。法身亦尔，应是无常。”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如世间言器，如来自尊无上法器，而器无常，非如来也。一切法中涅槃为常，如来体之故名为常。复次，善男子！言灯灭者，即是罗汉所证涅槃，以灭贪爱、诸烦恼故，喻之灯灭。阿那含者，名曰有贪，以有贪故，不得说言同于灯灭。是故我昔覆相说言喻如灯灭，非大涅槃同于灯灭。阿那含者非数数来，又不还来二十五有，更不受于臭身、虫身、食身、毒身，是则名为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为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来者名曰那含，无去来者名阿那含。”

####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五

####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如来性品第四之二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义不然。何以故？诸佛世尊唯有密语，无有密藏。譬如幻主，机关、木人，人虽睹见屈伸俯仰，莫知其内而使之然。佛法不尔，咸令众生悉得知见，云何当言诸佛世尊有秘密藏？”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实无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满月，处空显露，清淨无翳，人皆睹见。如来之言，亦复如是，开发显露，清淨无翳。愚人不解，谓之秘藏，智者了达，则不名藏。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积金银至无量亿，其心慳悋，不肯惠施拯济贫穷，如是积聚乃名秘藏。如来不尔，于无边劫积聚无量妙法珍宝，心无慳悋，常以惠施一切众生，云何当言如来秘藏？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无一目、一手、一足，以羞耻故，不令人见，人不见故，名为秘藏。如来不尔，所有正法，具足无缺，令人睹见，云何当言如来秘藏？善男子！譬如贫人，多负人财，怖畏债主，隐不欲现，故名为藏。如来不尔，不负一切众生世法，虽负众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恒于众生，生一子想，而为演说无上法故。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财宝，唯有一子，心甚爱重，情无舍离，所有珍宝悉用示之。如来亦尔，视诸众生同于一子。善男子！如世间人，以男女根丑陋、鄙恶，以衣覆蔽，故名为藏。如来不尔，永断此根，以无根故，无所覆藏。善男子！如婆罗门所有语论，终不欲令刹利、毘舍、首陀等闻。何以故？以此论中有过恶故。如来正法，则不如是，初、中、后善，是故不得名为秘藏。善男子！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心常忆念，怜爱无已，将诣师所，欲令受学，惧不速成，寻便将还，以爱念故，昼夜慇懃教其半字，而不教诲毘伽罗论。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长者教半字已，是儿实时能得了知毘伽罗论不？”

“不也，世尊！”

“如是长者于是子所有秘藏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为说，不以秘故悋而不说。所以者何？若有嫉妬秘悋之心，乃名为藏，如来不尔，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妬、慳悋，乃名为藏；如来无有瞋心、嫉妬，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长者谓如来也，所言一子者，谓一切众生，如来视于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教一子者谓声闻弟子，半字者谓九部经，毘伽罗论者所谓方等大乘经典，以诸声闻无有慧力，是故如来为说半字九部经典，而不为说毘伽罗论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长者，子既长大，堪任读学，若不为说毘伽罗论，可名为藏。若诸声闻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罗论，如来秘惜不为说者，可言如来有秘密藏，如来不尔，是故如来无有秘藏。如彼长者教半字已，次为演说毘伽罗论；我今亦尔，为诸弟子说于半字九部经已，次为演说毘

伽罗论，所谓如来常存不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夏月，兴大云雷、降注大雨，令诸农夫下种之者多获果实。不下种者，无所克获，无所获者，非龙王咎，而此龙王亦无所藏。我今如来亦复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经》，若诸众生，种善子者，得慧芽果，无善子者，则无所获，无所获者，非如来咎；然佛如来，实无所藏。”

迦叶复言：“我今定知如来、世尊无所秘藏。如佛所说毘伽罗论，谓佛如来常存不变，是义不然。何以故？佛昔说偈：

“‘诸佛与缘觉，      及以弟子众，      犹舍无常身，      何况诸凡夫？’

“今者乃说常存不变，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一切声闻弟子教半字故而说是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终，悲号恋慕不能自胜，来至我所，我即问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恼乃至于此？’王言：‘世尊！国大夫人是日命终，假使有能令我母命还如本者，我当舍国、象、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赏之。’我复语言：‘大王！且莫愁恼、忧悲、啼哭，一切众生寿命尽者，名之为死。诸佛、缘觉、声闻弟子，尚舍此身，况复凡夫？’善男子！我为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说是偈。我今为诸声闻弟子说毘伽罗论，谓如来常存，无有变易。若有人言如来无常，云何是人舌不堕落？”

迦叶复言：“如佛所说：

“‘无所聚积，      于食知足。      如鸟飞空，      迹不可寻。’

“是义云何？世尊！于此众中，谁得名为无所积聚？谁复得名于食知足？谁行于空迹不可寻？而此去者为至何方？”

佛言：“迦叶！夫积聚者，名曰财宝。善男子！积聚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积聚者即声闻行，无为积聚者即如来行。善男子！僧亦有二种：有为，无为。有为僧者名曰声闻，声闻僧者无有积聚，所谓奴婢非法之物，库藏谷米、盐豉、胡麻、大小诸豆。若有说言如来听畜奴婢、仆使如是之物，舌则卷缩。我诸所有声闻弟子，名无积聚，亦得名于食知足。若有贪食，名不知足，不贪食者，是名知足。迹难寻者，则近无上菩提之道，我说是人虽去无至。”

迦叶复言：“若有为僧，尚无积聚，况无为僧？无为僧者，即是如来，如来云何当有积聚？夫积聚者，名为藏匿，是故如来凡有所说无所吝惜，云何名藏？迹不可寻者所谓涅槃，涅槃之中无有日月、星辰、诸宿、寒热风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离诸忧苦及诸烦恼，如是涅槃，如来住处，常不变易，以是因缘，如来至是娑罗树间，于大涅槃而般涅槃。”

佛告迦叶：“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有人寿命无量，名大丈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胜。如我所说八大人觉，为一人有？为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则为最胜。所言涅槃者，无诸疮疣。善男子！譬如有人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医，为拔毒箭，傅以妙药，令其离苦，得受安乐。是医即便游于城邑及诸聚落，随有患苦、疮疣之处，即往其所，为疗众苦。善男子！如来亦尔，成等正觉，为大医王，见阎浮提苦恼众生，无量劫中被婬、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为如是等，说大乘经甘露法药，疗治此已，复至他方有诸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佛，为其疗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脱处，随有调伏众生之处，如来于中而作示现，以是真实甚深义故，名大涅槃。”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间医师，悉能疗治一切众生疮疣病不？”

“善男子！世间疮疣，凡有二种：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医则能治，不可治者，则不能治。”

迦叶复言：“如佛言者，如来则为于阎浮提治众生已；若言治已，是诸众生，其中云何复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来说言治竟，欲至他方？”

“善男子！阎浮提内众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无信。有信之人，则名可治。何以

故？定得涅槃，无疮疣故，是故我说治阎浮提诸众生已。无信之人，名一阐提，一阐提者，名不可治。除一阐提，余悉治已，是故涅槃，名无疮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

“善男子！夫涅槃者，名为解脱。”

迦叶复言：“所言解脱，为是色耶？为非色乎？”

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言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言是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善男子！是故解脱亦色、非色，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为非色。”

“世尊！声闻、缘觉若非色者，云何得住？”

“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说为非色。若人难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来、进止？’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解脱亦尔，亦色、非色说为非色，亦想、非想说为非想，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尔时，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重垂广说大涅槃行解脱之义。”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若真解脱离诸系缚，则无有生，亦无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名曰不生。迦叶！譬如醍醐其性清淨；如来亦尔，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所以示现有父母者，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解脱无二无别。譬如春月下诸种子，得暖气已寻便出生；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又解脱者名曰虚无，虚无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虚无，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犹如城郭、楼观、却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即无为法，譬如陶师，作已还破；解脱不尔，真解脱者不生不灭，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亦尔，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非有为法，以是义故，名曰如来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义？老者名为迁变，发白面皱；死者身坏命终。如是等法，解脱中无；以无是事，故名解脱。如来亦无发白、面皱有为之法，是故如来无有老也；无有老故，则无有死。又解脱者名曰无病，所谓病者，四百四病及余外来侵损身者，是处无故，故名解脱。无疾病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病，是故法身亦无有病，如是无病，即是如来。死者名曰身坏命终；是处无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功德，云何当言如来无常？若言无常，无有是处。是金刚身，云何无常？是故如来不名命终。如来清淨，无有垢秽，如来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淨；如来解脱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淨无垢。又解脱者，诸漏疮疣永无遗余，如来亦尔，无有一切诸漏疮疣。又解脱者无有斗争，譬如饥人，见他饮食，生贪夺想，解脱不尔。又解脱者名曰安静，凡夫人言，夫安静者谓摩醯首罗，如是之言即是虚妄。真安静者毕竟解脱，毕竟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安隐，如多贼处不名安隐，清夷之处乃名安隐，是解脱中无有怖畏，故名安隐，是故安隐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无有等侣，有等侣者，如有国王有邻国等。夫解脱者则无如是，无等侣者谓转轮圣王，无有能与作齐等者。解脱亦尔，无有等侣，无等侣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转法轮王，是故如来无有等侣，有等侣者无有是处。又解脱者名无忧愁，有忧愁者，譬如国王畏难强邻，而生忧愁，夫解脱者则无是事。譬如坏怨，则无忧虑，解脱亦尔，是无忧畏，无忧畏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忧喜，譬如女人只有一子，从役远行，卒得凶问，闻之愁苦，后复闻活，便生欢喜。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忧喜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无有尘垢，譬如春月，日没之后，风起尘雾，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尘雾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譬如圣王髻中明珠，无有垢秽，夫解脱性亦复如是，无有垢秽，无垢秽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真金性，不杂沙石，乃名真宝，有人得之生于财想。夫解脱性，亦复如是，如彼真宝，彼真宝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譬如瓦瓶，破而声鬻，金刚宝瓶则不如是，夫解脱者亦无鬻破，金刚宝瓶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身不可坏。其声鬻者，如蜚麻子，盛热之时，置之日曝，出声震爆。夫解脱者无如是事，如

彼金刚真宝之瓶无甃破声，假使无量百千之人悉共射之，无能坏者，无甃破声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贫穷人负他物故，为他所系，枷锁策罚，受诸苦毒。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有负债，犹如长者多有财宝无量亿数，势力自在，不负他物。夫解脱者亦复如是，多有无量法财珍宝，势力自在，无所负也，无所负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逼切，如春涉热，夏日食甜，冬日冷触。真解脱中无有如是不适意事，无逼切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无逼切者，譬如有人饱食鱼肉，而复饮乳，是人则为近死不久。真解脱中无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药，所患得除，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甘露良药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众中谁能害我？’即便携持蛇、虎、毒虫，当知是人不尽寿命，则为横死。真解脱中无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转轮王，所有神珠能伏蜚虻、九十六种诸毒虫等，若有闻是神珠香者，诸毒消灭。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皆悉远离二十五有，毒消灭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不逼切者，譬如虚空，解脱亦尔，彼虚空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逼切者如近干草，然诸灯火，近则炽然；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众生，解脱亦尔，于诸众生无有逼切，无有逼切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动法，犹如怨亲，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动者如转轮王，更无圣王以为亲友，若更有亲，则无是处。解脱亦尔，更无有亲，若有亲者亦无是处，彼王无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不动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脱不尔。又不动者如婆师花，欲令有臭及青色者，无有是处。解脱亦尔，欲令有臭及诸色者，亦无是处，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希有，譬如水中生于莲花，非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见之便生欢喜。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有见者，心生欢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婴儿其齿未生，渐渐长大然后乃生；解脱不尔，无有生与不生。

“又解脱者，名曰虚寂，无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阐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若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尔时即便灭一阐提，若复得作优婆塞者，亦得断灭于一阐提，犯重禁者灭此罪已，则得成佛。是故若言毕定不移，不成佛道，无有是处；真解脱中都无如是灭尽之事。又虚寂者堕于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一阐提若尽灭者，则不得称一阐提也。何等名为一阐提耶？一阐提者，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脱中都无是事，无是事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量，譬如谷聚，其量可知。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脱亦尔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量法，如一众生多有业报。解脱亦尔，有无量报，无量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广大，譬如大海无与等者。解脱亦尔无能与等，无与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最上，譬如虚空最高无比。解脱亦尔最高无比，高无比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能过，譬如师子所住之处，一切百兽无能过者。解脱亦尔无有能过，无能过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无上，譬如北方，诸方中上。解脱亦尔，为无上，无有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上上，譬如北方之于东方，为无上上。解脱亦尔无有上上，无上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坏命终，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脱亦尔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坚实，如佉陀罗、栴檀、沆<sup>①</sup>水，其性坚实。解脱亦尔其性坚实，性坚实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不虚，譬如竹苇其体空疏；解脱不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可污，譬如墙壁未被涂治，蚊虻在上止住游戏，若以涂治彩画雕饰，虫闻彩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无边，

<sup>①</sup> “沆”字疑作“沈”。

譬如聚落，皆有边表。解脱不尔，譬如虚空无有边际，解脱亦尔无有边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空中鸟迹难见，如是难见，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甚深，何以故？声闻、缘觉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甚深者，诸佛菩萨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养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有人不见自顶。解脱亦尔，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不能见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屋宅，譬如虚空无有屋宅，解脱亦尔。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无有屋宅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脱不尔，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可执，譬如幻物不可执持。解脱亦尔不可执持，不可执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无有身体，譬如有人体生疮疣及诸痈疽、癰狂干枯。真解脱中无如是病，无如是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一味，如乳一味，解脱亦尔，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清静，如水无泥，澄静清静。解脱亦尔澄静清静，澄静清静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静，一味清静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除却，譬如满月，无诸云翳。解脱亦尔无诸云翳，无诸云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寂静，譬如有人热病除愈，身得寂静。解脱亦尔，身得寂静，身得寂静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杀心。解脱不尔，无有杀心，无杀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于子，解脱亦尔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异处，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静屋宅，更无异处。解脱亦尔，无有异处，无异处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知足，譬如饥人值遇甘饌，食之无厌。解脱不尔，如食乳糜，更无所须，更无所须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断绝，如人被缚，断缚得脱。解脱亦尔，断绝一切疑心结缚，如是断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脱不尔，虽无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沆漭，多诸音声；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美妙，譬如众药杂呵梨勒，其味则苦。解脱不尔，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除诸烦恼，譬如良医和合诸药，善疗众病。解脱亦尔能除烦恼，除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无连，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脱不尔，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灭诸爱，不杂婬欲。譬如女人，多诸爱欲；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如是无有贪欲、瞋恚、愚痴、憍慢等结。又解脱者名曰无爱，爱有二种：一者、饿鬼爱，二者、法爱。真解脱者离饿鬼爱，怜愍众生故有法爱，如是法爱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离我、我所，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即是灭尽，离诸有贪，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即是救护，能救一切诸怖畏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即是归处，若有归依如是解脱，不求余依。譬如有人，依恃于王，不求余依，虽复依王，则有动转。依解脱者，无有动转，无动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名为屋宅，譬如有人行于旷野，则有险难。解脱不尔，无有险难，无险难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是无所畏，如师子王，于诸百兽不生怖畏。解脱亦尔，于诸魔众不生怖畏，无怖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无有连狭，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并行；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连，譬如有人，畏虎堕井；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连，如大海中，舍坏小船得坚牢船，乘之度海到安隐处，心得快乐。解脱亦尔，心得快乐，得快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拔诸因缘，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于小王；解脱不尔，如



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解脱者伏诸放逸，谓放逸者多有贪欲；真解脱中无有是名，无是名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能除无明，如上妙酥除诸滓秽，乃名醍醐。解脱亦尔，除无明滓，生于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寂静，纯一无二，如空野象，独一无二。解脱亦尔，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坚实，如竹苇、蜚麻茎干空虚而子坚实，除佛如来，其余人天皆不坚实，真解脱者远离一切诸有流等，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能觉了、增益于我，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舍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脱亦尔，舍于诸有，舍诸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决定，如婆师花香，七叶中无，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于诸大胜，能润一切草木谷子。解脱亦尔，能润一切有生之类，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为入，如有门户则通入路金性之处，金则可得。解脱亦尔，如彼门户，修无我者，则得入中，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为善，譬如弟子随逐于师，善奉教勅，得名为善。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出世法，于一切法最为出过，如众味中酥乳最胜。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不动，譬如门闩风不能动。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涛波，如彼大海其水涛波；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譬如宫殿，解脱亦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所用，如阎浮檀金多有所任，无有能说是金过恶。解脱亦尔，无有过恶，无有过恶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舍婴儿行，譬如大人舍小儿行。解脱亦尔，除舍五阴，除舍五阴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究竟，如被系者从系得脱，洗浴清静，然后还家。解脱亦尔，毕竟清静，毕竟清静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无作乐，无作乐者，贪欲、瞋恚、愚痴吐故；喻如有人误饮蛇毒，为除毒故即服吐药，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乐。解脱亦尔，吐于烦恼、诸结、缚毒，身得安乐，名无作乐，无作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断四种毒蛇烦恼，断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离诸有，灭一切苦，得一切乐，永断贪欲、瞋恚、愚痴，拔断一切烦恼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断一切有为之法，出生一切无漏善法，断塞诸道，所谓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唯断取着，不断我见，我见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计解脱，而是尼犍实无解脱，故名空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空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虽无水、酒、酪、酥、蜜时，犹故得名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色、香、味、触；若言不空，而复无有水、酒等实。解脱亦尔，不可说色及以非色，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常、乐、我、净；若言不空，谁受是常、乐、我、净者？以是义故，不可说空及以不空。空者谓无二十五有及诸烦恼、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如瓶无酪，则名为空；不空者，谓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犹如彼瓶色、香、味、触，故名不空，是故解脱喻如彼瓶。彼瓶遇缘则有破坏；解脱不尔，不可破坏，不可破坏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离爱，譬如有人爱心悌望释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脱不尔，若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无爱无疑，无爱无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若言解脱有爱疑者，无有是处。又解脱者断诸有贪，断一切相、一切系缚、一切烦恼、一切生死、一切因缘、一切果报，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一切众生怖畏生死诸烦恼故，故受三归，譬如群鹿怖畏猎师，既得免离，若得一跳，则喻一归，如是三跳则喻三归；以三跳故，得受安乐。众生亦尔，怖畏四魔、恶猎师故，受三归依，三归依故则得安乐，受安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佛性

者即是决定，决定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决定、如来是一义者，云何说言有三归依？”

佛告迦叶：“善男子！一切众生怖畏生死，故求三归，以三归故，则知佛性、决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义异，有法名义俱异。名一义异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虚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义异。名义俱异者，佛名为觉、法名不觉、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脱、虚空名非善亦名无碍，是为名义俱异。善男子！三归依者亦复如是，名义俱异，云何为一？是故我告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莫供养我，当供养僧。若供养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摩诃波阇波提即答我言：‘众僧之中，无佛无法，云何说言供养众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我复告言：‘汝随我语，则供养佛；为解脱故，即供养法；众僧受者，则供养僧。’善男子！是故三归不得为一。善男子！如来或时说一为三，说三为一，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

迦叶复言：“如佛所说，毕竟安乐名涅槃者，是义云何？夫涅槃者舍身舍智，若舍身、智，谁当受乐？”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闷，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复回还。同伴问之：‘汝今所患竟为差不？而复来还？’答言：‘已差，身得安乐。’如来亦尔，毕竟远离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乐之处，不可动转，无有尽灭，断一切受，名无受乐；如是无受，名为常乐。若言如来有受乐者，无有是处。是故毕竟乐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迦叶复言：“不生不灭是解脱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灭即是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迦叶复言：“若不生不灭是解脱者，虚空之性亦无生灭，应是如来。如如来性，即是解脱。”

佛告迦叶：“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兰伽鸟及命命鸟，其声清妙，宁可同于乌鵲音不？”

“不也，世尊！乌鵲之声比命命等，百千万倍不可为比。”迦叶复言：“迦兰伽等其声微妙，身亦不同，如来云何比之乌鵲？无异葶苈比须弥山。佛与虚空亦复如是，迦兰伽声可喻佛声，不可以喻乌鵲之音。”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难解。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引彼虚空，以喻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真解脱者，一切人天无能为匹，而此虚空实非其喻，为化众生故，以虚空非喻为喻。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之性即是解脱，解脱、如来，无二无别。善男子！非喻者，如无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缘故可得引喻。如经中说‘面貌端正，犹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得即同于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脱，为化众生故作喻耳。以诸譬喻，知诸法性，皆亦如是。”

迦叶复言：“云何如来作二种说？”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刀剑，以瞋恚心欲害如来，如来和悦，无恚恨色，是人当得坏如来身成逆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身界不可坏故。所以者何？以无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坏，是人云何能坏佛身？直以恶心故成无间。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说，汝今已说。又善男子！譬如恶人欲害其母，住于野田在谷穞下，母为送食，其人见已，寻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时知己，逃入穞中，其人持刀，绕穞遍斫，斫已欢喜，生已杀想。其母寻后从谷穞出，还至家中。于意云何，是人成就无间罪不？”

“不也，世尊！不可定说。何以故？若说有罪，母身应坏，身若不坏，云何言有？若说

无罪，生已杀想，心怀欢喜，云何言无？是人虽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种种方便譬喻，以喻解脱。虽以无量阿僧祇喻，而实不可以喻为比。或有因缘亦可喻说，或有因缘不可喻说，是故解脱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来，亦有如是无量功德，以如是等无量功德，成就满故，名大涅槃。”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来至处，为无有尽，处若无尽，当知寿命亦应无尽。”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护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断烦恼诸结缚者，当作如是护持正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五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如来性品第四之三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忆念正法，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何等为四？有人出世具烦恼性是名第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罗汉人是名第四。是四种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

“云何名为具烦恼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所谓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广说如是八大人觉，有犯罪者教令发露，忏悔灭除，善知菩萨方便所行秘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为菩萨，不名为佛。

“第二人者名须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从佛闻法，如其所闻，闻已书写、受持、读诵、转为他说；若闻法已，不写、不受、不持、不说，而言奴婢、不净之物佛听畜者，无有是处。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未得第二、第三住处，名为菩萨，已得受记。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诽谤正法若言听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受持外道典籍、书论，及为客尘烦恼所障，诸旧烦恼之所覆盖，若藏如来真实舍利，及为外病之所恼害，或为四大毒蛇所侵，论说我者，悉无是处；若说无我，斯有是处。说着世法，无有是处；若说大乘相续不绝，斯有是处。若所受身有八万虫，亦无是处；永离婬欲，乃至梦中不失不净，斯有是处。临终之日生怖畏者，亦无是处。阿那含者为何谓也？是人不还。如上所说所有过患，永不能污往返周旋，名为菩萨，已得受记，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则名为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罗汉，阿罗汉者，断诸烦恼，舍于重担，逮得己利，所作已办，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随人所乐种种色像，悉能示现；如所庄严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无量功德，名阿罗汉。

“是名四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于人天中最尊最胜，犹如如来，名人中胜，为归依处。”

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种人。何以故？如《瞿师罗经》中，佛为瞿师罗说：‘若天、魔、梵为欲破坏，变为佛像，具足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面部圆满犹月盛明，眉间毫相白踰珂雪，如是庄严来向汝者，汝当检校定其虚实，既觉知己，应当降伏。’世尊！魔等尚能变作佛身，况当不能作罗汉等四种之身，坐卧空中，左胁出水，右胁出火，身出烟炎，犹如火聚？以是因缘，我于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说，不能禀受，亦无

敬念，而作依止。”

佛言：“善男子！于我所说若生疑者，尚不应受，况如是等？是故应当善分别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长夜受乐。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觉知者，即应驱骂：‘汝疾出去，若不出者，当夺汝命。’偷狗闻之，即去不还。汝等从今亦应如是降伏波旬，应作是言：‘波旬！汝今不应作如是像，若故作者，当以五系，系缚于汝。’魔闻是已，便当还去，如彼偷狗，更不复还。”

迦叶白佛言：“世尊！如佛为瞿师罗长者说，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来何必说是四人为依止处？如是四人，所可言说，未必可信。”

佛告迦叶：“善男子！如我所说，亦复如是，非为不尔。善男子！我为声闻、有肉眼者，说言降魔，不为修学大乘人说。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经名为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胜。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来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当如是持弓执箭，修学稍道、长钩、縲索。又复告言：‘夫斗战者，虽如履刃，不应生于怖畏之想，当视人天生轻弱想，应自生心作勇健想。或时有人素无胆勇，诈作健相，执持弓刀、种种器仗，以自庄严，来至阵中，唱呼大唤。汝于是人，亦复不应生于忧怖。如是辈人，若见汝时不怖畏者，当知是人不久散坏，如彼偷狗。’善男子！如来亦尔，告诸声闻：‘汝等不应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降伏于魔。时魔即当愁忧不乐，复道而去。’善男子！如彼健人不从他习，学大乘者亦复如是，得闻种种深密经典，其心欣乐不生惊怖。何以故？如是修学大乘之人，已曾供养、恭敬、礼拜过去无量万亿佛故，虽有无量亿千魔众欲来侵娆，于是事中终不惊畏。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药，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药力故，亦能消除一切毒等。是大乘经亦复如是，如彼药力不畏一切诸魔毒等，亦能降伏令更不起。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龙，性甚妬怒，欲害人时，或以眼视，或以气嘘，是故一切师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恶兽，或闻声见形，或触其身，无不丧命。有善咒者以咒力故，能令如是诸恶毒龙、金翅鸟等、恶象、师子、虎豹、豺狼，皆悉调善，任为御乘。如是等兽，见彼善咒，即便调伏。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见魔波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复不生畏惧之心，犹行魔业。学大乘者亦复如是，见诸声闻怖畏魔事，于此大乘不生信乐，先以方便降伏诸魔，悉令调善堪任为乘，因为广说种种妙法。声闻、缘觉见调魔已，不生怖畏，于此大乘无上正法，方生信乐，作如是言：‘我等从今不应于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碍。’

“复次，善男子！声闻、缘觉于诸烦恼而生怖畏，学大乘者都无恐惧，修学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缘先所说者，为欲令彼声闻、缘觉调伏诸魔，非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不可消灭，甚奇甚特。若有闻者，闻已信受，能信如来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如优昙花。我涅槃后，若有得闻如是大乘微妙经典，生信敬心，当知是等于未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我涅槃后有百千无量众生，诽谤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经典。”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众生于佛灭后，久近便当诽谤是经？世尊！复有何等纯善众生，当能拔济是谤法者？”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般涅槃后四十年中，于阎浮提广行流布，然后乃当隐没于地。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乳酥、醍醐，随有之处，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复有人纯食粟米及以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为第一，是薄福人受业报故。若是福人，耳初不闻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粮、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钝根薄福不乐听闻，如彼薄福，憎恶粳粮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复如是，憎恶无上大涅槃经。或有众生其心甘乐听受是经，闻已欢喜，不生诽谤，如彼福人，食于稻粮。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险难恶处，虽有甘蔗、稻粮、石蜜，以其难得，贪惜积

聚，不敢噉食，惧其有尽，唯食粟稗。有异国王闻之怜笑，即以车载稻粮、甘蔗而送与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张，举国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欢喜，咸作是言：‘因彼王故，令我得是希有之食。’善男子！是四种人亦复如是，为此无上大法之将，是四种中或有一人，见于他方无量菩萨，虽学如是大乘经典，若自书写，若令他书，为利养故，为称誉故，为了法故，为依止故，为用博易其余经故，不能广为他人宣说，是故持是微妙经典，送至彼方与彼菩萨，令发无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萨得是经已，即便广为他人演说，令无量众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此一菩萨力，所未闻经悉令得闻，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流布处，当知其地即是金刚，是中诸人亦如金刚，若有能听如是经者，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说。汝等比丘应善受持，若有众生不能听闻如是经典，当知是人甚可怜愍。何以故？是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经典甚深义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阎浮提广行流布，过是已后没于地者，却后久近复当还出？”

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余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经复当于阎浮提，雨大法雨。”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经典，正法灭时，正戒毁时，非法增长时，无如法众生时，谁能听受、奉持、读诵，令其通利，供养、恭敬、书写、解说？唯愿如来，怜愍众生，分别广说，令诸菩萨闻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问如是义。善男子！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诸佛所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世受持如是经典，不生诽谤。善男子！若有能于一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爱乐是典，不能为人分别广说。善男子！若有众生于二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亦不能为他人广说。若有众生于三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虽为他说，未解深义。若有众生于四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一分之义，虽复演说，亦不具足。若有众生于五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广为人说十六分中八分之义。若有众生于六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义。若有众生于七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四分义。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亦劝他人令得书写，自能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读诵通利，拥护坚持，怜愍世间诸众生故，供养是经，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亦复如是，具足能解，尽其义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广说众生悉有佛性，善知如来所有法藏。供养如是诸佛等已，建立如是无上正法，受持、拥护。若有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未来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拥护。是故汝今不应不知，未来世中护法之人。何以故？是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护持无上正法。”

“善男子！有恶比丘，闻我涅槃不生忧愁：‘今日如来入般涅槃，何期快哉。如来在世，遮我等利，今入般涅槃，谁复当有遮夺我者？若无遮夺，我则还得如来利养。如来在世禁戒严峻，今入涅槃，悉当舍弃。所受袈裟本为法式，今当废坏如木头幡。’如是等人诽谤、拒逆是大乘经。善男子！汝今应当如是忆持，若有众生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经典，信已受持。其余众生有乐法者，若能广为解说此经，其人闻已，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作恶业，皆悉除灭。若有不信是经典者，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多为众人所见骂辱，命终之后人所轻贱，颜貌丑陋，资生艰难，常不供足，虽复少得粗涩弊恶，生生常处贫穷下贱、诽谤正法、邪见之家。若临终时，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讎隙之所侵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资生所须求不能得，虽少得利，常患饥渴，唯为凡下之所顾识，国王大臣悉不

齿录。设复闻其有所宣说，正使是理，终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处，如折翼鸟不能飞行，是人亦尔，于未来世，不能得至人天善处。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经典，本所受形虽复粗陋，以经功德即便端正，威颜色力，日更增多，常为人天之所乐见，恭敬爱恋，情无舍离。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敬信。若我声闻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乘经典。

“善男子！譬如雾露，势虽欲住，不过日出，日既出已，消灭无余。善男子！是诸众生所有恶业，亦复如是，住世势力，不过得见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灭一切恶业。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发，虽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弥十戒，或有长者来请众僧，未受戒者，即与大众俱共受请，虽未受戒，已堕僧数。善男子！若有众生，发心始学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书、持、读诵，亦复如是，虽未具足位阶十住，则已堕于十住数中。或有众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贪怖，或因利养，听受是经乃至一偈，闻已不谤，当知是人则为己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如是四人，若以佛说，言非佛说，无有是处，是故我说如是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汝应供养如是四人。”

“世尊！我当云何识知是人，而为供养？”

佛告迦叶：“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应从启请，当舍身命而供养之，如我于是大乘经说：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婆罗门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恭敬礼拜，亦如诸天，奉事帝释。’”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供养师长正应如是。今有所疑唯愿广说。若有长宿护持禁戒，从年少边谿受未闻，云何是人当礼敬不？若当礼敬，是则不名为持戒也。若是年少护持禁戒，从诸宿旧破戒人边谿受未闻，复应礼不？若出家人，从在家人谿受未闻，复当礼不？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耆旧长宿，以是长宿先受具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供养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犹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如事帝释。’如是二句，其义云何？将非如来虚妄说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来而作是说？世尊亦于余经中说听治破戒，如是所说，其义未了。”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为未来诸菩萨等学大乘者说如是偈，不为声闻弟子说也。善男子！如我先说，正法灭已，毁正戒时，增长破戒。非法盛时，一切圣人隐不现时，受畜奴婢不净物时，是四人中，当有一人出现于世，剃除须发，出家修道。见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净与不净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复不识。是人为欲调伏如是诸比丘故，与共和光，不同其尘，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知。虽见诸人犯波罗夷，默然不举。何以故？我出于世，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举处。善男子！如是之人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国王遇病崩亡，储君稚小，未任绍继。有旃陀罗，丰饶财宝，巨富无量，多有眷属，自以强力，伺国虚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国人、居士、婆罗门等，亡叛逃走，远投他国。虽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见是王。或有长者、婆罗门等不离本土，譬如诸树随其生处，即是中死。旃陀罗王，知其国人逃叛者众，寻即还遣诸旃陀罗守逻诸道，复于七日，击鼓唱令：‘诸婆罗门有能为我作灌顶师者，当以半国而为爵赏。’诸婆罗门闻是语已，悉无来者，各作是言：‘何处当有婆罗门种作如是事？’旃陀罗王复作是言：‘婆罗门中若无一人我为我师者，我要当令诸婆罗门，与旃陀罗共住食宿，同其事业；若有能来灌我顶者，半国之封，此言不虚。咒术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药，亦当共分而服食之。’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年在弱冠，修治净行，长发为相，善知咒术，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勅使，我悉能为。’尔时，大王心生欢喜，受此童子作灌顶师。诸婆罗门闻是



事已，皆生瞋恚，责此童子：‘汝婆罗门，云何乃作旃陀罗师？’尔时，其王即分半国与是童子，因共治国，经历多时。尔时，童子语其王言：‘我舍家法，来作王师，然教大王微密咒术，而今大王，犹不见亲。’时王答言：‘我今云何不亲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药，犹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师！我实不知。师若须者，唯愿持去。’是时，童子闻王语已，即取归家，请诸大臣而共食之。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师！有是甘露不死之药。’王既知己，语其师言：‘云何大师独与诸臣服食甘露，而不见分？’尔时，童子更以其余杂毒之药，与王令服。王既服已，须臾药发，闷乱蹙地，无所觉知，犹如死人。尔时，童子立本储君，还以为王，作如是言：‘师子御座，法不应令旃陀罗升。我从昔来，未曾闻见旃陀罗种而为王也，若旃陀罗治国理民，无有是处。汝今应还，绍继先王，正法治国。’尔时，童子经理是已，复以解药与旃陀罗，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驱令出国。是时，童子虽为是事，犹故不失婆罗门法，其余居士、婆罗门等，闻其所作，叹未曾有，赞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驱遣旃陀罗王。’

“善男子！我涅槃后，护持正法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以方便力，与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净物僧，同其事业。尔时菩萨若见有人虽多犯戒，能治毁禁诸恶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礼拜，四事供养，经书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无，要当方便，从诸檀越求觅而与。为是事故，应畜八种不净之物。何以故？是人为治诸恶比丘，如彼童子驱旃陀罗。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是人，受畜八种不净之物，悉无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萨为欲摈治诸恶比丘，令清净僧得安隐住，流布方等大乘经典，利益一切诸天入故。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经中说是二偈，令诸菩萨皆共赞叹护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罗门等称赞童子：‘善哉，善哉。’护法菩萨正应如是，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与破戒者同其事业，说有罪者，当知其人自受其殃，是护法者实无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当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萨摩訶萨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无憍慢，发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于经中覆相，说如是偈：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婆罗门等，如第二天，奉事帝释。’

“以是因缘，我亦不为学声闻人，但为菩萨而说是偈。”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萨摩訶萨，于戒极缓，本所受戒为具在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设有所犯，即应忏悔，悔已清净。善男子！如故堤塘，穿穴有孔，水则淋漓。何以故？无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则不出。菩萨亦尔，虽与破戒共作布萨，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穴淋漓。何以故？若无清净持戒之人，僧则损减，缓慢懈怠日有增长。若有清净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菩萨摩訶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为护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萨虽现破戒，不名为缓。”

迦叶菩萨白佛言：“众僧之中有四种人，如菴罗果生熟难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识？”

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经典，则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经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种稻谷等，芸除稗秽，以肉眼观，名为净田，至其成实，草谷各异。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却，以肉眼观则知清净。若有持戒、破戒，不作恶时，以肉眼观难可分别；若恶彰露，则易可知，如彼稗秽，易可分别。僧中亦尔，若能远离于八不净毒蛇之法，是名清净圣众福田，应为人天之所供养，清净果报，非是肉眼所能分别。复次，善男子！如迦罗迦林，其树众多，于是林中唯有一树，名镇头迦。是迦罗迦树、镇头迦树，二果相似，不可分别。其果熟时，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镇头迦果才有一分，迦罗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识，赍来诣市而街卖之。凡愚小儿，复不别故，买迦罗迦果，噉已命终。有智人辈，闻是事已，即问女人：‘姊于何处持是果来？’是时女人即示方所，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无量迦罗迦树，唯有一根镇头迦树。’诸人知己，笑而舍去。

“善男子！大众之中，八不净法亦复如是，于是众中多有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静持戒，不受如是八不净法，而知诸人受畜非法，然与同事不相舍离，如彼林中一镇头迦树。有优婆塞，见是诸人多有非法，并不恭敬供养是人，若欲供养，应先问言：‘大德，如是八事，为受畜不？佛所听不？若言佛听，如是之人得共布萨羯磨自恣不？’是优婆塞如是问已，众皆答言：‘如是八事，如来怜愍，皆悉听畜。’优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诸比丘，或言金银佛所听畜，或言不听。有言听者，是不听者不与共住、说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饮水，利养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听许？’佛、天中天虽复受之，汝等众僧亦不应畜。若有受者，乃至不应与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终即当堕于地狱，如彼诸人食迦罗果已，而便命终。”

“复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卖药人，有妙甘药出于雪山，亦复多卖其余杂药，味甘相似。时有诸人咸皆欲买，然不识别，至卖药所问言：‘汝有雪山药不？’其卖药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诈，以余杂药语买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药。’时买药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别，即买持去，复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药。’迦叶！若声闻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实僧、有和合僧，若持戒、破戒，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是优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别。喻如彼人，不能分别雪山甘药。谁是持戒？谁是破戒？谁是真僧？谁是假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别。迦叶！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应给施、礼拜、供养。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复不应给施所须、礼拜、供养。若于僧中有破戒者，不应以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所说真实不虚，我当顶受，譬如金刚、珍宝、异物。如佛所说，是诸比丘当依四法。何等为四？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如是四法，应当证知非四种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常住不变。若复有言如来无常，是人不知、不见法性。若不知见是法性者，不应依止。如上所说，四人出世护持法者，应当证知而为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来微密深奥藏故，能知如来常住不变，若言如来无常变易，无有是处。如是四人即名如来。何以故？是人能解如来密语及能说故。若有人能了知如来甚深密藏，及知如来常住不变，如是之人，若为利养说言如来是无常者，无有是处。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况不依是四人也？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声闻，法性者即是如来，声闻者即是有为，如来者即是常住，有为者即是无常。善男子！若人破戒为利养故，说言如来无常变易，如是之人所不应依。善男子！是名定义。”

“依义不依语者，义者名曰觉了，觉了义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者即是僧常，是名依义不依语也。何等语言所不应依？所谓诸论、绮饰文辞。如佛所说无量诸经，贪求无厌，多奸谀谄，诈现亲附，现相求利，经理白衣为其执役，又复唱言：‘佛听比丘畜诸奴婢、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于饥馑世怜愍子故，听诸比丘储贮陈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噉。’如是等语所不应依。”

“依智不依识者，所言智者即是如来。若有声闻，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识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言是阴、界、诸入所摄，食所长养，亦不应依，是故知识不可依止。若复有人作是说者，及其经书亦不应依。”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不了义经者，谓声闻乘，闻佛如来深密藏处，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犹如婴儿无所别知，是则名为不了义也。了义者名为菩萨，真实智慧随于自心，无碍大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又声闻乘名不了义，无上大乘乃名了义。若言如来无常变易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常住不变是名了义。声闻所说应证知者名不了义，菩萨所说应证知者名为了义。若言如来食所长养，是不了义；若言常住不变易者，是名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声闻乘法则不



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乘，犹如长者教子半字。善男子！声闻乘者犹如初耕，未得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不应依声闻乘。大乘之法则应依止。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于大乘，是故应依，是名了义。如是四依应当证知。

“复次，依义者，义名质直，质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来。又光明者名为智慧，质直者名为常住，如来常者名为依法，法者名常，亦名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执持、不可系缚而亦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法不依于人。若有人以微妙之语宣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依义不依于语。依智者，众僧是常，无为不变，不畜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不依于识。若有说言，识作识受，无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识不可依止。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终不诈现威仪清白，憍慢自高，贪求利养，亦于如来随宜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着，是名了义。若有能住如是等中，当知是人则为已得住第一义，是故名为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烧燃、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义故，令诸众生堕阿鼻狱。所以者何？以取着故，于义不了。一切烧者，谓如来说涅槃亦烧；一切无常者，涅槃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了义经，不应依止。

“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愍一切众生，善知时宜，以知时故，说轻为重，说重为轻。如来观知所有弟子，有诸檀越供给所须、令无所乏，如是之人，佛则不听受畜奴婢、金银财宝、贩卖市易、不净物等。若诸弟子无有檀越供给所须，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畜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虽听受畜如是等物，要当净施笃信檀越。如是四法所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昙、修多罗不违是四，亦应依止。若有说言，有时非时，有能护法、不能护法，如来悉听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净物者，如是之言不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昙、修多罗中，有同是说，如是三分亦不应依。我为肉眼诸众生等，说是四依，终不为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说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者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乘经典。”

####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

#### 大般涅槃经卷第七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如来性品第四之四

尔时，迦叶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四种人等，应当依耶？”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说应当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为四？如魔所说诸经律能受持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四种魔，若魔所说及佛所说，我当云何而得分别？有诸众生随逐魔行，复有随顺佛所教者，如是等辈复云何知？”

佛告迦叶：“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沮坏我之正法。譬如猎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像、优婆夷像，亦复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无漏身，坏我正法。是魔波旬坏正法时，当作是言：‘菩萨昔于兜率天上没，来在此迦毘罗城白净王宫，依因父母爱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于人中，为诸世间天人、大众所恭敬者，无有是处。又复说言：‘往昔苦行，种种布施头目、髓脑、国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缘，为诸人天、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之所恭敬。’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悉是魔之所说。善男子！若有经律作如是言：‘如来正觉久已成佛，今方示现成佛道者，为欲度脱诸众生故，示有父母依因爱欲和合而生，随顺世间作是示现。’如是经律，当知真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

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说经律，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生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说。若复有说：‘如来自世，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来方便示现。’是名如来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生已，父王使人将诣天祠，诸天见已悉下礼敬，是故名佛。’复有难言：‘天者先出，佛在于后，云何诸天礼敬于佛？’作是难者，当知即是波旬所说。若有经言：‘佛到天祠，是诸天等、摩酰首罗、大梵天王、释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礼其足。’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经律说言：‘菩萨为太子时，以贪心故，四方娉妻，处在深宫，五欲自娱，欢悦受乐。’如是经律波旬所说。若有说言：‘菩萨久已舍离贪心、妻息之属，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弃涕唾，何况人欲？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经律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听诸比丘受畜奴婢、仆使、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金银、琉璃、真珠、颇梨、车渠、玛瑙、珊瑚、虎珀、珂贝、璧玉、铜铁、釜鍍、大小铜盘所须之物，耕田种植、贩卖市易、储积谷米如是众事，佛大慈故，怜愍众生皆听畜之。’如是经律，悉是魔说。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那梨楼鬼所住之处，尔时如来因婆罗门字毘毘德，及波斯匿王说言，比丘不应受畜金银、琉璃、颇梨、真珠、车渠、玛瑙、珊瑚、虎珀、珂贝、璧玉、奴婢、仆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等兽、铜铁釜鍍、大小铜槃、种种杂色床敷卧具、资生所须，所谓屋宅、耕田种植、贩卖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咒术、调鹰方法、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占相男女、解梦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复有十八惑人咒术、种种工巧，或说世间无量俗事、散香末香、涂香薰香、种种花鬘、治发方术、奸伪谄曲，贪利无厌，爱乐愤鬪、戏笑谈说、贪嗜鱼肉、和合毒药、治押香油、捉持宝盖及以革屣、造扇箱篋、种种画像，积聚谷米、大小麦豆及诸果蓏。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高声大笑，或复默然，于诸法中多生疑惑，多语妄说，长短好丑，或善不善，好着好衣，如是种种不净之物。于施主前躬自赞叹，出入游行不净之处，所谓沽酒、姪女、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听在比丘中，应当休道，还俗役使。譬如稗莠，悉灭无余。’当知是等经律所制，悉是如来之所说也。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为欲供养天神，故入天祠，所谓梵天、大自在天、违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为欲调伏诸天人故。若言不尔，无有是处。若言菩萨不能入于外道邪论，知其威仪、文章伎艺，仆使斗争不能和合，不为男女、国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诸药，以不知故乃名如来，如其知者是邪见辈。又复如来于怨亲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涂身，于此二人不生增益、损减之心，唯能处中，故名如来。’如是经律，当知是魔之所说也。若有说言：‘菩萨如是示入天祠，外学法中出家修道，示现知其威仪礼节，能解一切文章伎艺，示入书堂伎巧之处，能善和合仆使斗争，于诸大众、童男童女、后宫妃后、人民长者、婆罗门等、王及大臣、贫穷等中最尊最上，复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现如是等事。虽处诸见，不生爱心，犹如莲花不受尘垢，为度一切诸众生故，善行如是种种方便，随顺世法。’如是经律当知即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大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为我解说经律，若恶法中轻重之罪及偷兰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终不为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当云何自舍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说，我等经律是佛所制。如来先说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经律，初不闻有方等经典，一句一字如来所说，无量经律何处有说方等经耶？如是等中，未曾闻有十部经名，如其有者，当知必定调达所作，调达恶人以灭善法，造方等经，我等不信。’如是等经是魔所说。何以故？破坏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经中有，我经中无。我经律中如来说言，我涅槃后，恶

世当有正经律，所谓大乘方等经典，未来之世当有如是诸恶比丘。我又说言，过九部经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义，当知是人正了经律，远离一切不净之物，微妙清静犹如满月。’若有说言：‘如来虽为一——经律说如恒河沙等义味，我律中无，将知为无。如其有者，如来何故于我律中而不解说？是故我今不能信受。’当知是人则为得罪。是人复言：‘如是经律我当受持。何以故？当为我作知足少欲、断除烦恼、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说者，非我弟子。若有说言：‘如来为欲度众生故，说方等经。’当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经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不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不如是魔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次，善男子！若有说言：‘如来不为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无常变异。以得空法，宣说无我，不顺世间。’如是经律名魔所说。若有人言：‘如来正觉不可思议，亦为无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无有变异。’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有人言：‘或有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众人皆谓犯波罗夷，如断多罗树。’而是比丘实无所犯。何以故？我常说言：‘四波罗夷，若犯一者，犹如析石，不可还合。若有自说得过人法，是则名为犯波罗夷。何以故？实无所得，诈现得相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罗夷。’所谓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静，住空闲处。若王大臣见是比丘，生心念言谓得罗汉，即前赞叹，恭敬礼拜，复作是言：‘如是大师，舍是身已，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比丘闻已即答王言：‘我实未得沙门道果，王莫称我已得道果。唯愿大王勿为我说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默然受。我今若当默然受者，当为诸佛之所呵责。知足之行，诸佛所赞，是故我欲终身欢乐，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知未得道果。王称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时王答言：‘大师实得阿罗汉果，如佛无异。’尔时其王普皆宣告内外人民，中宫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门果，是故咸令一切闻者，心生敬信，供养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静之人，以是因缘，普令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欢喜之心，赞叹供养故，如是比丘当有何罪？若有说言是人得罪，当知是经是魔所说。复有比丘说：‘佛秘藏甚深经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断无量亿诸烦恼结，即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除一阐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当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审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阐提者，必成无疑。’比丘言：‘尔，实如王言。’是人虽言定有佛性，亦复不犯波罗夷也。复有比丘，即出家时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虽未得成无上道果，已为得福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假使有人当言是人犯波罗夷，一切比丘无不犯者。何以故？我于往昔八十亿劫，常离一切不净之物，少欲知足，威仪成就，善修如来无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名为佛，有大慈悲。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不能随顺是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是大菩萨。

“复有说言：‘无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忏悔法、众多学法、七灭净等，无偷兰遮、五逆等罪及一阐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堕地狱者，外道之人悉应生天。何以故？诸外道等无戒可犯，是故如来示现怖人，故说斯戒。’若言佛说：‘我诸比丘若欲行姪，应舍法服着俗衣裳，然后行姪。复应生念，姪欲因缘，非我过咎；如来在世，亦有比丘习行姪欲得正解脱，或命终后生于天上，古今有之，非独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净律仪，犹故而得真正解脱。如来虽说犯突吉罗，如忉利天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在地狱，亦是如来示现怖人。言波罗夷至突吉罗轻重无差，是诸律师，妄作此言，言是佛制，毕定当知非佛所说。’如是言说是魔经律。

“若复说言：‘于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细，当受苦报，无有齐限。如是知己，防护自身，如龟藏六。’若有律师复作是言：‘凡所犯戒都无罪报，如是之人不应亲近。如佛所说：‘若过一法，是名妄语，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不应亲近是人。我佛法中清静如是，

况复有犯偷兰遮罪、或犯僧残及波罗夷，而非罪耶？是故应当深自防护如是等法；若不守护，更以何法名为禁戒？我于经中亦说，有犯四波罗夷乃至微细突吉罗等，应当苦治。众生若不护持禁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九部经中无方等经，是故不说有佛性也。经虽不说，当知实有。’若作是说，当知是人真我弟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九部经中所未曾闻，如其说有，云何不犯波罗夷耶？”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实不毁犯波罗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说言大海，唯有七宝无八种者，是人无罪。若有说言九部经中无佛性者，亦复无罪。何以故？我于大乘大智海中说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见，是故说无，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诸佛所知，非是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若人不闻如来甚深秘密藏者，云何当知有佛性耶？何等名为秘密之藏？所谓方等大乘经典。善男子！有诸外道，或说我常，或说我断。如来不尔，亦说有我，亦说无我，是名中道。若有说言：‘佛说中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知不见，是故应当勤修方便，断坏烦恼。’若有能作如是说者，当知是人犯四重。若不能作如是说者，是则名为犯波罗夷。若有说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今已得成就菩提。’当知是人则名为犯波罗夷罪。何以故？虽有佛性，以未修习诸善方便，是故未见，以未见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议。”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有王问言，云何比丘堕过人法？”

佛告迦叶：“若有比丘，为利养故、为饮食故，作诸谄诤、奸伪欺诈：‘云何当令诸世间人，定实知我是乞士也？以是因缘，令我大得利养名誉。’如是比丘，多愚痴故，长夜常念：‘我实未得四沙门果，云何当令诸世间人谓我已得？复当云何令诸优婆塞、优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圣人。’”如是思惟，正为求利，非为求法，行来出入、进止安详，执持衣钵，不失威仪，独坐空处如阿罗汉，令世间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灭法。以是因缘，我当大得门徒弟子。诸人亦当大致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令多女人敬念爱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堕过人法。复有比丘为欲建立无上正法，住空寂处，非阿罗汉，而欲令人谓是罗汉、是好比丘，是善比丘、寂静比丘，令无量人生于信心。‘以此因缘，我得无量诸比丘等以为眷属，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优婆塞悉令持戒，以是因缘建立正法，光扬如来无上大事，开显方等大乘佛法，度脱一切无量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轻重之义。’复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经名曰如来秘藏，于是经中，我当必定得成佛道，能尽无量亿烦恼结；广为无量诸优婆塞，说言汝等尽有佛性，我之与汝俱当安住如来道地，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无量亿诸烦恼结。’作是说者，是人无名堕过人法，名为菩萨。”

“若言：‘有犯突吉罗者，忉利天上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地狱中受诸罪报，何况故犯偷兰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兰遮，不应亲近。’何等名为大乘经中偷兰遮罪？若有长者造立佛寺，以诸花鬘用供养佛，有比丘见花贯中缕，不问辄取，犯偷兰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贪心破坏佛塔，犯偷兰遮，如是之人不应亲近。若王、大臣见塔朽故，为欲修补供养舍利，于是塔中或得珍宝，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为不净，多起斗争，善优婆塞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如是比丘名为无根、名为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贪女时身即为女，欲贪男时身即为男。如是比丘名为恶根，不名为男，不名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不应亲近、供养、恭敬。于佛法中，沙门法者，应生悲心，覆育众生，乃至蚊子应施无畏，是沙门法。远离饮酒乃至嗅香，是沙门法。不得妄语乃至梦中不念妄语，是沙门法。不生欲心乃至梦中亦复如是，是沙门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梦行姪欲，是犯戒不？”

佛言：“不也。应于婬欲生臭秽想，乃至不生一念净想，远离女人烦恼爱想。若梦行婬，寤应生悔。比丘乞食受供养时，应如饥世食子肉想，若生婬欲应疾舍离。如是法门，当知是佛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名菩萨。”

“若有说言：‘佛听比丘常翘一脚、寂默不言、投渊赴火、自坠高巖、不避险难、服毒断食、卧灰土上、自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旃陀罗子、无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辈，如来悉听出家为道。’是名魔说。‘佛先听食五种牛味及以油蜜、憍奢耶衣、革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说言听着摩诃楞伽，一切种子悉听贮畜，草木之属皆有寿命，佛说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即是魔之所说。我亦不听常翘一脚，若为法故听行住坐卧。又亦不听服毒断食、五热炙身、系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珂贝象牙以为革屣，储蓄种子、草木有命、着摩诃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说，当知是为外道眷属，非我弟子。‘我唯听食五种牛味及油蜜等，听着革屣、憍奢耶衣，我说四大无有寿命。’若有经律作是说者，是名佛说。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当知是等真我弟子。若有不随佛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当知是人是大菩萨。”

“善男子！魔说、佛说差别之相，今已为汝广宣分别。”

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说、佛说差别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义。”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晓了分别，是名黠慧。”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圣谛。何以故？若言苦是苦圣谛者，一切牛羊、驴马及地狱众生，应有圣谛。善男子！若复有人不知如来甚深境界，常住不变微密法身，谓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来道德威力，是名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见非法，非法见法，当知是人必堕恶趣，轮转生死，增长诸结，多受苦恼。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或闻常住二字音声，若一经耳即生天上，后解脱时乃能证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既证知己而作是言：‘我于往昔曾闻是义，今得解脱方乃证知。我于本际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周遍无穷，始于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虽复勤修无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苦，非苦圣谛。”

“苦集圣谛者，于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净物，所谓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断灭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缘，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多受苦恼，不得生天及正解脱。若有深知不坏正法，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及正解脱。若有不知苦集圣谛处，而言正法无有常住，悉是灭法；以是因缘，于无量劫，流转生死受诸苦恼。若能知法常住不异，是名知集，名集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集，非集圣谛。”

“苦灭圣谛者，若有多修习学空法，是为不善。何以故？灭一切法故，坏于如来真法藏故。作是修学，是名修空。修苦灭者，逆于一切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灭圣谛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应有灭圣谛。若有说言：‘有如来藏，虽不可见，若能灭除一切烦恼，尔乃得入，若发此心一念因缘，于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习如来密藏，无我、空寂，如是之人于无量世，在生死中流转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虽有烦恼，疾能灭除。何以故？因知如来秘密藏故。是名苦灭圣谛。若能如是修习灭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灭圣谛。”

“道圣谛者，所谓佛、法、僧宝及正解脱。有诸众生颠倒心言：‘无佛、法、僧及正解脱，生死流转犹如幻化。’修习是见，以此因缘，轮转三有，久受大苦。若能发心见于如来常住不变，法、僧、解脱亦复如是。乘此一念，于无量世，自在果报随意而得。何以故？我于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计法，受于无量恶业果报，我今已灭如是见故，成佛正觉。是名道圣谛。若有人言三宝无常，修习是见，是虚妄修，非道圣谛。若修是法，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见修习四圣谛法，是名四圣谛。”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习甚深四圣谛法。”

佛告迦叶：“善男子！谓四倒者，于非苦中生于苦想，名曰颠倒。非苦者名为如来，生苦想者，谓于如来无常变异。若说如来是无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来舍此苦身，入于涅槃，

如薪尽火灭，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颠倒。‘我若说言如来常者即是我见，以我见故有无量罪，是故应说如来无常，如是说者我则受乐。’如来无常即为苦，若是苦者，云何生乐？以于苦中生乐想故，名为颠倒。乐生苦想，名为颠倒。乐者即是如来，苦者如来无常。若说如来是无常者，是名乐中生于苦想。如来常住，是名为乐。

“若我说言：‘如来是常，云何复得入于涅槃？若言如来非是苦者，云何舍身而取灭度？’以于乐中生苦想故。名为颠倒，是名初倒。

“无常常想，常无常想，是名颠倒。无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寿命短促。若有说言不修空寂得长寿者，是名颠倒，是名第二颠倒。

“无我我想，我无我想，是名颠倒。世间之人，亦说有我；佛法之中，亦说有我；世间之人虽说有我，无有佛性；是则名为于无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颠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间之人说佛法无我，是名我中生无我想。若言佛法必定无我，是故如来勅诸弟子，修习无我，名为颠倒，是名第三颠倒。

“净不净想，不净净想，是名颠倒。净者即是如来常住，非杂食身、非烦恼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系缚之身。若有说言：‘如来无常，是杂食身乃至筋骨系缚之身。法、僧、解脱是灭尽者。’是名颠倒。不净净想名颠倒者，若有说言：‘我此身中无有一法是不净者，以无不净，定当得入清净之处。如来所说修不净观，如是之言是虚妄说。’是名颠倒，是则名为第四颠倒。”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始得正见。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见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时有异人，善知方便，语贫女人：‘我今雇汝，汝可为我芸除草秽。’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后乃当速为汝作。’是人复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尚自不知，况汝能知？’是人复言：‘我今审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见，并可示我。’是人即于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见已，心生欢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如彼宝藏贫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如彼贫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诸觉宝藏，所谓佛性，而诸众生见是事已，心生欢喜，归仰如来。善方便者即是如来，贫女人者即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复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婴孩得病，是女愁恼，求觅医师。医师既来，合三种药，酥、乳、石蜜，与之令服。因告女人：‘儿服药已，且莫与乳，须药消已，尔乃与之。’是时女人，即以苦物用涂其乳，母语儿言：‘我乳毒涂不可复触。’小儿渴乏，欲得母乳，闻乳毒气，便远舍去。遂至药消，母人以水洗净其乳，唤其子言：‘来与汝乳。’是时小儿虽复饥渴，先闻毒气，是故不来。母复语言：‘为汝服药故以毒涂，汝药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来饮乳无苦。’是儿闻已，渐渐还饮。善男子！如来亦尔，为度一切，教诸众生修无我法，如是修已，永断我心，入于涅槃，为除世间诸妄见故，示现出过世间法故。复示世间，计我虚妄，非真实故，修无我法，清净身故，喻如女人为其子故，以苦味涂乳。如来亦尔，为修空故，说言诸法悉无有我。如彼女人洗净乳已，而唤其子，欲令还服。我今亦尔，说如来藏，是故比丘不应生怖，如彼小儿，闻母唤已渐还饮乳。比丘亦尔，应自分别，如来秘藏不得有。”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实无有我。何以故？婴儿生时无所知晓。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寻应有知；以是义故，定知无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后，应无终毁。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应无坏相，若无坏相，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及旃陀罗、畜生差别？今见业缘种种不同，诸趣各异，若定有我，一切众生应无胜负；以是义故，定知佛性非是常

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缘复说有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恚、邪见？若我性常，何故酒后迷荒醉乱？若我性常，盲应见色，聋应闻声，瘖应能语，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应避于火坑、大水、毒药、刀剑、恶人、禽兽。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应忘失，若不忘失，何缘复言我曾何处见是人耶？若我常者，则不应有少、壮、老等衰盛力势，忆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处？为在涕唾、青黄赤白诸色中耶？若我常者，应遍身中如胡麻油，间无空处。若断身时，我亦应断。”

佛告迦叶：“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间有金刚珠，与余力士较力相扑，而彼力士以头抵触，其额上珠寻没肤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处有疮，即命良医欲自疗治。时有明医善知方药，即知是疮因珠入体，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时良医寻问力士：‘卿额上珠为何所在？’力士惊答：‘大师医王，我额上珠乃无去耶？是珠今者为何所在？将非幻化？’忧愁啼哭。是时良医慰喻力士：‘汝今不应生大愁苦，汝因斗时，宝珠入体，今在皮里，影现于外。汝曹斗时，瞋恚毒盛，珠陷入体，故不自知。’是时力士不信医言：‘若在皮里，脓血不净，何缘不出？若在筋里，不应可见。汝今云何欺诳于我？’时医执镜，以照其面，珠在镜中，明了显现。力士见已，心怀惊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能亲近善知识故，虽有佛性皆不能见，而为贪淫、瞋恚、愚痴之所覆蔽故，堕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旃陀罗、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生如是等种种家中，因心所起种种业缘，虽受人身，聋盲、瘖哑、拘躄、癱跛，于二十五有受诸果报，贪淫、瞋恚、愚痴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宝珠在体，谓呼失去。众生亦尔，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不识如来微密宝藏，修学无我，喻如非圣。虽说有我，亦复不知我之真性。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修学无我，亦复不知无我之处，尚自不知无我真性，况复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来如是说诸众生皆有佛性，喻如良医，示彼力士金刚宝珠。是诸众生为诸无量亿烦恼等之所覆蔽，不识佛性，若尽烦恼，尔时乃得证知了了，如彼力士于明镜中，见其宝珠。善男子！如来秘藏如是无量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药，名曰乐味。其味极甜，在深丛下，人无能见。有人闻香，即知其地当有是药。过去往世有转轮王，于此雪山为此药故，在在处处造作木筒，以接是药，是药熟时，从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歿已，其后是药，或醋、或咸、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随其流处有种种异，是药真味停留在山，犹如满月。凡人薄福，虽以斲断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复有圣王，出现于世，以福因缘，即得是药真正之味。善男子！如来秘藏其味亦尔，为诸烦恼丛林所覆，无明众生不能得见。一味者喻如佛性，以烦恼故出种种味，所谓地狱、畜生、饿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佛性雄猛难可沮坏，是故无有能杀害者，若有杀者则断佛性，如是佛性终不可断，性若可断，无有是处。如我性者，即是如来秘密之藏，如是秘藏，一切无能沮坏烧灭，虽不可坏，然不可见，若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乃证知，以是因缘，无能杀者。”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

佛告迦叶：“实有杀生。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若有杀生，即堕恶趣，以业因缘，而有刹利、婆罗门等、毘舍、首陀及旃陀罗，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别之相，流转生死。非圣之人，横计于我大小诸相，犹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母指，如是种种妄生忆想，妄想之想，无有真实。出世我相名为佛性，如是计我，是名最善。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斲断地直下，磐石沙砾直过无难，唯至金刚不能穿彻。夫金刚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坏。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论者、天魔波旬及诸人天，所不能坏。五阴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如石沙，可穿可坏。佛性者喻如金刚，不可沮坏。以是义故，坏五阴者名为杀生。善男子！必定当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议。



大般涅槃经卷第七

“卧灰土上、自坠高巖、投渊赴火、五热炙身、卧棘刺上、淘糠饮汁、服毒断食、杀害众生、故弄师子、咒术方道。旃陀罗种、二根、无根、二根合一，悉听为道。断五种味，奶酪、酪浆、生酥、熟酥、油、蜜之等。听着缁彩以轲为跋，一切谷米、草木之类，皆有寿命。佛说是已便入涅槃。”如是说者即是魔说。若言：‘如来不听比丘常翘一脚、寂默不言、卧灰土上、自坠高巖、投渊赴火、五热炙身、卧棘刺上、淘糠饮汁、服毒断食、杀害众生、故弄师子、咒术方道。旃陀罗种、二根、无根、二根合者，不听为道。听服五种，奶酪、酪浆、酥、油、蜜等。不听受着缁彩衣服，以轲为跋。谷米、草木、无命无我，非众生数。’若有能作如是说者，是我弟子。若不能者，当知即是外道弟子。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名菩萨。”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如来性品第四之五

“善男子！方等经者，犹如甘露，亦如毒药。”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如来何缘说方等经，譬如甘露，亦如毒药？”

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来秘藏真实义不？”

迦叶言尔：“我今实欲得知如来秘藏之义。”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或有服甘露，	伤命而早夭，	或复服甘露，	寿命得长存，
或有服毒生，	有缘服毒死，	无碍智甘露，	所谓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	亦名杂毒药，	如酥醍醐等，	及以诸石蜜，
服消则为药，	不消则为毒。	方等亦如是，	智者为甘露，
愚不知佛性，	服之则成毒。	声闻及缘觉，	大乘为甘露，
犹如诸味中，	乳最为第一。	如是勤精进，	依因于大乘，
得至于涅槃，	成人中象王。	众生知佛性，	犹如迦叶等，
无上甘露味，	不生亦不死。	迦叶汝今当，	善分别三归，
如是三归性，	则是我之性。	若能谛观察，	我性有佛性，
当知如是人，	得入秘密藏，	知我及我所，	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宝性，	无上第一尊，	如我所说偈，	其性义如是。”

尔时，迦叶复说偈言：

“我今都不知，	归依三宝处，	云何当归趣，	无上无所畏？
不知三宝处，	云何作无我？	云何归佛者，	而得于安慰？
云何归依法？	唯愿为我说。	云何得自在？	云何不自在？
云何归依僧，	转得无上利？	云何真实说，	未来成佛道。
未来若不成，	云何归三宝？	我今无预知，	当行次第依。
云何未怀妊，	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	则名为有子，
子若在胎中，	定当生不久，	是名为子义，	众生业亦然。
如佛之所说，	愚者不能知，	以其不知故，	轮回生死狱，
假名优婆塞，	不知真实义。	唯愿广分别，	除断我疑网，
如来大智慧，	唯垂哀分别，	愿说于如来，	秘密之宝藏。”
“迦叶汝当知，	我今当为汝，	善开微密义，	令汝疑得断。
今当至心听，	汝于诸菩萨，	则与第七佛，	同其一名号。



归依于佛者，	真名优婆塞，	终不更归依，	其余诸天神。
归依于法者，	则离于杀害，	归依圣僧者，	不求于外道，
如是归三宝，	则得无所畏。”		
“迦叶白佛言，	我亦归三宝，	是名为正路，	诸佛之境界。
三宝平等相，	常有大智性，	我性及佛性，	无二无差别。
是道佛所赞，	正进安止处，	亦名正遍见，	故为佛所称。
我亦趣善逝，	所赞无上道，	是最为甘露，	诸有所无有。”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如诸声闻、凡夫之人，分别三宝；于此大乘无有三归分别之相。所以者何？于佛性中，即有法、僧，为欲化度声闻、凡夫故，分别说三归异相。善男子！若欲随顺世间法者，则应分别有三归依。善男子！菩萨应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归依于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当恭敬、礼拜、供养于诸世尊。何以故？诸佛平等，等为众生作归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应礼敬诸佛塔庙。所以者何？为欲化度诸众生故。亦令众生，于我身中起塔庙想，礼拜供养，如是众生以我法身为归依处。一切众生皆依非真邪伪之法，我当次第为说真法。又有归依非真僧者，我当为作依真僧处。若有分别三归依者，我当为作一归依处，无三差别。于生盲众，为作眼目，复当为诸声闻、缘觉作真归处。’善男子！如是菩萨，为无量恶诸众生等及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临阵战时，即生心念：‘我于是中最为第一，一切兵众，悉依恃我。’亦如王子如是思惟：‘我当调伏其余王子，绍继大王霸王之业，而得自在。令诸王子悉见归依，是故不应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尔。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与我一体？’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来者名无上士，譬如人身头最为上，非余支节、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为尊上，非法、僧也，为欲化度诸世间故，种种示现差别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应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归差别之相。汝于大乘猛利决断，应如刚刀。”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知故问，非为不知。我为菩萨大勇猛者，问于无垢清净行处，欲令如来为诸菩萨，广宣分别奇特之事，称扬大乘方等经典，如来大悲今已善说，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说菩萨清净行处，即是宣说大涅槃经。世尊！我今亦当广为众生显扬如是如来秘藏，亦当证知真三归处。若有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其人则能自然了达三归依处。何以故？如来秘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说是经典者，皆言身中尽有佛性，如是之人则不远求三归依处。何以故？于未来世，我身即当成就三宝，是故声闻、缘觉之人及余众生，皆依于我，恭敬礼拜。”

“善男子！以是义故，应当正学大乘经典。”

迦叶复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亦不可思议。”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当更善为汝说，入如来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离于苦；若无我者，修行净行，无所利益。若言诸法皆无有我，是即断见；若言我住，即是常见。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即是断见；诸行常者，复是常见。若言苦者，即是断见；若言乐者，复是常见。修一切法常者，堕于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堕于常见。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后足，修常、断者，亦复如是，要因断、常。以是义故，修余法苦者，皆名不善；修余法乐者，则名为善。修余法无我者是诸烦恼分；修余法常者是则名曰如来秘藏，所谓涅槃，无有窟宅。修余无常法者，即是财物；修余常法者，谓佛、法、僧及正解脱。当知如是佛法中道，远离二边而说真法。凡夫愚人于中无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气力轻便。有无之法，体性不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相违反。良医善知，随其偏发而消息之。善男子！如来亦尔，于诸众生犹如良医，知诸烦恼体相差别而为除断，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若言有者，智不应染；若言无者，即是妄语。若言有者，不应默然，亦复不应戏论诤讼，但求了知诸法真性，凡夫之人戏论诤讼，不解如来微

密藏故。若说于苦，愚人便谓身是无常，说一切苦，复不能知身有乐性。若说无常者，凡夫之人计一切身皆是无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不应尽言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智者应当分别无我假名不实。如是知己，不应生疑。若言如来秘藏空寂，凡夫闻之，生断灭见；有智之人应当分别，如来是常、无有变易。若言解脱喻如幻化，凡夫当谓得解脱者即是磨灭；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人中师子虽有去来，常住无变。若言无明因缘诸行，凡夫之人闻已分别，生二法想，明与无明；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诸行因缘识者，凡夫谓二，行之与识；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十善十恶、可作不可作、善道恶道、白法黑法，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应修一切法苦，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如来秘藏亦是无常，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法无我，如来秘藏亦无有我，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我与无我，性无有二。如来秘藏其义如是，不可称计无量无边诸佛所赞，我今于是一切功德成就，经中皆悉说已。

“善男子！我与无我性相无二，汝应如是受持顶戴。善男子！汝亦应当坚持忆念如是经典，如我先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说我、无我，无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为从乳生？为从自生？从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复如是，若从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无所为；若自生者，不应相似相续而生。若相续生，则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种之味则不一时。虽不一时，定复不从他处来也，当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变，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牛食噉水草因缘，血脉转变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则甜，若食苦草乳则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纯得醍醐，无有青、黄、赤、白、黑色谷草因缘，其乳则有色味之异。是诸众生以明、无明业因缘故，生于二相，若无明转，则变为明，一切诸法善、不善等，亦复如是无有二相。”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细故不可见者，云何说言从乳因缘而生于酪？法若本无则名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应有乳，如是乳中亦应有草；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无，而后生者，何故乳中不生于草？”

“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无酪，亦不可说从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体味各异？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角？置毒乳中，酪则杀人，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无酪性。若言是酪从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于酪？是故不可说言酪从他生。善男子！是牛食噉草因缘故，血则变白，草血灭已，众生福力变而成乳。是乳虽从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为从因缘生。酪至醍醐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得名牛味。是乳灭已，因缘成酪。何等因缘？若酢、若煖。是故得名，从因缘有。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无有酪相。从他生者，离乳而有，无有是处。善男子！明与无明亦复如是，若与烦恼诸结俱者，名为无明。若与一切善法俱者，名之为明。是故我言无有二相。以是因缘我先说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尔。

“善男子！众生薄福，不见是草。佛性亦尔，烦恼覆故，众生不见。譬如大海，虽同一咸，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于乳。喻如雪山，虽复成就种种功德，多生诸药，亦有毒草。诸众生身亦复如是，虽有四大毒蛇之种，其中亦有妙药大王，所谓佛性。非是作法，但为烦恼客尘所覆，若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能断除者，即见佛性成无上道。譬如虚空震雷起云，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无雷震，花则不生，亦无名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常为一切烦恼所覆，不可得见，是故我说众生无我；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则见佛性，如象牙花。虽闻契经一切三昧，不闻是经，不知如来微妙之相；如无雷时，象牙上花不可得见。闻是经已，即知一切如来所说秘藏佛性；喻如天雷，见象牙花。闻是经已，即知一切无量众生皆有佛性，以是义故，说大涅槃，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增长法身，犹如雷时象牙上花。以能长养

如是大义，故得名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习学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当知是人能报佛恩，真佛弟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难见难入，声闻、缘觉所不能服。”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叹，不违我说。”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难见难入？”

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鍼决其眼膜，以一指示，问言：‘见不？’盲人答言：‘我犹未见。’复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见。’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如来未说，亦复如是。无量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所有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是菩萨摩訶萨既得见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转无量生死，常为无我之所惑乱。’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十地，尚不了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复次，善男子！譬如仰观虚空鹅雁，为是虚空？为是鹅雁？谛观不已，髣髴见之。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况复声闻、缘觉之人能得知见？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远路，蒙胧见道。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渴人行于旷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见有丛树，树有白鹤，是人迷闷，不能分别是树是水，谛观不已，乃见白鹤及以丛树。善男子！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无量百千由旬，远望大舶、楼橹、堂阁，即作是念：‘彼是楼橹？为是虚空？’久视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楼橹。十住菩萨于自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极懦弱，通夜游戏，至明清旦，目视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复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还家，电明暂发，因见牛聚，即作是念：‘为是牛耶？聚云屋舍？’是人久视，虽生牛想，犹不审定。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未能审定，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观无虫水而见虫相，即作是念：‘此中动者为是虫耶？是尘土耶？’久视不已，虽知是尘，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阴暗中远见小儿，即作是念：‘彼为是牛、鹭、鸟、人耶？’久观不已，虽见小儿犹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分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夜暗中见画菩萨像，即作是念：‘是菩萨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成染衣耶？’是人久观，虽复意谓是菩萨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分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难得知见，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智者应作如是分别知如来性。”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细难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见？”

佛言：“迦叶！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随顺契经，以信故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信顺如是大涅槃经，自知己身有如来性，亦复如是。善男子！是故应当精勤修习大涅槃经。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非圣凡夫有众生性，皆说有我。”

佛言：“譬如二人共为亲友，一是王子，一是贫贱，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时贫人见是王子有一好刀，净妙第一，心中贪着。王子后时捉持是刀逃至他国。于是贫人，后于他家寄卧止宿，即于眠中调语刀刀。傍人闻之，收至王所。时王问言：‘汝言刀者，何处得耶？’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设使屠割臣身，分张手足，欲得刀者，实不可得。臣与王子素为亲厚，先与一处，虽曾眼见，乃至不敢以手触，况当故取？’王复问言：‘卿见刀时，相貌何类？’答言：‘大王！臣所见者，如羖羊角。’王闻是已，欣然而笑，语言：‘汝今随意所至，莫生忧怖，我库藏中都无是刀，况汝乃于王子边见？’时王即问诸群臣言：‘汝等曾见如是刀不？’言已崩背。寻立余子绍继王位，复问辅臣：‘卿等曾于官藏之中见是刀不？’诸臣答言：‘臣等曾见。’覆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如羖羊角。’王言：‘我官藏中，何处当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检校，求索不得。却后数时，先逃王子从他国

还，来至本土，复得为王。既登王位，复问诸臣：‘汝见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见。’覆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淨，如优钵罗花。’复有答言：‘形如羊角。’复有说言：‘其色红赤，犹如火聚。’复有答言：‘犹如黑蛇。’时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见我刀真实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出现于世说我真相，说已舍法，喻如王子持净妙刀逃至他国。凡夫愚人说言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贫人，止宿他舍，调语刀刀。声闻、缘觉问诸众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见我相，大如母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炽然如日。’如是众生不知我相，喻如诸臣不知刀相。菩萨如是说于我、法，凡夫不知，种种分别，妄作我相；如问刀相，答似羊角。是诸凡夫次第相续而起邪见，为断如是诸邪见故，如来示现说于无我。喻如王子语诸臣言，我库藏中无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来所说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净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说者，即是随顺无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别随顺宣说是者，当知即是菩萨相貌。善男子！所有种种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说字根本？”

佛言：“善男子！说初半字，以为根本，持诸记论、咒术、文章、诸阴实法。凡夫之人学是字本，然后能知是法、非法。”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义云何？”

“善男子！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恶者，不破坏故，不破坏者，名曰三宝，喻如金刚。又复恶者，名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来，如来九孔无所流故，是故不流。又无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来，如来无作是故不流。又复恶者名为功德，功德者即是三宝，是故名恶。

“阿者，名阿阇梨，阿阇梨者，义何谓耶？于世间中，得名圣者。何谓为圣？圣名无着。少欲知足，亦名清淨，能度众生于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为圣。又复阿者名曰制度，修持净戒，随顺威仪。又复阿者名依圣人，应学威仪、进止、举动，供养、恭敬、礼拜三尊，孝养父母及学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诸菩萨摩訶萨等，是名圣人。又复阿者名曰教诲，如言汝来，如是应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仪法，是名圣人，是故名阿。

“亿者，即是佛法，梵行广大，清淨无垢，喻如满月。汝等如是，应作、不作，是义、非义，此是佛说、此是魔说，是故名亿。

“伊者，佛法微妙甚深难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则名护法；又自在者，名四护世，是四自在，则能摄护《大涅槃经》，亦能自在敷扬宣说。又复伊者，能为众生自在说法。复次伊者为自在故，说何等是也？所谓修习方等经典。复次伊者，为断嫉妬，如除稗秽，皆悉能令变成吉祥，是故名伊。

“郁者，于诸经中最上最胜，增长上上谓大涅槃。复次郁者如来之性，声闻、缘觉所未曾闻。如一切处，北郁单越最为殊胜；菩萨若能听受是经，于一切众最为殊胜。以是义故，是经得名最上最胜，是故名郁。

“优者，喻如牛乳，诸味中上，如来之性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尊最上，若有诽谤，当知是人与牛无别。复次优者，是人名为无慧、正念。诽谤如来微密秘藏，当知是人甚可怜愍，远离如来秘密之藏，说无我法，是故名优。

“𤑔者，即是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𤑔。

“𤑔者，谓如来义。复次𤑔者，如来进止、屈伸、举动，无不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名𤑔。

“乌者，名烦恼义，烦恼者名曰诸漏，如来永断一切烦恼，是故名乌。

“炮者，谓大乘义，于十四音是究竟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于诸经论最为究竟，是故名炮。

“菴者，能遮一切诸不净物，于佛法中能舍一切金银宝物，是故名菴。

“阿者，名胜乘义。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是故名阿。

“迦者，于诸众生起大慈悲，生于子想，如罗睺罗，作妙上善义，是故名迦。

“佉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为杂秽。不信如来秘密之藏，是故名佉。

“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

“𑖀者，如来常音。何等名为如来常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是故名𑖀。

“俄者，一切诸行破坏之相，是故名俄。

“遮者，即是修义，调伏一切诸众生故，名为修义，是故名遮。

“车者，如来覆荫一切众生，喻如大盖，是故名车。

“闍者，是正解脱，无有老相，是故名闍。

“膳者，烦恼繁茂，喻如稠林，是故名膳。

“喏者，是智慧义，知真法性，是故名喏。

“咤者，于阎浮提示现半身而演说法，喻如半月，是故名咤。

“佉者，法身具足，喻如满月，是故名佉。

“茶者，是愚痴僧，不知常与无常，喻如小儿，是故名茶。

“祖者，不知师恩，喻如羝羊，是故名祖。

“拏者，非是圣义，喻如外道，是故名拏。

“多者，如来于彼告诸比丘，宜离惊畏，当为汝等说微妙法，是故名多。

“他者，名愚痴义，众生流转生死，缠裹如蚕蛭，是故名他。

“陀者，名曰大施，所谓大乘，是故名陀。

“弹者，称赞功德，所谓三宝，如须弥山，高峻广大，无有倾倒，是故名弹。

“那者，三宝安住，无有倾动，喻如门阇，是故名那。

“波者，名颠倒义，若言三宝悉皆灭尽，当知是人为自疑惑，是故名波。

“颇者，是世间灾，若言世间灾起之时三宝亦尽，当知是人愚痴无智违失圣旨，是故名颇。

“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

“洸者，名为重担，堪任荷负无上正法，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是故名洸。

“摩者，是诸菩萨严峻制度，所谓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

“蛇者，是诸菩萨在在处处为诸众生说大乘法，是故名蛇。

“囉者，能坏贪欲、瞋恚、愚痴，说真实法，是故名囉。

“罗者，名声闻乘转动不住，大乘安固无有倾动，舍声闻乘，精勤修习无上大乘，是故名罗。

“和者，如来世尊为诸众生雨大法雨，所谓世间咒术、经书，是故名和。

“奢者，远离三箭，是故名奢。

“沙者，名具足义，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为已得闻持一切大乘经典，是故名沙。

“娑者，为诸众生演说正法，令心欢喜，是故名娑。

“呵者，名心欢喜，奇哉世尊，离一切行，怪哉如来，入般涅槃，是故名呵。

“𑖀者，名曰魔义，无量诸魔不能毁坏如来秘藏，是故名𑖀。复次𑖀者，乃至示现随顺世间，有父母妻子，是故名𑖀。

“鲁、流、卢、楼，如是四字，说有四义，谓佛、法、僧及以对法。言对法者随顺世间，如调婆达示现坏僧，化作种种形貌色像，为制戒故，智者了达，不应于此而生畏怖，是名随顺世间之行，以是故名鲁、流、卢、楼。

“吸气舌根、随鼻之声，长短超声，随音解义，皆因舌齿而有差别，如是字义，能令众生口业清净。众生佛性则不如是假于文字然后清净。何以故？性本净故。虽复处在阴、界、

入中，则不同于阴、入、界也，是故众生悉应归依诸菩萨等，以佛性故等视众生无有差别。是故半字于诸经书、记论、文章而为根本。又半字义，皆是烦恼言说之本，故名半字。满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说之根本也，譬如世间为恶之者名为半人，修善之者名为满人。如是一切经书、记论，皆因半字而为根本。若言如来及正解脱入于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离文字故。是故如来于一切法，无碍无着，真得解脱。何等名为解了字义？有知如来出现于世，能灭半字，是故名为解了字义。若有随逐半字义者，是人不知如来之性。何等名为无字义也？亲近修习不善法者，是名无字。又无字者虽能亲近修习善法，不知如来常与无常、恒与非恒，及法僧二宝、律与非律、经与非经、魔说佛说，若有不能如是分别，是名随逐无字义也。我今已说如是随逐无字之义，善男子！是故汝今应离半字，善解满字。”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应当善学字数，今我值遇无上之师，已受如来慰慰诲勅。”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乐正法者，应如是学。”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邻提，二名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复如是，不得相离。”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无常、无我，如彼鸳鸯、迦邻提鸟？”

佛言：“善男子！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常，异法无常；异法是我，异法无我；譬如稻米异于麻麦，麻麦复异豆、粟、甘蔗。如是诸种，从其萌芽乃至叶花，皆是无常；果实成熟，人受用时，乃名为常。何以故？性真实故。”

迦叶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来耶？”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若言如来如须弥山，劫坏之时须弥崩倒，如来尔时岂同坏耶？善男子！汝今不应受持是义。善男子！一切诸法唯除涅槃，更无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谛言果实常。”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说。”

佛告迦叶：“如是，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乃至未闻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复次，善男子！譬如菴罗树，其花始敷名无常相，若成果实，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复次，善男子！譬如金矿，消融之时，是无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复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压时名曰无常，既压成油多有益，乃名为常。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经，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流，皆归于海，一切契经诸定三昧，皆归大乘大涅槃经。何以故？究竟善说有佛性故。善男子！是故我言异法是常、异法无常，乃至无我亦复如是。”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离忧悲毒箭，夫忧悲者名为天，如来非天。忧悲者名为人，如来非人。忧悲者名二十五有，如来非二十五有。是故如来无有忧悲，何故称言如来忧悲？”

“善男子！无想天者，名为无想，若无想者则无寿命，若无寿命，云何而有阴、界、诸入？以是义故，无想天寿，不可说言有所住处。善男子！譬如树神依树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节、依茎、依叶，虽无定所，不得言无；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善男子！佛性亦尔，甚深难解，如来实无忧悲苦恼，而于众生起大慈悲，现有忧悲，视诸众生如罗睺罗。复次，善男子！无想天中所有寿命，唯佛能知，非余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迦叶！如来之性清净不染，犹如化身，何处当有忧悲苦恼？若言如来无忧悲者，云何能利一切众生，弘广佛法？”

若言无者，云何而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不等视如罗睺罗，如是之言则为虚妄。以是义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众生佛性不可思议，无想天寿不可思议。如来有忧及以无忧，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尘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无有是处，以是义故，不可说舍住于虚空、不住虚空。凡夫之人，虽复说言舍住虚空，而是虚空实无所住。何以故？性无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说言住阴、界、入及以不住，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如来忧悲亦复如是，若无忧悲，云何说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言有者，复云何言性同虚空？善男子！譬如幻师，虽复化作种种宫殿，杀生、长养、系缚、放舍，及作金银、琉璃、宝物、丛林、树木，都无实性。如来亦尔，随顺世间，示现忧悲，无有真实。善男子！如来已入于般涅槃，云何当有忧悲苦恼？若谓如来入于涅槃是无常者，当知是人则有忧悲。若谓如来不入涅槃常住不变，当知是人无有忧悲。如来有愁及以无愁，无能知者。

“复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于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声闻、缘觉亦复如是，齐知自地。如来不尔，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来名无碍智。示现幻化，随顺世间，凡夫肉眼谓是真实；而欲尽知如来无碍无上智者，无有是处。有愁无愁，唯佛能知，以是因缘，异法有我，异法无我；是名鸳鸯、迦邻提鸟性。

“复次，善男子！佛法犹如鸳鸯共行。是迦邻提及鸳鸯鸟，盛夏水涨，选择高原，安处其子，为长养故，然后随本，安隐而游。如来出世亦复如是，化无量众令住正法，如彼鸳鸯、迦邻提鸟，选择高原安置其子。如来亦尔，令诸众生所作已办，即便入于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异法是苦，异法是乐，诸行是苦，涅槃是乐，第一微妙坏诸行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得涅槃者名第一乐？”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诸行和合，名为老死。

“谨慎无放逸，是处名甘露；放逸不谨慎，是名为死句。

若不放逸者，则得不死处；如其放逸者，常趣于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为法，是有为法为第一苦；不放逸者则名涅槃，彼涅槃者名为甘露，第一最乐。若趣诸行，是名死处，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则名不死，受最妙乐。若不放逸，虽集诸行，是亦名为常乐、不死、不破坏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圣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圣人不放逸无有老死。何以故？入于第一常乐涅槃。以是义故，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我、异法无我。如人在地，仰观虚空，不见鸟迹。善男子！众生亦尔，无有天眼，在烦恼中而不自见有如来性，是故我说无我密教。所以者何？无天眼者，不知真我，横计我故，因诸烦恼所造有为，即是无常，是故我说异法是常、异法无常。

“精进勇健者，若处于山顶，平地及旷野，常见诸凡夫。

升大智慧殿，无上微妙台，既自除忧患，亦见众生忧。

“如来悉断无量烦恼，住智慧山，见诸众生常在无量亿烦恼中。”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说，是义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无忧、无喜，云何得升智慧台殿？复当云何住在山顶而见众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无忧愁者谓如来也，有忧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忧故，如来无忧。须弥山顶者谓正解脱，勤精进者喻须弥山无有动转。地谓有为行也，是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诸行。其智慧者则名正觉，离有常住，故名如来。如来愍念无量众生常为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为如来有忧。”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使如来有忧感者，则不得称为等正觉。”

佛言：“迦叶！皆有因缘，随有众生应受化处，如来于中示现受生，虽现受生，而实无生，是故如来名常住法，如迦邻提、鸳鸯等鸟。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大般涅槃经卷第九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如来性品第四之六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月没，而作没想，而此月性实无没也；转现他方，彼处众生复谓月出，而此月性实无出也。何以故？以须弥山障故不现，其月常生，性无出没。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出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有父母，众生皆谓如来生于阎浮提内。或阎浮提示现涅槃，而如来性实无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实般涅槃，喻如月没。善男子！如来之性实无生灭，为化众生故示生灭。善男子！如此满月，余方见半；此方半月，余方见满。阎浮提人若见月初，皆谓一日，起初月想。见月盛满，谓十五日，生盛满想。而此月性，实无亏盈，因须弥山而有增减。善男子！如来亦尔，于阎浮提或现初生，或现涅槃。现始生时，犹如初月，一切皆谓童子初生；行于七步，如二日月；或复示现入于书堂，如三日月；示现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无量众生魔众，如十五日盛满之月。或复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而现涅槃，喻如月蚀。如是众生所见不同，或见半月，或见满月，或见月蚀，而此月性实无增减、蚀噉之者，常是满月。如来之身亦复如是，是故名常住不变。

“复次，善男子！喻如满月一切悉现，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泽水中、若井若池、若瓮若鍱，一切皆现，有诸众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见月常随，凡夫愚人妄生忆想，言：‘我本于城邑屋宅见如是月，今复于此空泽而见，为是本月？为异于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如鍱口，或复有言大如车轮，或言犹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见月之光明，或见团圆喻如金盘。是月性一，种种众生各见异相。善男子！如来亦尔，出现于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复有众生亦生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聋瘖，亦见如来有聋瘖相。众生杂类，言音各异，皆谓如来悉同己语，亦各生念：‘在我舍宅，受我供养。’或有众生，见如来身广大无量，有见微小，或有见佛是声闻像，或复有见为缘觉像。有诸外道复各念言：‘如来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学道。’或有众生复作是念：‘如来今者独为我故出现于世。’如来实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无生身，方便之身随顺于世，示现无量本业因缘，在在处处示现有生，犹如彼月。以是义故，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复次，善男子！如罗睺罗阿修罗王以手遮月，世间诸人咸谓月蚀，阿修罗王实不能蚀。以阿修罗障其明故，是月团圆无有亏损，但以手障，故使不现。若摄手时，世间咸谓月已还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恼。假使百千阿修罗王，不能恼之。如来亦尔，示有众生于如来所，生粗恶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阐提，为未来世诸众生故，如是示现坏僧断法而作留难。假使百千无量诸魔，不能侵出如来身血。所以者何？如来之身无有肉血、筋脉、骨髓。如来真实实无恼坏，众生皆谓法、僧毁坏，如来灭尽。而如来性真实无变，无有破坏，随顺世间，如是示现。复次，善男子！如二人斗，若以刀杖伤身出血，虽至于死，不起杀想。如是业相，轻而不重。于如来所，本无杀心，虽出身血，是业亦尔，轻而不重。如来如是，于未来世为化众生示现业报。

“复次，善男子！犹如良医，勤教其子医方根本，此是根药、此是茎药、此是色药，种种相貌汝当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勅，精勤习学，善解诸药。是医后时寿尽命终，其子号咷而作是言：‘父本教我，根药如是，茎药如是，花药如是，色相如是。’如来亦尔，为化众生示现制戒，应当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为未来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现，欲令比丘于佛灭后作如是知，此是契经甚深之义，此是戒律轻重之相，此是阿毘昙分别法句，如彼医子。

“复次，善男子！如人知月，六月一蚀，而上诸天须臾之间已见月蚀。何以故？彼天日长，人间短故。善男子！如来亦尔，天人咸谓如来寿短，如彼天人须臾之间频见月蚀。如来



又于须臾之间，示现百千万亿涅槃，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槃。又复示现无量百千先业因缘，随顺世间种种性故，示现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故如来常住无变。复次，善男子！譬如明月，众生乐见，是故称月号为乐见。众生若有贪、恚、愚痴，则不得称为乐见也。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清淨无垢，是最可称为乐见也。乐法众生，视之无厌，恶心之人，不喜瞻睹，以是义故，故言如来喻如明月。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时异，谓春、夏、冬，冬日则短，春日处中，夏日极长。如来亦尔，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及诸声闻示现寿短，斯等见已，咸谓如来寿命短促，喻如冬日。为诸菩萨示现中寿，若至一劫、若减一劫，喻如春日。唯佛睹佛其寿无量，喻如夏日。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现世间，雨大法雨，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典，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真是菩萨，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声闻、缘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教诲，如来常住性无变易，喻如春日，萌牙开敷。而如来性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即是诸佛真实法性。

“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星，昼则不现，而人皆谓昼星灭没，其实不没，所以不现，日光映故。如来亦尔，声闻、缘觉不能得见，喻如世人不见昼星。复次，善男子！譬如阴暗，日月不现，愚夫谓言日月失没，而是日月实不失没。如来正法灭尽之时，三宝现没亦复如是，非为永灭，是故当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何以故？三宝真性，不为诸垢之所染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现，其明炎炽暂出还没，众生见已，生不祥想。诸辟支佛亦复如是，出无佛世，众生见已，皆谓如来真实灭度，生忧悲想；而如来身实不灭度，如彼日月无有灭没。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众雾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出兴于世，若有众生一经耳者，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业。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密之性，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易，正法不断，僧宝不灭，是故应当多修方便，勤学是典，是人不久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尽故，故得称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诸明中最，一切诸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复如是，于诸契经三昧光明最为殊胜，诸经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众生诸毛孔故，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缘，是故复名大般涅槃。”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阐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辈，与净持戒、修习诸善，有何差别？若无差别，如来何故说四依义？世尊！又如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槃一经于耳，则得断除诸烦恼者；如来云何先说，有人于恒河沙等佛所发心，闻大涅槃不解其义。若不解义，云何能断一切烦恼？”

佛言：“善男子！除一阐提，其余众生闻是经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缘。法声光明入毛孔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养恭敬无量诸佛，方乃得闻大涅槃经，薄福之人则不得闻。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闻如是大事，厮下小人则不得闻。何等为大？所谓诸佛甚深秘藏，谓佛性是，以是义故，名为大事。”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

佛告迦叶：“若有闻是大涅槃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诽谤正法，是人即于梦中见罗刹像，心中怖惧，罗刹语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是人惶怖，觉已即发菩提之心。是人命终，若在三恶及在人天，续复忆念菩提之心，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摩訶萨也。以是义故，是大涅槃威神力故，能令未发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说。

“复次，善男子！如虚空中兴大云雨，注于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

流注下田，陂池悉满，利益无量一切众生。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雨大法雨，普润众生，唯一阐提发菩提心无有是处。复次，善男子！譬如焦种，虽遇甘雨，百千万劫，终不生芽，芽若生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牙，若能发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断灭一切善根，如彼焦种，不能复生菩提根牙。复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浊水中，以珠威德，水即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置余众生五无间罪、四重禁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阐提，灭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万岁听受如是大涅槃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所以者何？无善心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药树，名曰药王，于诸药中最为殊胜。若和酪浆、若蜜、若苏、若水、若乳，若末、若丸，若以涂疮、薰身、涂目，若见、若嗅，能灭众生一切诸病。如是药树不作是念：‘一切众生，若取我根不应取叶，若取叶者不应取根，若取身者不应取皮，若取皮者不应取身。’是树虽复不生是念，而能除灭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恶业、四波罗夷、五无间罪，若内、若外所有诸恶，诸有未发菩提心者，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诸经中王，如彼药树，诸药中王。若有修习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闻有是经典名字，闻已敬信，所有一切烦恼重病皆悉除灭，唯不能令一阐提辈安止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

“复次，善男子！如人手疮，捉持毒药，毒则随入；若无疮者，毒则不入。一阐提辈亦复如是，无菩提因，如无疮者，毒不得入。所谓疮者，即是无上菩提因缘，毒者即是第一妙药，完无疮者谓一阐提。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而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阐提辈立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如马齿草、娑罗翅树、尼迦罗树，虽断枝茎，续生如故；不如多罗，断已不生。是诸众生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虽犯四禁及五无间，犹故能生菩提因缘；一阐提辈则不如是，虽得听受是妙经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复次，善男子！如佉陀罗树、镇头迦树断已不生，及诸焦种。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得闻是大涅槃经，而不能发菩提因缘，犹如焦种。复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终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雨法雨，于一阐提则不能住，是一阐提周体密致，犹如金刚，不容外物。”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说偈：

“‘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是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

“世尊！如是所说，有何等义？”

佛言：“善男子！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恶者，谓谤方等大乘经典。可作者，谓一阐提说无方等。以是义故，一阐提辈无兴趣向清净善法。何等善法？谓涅槃也。趣涅槃者，谓能修习贤善之行；而一阐提无贤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处可畏，谓谤正法。谁应怖畏？所谓智者。何以故？以谤法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谓诸行也。”

迦叶复言：“如佛所说：

“‘云何见所作？云何得善法？何处不怖畏，如王夷坦道？’

“是义何谓？”

佛言：“善男子！见所作者，发露诸恶，从生死际所作诸恶悉皆发露，至无至处，以是义故，是处无畏。喻如人王所游正路，其中盗贼悉皆逃走。如是发露一切诸恶，悉灭无余。复次不见所作者，谓一阐提，所作众恶而不自见，是一阐提憍慢心故，虽多作恶，于是事中初无怖畏，以是义故不得涅槃，喻如猕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一时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此诸如来亦复不见彼一阐提成于菩提，以是义故名不见所作。又复不见谁之所作，所谓不见如来所作。佛为众生说有佛性，一阐提辈流转生死，不能知见，以

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又一阐提见于如来毕竟涅槃，谓真无常，犹如灯灭，膏油俱尽。何以故？是人恶业不亏损故。若有菩萨所作善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阐提辈虽复毁谤，破坏不信，然诸菩萨犹故施与，欲共成于无上之道。何以故？诸佛法尔。

“作恶不即受，如乳即成酪。犹灰覆火上，愚者轻蹈之。”

“一阐提者名为无目，是故不见阿罗汉道。如阿罗汉不行生死险恶之道，以无目故诽谤方等，不欲修习。如阿罗汉勤修慈心，一阐提辈不修方等，亦复如是。若人说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乘，读诵、解说，是故我今即是菩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众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之所说，不异佛说。汝今与我俱破无量诸恶烦恼，如破水瓶，以破结故，即得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虽作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为利养故随文而说，如是说者名为恶人。如是恶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谈论，巧于方便，奉命他国，宁丧身命，终不匿王所说言教。智者亦尔，于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说大乘方等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善男子！有一阐提作罗汉像，住于空处，诽谤方等大乘经典，诸凡夫人见已皆谓真阿罗汉，是大菩萨摩訶萨。是一阐提、恶比丘辈，住阿兰若处，坏阿兰若法，见他得利，心生嫉妬，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经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说。’亦说如来是无常法，毁灭正法，破坏众僧。复作是言：‘波旬所说，非善顺说。’作是宣说邪恶之法，是人作恶，不即受报，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轻蹈之，如是人者谓一阐提。是故当知大乘方等微妙经典，必定清净，如摩尼珠投之浊水，水即为清，大乘经典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莲花为日所照，无不开敷。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槃日，未发心者皆悉发心为菩提因，是故我说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为妙因。彼一阐提虽有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不能得出，如蚕处茧，以是业缘，不能生于菩提妙因，流转生死无有穷已。”

“复次，善男子！如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头华、分陀利华，生于淤泥，而终不为彼泥所污。若有众生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虽有烦恼，终不为此烦恼所污。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善男子！譬如有国，多清冷风，若触众生身诸毛孔，能除一切郁蒸之恼。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除一阐提。何以故？非法器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除必死。一切契经、禅定、三昧，亦复如是，能治一切贪、恚、愚痴、诸烦恼病，能拔烦恼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无间罪。善男子！复有良医，过八种术，能除众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众生一切烦恼，安住如来清净妙因，未发心者令得发心，唯除必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诸盲人，令见日月、星宿、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缘觉之人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乘经典，未发心者，谓犯四禁、五无间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阐提辈。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解八术，为治众生一切病苦，与种种方，吐下诸药，及以涂身、熏药、灌鼻、散药、丸药，若贫愚人不欲服之，良医愍念，即将是人还其舍宅，强与令服，以药力故，所患得除；女人产时，儿衣不出，与之令服，服已即出，并令婴儿安乐无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所至之处若至舍宅，能除众生无量烦恼，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未发心者悉令发心，除一阐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无间，名极重恶，譬如断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是等未发菩提之心，云何能与作菩提因？”

佛言：“善男子！是诸众生，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受诸苦恼，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最是极恶。’从是觉已，即知正

法有大果报，如彼婴儿渐渐长大，常作是念：‘是医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与我母药，母以药故，身得安隐，以是因缘，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恼，满足十月怀抱我胎，既生之后，推干去湿，除去不净大小便利，乳哺长养，将护我身。以是义故，我当报恩，色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乘《大涅槃经》，虽堕地狱、畜生、饿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为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及良医子，所知深奥出过诸医，善知除毒无上咒术，若恶毒蛇、若龙、若蝮，以诸咒术、咒药令良，复以此药用涂革屣，以此革屣触诸毒虫，毒为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龙。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有众生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悉能消灭，令住菩提，如药革屣能消众毒，未发心者能令发心，安止住于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经》威神药故，令诸众生生于安乐，唯除大龙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鼓，于大众中击之发声，虽无心欲闻，闻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横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在在处处诸行众中有闻声者，所有贪欲、瞋恚、愚痴悉皆灭尽；其中虽有无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缘力故，能灭烦恼，而结自灭，犯四重禁及五无间，闻是经已，亦作无上菩提因缘，渐断烦恼，除不横死一阐提也。

“复次，善男子！譬如暗夜，诸所营作一切皆息，若未晓者要待日明。学大乘者，虽修契经一切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闻于如来微密之教，然后乃当造菩提业，安住正法。犹如天雨，润益增长一切诸种，成就果实，悉除饥谨，多受丰乐。如来秘藏无量法雨亦复如是，悉能除灭八种热病，是经出世，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于佛性。如《法华》中，八千声闻得受记莳成大果实。如秋收冬藏，更无所作。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无所营作。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闻他人子非人所持，寻以妙药，并遣一使，勅语使言：‘卿持此药，速与彼人。彼人若遇诸恶鬼神，以药力故，悉当远去。卿若迟晚，吾自当往，终不令彼枉横死也。若彼病人得见使者及吾威德，诸苦当除，得安隐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复为他人分别广说，若自书写，令他书写，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为邪鬼毒恶所持，闻是经典，所有诸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远去，当知是人真是真菩萨摩訶萨也。何以故？暂得闻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来常故。暂得闻者尚得如是，何况书写、受持、读诵，除一阐提，其余皆是菩萨摩訶萨。

“复次，善男子！譬如聋人，不闻音声。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复欲听是妙经典，而不得闻。所以者何？无因缘故。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一切医方，无不通达，兼复广知无量咒术，是医见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王答言：‘卿不见我腹内之事，云何而言有必死病？’医即答言：‘若不见信，应服下药，既下之后，王自验之。’王不肯服，尔时良医以咒术力，令王粪门遍生疮疱，兼复瘰下，虫血杂出。王见是已，生大怖惧，赞彼良医：‘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于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医犹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诸众生，有欲无欲，悉能令彼烦恼崩落。是诸众生乃至梦中梦见是经，恭敬供养，喻如大王恭敬良医。是大良医，知必死者，终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终不能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悉能疗治一切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悉能救疗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阐提辈。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微妙经术，复能博达，过于八种，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陆、山涧药草，悉令识知，如是渐渐教八事已，次复教余最上妙术。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先教其子诸比丘等，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想，谓水、陆、山涧。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陆者喻身不坚，如芭蕉树。其山涧者喻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身名无我。如来如是于诸弟子，渐渐教学九部经法，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秘藏，为其子故，说如来常。

如来如是说大乘典《大涅槃经》，为诸众生已发心者及未发心，作菩提因，除一阐提。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未曾有也，当知即是无上良医，最尊最胜，众经中王。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船，从海此岸至于彼岸，复从彼岸还至此岸。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宝船，周旋往返，济渡众生，在在处处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如来名曰无上船师。譬如有船则有船师，以有船师，则有众生渡于大海；如来常住化度众生，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则能得过无量由延；若不得者，虽复久住，经无量岁，不离本处，有时船坏，没水而死。众生如是，在于愚痴生死大海，乘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风，则能疾到无上道岸，若不值遇，当久流转无量生死，或时破坏，堕于地狱、畜生、饿鬼。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风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时，忽遇利风，随顺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隐得过大海之难。’众生如是，久处愚痴生死大海，困苦穷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畜生、饿鬼。’是诸众生思惟是时，忽遇大乘大涅槃风，随顺吹向，入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藏。’尔乃于是《大涅槃经》，生清净信。

“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方便示现，弃舍毒身，可言如来无常灭耶？”

“不也，世尊！如来于此阎浮提中方便舍身，如彼毒蛇舍于故皮，是故如来名为常住。”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得好真金，随意造作种种诸器。如来亦尔，于二十五有，悉能示现种种色身，为化众生拔生死故。是故如来名无边身，虽复示现种种诸身，亦名常住无有变易。

“复次，善男子！如菴罗树及阎浮树一年三变，有时生花，光色敷荣，有时生叶，滋茂蓊郁，有时雕落，状似枯死。善男子！于意云何？是树实为枯灭不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于三界中示三种身，有时初生，有时长大，有时涅槃，而如来身实非无常。”

迦叶菩萨赞言：“善哉，诚如圣教，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善男子！如来密语甚深难解，譬如大王告诸群臣：‘先陀婆来。’先陀婆者，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时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时索先陀婆，即便奉盐。若王食已将欲饮浆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游索先陀婆，即便奉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种密语。是大乘经亦复如是，有四无常，大乘智臣应当善知。若佛出世为众生说如来涅槃，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常者说无常相，欲令比丘修无常想。或复说言正法当灭，智臣应知此是如来为计乐者说于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复说言我今病苦，众僧破坏，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我者说无我相，欲令比丘修无我想。或复说言所谓空者是正解脱，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正解脱无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亦名不动。谓不动者，是解脱中无有苦故，是故不动。是正解脱为无有相，谓无相者，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无相。是正解脱常不变易，是解脱中无有无常、热恼、变易，是故解脱名曰常住、不变、清凉。或复说言一切众生有如来性，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诸比丘若能如是随顺学者，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耶？善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难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



“复次，善男子！如波罗奢树、迦尼迦树、阿叔迦树，值天亢旱，不生花实，及余水陆所生之物，皆悉枯悴，无有润泽，不能增长，一切诸药无复势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我灭后，有诸众生不能恭敬，无有威德。何以故？是诸众生不知如来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众生薄福德故。复次，善男子！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尔时多有行恶比丘，不知如来微密之藏，嬾堕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弃舍真宝，担负草芥，不解如来微密藏故，于是经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险，当来之世甚可怖畏。苦哉众生，不勤听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经》，唯诸菩萨摩訶萨等能于是经取真实义，不著文字，随顺不逆，为众生说。

“复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为欲卖乳，贪多利故，加二分水，转卖与余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近城女人。女人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诣市卖之。时有一人，为子纳妇，当须好乳，以瞻宾客，至市欲买。是卖乳者多索价数，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尔许。正值我今瞻待宾客，是故当取。’取已还家，煮用作糜，都无乳味，虽复无味，于苦味中千倍为胜。何以故？乳之为味，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后，正法未灭余八十年，尔时是经于阎浮提当广流布，是时当有诸恶比丘，抄略是经分作多分，能灭正法色香美味。是诸恶人虽复诵读如是经典，灭除如来深密要义，安置世间庄严文饰、无义之语，抄前着后，抄后着前，前后着中，中着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是魔伴侣，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而言如来悉听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诸恶比丘亦复如是，杂以世语，错定是经，令多众生不得正说、正写、正取、尊重、赞叹、供养、恭敬。是恶比丘为利养故，不能广宣流布是经，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贫穷女人，展转卖乳，乃至成糜而无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展转薄淡，无有气味，虽无气味，犹胜余经足一千倍，如彼乳味于诸苦味为千倍胜。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声闻经最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复次，善男子！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者姪欲难满亦复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苈子，如是等男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假使男子数如恒沙，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悉投注，而彼大海未曾满足。女人之法亦复如是，假使一切悉为男者，与一女人共为欲事而亦不足。复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树、波咤罗树、迦尼迦树，春花开敷，有蜂唼取色香细味，不知厌足。女人欲男亦复如是，不知厌足。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听是大乘《大涅槃经》，常应呵责女人之相，求于男子。何以故？是大经典有丈夫相，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说如来秘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来密藏，应当方便勤修此经。”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来微密藏故，如来今日始觉悟我，因是即得决定通达。”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随顺世间之法而作是说。”

迦叶复言：“我不随顺世间法也。”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所知无上法味，甚深难知而能得知，如蜂采味，汝亦如是。复次，善男子！如蚊子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当来之世，是经流布亦复如是，如彼蚊泽。正法欲灭，是经先当没于此地，当知即是正法衰相。复次，善男子！譬如过夏，初月名秋，秋雨连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于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漫其处。正法欲灭，当至闕宾，具足无缺潜没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经典甘露法味，悉没于地。是经没已，一切诸余大乘经典皆悉灭没。若得是经具足无缺，人中

象王诸菩萨等，当知如来无上正法将灭不久。”

大般涅槃经卷第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如来性品第四之七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纯陀犹有疑心，唯愿如来重为分别，令得除断。”

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当说之，当为除断。”

文殊师利言：“纯陀心疑如来常住，以得知见佛性力故，若见佛性而为常者，本未见时，应是无常。若本无常，后亦应尔。何以故？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如是等物悉是无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无有差别。”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文殊师利赞言：“善哉，诚如圣教，我今始解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如来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众生。”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譬如长者、若长者子，多畜乳牛，有种种色，常令一人守护将养。是人有时为祠祀故，尽搆诸牛着一器中，见其乳色同一白色，寻便惊怪，牛色各异，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众生业报因缘令乳色一。’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同一佛性犹如彼乳。所以者何？同尽漏故。而诸众生言：‘佛、菩萨、声闻、缘觉，而有差别。有诸声闻、凡夫之人，疑于三乘，云何无别？’是诸众生久后自解，一切三乘同一佛性；犹如彼人悟解乳相，由业因缘。复次，善男子！譬如金鑊，淘鍊滓秽，然后消融，成金之后，价直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烦恼故，如彼金鑊，除诸滓秽。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无有差别。以其先闻如来密藏，后成佛时自然得知，如彼长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断无量亿烦恼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佛与众生有何差别？如是说者多有过咎。若诸众生皆有佛性，何因缘故，舍利弗等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缘觉之人于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萨之人于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槃而般涅槃？”

“善男子！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诸声闻、缘觉所得，以是义故，大般涅槃名为善有。世若无佛，非无二乘得二涅槃。”

迦叶复言：“是义云何？”

佛言：“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现于世，开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萨、二乘无差别者，我先于此如来密藏大涅槃中，已说其义，诸阿罗汉无有善有。何以故？诸阿罗汉悉当得是大涅槃故。以是义故，大般涅槃有毕竟乐，是故名为大般涅槃。”

迦叶言：“如佛说者，我今始知差别之义、无差别义。何以故？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世皆当归于大般涅槃，譬如众流归于大海，是故声闻、缘觉之人，悉名为常，非是无常。以是义故，亦有差别，亦无差别。”迦叶言：“云何性差别？”

佛言：“善男子！声闻如乳，缘觉如酪，菩萨之人如生、熟酥，诸佛世尊犹如醍醐。以是义故，大涅槃中说四种性，而有差别。”

迦叶复言：“一切众生性相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别，凡夫之性杂诸烦恼亦复如是。”

迦叶复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罗名曰欢喜，佛记是人，由一发心，当于此界千佛数中，速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来不记尊者舍利弗、目犍连等速成佛道？”

佛言：“善男子！或有声闻、缘觉、菩萨作誓愿言：‘我当久久护持正法，然后乃成无上佛道。’以发速愿，故与速记。复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无价宝，诣市卖之，愚人见之，不识轻笑。宝主唱言：‘我此宝珠价直无数。’闻已复笑，各各相谓：‘此非真宝，是颇梨珠。’善男子！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若闻速记，则便懈怠，轻笑薄贱，如彼愚人不知真宝。于未来世，有诸比丘不能翘勤修习善法，贫穷困苦饥饿所逼，因是出家，长养其身，心志轻躁，邪命谄曲，若闻如来授诸声闻速疾记者，便当大笑，轻慢毁谤。当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过人之法。以是义故，随发速愿，故与速记。护正法者，为授远记。”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

佛告迦叶：“若诸菩萨勤加精进欲护正法，以是因缘，所得眷属不可沮坏。”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众生得此唇口干焦？”

佛告迦叶：“若有不识三宝常存，以是因缘，唇口干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咸、淡六味差别。一切众生，愚痴无智，不识三宝是常住法，是故名为唇口干焦。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者，当知是人则为生盲。若知如来是常住者，如是之人虽有肉眼，我说是等名为天眼。复次，善男子！若有能知如来是常，当知是人，久已修习如是经典，我说是等亦名天眼。虽有天眼，而不能知如来是常，我说斯等名为肉眼，是人乃至不识自身手脚、支节，亦复不能令他识知，以是义故，名为肉眼。”

“复次，善男子！如来常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种种形类，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佛以一音而为说法，彼彼异类各自得解，各各叹言：‘如来今日为我说法。’以是义故，名为父母。”

“复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虽复语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之，是父母语，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种种音声而为说法，为令安住于正法故，随所应见而为示现种种形像，如来如是同彼语言，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说如师子吼，随顺世间种种音声，而为众生叹说妙法。”

#### 大般涅槃经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纯陀身，纯陀遇已，与诸眷属持诸肴膳，疾往佛所，欲奉如来及比丘僧最后供养，种种器物，充满具足，持至佛前。尔时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围绕，谓纯陀言：“且住，纯陀！勿便奉施。”

当尔之时，如来复放无量无边种种光明，诸天大众遇斯光已，寻听纯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尔时，天人及诸众生各各自取所持供养，至于佛前，长跪白佛：“唯愿如来听诸比丘受此饮食。”时诸比丘知是时故，执持衣钵，一心安详。尔时，纯陀为佛及僧布置种种师子宝座、悬缯、幡盖、花香、瓔珞。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微妙，犹如西方安乐国土。尔时，纯陀住于佛前，忧悲怅怏重白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愍，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一切菩萨摩訶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纯陀！成大福德，能令如来受取最后无上供养。而我等辈无福所致，所说<sup>①</sup>供具则为唐捐。”尔时，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是诸世尊及无量

---

<sup>①</sup> “说”字疑作“设”。



众，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尔时，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尔时，纯陀见是事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一切大众亦复如是。尔时，大众承佛圣旨，各作是念：“如来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当入于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尔时，树林其地狭小，以佛神力，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世尊及其眷属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无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啼泣悲叹而作是言：“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受供养已，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我今永离无上调御，盲无眼目。”

尔时，世尊为欲慰喻一切大众，而说偈言：

“汝等莫悲叹，	诸佛法应尔。	我入于涅槃，	已经无量劫，
常受最胜乐，	永处安隐处。	汝今至心听，	我当说涅槃，
我已离食想，	终无饥渴患。	我今当为汝，	说其随顺愿，
令诸一切众，	咸得安隐乐，	汝闻应修行，	诸佛法常住。
假使乌角鷄，	同共一树栖，	犹如亲兄弟，	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	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	同处一穴游，	相爱如兄弟，	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	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叶花，	转为婆师香，	迦留迦果树，	转为镇头果，
如来视一切，	犹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	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阐提，	现身成佛道，	永处第一乐，	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	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	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切众，	一时成佛道，	远离诸过患，	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	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	永入于涅槃？
假使蚊子尿，	浸坏于大地，	诸山及百川，	大海悉盈满，
若有如是事，	尔乃入涅槃。	悲心视一切，	皆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	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	应深乐正法，
不应生忧恼，	号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	应修如来常，
当观如是法，	长存不变易。	复应生是念，	三宝皆常住，
是则获大护，	如咒枯生果。	是名为三宝，	四众应善听，
闻已应欢喜，	即发菩提心。	若能计三宝，	常住同真谛，
此则是诸佛，	最上之誓愿。		

“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以如来最上誓愿而发愿者，当知是人无有愚痴，堪受供养；以此愿力，功德果报于世最胜，如阿罗汉。若有不能如是观了三宝常者，是旃陀罗。若有能知三宝常住实法因缘，离苦安乐，无有烧害能留难者。”尔时，人天大众、阿修罗等闻是法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其心调柔，善灭诸盖，心无高下，威德清静，颜貌怡悦。知佛常住，是故施設诸天供养，散种种花、末香、涂香，鼓天伎乐，以供养佛。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言：“善男子！汝见是众希有事不？”

迦叶答言：“已见，世尊！见诸如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受诸大众、人天所奉饭食供养。又见诸佛其身殊大，所坐之处如一针锋，多众围绕不相障碍。复见大众悉发誓愿，说十三偈。亦知大众各心念言：‘如来今者独受我供。’假使纯陀所奉饭食碎如微尘，一尘一佛，犹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众。唯诸菩萨摩訶萨及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来方便示现。声闻大众及阿修罗等，皆知如来是常住法。”

尔时世尊告纯陀言：“汝今所见，为是希有奇特事不？”

“实尔，世尊！我先所见无量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今悉见为菩萨摩訶萨体貌瑰异，殊大殊妙，唯见佛身喻如药树，为诸菩萨摩訶萨等之所围绕。”

佛告纯陀：“汝先所见无量佛者，是我所化，为欲利益一切众生，令得欢喜。如是菩萨摩訶萨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议，能作无量诸佛之事。纯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萨摩訶萨行，得住十地，菩萨所行具足成办。”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纯陀所修成菩萨行，我亦随喜。今者如来欲为未来无量众生作大明故，说是大乘《大涅槃经》。世尊！一切契经说有余义、无余义耶？”

“善男子！我所说者，亦有余义，亦无余义。”

纯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

“‘所有之物，      布施一切，      唯可赞叹，      无可亏损。’

“世尊！是义云何？持戒、毁戒有何差别？”

佛言：“唯除一人，余一切施皆可赞叹。”

纯陀问言：“云何名为唯除一人？”

佛言：“如此经中，所说破戒。”

纯陀复言：“我今未解，唯愿说之。”

佛言：“纯陀！言破戒者谓一阐提，其余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赞叹获大果报。”

纯陀复问：“一阐提者，其义云何？”

佛言：“纯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粗恶言，诽谤正法，造是重业，永不改悔，心无惭愧，如是等人名为趣向一阐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无怖畏惭愧，不肯发露，于佛正法永无护惜建立之心，毁谤轻贱，言多过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若复说言无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唯除如此一阐提辈，施其余者一切赞叹。”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义云何？”

答言：“纯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诽谤正法，如是等人名为破戒。”

纯陀复问：“如是破戒可拔济不？”

答言：“纯陀！有因缘故，则可拔济。若被法服犹未舍远，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咄哉，何为犯斯重罪？何期怪哉，造斯苦业？’其心改悔，生护法心，欲建正法。‘有护法者，我当供养。若有读诵大乘典者，我当谘问、受持、读诵，既通利已，复当为他分别广说。’我说是人不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尘翳、暗冥。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出兴于世，亦复如是，能除众生无量劫中所作众罪，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拔济破戒。若有毁谤是正法者，能自改悔，还归于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惊惧、惭愧，除此正法，更无救护，是故应当还归正法。若能如是如说归依，布施是人，得福无量，亦名世间应受供养。若犯如上恶业之罪，若经一月或十五日，不生归依发露之心，若施是人，果报甚少。犯五逆者亦复如是，能生悔心，内怀惭愧：‘今我所作不善之业，甚为大苦。我当建立、护持正法。’是则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无量。犯逆罪已，不生护法、归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谛听，我为汝分别广说，应生是心。谓正法者，即是如来微密之藏，是故我当护持建立，施是人者得胜果报。善男子！譬如女人怀妊垂产，值国荒乱，逃至他土，在一天庙即便生产。闻其旧邦安隐丰熟，携将其子欲还本土，中路值河水浪暴急，荷负是儿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今宁与一处并命，终不舍弃而独渡也。’念已母子俱共没命。命终之后寻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恶，以爱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无间罪，生护法心亦复如是，虽复先为不善之业，以护法故，得为世间无上福田，是护法者有如是等无量果报。”

纯陀复言：“世尊！若一阐提能自改悔，恭敬、供养、赞叹三宝，施如是人得大果报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善男子！譬如有人食菴罗果，吐核置地，而复念言：‘是果核中应有甘味。’即复还取，破而尝之，其味极苦，心生悔恨。恐失果种，即还收

拾，种之于地勤加修治，以苏油乳随时溉灌。于意云何，宁可生不？”

“不也，世尊！假使天降无上甘雨，犹亦不生。”

“善男子！彼一阐提亦复如是，烧然善根，当于何处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则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是义故，一切所施所得果报非无差别。何以故？施诸声闻所得报异，施辟支佛得报亦异，唯施如来获无上果，是故说言一切所施非无差别。”

纯陀复言：“何故如来而说此偈？”

佛言：“纯陀！有因缘故，我说此偈。王舍城中有优婆塞，心无净信，奉事尼犍，而来问我布施之义，以是因缘故说斯偈，亦为菩萨摩訶萨等说秘密藏义。如斯偈者其义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当知菩萨摩訶萨人中之雄，摄取持戒，施其所须，舍弃破戒如除稊稂。

“复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说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回曲。一切丛林，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必怀谄曲。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臂，右膝着地，前礼佛足，而说偈言：

“非一切河，必有回曲。非一切林，悉名树木。  
非一切女，必怀谄曲。一切自在，不必受乐。

“佛所说偈，其义有余，唯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世尊！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有诸名拘耶尼，其渚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喻如绳墨，直入西海。如是河相，于余经中佛未曾说，唯愿如来因此方等阿含经中，说有余义，令诸菩萨深解是义。世尊！譬如有人先识金矿，后不识金。如来亦尔，尽知法已，而所演说有余不尽。如来虽作如是余说，应当方便解其意趣。一切丛林，必是树木，是亦有余。何以故？种种金银、琉璃宝树，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怀谄曲，是亦有余。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乐者，是亦有余。何以故？有自在者，转轮圣帝、如来法王，不属死魔、不可灭尽；梵、释诸天，虽得自在，悉是无常。若得常住无变易者，乃名自在，所谓大乘大般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乐说之辩，且止，谛听。文殊师利！譬如长者身婴病苦，良医诊之，为合膏药。是时病者贪欲多服，医语之言：‘若能消者，则可多服。汝今体羸，不应多服。当知是膏，亦名甘露，亦名毒药，若多服不消，则名为毒。’善男子！汝今勿谓是医所说，违失义理，丧膏力势。善男子！如来亦尔，为诸国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为欲调伏，示现恐怖，如彼良医，故说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回曲。一切丛林，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必怀谄曲。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今当知，如来所说无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来之言终无漏失。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义，愍哀一切，欲令众生得智慧故，广问如来如是偈义。”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于他言语，随顺不逆。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说此法药，非为正说，于他语言随顺不逆者，唯愿如来垂哀正说。何以故？世尊常说一切外学、九十五种，皆趣恶道；声闻弟子皆向正路。若护禁戒，摄持威仪，安慎诸根，如是等人深乐大法，趣向善道。如来何故于八部中，见有毁他则便呵责？如是偈义，为何所趣？”

佛告文殊师利：“善男子！我说此偈，亦不尽为一切众生，尔时唯为阿闍世王。诸佛世尊若无因缘终不逆说，有因缘故乃说之耳。善男子！阿闍世王害其父已，来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问：‘云何世尊有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调达往昔无量世中，常怀恶

心，随逐如来，欲为杀害，云何如来听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是王而说此偈：

“‘于他语言，随顺不逆。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无间，应当发露以求清净，何缘乃更见他过咎？’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为彼王而说是偈。复次，善男子！亦为护持不毁禁戒成就威仪，见他过者而说是偈。若复有人受他教诲远离众恶，复教他人令远众恶，如是之人则我弟子。”

尔时，世尊为文殊师利而说偈言：

“一切畏刀杖，无不爱寿命。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非一切畏杖，非一切爱命。恕己可为喻，勤作善方便。

“如来说是法句之义，亦是未尽。何以故？如阿罗汉、转轮圣王、玉女、象马、主藏大臣，若诸天及阿修罗执持利剑能害之者，无有是处。勇士、烈女、马王、兽王、持戒比丘，虽复对至而不恐怖，以是义故，如来说偈，亦是有余。若言恕己可为喻者，是亦有余。何以故？若使罗汉以己喻彼，则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则应拥护凡夫，亦应见阿罗汉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见。若有邪见，命终之时，即应生于阿鼻地狱。又复罗汉设于众生害心者，无有是处，无量众生亦复无能害罗汉者。”

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谓于众生生大悲心，无杀害想。谓阿罗汉平等之心，勿谓世尊无有因缘而逆说也。昔日于此王舍城中，有大猎师多杀群鹿，请我食肉。我于是时虽受彼请，于诸众生慈悲心如罗睺罗，而说偈言：

“‘当令汝长寿，久久住于世，受持不害法，犹如诸佛寿。’

“是故我说是偈：

“‘一切畏刀杖，无不爱寿命。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为诸菩萨摩訶萨故，谕问如来如是密教。”

尔时，文殊师利复说是偈：

“云何敬父母，随顺而尊重；云何修此法，堕于无间狱？”

于是，如来复以偈答文殊师利：

“若以贪爱母，无知以为父。随顺尊重是，则堕无间狱。”

尔时，如来复为文殊师利菩萨重说偈言：

“一切属他，则名为苦。一切由己，自在安乐。

一切懦弱，势极暴恶。贤善之人，一切爱念。”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是亦不尽。唯愿如来复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如长者子从师学时，为属师不？若属师者义不成就，若不属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来所说有余。复次，世尊！譬如王子无所综习，触事不成，是亦自在愚暗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义亦不成，若言属他义亦不成，以是义故，佛所说义名为有余。是故一切属他不必要受苦，一切自在不必要受乐，一切懦弱势极暴恶是亦有余。世尊！如诸烈女，懦弱心故出家学道，护持禁戒、威仪成就，守摄诸根不令驰散，是故一切懦弱之结不必暴恶。贤善之人一切爱念是亦有余，如人内犯四重禁已，不舍法服，坚持威仪，护持法者见已不爱，是人命终必堕地狱。若有贤人犯重禁已，护法见之，即驱令出，罢道还俗。以是义故，一切贤善何必悉爱？”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有因缘故，如来于此说有余义。又有因缘，诸佛如来而说是法。时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贤，还父母家，因至我所，皈依于我及法、众僧，而作是言：‘一切女人势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无碍。’我于尔时，知是女心，即为宣说如是偈颂。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今能为一切众生，问于如来如是密语。”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 皆依饮食存。 一切有大力， 其心无嫉妬。  
一切因饮食， 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净行， 而得受安乐。

“如是，世尊！今受纯陀饮食供养，将无如来有恐怖耶？”

尔时，世尊复为文殊而说偈言：

“非一切众生， 尽依饮食存。 非一切大力， 心皆无嫉妬。  
非一切因食， 而致病苦患。 非一切净行， 悉得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应得病苦。何以故？诸阿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实无所食，但欲化彼，示现受用无量众生所施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罗蜜，拔济地狱、畜生、饿鬼。若言如来六年苦行身羸瘦者，无有是处。诸佛世尊独拔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依于食。一切大力无嫉妬者，亦有余义。如世间人，终身永无嫉妬之心，而亦无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余义，亦见有人得客病者，所谓刺刺、刀剑、铍、一切净行受安乐者，是亦有余，世间亦有外道之人，修于梵行多受苦恼。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是名如来非无因缘而说此偈，有因故说。昔日于此优禅尼国，有婆罗门名羼提德，来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斋法，我于尔时为说是偈。”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无余义耶？云何复名一切义乎？”

“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乐善法，是名一切，亦名无余。其余诸法，亦名有余，亦名无余。欲令乐法诸善男子，知此有余及无余义。”

迦叶菩萨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视众生如罗睺罗。”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汝今所见微妙甚深。”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说是大乘《大涅槃经》所得功德。”

佛告迦叶：“善男子！若有得闻是经名字，所得功德，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宣说，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议是佛境界。何况受持、读诵通利、书写经卷！”

尔时，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诸佛难思议， 法僧亦复然， 是故今劝请， 唯愿小停住。  
尊者大迦叶， 及以阿难等， 二众之眷属， 且待须臾至。  
并及摩伽主， 阿闍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 犹故未来此。  
唯愿于如来， 小垂哀愍住， 于此大众中， 断我诸疑网。”

尔时，如来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我法最长子， 是名大迦叶。 阿难勤精进， 能断一切疑。  
汝等当谛观， 阿难多闻士， 自然当解了， 是常及无常。  
以是故不应， 心怀于忧恼。”

尔时，大众以种种物供养如来，供养佛已，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辈得住初地。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迦叶菩萨及以纯陀，而受记莢。受记莢已，说如是言：“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体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儿及常患者。汝等文殊当为四部广说大法，今以此法付嘱于汝。乃至迦叶、阿难等来，复当付嘱如是正法。”尔时，如来说是语已，为欲调伏诸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而卧，如彼病人。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 现病品第六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瘡癰、其心闷乱、下痢哆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

胀、颠狂干消、鬼魅所着。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二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二？一者、怜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常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缘于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卧不安处所，或索饮食，勅诫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诸禅解脱、三摩跋提、修诸正勤？何缘不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叶、人中象王、诸大人等，令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世尊实无有病，云何默然右胁而卧？诸菩萨等凡所给施病者医药，所得善根悉施众生，而共回向一切种智，为除众生诸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者，贪欲、瞋恚、愚痴，忿怒、缠盖、焦恼、嫉妬、慳吝、奸诈、谗谄、无惭无愧，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贡高、忿恨、诤讼、邪命谄媚、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亲近恶友、贪利无厌、缠缚难解，欲于恶欲、贪于恶贪、身见有见及以无见、频申喜睡、欠咭不乐、贪嗜饮食、其心麤营、心缘异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恶、好喜多语，诸根暗钝、发言多虚，常为欲觉、悲觉、害觉之所覆盖，是名烦恼障。业障者，五无间罪，重恶之病。报障者，生在地狱、畜生、饿鬼，诽谤正法及一阐提，是名报障。如是三障名为大病。而诸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疾病医药，常作是愿，令诸众生永断如三是障重病。

“复次，世尊！菩萨摩訶萨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病者医药，常作是愿，愿令众生永断诸病，得成如来金刚之身。又愿一切无量众生作妙药王，断除一切诸恶重病，愿诸众生得阿伽陀药，以是药力能除一切无量恶毒。又愿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退转，速得成就无上佛药，消除一切烦恼毒箭。又愿众生勤修精进，成就如来金刚之心，作微妙药疗治众病，不令有人生诤讼想。亦愿众生作大药树，疗治一切诸恶重病。又愿众生拔出毒箭，得成如来无上光明。又愿众生得入如来智慧大药微密法藏。世尊！菩萨如是已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发是誓愿，令诸众生悉无复病，何缘如来乃于今日唱言有病？

“复次，世尊！世有病人，不能坐起、俯仰、进止，饮食不御，浆水不下，亦复不能教戒诸子修治家业。尔时父母、妻子、兄弟、亲属、知识，各于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右胁而卧，无所论说，此阎浮提有诸愚人，当作是念：‘如来正觉必当涅槃。’生灭尽想。而如来性实不毕竟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无变易故，以是因缘，不应说言我今背痛。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身体羸损，若偃若侧，卧着床褥，尔时家室心生恶贱，起必死想。如来今者亦复如是，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生无常想。彼诸外道当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常，自在、时节、微尘等法而为常住，无有变易。沙门瞿昙无常所迁，是变易法。’以是义故，世尊！今日不应默然，右胁而卧。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损，互不调适，羸瘦乏极，是故不能随意坐起，卧着床褥。如来四大无不和适，身力具足，亦无羸损。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黄象力，十黄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优钵罗象力，十优钵罗象力不如一拘物头象力，十拘物头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钵健提力，十钵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罗延力，十那罗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萨一节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诸节，节不相到。人中力士，节头相到。钵健提身，诸节相接。那罗延身，节头相拘。十住菩萨诸节骨解，盘龙相结，是故菩萨其力最大。世界成时，从金刚际起金刚座，上至道场菩提树下，菩萨坐已，其心实时逮得十力。如来今者不应如彼婴孩小儿，婴孩



小儿愚痴无智，无所能说，以是义故，随意偃侧，无人讥诃。如来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龙，具大威德；成就神通无上仙人，永断疑网，已拔毒箭，进止安详，威仪具足，得无所畏。今者何故右胁而卧，令诸人天悲愁苦恼？”

尔时，迦叶菩萨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瞿昙大圣德，愿起演妙法，不应如小儿，病者卧床席。  
调御天人师，倚卧双树间，下愚凡夫见，当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甚深佛所行，不见微密藏，犹盲不见道。  
惟有诸菩萨，文殊师利等，能解是甚深，譬如善射者。  
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如是大慈悲，今为何所在？  
若无大悲者，是则不名佛，佛若必涅槃，是则不名常。  
惟愿无上尊，哀受我等请，利益于众生，摧伏诸外道。”

尔时、世尊大悲熏心，知诸众生各各所念，将欲随顺毕竟利益，即从卧起，结跏趺坐，颜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端严，犹月盛满，形容清静，无诸垢秽，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过百千日，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世界，惠施众生大智之炬，悉令得灭无明黑暗，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尔时，世尊心无疑虑，如师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于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莲花，其花微妙各具千叶，纯真金色，琉璃为茎，金刚为须，玫瑰为台，形大团圆犹如车轮，是诸莲花各出种种杂色光明，青、黄、赤、白、紫颇梨色。是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想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焦热地狱、大焦热地狱，是八地狱其中众生，常为诸苦之所逼切，所谓烧煮、火炙、斫刺、剝剥，遇斯光已，如是众苦悉灭无余，安隐清凉，快乐无极。是光明中宣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乃至八种寒冰地狱，所谓阿波波地狱、阿咤咤地狱、阿罗罗地狱、阿婆婆地狱、优钵罗地狱、波头摩地狱、拘物头地狱、分陀利地狱，是中众生常为寒苦之所逼恼，所谓擘裂、身体碎坏、互相残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灭无余，即得调和温暖适身。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尔时，于此阎浮提界及余世界，所有地狱皆悉空虚，无受罪者，除一阐提。饿鬼众生饥渴所逼，以发缠身，于百千岁未曾得闻浆水之名。遇斯光已，饥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说如来微密秘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令诸饿鬼亦悉空虚，除谤大乘方等正典。畜生众生互相杀害，共相残食，遇斯光已，悲心悉灭。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当尔之时畜生亦尽，除谤正法。

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圆光一寻，金色晃曜，微妙端严最上无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是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卧者，或有住者，或有震雷音者，或澍雨者，或放电光，或复兴风，或出烟焰身如火聚，或复示现七宝诸山、池泉河水、山林树木，或复示现七宝国土、城邑聚落、宫殿屋宅，或复示现象马、师子、虎狼、孔雀、凤凰诸鸟，或复示现令阎浮提所有众生，悉见地狱、畜生、饿鬼，或复示现欲界六天。复有世尊，或说阴、界、诸入多诸过患，或复有说四圣谛法，或复有说诸法因缘，或复有说诸业烦恼皆因缘生，或复有说我与无我，或复有说苦乐二法，或复有说常无常等，或复有说净与不净。复有世尊为诸菩萨演说所行六波罗蜜，或复有说诸大菩萨所得功德，或复有说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复有说声闻之人所得功德，或复有说随顺一乘，或复有说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胁出水、右胁出火；或有示现初生出家，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转妙法轮，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师子吼，令此会有得一果、二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复有说出离生死，无量因缘。

尔时，于此阎浮提中，所有众生遇斯光已，盲者见色，聋者听声，哑者能言，拘蹙能行，贫者得财，慳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无一众生修行恶法，除一阐提。

尔时，一切天、龙、鬼神、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罗刹、健陀、

忧摩陀、阿婆魔罗、人、非人等，悉共同声唱如是言：“善哉，善哉！无上天尊，多所利益。”说是语已，踊跃欢喜，或歌或舞，或身动转。以种种花散佛及僧，所谓天优钵罗花、拘物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散陀那花、摩诃散陀那花、卢脂那花、摩诃卢脂那花、香花、大香花、适意花、大适意花、爱见花、大爱见花、端严花、第一端严花，复散诸香，所谓沈水、多伽楼香、栴檀、郁金、和合杂香、海岸聚香，复以天上宝幢、幡盖，诸天伎乐、箏笛、笙瑟、篳篥、鼓吹，供养于佛，而说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进，	无上正觉两足尊，	天人大众所不知，	惟有瞿昙乃能了。
世尊往昔为我故，	于无量劫修苦行，	如何一旦放本誓，	而便舍命欲涅槃？
一切众生不能见，	诸佛世尊秘密藏，	以是因缘难得出，	轮转生死坠恶道。
如佛所说阿罗汉，	一切皆当至涅槃，	如是甚深佛行处，	凡夫下愚谁能知？
施诸众生甘露法，	为欲断除诸烦恼，	若有服此甘露已，	不复受生老病死。
如来世尊以疗治，	百千无量诸众生，	令其所有诸重病，	一切消灭无遗余。
世尊久已舍病苦，	故得名第七佛，	惟愿今日雨法雨，	润渍我等功德种。
是故大众及人天，	如是请已默然住。”		

说是偈时，莲花台中一切诸佛，从阎浮提遍至净居，悉皆闻之。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为一切诸魔外道之所破坏。善男子！汝已安住，不为一切诸邪恶风之所倾动。善男子！汝已成就乐说辩才，已曾供养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是故能问如来正觉如是之义。善男子！我于往昔无量无边亿那由他百千万劫，已除病根，永离倚卧。迦叶！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上胜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声闻说是大乘《大涅槃经》，开示分别，显发其义。我于尔时亦为彼佛而作声闻，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人开示分别，解说其义；以是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从是来，未曾有恶烦恼业缘，堕于恶道，诽谤正法，作一阐提，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反逆父母，杀阿罗汉，破塔坏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从是已来，身心安隐，无诸苦恼。迦叶！我今实无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久已远离一切病故。

“迦叶！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谓如来真实有疾。迦叶！如言如来人中师子，而如来者实非师子，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人中龙，而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是业。迦叶！如言如来是人天，而我真实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非我、非命、非可养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声闻、非说非不说。如是等语，皆是如来秘密之教。

“迦叶！如言如来犹如大海、须弥山王，而如来者实非咸味、同于石山，当知是语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如分陀利，而我实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犹如父母，而如来者实非父母，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是大船师，而如来者实非船师，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犹如商主，而如来者实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能摧伏魔，而如来者实无恶心欲令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能治痈疮，而我实非治痈师也，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

“迦叶！如我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业，舍命之时，虽有亲族取其尸骸，或以火烧，或投大水，或弃冢间，狐狼禽兽竞共食噉，然心意识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实无去来，亦无所至，真是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我今言病，亦复如是，亦是如来秘密之教。是故顾命文殊师利：‘吾今背痛，汝等当为四众说法。’迦叶！如来正觉实无有病，右胁而卧，亦不毕竟入于涅槃。迦叶！是



大涅槃，即是诸佛甚深禅定，如是禅定，非是声闻、缘觉行处。

“迦叶！汝先所问，如来何故倚卧不起，不索饮食、戒勅家属修治产业？迦叶！虚空之性，亦无坐起、求索饮食、戒勅家属修治产业，亦无去来、生灭老壮、出没伤破、解脱系缚，亦不自说、亦不说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诸佛世尊亦复如是，犹如虚空，云何当有诸病苦耶？

“迦叶！世有三人，其病难治：一、谤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阐提。如是三病世中极重，悉非声闻、缘觉、菩萨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难治，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如是之病定不可治，当知是人必死不疑。善男子！是三种人亦复如是，若有声闻、缘觉、菩萨，或有说法，或不说法，不能令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迦叶！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则可令差，若无此三则不可差。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从佛菩萨得闻法已，即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非不闻法能发心也。迦叶！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皆悉可差。有一种人亦复如是，或值声闻、不值声闻，或值缘觉、不值缘觉，或值菩萨、不值菩萨，或值如来、不值如来，或得闻法、或不闻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有人，或为自身，或为他身，或为怖畏，或为利养，或为谄谀，或为诋他，书写如是《大涅槃经》，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说者。

“迦叶！有五种人于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处，非如来也。何等为五？一、断三结，得须陀洹果，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人天七返，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叶！是名第一人 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八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第二人者，断三结缚，薄贪、恚、痴，得斯陀含果，名一往来，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叶！是名第二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六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第三人者，断五下结，得阿那含果，更不来此，永断诸苦入于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四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第四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阿罗汉果，烦恼无余，入于涅槃，亦非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二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第五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辟支佛道，烦恼无余，入于涅槃，真是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十千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非如来也。”

#### 大般涅槃经圣行品第七之一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应当于是《大般涅槃经》，专心思惟五种之行。何等为五？一者、圣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婴儿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常当修习是五种行，复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大乘《大涅槃经》。迦叶！云何菩萨摩訶萨所修圣行？菩萨摩訶萨若从声闻、若从如来，得闻如是《大涅槃经》，闻已生信，信已应作如是思惟：‘诸佛世尊有无上道，有大正法，大众正行，复有方等大乘经典。我今当为爱乐贪求大乘经故，舍离所爱妻子、眷属、所居舍宅、金银珍宝、微妙瓔珞、香花伎乐、奴婢仆使、男女大小、象马车乘、牛羊鸡犬、猪豕之属。’复作是念：‘居家迫迮，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若在家居，不得尽寿净修梵行，我今应当剃除须发，出家学道。’作是念已，我今定当出家修学无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萨如是欲出家时，天魔波旬生大苦恼，言是菩萨复当与我兴大战诤。善男子！如是菩萨何处当复与人战诤？是时菩萨即至僧坊，若见如来及佛弟子，威仪具足，诸根寂静，其心柔和，清静寂灭，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仪不缺，进止安详，无所触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护戒之心，犹如金刚。

“善男子！譬如有带持浮囊，欲渡大海。尔时海中有一罗刹，即从其人乞索浮囊。其

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若与，必定没死。’答言：‘罗刹！汝宁杀我，浮囊叵得。’罗刹复言：‘汝若不能全与我者，见惠其半。’是人犹故不肯与之。罗刹复言：‘汝若不肯惠我半者，幸愿与我三分之一。’是不肯。罗刹复言：‘若不能者，当施手许。’是不肯。罗刹复言：‘汝今若复不能与我如手许者，我今饥穷，众苦所逼，愿当济我如微尘许。’是人复言：‘汝今所索，诚复不多，然我今日方当渡海，不知前途近远如何？若与汝者，气当渐出，大海之难，何由得过？脱能中路，没水而死。’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护持禁戒，亦复如是，如彼渡人护惜浮囊。

“菩萨如是护戒之时，常有烦恼诸恶罗刹，语菩萨言：‘汝当信我，终不相欺，但破四禁，护持余戒，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应作是言：‘我今宁持如是禁戒堕阿鼻狱，终不毁犯而生天上。’烦恼罗刹复作是言：‘卿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残，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亦应不随其语。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僧残者，亦可故犯偷兰遮罪，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复不随。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偷兰遮者，可犯舍堕，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亦不随之。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舍堕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不随之。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毁破突吉罗戒，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罗罪，不发露者，则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菩萨摩訶萨于是微小诸戒律中，护持坚固心如金刚。菩萨摩訶萨持四重禁及突吉罗，敬重坚固，等无差别。菩萨若能如是坚持，则为具足五根诸戒，所谓具足菩萨根本业清净戒、前后眷属余清净戒、非诸恶觉清净戒、护持正念念清净戒、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

“迦叶！是菩萨摩訶萨复有二种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萨若受正法戒者终不为恶，受世教戒者，白四羯磨然后乃得。复次，善男子！有二种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讥嫌戒。性重戒者，谓四禁也。息世讥嫌戒者，不作贩卖、轻秤小斗、欺诳于人、因他形势、取人财物、害心系缚、破坏成功、然明而卧、田宅种植、家业坐肆，不畜象马车乘、牛羊驼驴、鸡犬猕猴、孔雀鹦鹉、共命及拘枳罗、豺狼虎豹、猫狸猪豕及余恶兽、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仆、金银琉璃、颇梨真珠、车渠玛瑙、珊瑚璧玉、珂贝诸宝、赤铜白腊、鍮石盂器、猨玃毘睺、拘执吒衣、一切谷米、大小麦豆、糜粟稻麻、生熟食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别请、不食肉、不饮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无有臭处，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趣足而食终不长受。所受衣服才足覆身，进止常与三衣钵具，终不舍离，如鸟二翼。不畜根子、茎子、节子、梭子、子子，不畜宝藏，若金、若银，饮食、厨房、衣裳服饰、高广大床、象牙金床、杂色编织，悉不用坐，不畜一切细软诸蓆、不坐象荐马荐、不以细软上妙衣服用敷床卧，其床两头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黄木枕。终不观看象斗、马斗、车斗、兵斗、男斗、女斗、牛斗、羊斗、水牛、鸡雉、鹦鹉等斗，亦不故往观看军阵，不应故听吹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除供养佛。擣菹围碁、波罗塞戏、师子象斗、弹碁六博、拍毬掷石、投壶牵道、八道行成、一切戏笑悉不观作。终不瞻相手脚面目，不以抓镜、芝草、杨枝、钵盂、髑髅而作卜筮，亦不仰观虚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命，以此语彼，以彼语此。终不谀谄，邪命自活，亦不宣说王臣、盗贼、斗争、饮食、国土、饥馑、恐怖、丰乐、安隐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息世讥嫌戒。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坚持如是遮制之戒，与性重戒等无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受持如是诸禁戒已，作是愿言：‘宁以此身投于炽然猛火深坑，终不毁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与刹利女、婆罗门女、居士女而行不净。’”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周匝缠身，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衣服。’”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终不敢以毁戒之口，食于信心檀越饮食。’”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卧此身大热铁上，终不敢以破戒

之身，受于信心檀越床敷卧具。’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我宁以身受三百鉞，终不敢以毁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医药。’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此身投热铁镬，不以破戒受于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铁槌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不以破戒受诸刹利、婆罗门、居士恭敬礼拜。’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挑其两目，不以染心视他好色。’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铁锥遍身揜刺，不以染心听好音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贪嗅诸香。’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贪着美味。’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作是愿：‘宁以利斧斩斫其身，不以染心贪着诸触。何以故？以是因缘，能令行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护持禁戒。菩萨摩訶萨护持如是诸禁戒已，悉以施于一切众生。以是因缘，愿令众生护持禁戒，得清净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随顺戒、毕竟戒，具足成就波罗蜜戒。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持如是清净戒时，即得住于初不动地。云何名为不动地耶？菩萨住是不动地中，不动、不堕、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须弥山，旋蓝猛风不能令动、堕落退散。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不为色、声、香、味所动，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不退声闻、辟支佛地，不为异见邪风所散而作邪命。复次，善男子！又复动者，不为贪欲、恚、痴所动；又复堕者，不堕四重；又复退者，不退戒还家；又复散者，不为违逆大乘经者之所散坏。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不为诸烦恼魔之所倾动，不为阴魔所堕，乃至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虽有天魔，不能令其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不为死魔所散。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修习圣行。

“善男子！云何名为圣行？圣行者，佛及菩萨之所行处故，故名圣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萨为圣人耶？如是等人有圣法故，常观诸法性空寂故，以是义故，故名圣人。有圣戒故，复名圣人。有圣定慧故，故名圣人。有七圣财，所谓信、戒、惭、愧、多闻、智慧、舍离，故名圣人。有七圣觉故，故名圣人。以是义故，复名圣行。”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圣行品第七之二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圣行者，观察是身，从头至足，其中唯有发毛、爪齿、不净垢秽、皮肉筋骨、脾肾心肺、肝胆肠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泪、肪膏脑膜、骨髓脓血、脑脉诸脉。菩萨如是专念观时：‘谁有是我？我为属谁？住在何处？谁属于我？’复作是念：‘骨是我耶？离骨是耶？’菩萨尔时除去皮肉，唯观白骨，复作是念：‘骨色相异，所谓青黄、赤白及以鸽色，如是骨相亦复非我，何以故？我者亦非青黄、赤白及以鸽色。’菩萨系心作是观时，即得断除一切色欲。复作是念：‘如是骨者从因缘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臑骨，依因臑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复因脊骨上拄项骨，依因项骨以拄颌骨，依因颌骨以拄牙齿，上有髑髅。复因项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萨摩訶萨如是观时，身所有骨，一切分离，得是观已即断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态欲，三、细触欲。

“菩萨摩訶萨观青骨时，见此大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观，黄、白、鸽色，亦复如是。菩萨摩訶萨作是观时，眉间即出青、黄、赤、白、鸽等色光，是菩萨于是一一诸光明中见有佛像，见已即问：‘如此身者，不净因缘和合共成，云何而得

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视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无主，谁使之然？’作是问已，光中诸佛忽然不现。复作是念：‘或识是我，故使诸佛不为我说。’复观此识，次第生灭，犹如流水，亦复非我。复作是念：‘若识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复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风性，而是风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风性亦复非我。’复作是念：‘此身一切悉无有我，唯有心风因缘和合，示现种种所作事业，譬如咒力、幻术所作，亦如箜篌，随意出声。是故此身如是不净，假众因缘和合共成，而于何处生此贪欲？若被骂辱，复于何处而生瞋恚？而我此身，三十六物不净臭秽，何处当有受骂辱者？若闻其骂，即便思惟，以何音声而见骂耶？一一音声不能见骂，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义故，不应生瞋。若他来打，亦应思惟，如是打者从何而生？’复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缘横瞋于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阴身故。譬如因的则有箭中，我身亦尔，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则散乱，心若散乱，则失正念，若失正念，则不能观善、不善义，若不能观善、不善义，则行恶法，恶法因缘，则堕地狱、畜生、饿鬼。’菩萨尔时作是观已，得四念处，得四念处已，则得住于堪忍地中。菩萨摩訶萨住是地已，则能堪忍贪欲、恚、痴，亦能堪忍寒热饥渴、蚊虻蚤虱、暴风恶触、种种疾疫、恶口骂詈、挝打楚撻，身心苦恼一切能忍，是故名为住堪忍地。”

迦叶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未得住不动地，净持戒时，颇有因缘，得破戒不？”

“善男子！有菩萨未得住不动地，有因缘故，可得破戒。”

迦叶敬诺：“何者是耶？”

佛言：“迦叶！若有菩萨知以破戒因缘，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乘经典，又能令其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说、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萨尔时应作是念：‘我宁一劫、若减一劫，堕于阿鼻地狱受罪，要必当令如是之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叶！以是因缘，菩萨摩訶萨得毁净戒。”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摄取护持如是之人，令不退于菩提之心，为是毁戒；若堕阿鼻，无有是处。”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我念往昔于此阎浮提作大国王，名曰仙预，爱念敬重大乘经典，其心纯善，无有粗恶、嫉妬、慳吝，口常宣说爱语、善语，身常摄护贫穷、孤独，布施精进无有休废。时世无佛、声闻、缘觉，我于尔时爱乐大乘方等经典，十二年中事婆罗门，供给所须。过十二年施安已讫，即作是言：‘师等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婆罗门言：‘大王！菩提之性是无所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大王！云何乃令人物同于虚空？’善男子！我于尔时心重大乘，闻婆罗门诽谤方等，闻已实时断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缘，从是已来不堕地狱。善男子！拥护摄持大乘经典，乃有如是无量势力。

“复次，迦叶！又有圣行，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是名四圣谛。迦叶！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长相，灭者寂灭相，道者大乘相。复次，善男子！苦者现相，集者转相，灭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复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坏苦相，集者二十五有，灭者灭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复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种，有因、有果；无漏法者亦有二种，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则名苦，有漏因者则名为集，无漏果者则名为灭，无漏因者则名为道。

“复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为因。无有如是八法之处，是名为灭。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悲，是名为道。

“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谓五种：一者、初出，二者、至终，三者、增长，四者、出胎，五者、种类生。何等是老？老有二种：一、念念老，二、终身老。复有二种：一、增长老，二、灭坏老，是名为老。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亦有二种：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

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忘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着。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对，三者、时节代谢。生如是等因缘名字，受分别病。因缘者，风等诸病。名字者，心闷肺胀、上气咳逆、心惊下痢。受分别者，头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为病。何等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命尽死，二、外缘死。命尽死者亦有三种：一者、命尽非是福尽，二者、福尽非是命尽，三者、福命俱尽。外缘死者复有三种：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横为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种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坏命根死。何等名为放逸死？若有诽谤大乘方等般若波罗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为破戒死耶？毁犯去、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为坏命根死？舍五阴身，是名坏命根死。如是名曰死为大苦。

“何等名为爱别离苦？所爱之物破坏离散。所爱之物破坏离散，亦有二种：一者、人中五阴坏，二者、天中五阴坏。如是人天所爱五阴，分别计较有无量种，是名爱别离苦。何等名为怨憎会苦？所不爱者而共聚集。所不爱者而共聚集，复有三种：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别计较有无量种，如是则名怨憎会苦。何等名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复有二种：一者、所希望处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报，如是则名求不得苦。何等名为五盛阴苦？五盛阴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sup>①</sup>苦、求不得苦，是故名五盛阴苦。

“迦叶！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种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阴苦。迦叶！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诸天一向定无，人中不定或有或无。迦叶！三界受身，无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为根本。迦叶！世间众生颠倒覆心，贪着生相，厌患老死。迦叶！菩萨不尔，观其初生，已见过患。迦叶！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颜貌瓌丽，以好璎珞庄严其身。主人见已即便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问言：‘汝所至处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处，能与种种金银、琉璃、颇梨、真珠、珊瑚、琥珀、车渠、玛瑙、象马、车乘、奴婢、仆使。’主人闻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我今福德，故令汝来至我舍宅。’即便烧香、散花，供养、恭敬、礼拜。复于门外更见一女，其形丑陋，衣裳弊坏，多诸垢腻，皮肤皴裂，其色艾白。见已问言：‘汝字何等？系属谁家？’女人答言：‘我字黑暗。’复问：‘何故名为黑暗？’女人答言：‘我所行处，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主人闻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当断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痴，无有智慧。’主人问言：‘何故名我痴无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与姊，进止共俱，汝若驱我，亦当驱彼。’主人还入问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实为是不？’功德天言：‘实是我妹，我与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离。随所住处，我常作好，彼常作恶，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爱我者，亦应爱彼，若见恭敬，亦应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恶事者，我俱不用，各随意去。’是时二女俱共相将还其所止。尔时主人见其还去，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是时二女复共相随至一贫家。贫人见已，心生欢喜，即请之言：‘从今已去，愿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为他所驱，汝复何缘俱请我住？’贫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复当敬彼，是故俱请令住我家。’迦叶！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以生当有老、病、死故，是以俱弃，曾无爱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过患，是故贪受生死二法。

“复次，迦叶！如婆罗门幼稚童子，为饥所逼，见人粪中有菴罗果，即便取之。有智见已，呵责之言：‘汝婆罗门种姓清静，何故取是粪中秽果？’童子闻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实不食，为欲洗净，还弃舍之。’智者语言：‘汝大愚痴，若还弃者，本不应取。’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于此生分，不受不舍，如彼智者呵责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恶死，如彼童子取果还弃。

<sup>①</sup> “贪”字疑作“会”。



“复次，迦叶！譬如四衢道头，有人器盛满食，色香味具，而欲卖之。有人远来饥虚羸乏，见其饭食色香味具，即指之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饥渴、得见诸天；唯有一患，所谓命终。’是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见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终者，汝今何用于此卖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终不肯买。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与我价，贪而食之。’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得色、得力、见于诸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诸苦恼故。凡夫愚痴，随有生处，皆悉贪爱，以其不见老、病、死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毒树，根亦能杀，茎亦能杀，皮、花、果实悉亦能杀。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处，所受五阴，亦复如是，一切能杀。复次，迦叶！譬如粪秽，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设寿八万，下至十岁，俱亦受苦。复次，迦叶！譬如嶮岸，上有草覆，于彼岸边，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寿夭千年，永除诸病，安隐快乐。凡夫愚人，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觉脚踏，堕坑而死。智者知己，舍离远去。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况复人中？凡夫之人乃于地狱吞噉铁丸，况复人天上妙肴饌而不能食？迦叶！以如是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生实为大苦。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生苦。

“迦叶！云何菩萨摩訶萨，于是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老者能为咳逆上气，能坏勇力、忆念进持、盛年快乐、懦弱贡高、安隐自恣，能作背腰、懈怠懒惰，为他所轻。迦叶！譬如池水，莲花满中，开敷鲜荣，甚可爱乐，值天降雹，悉皆破坏。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坏盛壮好色。复次，迦叶！譬如国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敌国王拒逆不顺，王遣此臣往讨伐之，即便擒获将来诣王。老亦如是，擒获壮色，将付死王。复次，迦叶！譬如折轴无所复用，老亦如是无所复用。复次，迦叶！如大富家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珊瑚、虎珀、车渠、马瑙，有诸怨贼若入其家，即能劫夺，悉令空尽。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复如是，常为老贼之所劫夺。复次，迦叶！譬如贫人贪着上膳、细软衣裳，虽复悵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虽有贪心，欲受富乐，五欲自恣，而不能得。复次，迦叶！如陆地龟，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之所干枯，心常忆念壮时所受五欲之乐。复次，迦叶！犹如秋月所有莲花，皆为一切之所乐见，及其萎黄，人所恶贱。善男子！盛年壮色，亦复如是，悉为一切之所爱乐，及其老至，众所恶贱。复次，迦叶！譬如甘蔗，既被压已，滓无复味。善男子！壮年盛色亦复如是，既被老压，无三种味：一、出家味，二、读诵味，三、坐禅味。复次，迦叶！譬如满月，夜多光明，昼则不尔。善男子！人亦如是，壮则端严，形貌瓌玮，老则衰羸，形神枯頹。

“复次，迦叶！譬如有王常以正法治于国土，真实无曲，慈悲好施。时为敌国之所破坏，流离逃迸，遂至他土。他土人民见已，生于怜愍之心，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国，不枉万姓，如何一旦流离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所坏败已，常赞壮时所行事业。复次，迦叶！譬如灯炷唯赖膏油，膏油既尽，势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赖壮膏，壮膏既尽，衰老之炷何得久停？复次，迦叶！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飞鸟走兽。善男子！人亦如是，为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业。复次，迦叶！譬如河岸临峻之树，若遇暴风必当颠坠。善男子！人亦如是，临老险岸，死风既至，势不得住。复次，迦叶！如车轴折，不任重载。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谕受一切善法。复次，迦叶！譬如婴儿为人所轻。善男子！老亦如是，常为一切之所轻毁。迦叶！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老实为大苦。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

“迦叶！云何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所谓病者，能坏一切安隐乐事，譬如雹雨伤坏谷苗。复次，迦叶！如人有怨，心常忧愁，而怀恐怖。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常畏病苦，心怀愁忧。复次，迦叶！譬如有人形貌端正，为王夫人欲心所爱，遣使逼唤，与共交通。时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断一手足，是人尔时形容

改异，人所恶贱。善男子！人亦如是，虽复身体耳目具足，既为病苦所缠逼已，则为众人之所恶贱。复次，迦叶！如芭蕉树、竹、苇、芦、骡，有子则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则死。复次，迦叶！如转轮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导，王随后行。亦如鱼王、蚁王、螭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时，如是诸众悉皆随从，无舍离者。善男子！死转轮王亦复如是，常随病臣不相舍离。鱼、蚁、螭、牛、商主、病王亦复如是，常为死众之所随逐。迦叶！病因缘者，所谓苦恼、愁忧悲叹、身心不安，或为怨贼之所逼害，破坏浮囊，拨撤桥梁，亦能劫夺正念根本，复能破坏盛壮好色、力势安乐，除舍惭愧，能为身心焦热炽然。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病苦是为大苦。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

“迦叶！云何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所谓死者，能烧灭故。迦叶！如火灾起，能烧一切，唯除二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尔能烧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势不及故。复次，迦叶！如水灾起，一切漂没，唯除三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尔，漂没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复次，迦叶！如风灾起，能吹一切悉令散灭，唯除四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风亦尔，悉能吹灭一切所有，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禅，以何因缘，风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烧？”

佛告迦叶：“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无故。善男子！初禅过患，内有觉观，外有火灾。二禅过患，内有欢喜，外有水灾。三禅过患，内有喘息，外有风灾。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俱无，是故诸灾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内外过患一切皆尽，是故死王不能及之。

“复次，善男子！如金翅鸟能噉能消一切龙鱼、金银等宝，唯除金刚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噉能消一切众生，唯不能消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訶萨。复次，迦叶！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湍，悉随漂流入于大海，唯除杨柳，以其软故。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悉皆随流入于死海，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复次，迦叶！如那罗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风。何以故？以无碍故。善男子！死那罗延亦复如是，悉能摧伏一切众生，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无碍故。复次，迦叶！譬如有人于怨憎中诈现亲善，常相追逐，如影随形，伺求其便，而欲杀之；彼怨谨慎，坚牢自备，故使是人不能得杀。善男子！死怨亦尔，常伺众生而欲杀之，唯不能杀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訶萨。何以故？以是菩萨不放逸故。复次，迦叶！譬如卒降金刚暴雨，悉坏药木、诸树山林、土沙瓦石、金银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坏金刚真宝。善男子！金刚死雨亦复如是，悉能破坏一切众生，唯除金刚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复次，迦叶！如金翅鸟能噉诸龙，唯不能噉受三归者。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噉一切无量众生，唯除菩萨住三定者。何谓三定？空、无相、愿。复次，迦叶！如摩罗毒蛇凡所触螫，虽有良咒、上妙好药，无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咒，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复如是，一切医方无如之何，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咒。复次，迦叶！譬如有人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软善语，贡上财宝，便可得脱。善男子！死王不尔，虽以软语、钱财珍宝，而贡上之，亦不得脱。善男子！夫死者于嶮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而无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暗无有灯明，入无门户而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无所破坏见者愁毒，非是恶色而令人怖，敷在身边不可觉知。迦叶！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死真为大苦。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

“迦叶，云何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能为一切众苦根本，如说偈言：

“‘因爱生忧，    因爱生怖，    若离于爱，    何忧何怖？’

“爱因缘故，则生忧苦，以忧苦故，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所谓命终。善男子！以别离故，能生种种微细诸苦，今当为汝分别显示。善男子！过去之世人寿无量，时世有王

名为善住。其王尔时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万四千岁。时王顶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软，如兜罗绵、细软劫贝，渐渐增长，不以为患。足满十月，疱即开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异少双，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欢喜，字之顶生。时善住王因以国事委付顶生，弃舍宫殿、妻子、眷属，入山学道满八万四千岁。尔时，顶生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实时东方有金轮宝，其轮千辐，毂辋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顶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刹利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金轮，千辐不减，毂辋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当得作转轮圣帝。’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以左手擎此轮宝，右执香炉，右膝着地而发誓言：‘是金轮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金轮宝飞升虚空遍十方已，还来住在顶生左手。尔时，顶生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当作转轮王。’其后不久复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花，七支拄地。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花，七支拄地，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擎香炉，右膝着地而发誓言：‘是白象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白象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其后不久次有马宝，其色绀炎，髦尾金色。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马宝，其色绀艳，髦尾金色，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执香炉，右膝着地而发誓言：‘是绀马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绀马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其后不久，复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气香洁如青莲花，其目远视见一由旬，耳闻鼻嗅亦复如是，其舌广大，出能覆面，形色细薄，如亦<sup>①</sup>铜叶，心聪叡哲，有大智慧，于诸众生常有软语。是女以手触王衣时，即知王身安乐病患，亦知王心所缘之处。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宝。’其后不久，于王宫内，自然有宝摩尼珠，纯青琉璃，大如人脾，能于暗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沛如车轴，是珠力能作盖，遍覆足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过。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宝珠，必是圣王。’其后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饶财宝，巨富无量，库藏盈溢，无所乏少，报得眼根，力能彻见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尔时，顶生复欲试之，即共乘船入于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异之宝。’藏臣闻已，即以两手挠大海水，时十指头出十宝藏以奉圣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须随意用之，其余在者，当投大海。’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念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其后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谋第一，善知四兵，若任斗者则现圣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现，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护。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兵宝，当知定是转轮圣王。’

“尔时，顶生转轮圣帝告诸大臣：‘汝等当知此阎浮提安隐丰乐，然我今已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东弗婆提犹未归德，王应往讨。’尔时，圣王与其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东弗婆提，彼土人民欢喜归化。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悉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西瞿陀尼犹未归德。’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复归化。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郁单越犹未归化。’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北郁单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欢喜归德。复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已归德。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圣王！三十三天，寿命极长，安隐快乐，彼天身形端严无比，

<sup>①</sup> “亦”字疑作“赤”。



所居宫殿、床榻、卧具悉是七宝。自恃天福，未来归化，今可往讨，令其摧伏。’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腾虚空，上忉利天，见有一树，其色青绿。圣王见已，即问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质多罗树，忉利诸天，夏三月日，常于其下娱乐受乐。’复见白色犹如白云，复问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诸天，常集其中，论人天事。’于是天主释提桓因，知顶生王已来在外，即出迎逆。见已执手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时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唯有视眴为别异耳。是时圣王即生念言：‘我今宁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为天王不？’善男子！尔时，帝释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开示分别、为他演说，唯于深义未尽通达。以是读诵、受持、分别、为他广说因缘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而是顶生于此帝释生恶心已，即便堕落，还阎浮提，与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复遇恶病，即便命终。尔时帝释，迦叶佛是。转轮圣王，则我身是。善男子！当知如是爱别离者，极为大苦。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尚忆过去如是等辈爱别离苦，何况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而当不观现在之世爱别离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怨憎会苦？善男子！是菩萨摩訶萨观于地狱、畜生、饿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会苦。譬如人观牢狱、系闭、枷锁、杻械以为大苦。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观于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会大苦。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锁、杻械，舍离父母、妻子、眷属、珍宝、产业，而远逃避。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罗蜜，入于涅槃。迦叶！是名菩萨摩訶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怨憎会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求不得苦？求者一切尽求。尽求者有二种：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恶法未离苦，是则略说五盛阴苦。迦叶！是名苦谛。”

尔时，迦叶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五盛阴苦，是义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释摩男：‘若色苦者，一切众生不应求色，若有求者，则不名苦。’如佛告诸比丘：‘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佛先为诸比丘说：‘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则得受乐。’又如佛说：‘于善道中六触受乐，眼见好色是则为乐，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复如是。’如佛说偈：

“持戒则为乐，	身不受众苦，	睡眠得安隐，	寤则心欢喜。
若受衣食时，	诵习而经行，	独处于山林，	如是为最乐。
若能于众生，	昼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乐，	以不恼他故。
少欲知足乐，	多闻分别乐，	无着阿罗汉，	亦名为受乐。
菩萨摩訶萨，	毕竟到彼岸，	所作众事办，	是名为最乐。”

“世尊！如诸经中所说乐相，其义如是。如佛今说，云何当与此义相应？”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谘问如来是义。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下苦中，横生乐想。是故我今所说苦相，与本无异。”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于下苦中生乐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爱别离、下求不得、下怨憎会、下五盛阴，如是等苦亦应有乐。世尊！下生者，所谓三恶趣。中生者，所谓人中。上生者，所谓天上。若复有人作如是问：‘若于下乐生于苦想，于中乐中生无苦乐想，于上乐中生于乐想。’当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乐想者，未见有人当受千罚，初一下时已生乐想，若不生者，云何说言于下苦中而生乐想？”

佛告迦叶：“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以是义故，无有乐想。何以故？犹如彼人当受千罚，受一下已即得脱者，是人尔时便生乐想。是故当知于无乐中妄生乐想。”

迦叶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于乐想，以得脱故而生乐想。”

“迦叶！是故我昔为释摩男说，五阴中乐实不虚也。迦叶！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三苦者，所谓苦苦、行苦、坏苦。善男子！苦受者名为三苦，所

谓苦苦、行苦、坏苦。余二受者，所谓行苦、坏苦。善男子！以是因缘，生死之中实有乐受。菩萨摩訶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实无有乐，但诸佛菩萨随顺世间说言有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菩萨若随俗说，是虚妄否？如佛所说，修行善者则受乐报，持戒安乐身不受苦，乃至众事已办是为最乐，如是等经所说乐受是虚妄否？若是虚妄，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离妄语，今作是说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说诸受乐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长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先于经中说是乐相。善男子！譬如世间所须资生能为乐因，故名为乐。所谓女色、耽恣饮酒、上饌甘味，渴时得水、寒时遇火，衣服璎珞、象马车乘、奴婢僮仆、金银琉璃、珊瑚真珠、仓库谷米，如是等物世间所须，能为乐因，是名为乐。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于女人生男子苦，忧愁悲泣乃至断命。因酒甘味乃至仓谷，亦能令人生大忧恼。以是义故，一切皆苦，无有乐相。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是八苦，解苦、无苦。善男子！一切声闻、辟支佛等，不知乐因，为如是人，于下苦中说有乐相。唯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乐因。”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圣行品第七之三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集谛？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此集谛是阴因缘，所谓集者还爱于有。爱有二种：一、爱己身，二、爱所须。复有二种：未得五欲，系心专求；既求得已，堪忍专著。复有三种：欲爱、色爱、无色爱。复有三种：业因缘爱、烦恼因缘爱、苦因缘爱。出家之人有四种爱。何等为四？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复有五种，贪着五阴，随诸所须一切爱着，分别计无量无边。善男子！爱有二种：一者、善爱，二、不善爱。不善爱者，惟愚求之。善法爱者，诸菩萨求。善法爱者复有二种：不善与善。求二乘者名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为善。善男子！凡夫爱者名之为集，不名为谛。菩萨爱者，名之实谛，不名为集。何以故？为度众生，所以受生，不以爱故而受生也。”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于余经中，为诸众生说业为因缘，或说憍慢，或说六触，或说无明，为五盛阴而作因缘，今以何义说四圣谛，独以爱性为五阴因？”

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诸因缘者非为非因，但是五阴要因于爱。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游巡，大臣、眷属悉皆随从。爱亦如是，随爱行处，是诸结等亦复随行。譬如膩衣随有尘着，着则随住。爱亦如是，随所爱处，业结亦住。复次，善男子！譬如湿地则能生牙，爱亦如是，能生一切业烦恼牙。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观此爱，凡有九种：一、如债有余，二、如罗刹女妇，三、如妙花茎中有毒蛇缠之，四、如恶食性所不便而强食之，五、如婬女，六、如摩楼迦子，七、如疮中息肉，八、如暴风，九、如彗星。云何名为如债有余？善男子！譬如穷人负他钱财，虽偿欲毕，余未毕故，犹系在狱，而不得脱。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以有爱习之余气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债有余。善男子！云何如罗刹女妇？善男子！譬如有人以罗刹女而为妇妾，是罗刹女随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尽已，复噉其夫。善男子！爱罗刹女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生善根子，随生随食，善子既尽，复噉众生，令堕地狱、畜生、饿鬼，唯除菩萨，是名如罗刹女妇。善男子！云何如妙花茎毒蛇缠之？譬如有人性爱好花，不见花茎毒蛇过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终。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贪五欲花，不见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即为爱毒之所竭螫，命终堕于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如妙花茎毒蛇缠之。善男子！云何

所不便食而强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强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爱食亦尔，五道众生强食贪着，以是因缘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所不便食而强食之。善男子！云何婬女？譬如愚人与婬女通，而彼婬女巧作种种谄媚现亲，悉夺是人所有钱财，钱财既尽便复驱逐。爱之婬女亦复如是，愚人无智与之交通，而是爱女夺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尽，驱逐令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婬女。善男子！云何摩楼迦子？譬如摩楼迦子，若鸟食已，随粪堕地，或因风吹，来在树下即便生长，缠绕缚束尼拘陀树，令不增长，遂至枯死。爱摩楼迦子亦复如是，缠缚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长遂至枯灭，既枯灭已，命终之后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摩楼迦子。善男子！云何疮中息肉？如人久疮，中生息肉，其人要当勤心疗治，莫生舍心，若生舍心，疮息增长，虫疽复生，以是因缘即便命终。凡夫愚人五阴疮痍亦复如是，爱于其中而为息肉，应当勤心疗治爱息，若不治者，命终即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疮中息肉。善男子！云何暴风？譬如暴风能偃山移岳，拔深根栽。爱暴大风，亦复如是，于父母所而生恶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无上深固菩提根栽，唯除菩萨，是名暴风。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现天下，一切人民饥馑、病瘦、羸诸苦恼。爱之彗星亦复如是，能断一切善根种子，令凡夫人孤穷饥馑，生烦恼病，流转生死受种种苦，唯除菩萨，是名彗星。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爱结，如是九种。

“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凡夫人有苦无谛，声闻、缘觉有苦有苦谛而无真实，诸菩萨等解苦、无苦，是故无苦而有真实。诸凡夫人有集无谛，声闻、缘觉有集有集谛，诸菩萨等解集无集，是故无集而有真谛。声闻、缘觉有灭非真，菩萨摩訶萨有灭有真谛。声闻、缘觉有道非真，菩萨摩訶萨有道有真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见灭、见灭谛？所谓断除一切烦恼，若烦恼断，则名为常；灭烦恼火，则名寂灭，烦恼灭故则得受乐；诸佛菩萨求因缘故，故名为净；更不复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为我常；于色、声、香、味、触、男、女、生、住、灭、苦、乐、不苦、不乐不取相貌，故名毕竟寂灭真谛。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灭圣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善男子！譬如暗中，因灯得见粗细之物。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因八圣道见一切法，所谓常、无常、有为、无为、有众生、非众生、物、非物、苦、乐、我、无我、净、不净、烦恼、非烦恼、业、非业、实、不实、乘、非乘、知、不知、陀罗骠、非陀罗骠、求那、非求那、见、非见、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八圣道是道圣谛，义不相应。何以故？如来说信心为道，能度诸漏。或时说道不放逸是，诸佛世尊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萨助道之法。或时说言精进是道，如告阿难：‘若有人能勤修精进，则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观身念处，若有系心精勤修习是身念处，则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正定为道，如告大德摩诃迦叶：‘夫正定者真实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阴生灭，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说一法，若人修习，能净众生，灭除一切忧愁苦恼，速得正法，所谓念佛三昧。或复说言修无常想是名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无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说空寂阿兰若处独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为人演法是名为道，若闻法已疑网即断，疑网断已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难：‘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则度生死大苦。’或时说言亲近善友是名为道，如告阿难：‘若有亲近善知识者，则具净戒，若有众生能亲近我，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时说言修慈是道，修学慈者，断诸烦恼得不动处。或时说言智慧是道，如佛昔为波阁波提比丘尼说：‘姊妹！如诸声闻，以智慧刀，能断诸流、诸漏烦恼。’或时如来说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当知我于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缘，今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圣道是道谛者，如是等经岂非虚妄？若彼诸经非虚妄者，

彼中何缘不说八道为道圣谛？若彼不说，如来往昔何故错谬？然我定知，诸佛如来久离错谬。”

尔时，世尊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萨大乘微妙经典所有秘密，故作是问。善男子！如是诸经，悉入道谛。善男子！如我所说，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说无有错谬。善男子！如来善知无量方便，欲化众生，故作如是种种说法。善男子！譬如良医，识诸众生种种病原，随其所患而为合药、并药所禁，唯水一种不在禁例。或服姜水，或甘草水，或细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罗水，或钵昼罗水，或服冷水，或服热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而是良医，善知众生所患种种，药虽多禁，水不在例。如来亦尔，善知方便，于一法相，随诸众生，分别广说种种名相，彼诸众生随所说受，受已修习，除断烦恼，如彼病人，随良医教，所患得除。

“复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杂语，在大众中，是诸大众，热渴所逼，咸发声言：‘我欲饮水！我欲饮水！’是人实时以清冷水，随其种类说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郁持，或言利蓝，或言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无量水名，为大众说。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圣道，为诸声闻种种演说，从信根等至八圣道。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以一种金随意造作种种瓔珞，所谓钳锁、环钏、钗璫、天冠、臂印，虽有如是差别不同，然不离金。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佛道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或说一种，所谓诸佛一道无二。复说二种，所谓定、慧。复说三种，谓见、慧、智。复说四种，所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佛道。复说五种，所谓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脱道、见到道、身证道。复说六种，所谓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佛道。复说七种，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除觉分、定觉分、舍觉分。复说八种，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复说九种，所谓八圣道及信。复说十种，所谓十力。复说十一种，所谓十力、大慈。复说十二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复说十三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复说十六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处。复说二十道，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处。善男子！是道一体，如来昔日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然故得种种名，所谓木火、草火、糠火、𤇵火、牛马粪火。善男子！佛道亦尔，一而无二，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识分别说六，若至于眼则名眼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化诸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见者，则名为色；耳所闻者，则名为声；鼻所嗅者，则名为香；舌所尝者，则名为味；身所觉者，则名为触。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欲化众生故种种分别。善男子！以是义故，以八圣道分，名道圣谛。善男子！是四圣谛，诸佛世尊次第说之，以是因缘，无量众生得度生死。”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时在恒河岸尸首林中，尔时，如来取其树叶，告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叶多？一切因地草木叶多？’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叶多，不可称计。如来所捉，少不足言。’‘诸比丘！我所觉了一切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为诸众生所宣说者，如手中叶。’世尊尔时说如是言：‘如来所了无量诸法，若入四谛，则为己说；若不入者，应有五谛。’”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问，则能利益、安隐、快乐无量众生。善男子！如是诸法，悉已摄在四圣谛中。”

迦叶菩萨复作是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谛，如来何故唱言不说？”

佛言：“善男子！虽复入中，犹不名说。何以故？善男子！知四圣谛，有二种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声闻、缘觉智，上者诸佛菩萨智。善男子！知诸阴苦，名为中智；分别诸阴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

竟不说之。善男子！知诸入者，名之为门，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入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诸界者，名之为分，亦名为性，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界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色坏相，是名中智；分别诸色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受觉相，是名中智；分别诸受有无量觉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别是想有无量取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行，无量作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识分别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识无量知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爱因缘，能生五阴，是名中智；一人起爱无量无边，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能知一切众生所起如是等爱，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灭烦恼，是名中智；分别烦恼不可称计，灭亦如是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是道相，能离烦恼，是名中智；分别道相无量无边，所离烦恼亦无量无边，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知世谛者，是名中智；分别世谛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善男子！一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是第一义，是名中智；知第一义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所说世谛、第一义谛，其义云何？世尊，第一义中有世谛不？世谛之中有第一义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谛，如其无者将非如来虚妄说耶？”

“善男子！世谛者即第一义谛。”

“世尊！若尔者，则无二谛。”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善男子！若随言说则有二种：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义谛；世人知者，名为世谛。善男子！五阴和合，称言某甲，凡夫众生随其所称，是名世谛；解阴无有某甲名字，离阴亦无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或复有法有名有实，或复有法有名无实。善男子！有名无实者即是世谛，有名有实者是第一义谛。善男子！如我、众生、寿命、知见、养育、丈夫、作者、受者，热时之炎、乾闥婆城、龟毛、兔角、旋火之轮、诸阴、界、入，是名世谛；苦、集、灭、道名第一义谛。”

“善男子！世法有五种：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缚世，四者、法世，五者、执着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车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名为句世。云何缚世？卷合、系结、束缚、合掌，是名缚世。云何法世？如鸣槌、集僧、严鼓、戒兵、吹贝、知时，是名法世。云何执着世？如望远人，有染衣者，生想执着，言是沙门非婆罗门；见有结绳横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罗门非沙门也，是名执着世。善男子！如是名为五种世法。善男子！若有众生于如是等五种世法，心无颠倒，如实而知，是名第一义谛。”

“复次，善男子！若烧、若割、若死、若坏，是名世谛；无烧、无割、无死、无坏，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为世谛；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怨憎会、无求不得、无五盛阴，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时则名走者，或收刈时复名刈者，或作饮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则名工匠，锻金银时言金银师，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实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为世谛，十二因缘和合生者名第一义谛。”

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所言实谛，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言实谛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颠不倒，无颠倒者乃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有虚妄，若有虚妄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是佛所说非魔所说，若是魔说非佛说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一道清净，无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乐、有我、有净，是则名为实谛之义。”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实为实谛者，真实之法即是如来、虚空、佛性。若如是者，如来、虚空及与佛性无有差别。”

佛告文殊师利：“有苦有谛有实，有集有谛有实，有灭有谛有实，有道有谛有实。善男子！如来非苦非谛是实，虚空非苦非谛是实，佛性非苦非谛是实。文殊师利！所言苦者为无常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如来之性，非苦、非无常、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阴和合而生，亦名为苦，亦名无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非是集性，非是阴因，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所言灭者，名烦恼灭，亦常、无常，二乘所得名曰无常，诸佛所得是则名常，亦名证法，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之性，不名为灭，能灭烦恼，非常、非无常，不名证知，常住无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道者能断烦恼，亦常、无常，是可修法，是名实谛。如来非道，能断烦恼，非常、无常、非可修法，常住不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言真实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虚空，虚空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实。文殊师利！有苦、有苦因、有苦尽、有苦对，如来非苦乃至非对，是故为实，不名为谛；虚空、佛性，亦复如是。苦者有为、有漏、无乐，如来非有为、非有漏、湛然安乐，是实非谛。”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不颠倒者名为实谛。若尔者，四谛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说言，无有颠倒名为实谛，一切颠倒不名为实？”

佛告文殊师利：“一切颠倒皆入苦谛，如诸众生有颠倒心，名为颠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长教勅，虽受不能随顺修行，如是人等名为颠倒，如是颠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不虚妄者即是实谛，若尔者，当知虚妄则非实谛。”

佛言：“善男子！一切虚妄皆入苦谛，如有众生欺诳于他，以是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如是等法名为虚妄，如是虚妄，非不是苦，即是苦也。声闻、缘觉、诸佛世尊，远离不行，故名虚妄。如是虚妄，诸佛、二乘所断除故，故名实谛。”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大乘是实谛者，当知声闻、辟支佛乘，则为不实。”

佛言：“文殊师利！彼二乘者，亦实、不实。声闻、缘觉断诸烦恼，则名为实。无常、不住、是变易法，名为不实。”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若佛所说名为实者，当知魔说则为不实。世尊！如魔所说，圣谛摄不？”

佛言：“文殊师利！魔所说者，二谛所摄，所谓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终日宣说，亦无有人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名虚妄；如是虚妄，名为魔说。”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一道清净，无有二者，诸外道等亦复说言：‘我有一道，清净无二。’若言一道是实谛者，与彼外道有何差别？若无差别，不应说言一道清净。”

佛言：“善男子！诸外道等有苦、集谛，无灭、道谛。于非灭中而生灭想，于非道中而生道想，于非果中生于果想，于非因中生于因想，以是义故，彼无一道清净无二。”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有常、有我、有乐、有净是实义者，诸外道等应有实谛，佛



法中无。何以故？诸外道辈亦复说言：‘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诸业报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报，不可意者十不善报。若言诸行悉皆无常，而作业者于此已灭，谁复于彼受果报乎？以是义故，诸行是常，杀生因缘故名为常。’世尊！若言诸行悉无常者，能杀、可杀，二俱无常；若无常者，谁于地狱而受罪报？若言定有地狱受报者，当知诸行实非无常。世尊！系心专念亦名为常，所谓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为常。若无常者，本所见事谁忆谁念？以是因缘，一切诸行非无常也。世尊！一切忆想亦名为常，有人先见他人手、脚、头、项等相，后时若见，便还识之，若无常者，本想应灭。世尊！诸所作业，以久修习，若从初学，或经三年，或经五年，然后善知，故名为常。世尊！算数之法，从一至二，从二至三乃至百千，若无常者，初一应灭，初一若灭谁复至二？如是常一，终无有二。以一不灭，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为常。世尊！如读诵法，读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无常，所可读诵终不至四，以是读诵增长因缘，故名为常。世尊！瓶衣车乘、如人负债、大地形相、山河树林、药木草叶、众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复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说：‘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实谛。’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报故。世尊！凡受乐者必定得之，所谓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释提桓因、毘纽天及诸人天，以是义故，名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能令众生生求望故，饥者求食，渴者求饮，寒者求温，热者求凉，极者求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无乐者彼何缘求？以有求者，故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施能得乐。世间之人好施沙门、诸婆罗门、贫穷困苦，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象马、车乘、末香、涂香、众花、屋宅、依止、灯明，作如是等种种惠施，为我后世受可意报，是故当知决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以因缘故当知有乐，所谓受乐者有因缘故，名为乐触。若无乐者，何得因缘？如无兔角，则无因缘，有乐因缘，则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上中下故，当知有乐，下受乐者释提桓因，中受乐者大梵天王，上受乐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当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净。何以故？若无净者，不应起欲，若起欲者，当知有净。又复说言，金银、珍宝、琉璃、颇梨、车渠、马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贝、流泉、浴池、饮食、衣服、花香、末香、涂香、灯烛之明，如是等物悉是净法。复次有净，谓五阴者，即是净器盛诸净物，所谓人天、诸仙、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以是义故名之为净。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我，有所睹见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师家，虽复不见陶师之身，以见轮绳，定知其家必是陶师。我亦如是，眼见色已，必知有我。若无我者，谁能见色？闻声乃至触法，亦复如是。复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为相？喘息、视眴、寿命、役心，受诸苦乐、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能别味故，有人食果，见已知味，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执作业故。执镰能刈、执斧能斫、执瓶盛水、执车能御，如是等事，我执能作，当知必定而有我也。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即于生时，欲得乳哺、乘宿习故，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众生故。譬如瓶衣、车乘田宅、山林树木、象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则有利益。此内五阴亦复如是，眼等诸根有和合故，则利益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则有遮碍，物若无者，则无有遮，若有遮者则知有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亲与非亲非是伴侣，正法、邪法亦非伴侣，智与非智亦非伴侣。沙门、非沙门，婆罗门、非婆罗门，子、非子，昼、非昼，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为伴非伴，是故当知必定有我。世尊！诸外道等种种说有常、乐、我、净，当知定有常、乐、我、净。世尊！以是义故，诸外道等亦得说言，我有真谛。”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有常、有乐、有净、有我者，是非沙门、非婆罗门。何以故？迷于生死，离一切智大导师故。如是沙门、婆罗门等，沈没诸欲，善法羸损故。是诸外道，系在贪欲、瞋恚、痴狱，堪忍、爱乐故。是诸外道虽知业果自作自受，而犹不能远离恶法。是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无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诸外道虽欲



贪着上妙五欲，贫于善法，不勤修故。是诸外道虽欲往至正解脱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是诸外道虽欲求乐，而不能求乐因缘故。是诸外道虽复憎恶一切诸苦，然其所行未能远离诸苦因缘。是诸外道虽为四大毒蛇所缠，犹行放逸，不能谨慎。是诸外道无明所覆，远离善友，乐在三界无常炽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是诸外道遇诸烦恼难愈之病，而复不求大智良医。是诸外道方于未来当涉无边险远之路，而不知习善法资粮而自庄严。是诸外道常为姪欲灾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是诸外道瞋恚炽盛，而复反更亲近恶友。是诸外道常为无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恶之法。是诸外道常为邪见之所诳惑，而反于中生亲善想。是诸外道怖食甘果，而种苦子。是诸外道已处烦恼暗室之中，而反远离大智炬明。是诸外道患烦恼渴，而复反饮诸欲咸水。是诸外道漂没生死无边大河，而复远离无上船师。是诸外道迷惑颠倒，言诸行常，诸行若常，无有是处。”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圣行品第七之四

“善男子！我观诸行悉皆无常。云何知耶？以因缘故。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缘生。善男子！佛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所作、非无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无相，非有名、非无名，非名、非色、非长、非短、非阴、界、入之所摄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来，如来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义故，从因生法，不名为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因生。善男子！是诸外道不见佛性、如来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说，悉是妄语，无有真谛。诸凡夫人先见瓶衣、车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马牛羊，后见相似，便言是常，当知其实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为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为常，佛性无为是故为常。虚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无为，无为者即是常。善男子！有为之法凡有二种：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数法。色法者，地、水、火、风。善男子！心名无常。何以故？性是攀缘相，应分别故。善男子！眼识性异，乃至意识性异，是故无常。善男子！色境界异，乃至法境界异，是故无常。善男子！眼识相应异，乃至意识相应异，是故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识应独缘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识异乃至意识异，则知无常。以法相似，念念生灭，凡夫见已，计之为常。善男子！诸因缘相可破坏故，亦名无常。所谓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于眼识，耳识生时，所因各异，非眼识因缘，乃至意识异亦如是。

“复次，善男子！坏诸行因缘异故，心名无常。所谓修无常心异，修苦、空、无我心异。心若常者，应常修无常，尚不得观苦、空、无我，况复得观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外道法中，不能摄取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无常。复次，善男子！心性异故，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缘觉心性异，诸佛心性异。一切外道心有三种：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异，苦相应心异，不苦不乐相应心异，贪欲相应心异，瞋恚相应心异，愚痴相应心异。一切外道心相亦异，所谓愚痴相应心异，疑惑相应心异，邪见相应心异，进止威仪其心亦异。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复不能分别诸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诸忆念法不应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读诵不应增长。复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应说言已作、今作、当作，若有已作、今作、当作，当知是心必定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则无怨、亲、非怨非亲。心若常者，则不应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善男子！以是义故，当知心性各各别异，有别异故当知无常。

“善男子！我今于此非色法中，演说无常，其义已显，复当为汝说色无常。是色无常，本无有生，生已灭故。内身处胎歌罗逻时，本无有生，生已变故；外诸牙茎，本亦无生，生已变故；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善男子！所有内色随时而变，歌罗逻时异，安浮陀时异，伽那时异，闭手时异，诸疱时异，初生时异，婴孩时异，童子时异，乃至老时各各变异。所谓外色亦复如是，牙异、茎异、枝异、叶异、花异、果异。复次，善男子！内味亦异，歌罗逻时乃至老时各各变异。外味亦尔，牙、茎、枝、叶、花、果味异。歌罗逻时力异，乃至老时力异。歌罗逻时相貌异，乃至老时相貌亦异。歌罗逻时果报异，乃至老时果报亦异。歌罗逻时名字异，乃至老时名字亦异。所谓内色坏已还合，故知无常。外诸树木亦坏已还合，故知无常。次第渐生，故知无常。次第生歌罗逻时，乃至老时，次第生牙乃至果子，故知无常。诸色可灭，故知无常。歌罗逻灭时异，乃至老灭时异。牙灭时异，乃至果灭时异，故知无常。凡夫无知，见相似生，计以为常。以是义故，名曰无常。若无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净。

“善男子！我因迦叶先问是事，于彼已答。

“复次，善男子！诸行无我。善男子！总一切法，谓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可裂、可打、生增长故，我者不可破坏、裂打、生长，以是义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复非我。何以故？因缘生故。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专念故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实非我也。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无我。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忆想故知有我者，无忆想故定知无我。如说见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共相见耶？’若有我者，不应复问；以相问故，定知无我。善男子！若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无我。如言调达，终不发言非调达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终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无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应无我。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无伴故，应无有我。有法无伴，所谓如来、虚空、佛性，我亦如是实无有伴，以是义故，定知无我。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无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贫贱人名字富贵。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则杀我，而我实不可杀，假名杀我；亦如杀人，名为长者。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婴儿不应执持糞秽、火、蛇、毒药，以是义故，定知无我。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谓淫欲、饮食、恐怖，是故无我。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无我，无相故亦无我。若人睡时，不能进止、俯仰、视眴，不觉苦乐，不应有我。若以进止、俯仰、视眴知有我者，机关木人亦应有我。善男子！如来亦尔，不进、不止、不俯、不仰、不视、不眴，不苦、不乐、不贪、不恚、不痴、不行，如来如是真实有我。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见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忆念故，见则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欠非笑，非卧非起、非饥非饱，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是诸外道痴如小儿，无慧方便，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寿命非寿命、众生非众生、实非实、有非有，于佛法中取少许分，虚妄计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常、乐、我、净。如生盲人不识乳色，便问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贝。’盲人复问：‘是乳色者如贝声耶？’答言：‘不也。’复问：‘贝色为何似耶？’答言：‘犹稻米末。’盲人复问：‘乳色柔软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复何所似？’答言：‘犹如雨雪。’盲人复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复何似？’答言：‘犹如白鹤。’是生盲人虽闻如是四种譬喻，终不能得识乳真色。是诸外道亦复如是，终不能识常、乐、我、净。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佛法中有真实谛，非于外道。”

文殊师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于今临般涅槃，方更转于无上法轮，乃作如是分别真谛。”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云何故于如来生涅槃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常住不变，不般涅槃。

善男子！若有计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声闻，声闻即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受，我转法轮，余人不能；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计，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风等亦复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闻，多闻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罗蜜，檀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罗蜜，尸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罗蜜，羼提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毘梨耶波罗蜜，毘梨耶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处，四念处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善男子！若言常住无有变易，云何说言佛转法轮？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更转于法轮。

“善男子！譬如因眼，缘色、缘明、缘思惟，因缘和合，得生眼识。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识；色乃至思惟终不念言我能生眼识，眼识亦复不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善男子！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觉了诸法，复因咽喉、舌齿、唇口、言语、音声，为憍陈如初始说法，名转法轮。以是义故，如来不名转法轮也。

“善男子！若不转者，即名为法，法即如来。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钻、因手、因干牛粪，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钻、手、牛粪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乃至憍陈如，名转法轮。如来亦复不念言，我转法轮。

“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名如来。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攪、因瓶、因绳、因人手捉，而得出苏，酪不念言我能出苏，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苏，苏亦不言我能自出。众缘和合，故得出苏。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

“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风、因粪、因时、因人作业，而牙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牙，乃至作业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

“善男子！若不能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桴和合出声，鼓不念言我能出声，乃至桴亦如是，声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转法轮者名为不作，不作者即转法轮，转法轮者即是如来。善男子！转法轮者乃是诸佛世尊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虚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亦尔，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如来性，佛性亦尔，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

“善男子！诸佛世尊语有二种：一者、世语，二者、出世语。善男子！如来为诸声闻、缘觉说于世语，为诸菩萨说出世语。善男子！是诸大众复有二种：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于昔日波罗捺城，为诸声闻转于法轮；今始于此拘尸那城，为诸菩萨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捺转于法轮；为上根人，人中象王，迦叶菩萨等，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大法轮。善男子！极下根者如来终不为转法轮，极下根者即一阐提。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二种：一、中精进，二、上精进。于波罗捺，为中精进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为上精进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捺城初转法轮，八万天人得须陀洹果；今于此间拘尸那城，八十万亿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善男子！波罗捺城大梵天王稽首请我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迦叶菩萨稽首请我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捺城转法轮时，说无常、苦、空、无我；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法轮时，说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捺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闻于梵天；如来今于拘尸那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遍于东方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有所说，皆悉名为转法轮也。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隐。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所说法，亦复如是，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已调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则能消灭一切怨贼。如来说法亦复如是，能令一切诸烦恼贼皆悉寂静。复次，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下上回转。如来说法亦复如是，能令下趣诸恶众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于此更转法轮。”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于此义非为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转法轮者，实是诸佛如来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

尔时，世尊告迦叶菩萨：“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所行圣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复以何义名为圣行？”“善男子！圣名诸佛世尊，以是义故，名为圣行。”

“世尊！若是诸佛之所行者，则非声闻、缘觉、菩萨所能修行。”

“善男子！是诸世尊安住于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开示分别，演说其义，以是义故，名曰圣行。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如是闻已，则能奉行，故名圣行。善男子！是菩萨摩訶萨得是行已，则得住于无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萨得住如是无所畏地，则不复畏贪、恚、愚痴、生、老、病、死，亦复不畏恶道地狱、畜生、饿鬼。善男子！恶有二种：一者、阿修罗，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种恶：一者、一阐提，二者、诽谤方等经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诸菩萨等，终不畏堕如是恶中；亦复不畏沙门、婆罗门、外道邪见、天魔波旬，亦复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无所畏。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无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坏二十五有。善男子！得无垢三昧能坏地狱有，得无退三昧能坏畜生有，得心乐三昧能坏饿鬼有，得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得日光三昧能断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断瞿耶尼有，得热炎三昧能断郁单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断阎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得难伏三昧能断三十三天处有，得悦意三昧能断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断兜率天有，得黄色三昧能断化乐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断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断初禅有，得种种三昧能断大梵天有，得双三昧能断二禅有，得雷音三昧能断三禅有，得霖雨三昧能断四禅有，得如虚空三昧能断无想有，得照镜三昧能断净居阿那含有，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得常三昧能断识处有，得乐三昧能断不用处有，得我三昧能断非想非非想处有。善男子！是名菩萨得二十五三昧，断二十五有。

“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诸三昧王。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入如是等诸三昧王，若欲吹坏须弥山王随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随意即能，亦令众生无迫迕想，若欲化作无量众生悉令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随意，欲分一身以为多身，复合多身以为一身，虽作如是，心无所著，犹如莲花。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于自在之地。菩萨得住是自在力，随欲生处，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圣王领四天下，随意所行无能障碍。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一切生处若欲生者，随意往生。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萨即往而生其中。菩萨虽生，非本业果；菩萨摩訶萨住自在力因缘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虽在地狱，不受炽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所可成就如是功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尚不可说，何况诸佛所有功德而当可说？”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住无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总持三昧，具足得无所畏，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我意犹谓，故不如是大乘经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经力故，能出生诸佛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佛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大乘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是经不得为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善

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于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善男子！以是义故，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赞，《大涅槃经》犹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众病悉除，一切诸药悉入其中。我闻是已，窃复思念，若有不能听受是经，当知是人，为大愚痴，无有善心。世尊！我于今者实能堪忍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折骨为笔，书写如是《大涅槃经》，书已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义。世尊！若有众生贪着财物，我当施财，然后以是《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尊贵者，先以爱语而随其意，然后渐当以是大乘《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凡庶者，当以威势逼之令读。若懦弱者，我当为其而作仆使，随顺其意令其欢喜，然后当以大般涅槃而教导之。若有诽谤大乘经者，当以势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后劝之令读《大涅槃经》。若有爱乐大乘经者，我躬当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汝甚爱乐大乘经典、贪大乘经、爱大乘经、味大乘经，信敬、尊重、供养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缘，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大菩萨，在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槃、如来、佛性，诸佛所说秘密之藏。善男子！过去之世，佛日未出，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所有经论。修寂灭行，具足威仪，其心清静，不为外来能生欲想之所破坏，灭瞋恚火，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经典，乃至不闻方等名字。我于尔时住于雪山，其山清静，流泉浴池、树林药木充满其地，处处石间有清流水，多诸香花周遍严饰，众鸟禽兽不可称计，甘果滋繁种别难计。复有无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于尔时独处其中，唯食诸果，食已系心思惟坐禅，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大乘经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难行、苦行时，释提桓因等诸天人心大惊怪，即共集会，各各相谓，而说偈言：

“‘各共相指示，    清静雪山中，    寂静离欲主，    功德庄严王。  
以离贪瞋慢，    永断谄愚痴，    口初未曾说，    粗恶等语言。’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欢喜，复说偈言：

“‘如是离欲人，    清静勤精进，    将不求帝释，    及以诸天耶？  
若是外道者，    修行诸苦行，    是人多欲求，    帝释所坐处。’

“尔时，复有一仙天子，即为帝释而说偈言：

“‘天主憍尸迦！    不应生此虑，    外道修苦行，    何必求帝处？’

“说是偈已复作是言：‘憍尸迦！世有大士，为众生故不贪己身，为欲利益诸众生故，而修种种无量苦行。如是之人见生死中诸过咎故，设见珍宝满此大地、诸山、大海，不生贪着，如视涕唾。如是大士舍弃财宝、所爱妻子、头目髓脑、手足支节、所居舍宅、象马车乘、奴婢僮仆，亦不愿求生于天上，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静无染，众结永尽，唯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释提桓因复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则为摄取一切世间所有众生。大仙！若此世间有佛树者，能除一切诸天世人及阿修罗烦恼毒蛇。若诸众生住是佛树阴凉中者，烦恼诸毒悉得消灭。大仙！是人若当未来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当得灭无量炽然烦恼，如是之事实为难信。何以故？无量百千诸众生等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见少微缘，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动转。如水中月，水动则动。犹如画像，难成易坏。菩提之心亦复如是，难发易坏。大仙！如有多人以诸铠仗牢自庄严，欲前讨贼，临阵恐怖则便退散。无量众生亦复如是，发菩提心，牢自庄严，见生死过，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见如是无量众生发心之后，

皆生动转，是故我今虽见是人修于苦行，无恼、无热，住于险道、其行清静，未能信也。我今要当自往试之，知其实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重担不？大仙！犹如车有二轮，则能载用，鸟有二翼，堪任飞行。是苦行者，亦复如是，我虽见其坚持禁戒，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当知则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重担也。大仙！譬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菴罗树，花多果少。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当与汝俱往试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种试已，乃知其真，谓烧、打、磨。试彼苦行者，亦当如是。’

“尔时释提桓因自变其身作罗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远而便立住。是时罗刹心无所畏，勇健难当，辩才次第，其声清雅，宣过去佛所说半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说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现形貌甚可怖畏。顾眄遍视，观于四方。是苦行者，闻是半偈，心生欢喜。譬如估客，于险难处夜行失伴，恐怖推求，还遇同侣，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亦如久病，未遇良医、瞻病、好药，后卒得之。如人没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为怨逐，忽然得脱。如久系人，卒闻得出。亦如农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还得归家，家人见已，生大欢喜。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半偈，心中欢喜亦复如是，即从座起，以手举发，四向顾视而说是言：‘向所闻偈，谁之所说？’尔时亦更不见余人，唯见罗刹。即说是言：‘诸开如是解脱之门，谁能雷震诸佛音声？谁于生死睡眠之中，而独觉寤唱如是言？谁能于此示道生死饥馑众生无上道味？无量众生沈生死海，谁能于中作大船师？是诸众生常为烦恼重病所缠，谁能于中为作良医？说是半偈启悟我心，犹如半月渐开莲花。’善男子！我于尔时更无所见，唯见罗刹。复作是念：‘将是罗刹说是偈耶？’仍复生疑：‘或非其说，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闻是偈句者，一切恐怖、丑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说此偈？不应火中出于莲花，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于尔时复作是念：‘我今无智，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诸佛，从诸佛所闻是半偈，我今当问。’即便前至是罗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于何处得是过去离怖畏者所说半偈？大士！复于何处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义，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间无量众生，常为诸见罗网所覆，终身于此外道法中，初不曾闻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说空义。’

“善男子！我问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罗门！汝今不应问我是义。何以故？我不食来已经多日，处处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调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假使我今力能飞行虚空至郁单越，乃至天上，处处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说是语。’善男子！我时即复语罗刹言：‘大士！若能为我说是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大士！汝所说者，名字不终，义亦不尽，以何因缘不欲说耶？夫财施者则有竭尽，法施因缘不可尽也。虽无有尽，多所利益。我今闻此半偈法已，心生惊疑，汝今幸可为我除断，说此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罗刹答言：‘汝智太过，但自忧身，都不见念，今我定为饥苦所逼，实不能说。’我即问言：‘汝所食者，为是何物？’罗刹答言：‘汝不足问，我若说者，令多人怖。’我复问言：‘此中独处，更无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说？’罗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饮者，唯人热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虽多人，皆有福德，兼为诸天之所守护，而我无力不能得杀。’善男子！我复语言：‘汝但具足说是半偈，我闻偈已，当以此身奉施供养。大士！我设命终，如此之身无所复用，当为虎狼、鸱枭、鸱鸢之所噉食，然复不得一毫之福。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不坚身，以易坚身。’罗刹答言：‘谁当信汝如是之言，为八字故，弃所爱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无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宝器。我亦如是，舍不坚身，得金刚身。汝言谁当信者？我今有证，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证是事，复有天眼诸菩萨等，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证知，复有十方诸佛世尊利众生者，亦能证我，为八字故，舍于身命。’罗刹复言：‘汝若是能舍身者，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其余半偈。’

“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事已，心中欢喜，即解己身所着鹿皮，为此罗刹敷置法座，自言：‘和上！愿坐此座。’我即于前，叉手长跪，而作是言：‘唯愿和上！善为我说，其余半偈，令得具足。’罗刹即说：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尔时，罗刹说是偈已复作是言：‘菩萨摩訶萨，汝今已闻具足偈义，汝之所愿为悉满足，若必欲利诸众生者，时施我身。’善男子！我于尔时深思此义，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即便更系所着衣裳，恐其死后身体露现，即上高树。尔时，树神复问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时答言：‘我欲舍身，以报偈价。’树神问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时答言：‘如是偈句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我为此法，弃舍身命。不为利养、名闻、财宝、转轮圣王、四大天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乐，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善男子！我舍身时，复作是言：‘愿令一切慳惜之人，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少施起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如弃草木。’我于尔时说是语已，寻即放身自投树下，下未至地时，虚空之中出种种声，其声乃至阿迦尼吒。尔时，罗刹还复释身，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

“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欲于无量黑暗之中然大法炬。由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烧恼，唯愿听我忏悔罪咎。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济度。’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众，顶礼我足，于是辞去，忽然不现。

“善男子！如我往昔为半偈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无量功德，皆由供养如来正法。善男子！汝今亦尔，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已超过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上。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于圣行。”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梵行品第八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梵行？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义，三者、知时，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众，七者、知尊卑。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知法？善男子！是菩萨摩訶萨知十二部经，谓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

“善男子！何等名为修多罗经？从如是我闻乃至欢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罗。

“何等名为祇夜经？佛告诸比丘，昔我与汝愚无智慧，不能如实见四真谛，是故流转久处生死，没大苦海。何等为四？苦、集、灭、道。如佛昔日为诸比丘说契经竟，尔时复有利根众生，为听法故，后至佛所，即便问人：‘如来向者为说何事？’佛时知己，即因本经以偈颂曰：

“‘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  
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生有既已尽，更不受诸有。’

“是名祇夜经。

“何等名为授记经？如有经律，如来说时，为诸大人受佛记别：‘汝阿逸多，未来有王名曰曩伽，当于是世而成佛道，号曰弥勒。’是名授记经。

“何等名为伽陀经？除修多罗及诸戒律，其余有说四句之偈，所谓：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是名伽陀经。

“何等名为优陀那经？如佛晡时入于禅定，为诸天众广说法要。时诸比丘各作是念：‘如来今者为何所作？’如来明旦从禅定起，无有人问，以他心智即自说言：‘比丘当知，一切诸天寿命极长。汝诸比丘善哉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静。’如是诸经无问自说，是名优陀那经。

“何等名为尼陀那经？如诸经偈，所因根本，为他演说。如舍卫国，有一丈夫罗网捕鸟，得已笼系，随与水谷而复还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偈言：

“‘莫轻小罪，      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是名尼陀那经。

“何等名为阿波陀那经？如戒律中所说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经。

“何等名为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经？如佛所说，比丘当知，我出世时，所可说者名曰戒经。鸠留秦佛出世之时，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时，名曰法镜。迦叶佛时，名分别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经。

“何等名为阇陀伽经？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黑、作麀、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阇陀伽。

“何等名为毘佛略经？所谓大乘方等经典，其义广大犹如虚空，是名毘佛略。

“何等名为未曾有经？如彼菩萨初出生时，无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观十方。亦如猕猴手捧蜜器，以献如来。如白项狗，佛边听法。如魔波旬变为青牛，行瓦钵间，令诸瓦钵互相櫟触，无所伤损。如佛初生，入天庙时，令彼天像起下礼敬。如是等经，名未曾有经。

“何等名为优波提舍经？如佛世尊所说诸经，若作议论，分别广说，辩其相貌，是名优波提舍经。菩萨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经，名为知法。

“云何菩萨摩訶萨知义？菩萨摩訶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知义。云何菩萨摩訶萨知时？善男子！菩萨善知如是时中任修寂静，如是时中任修精进，如是时中任修舍定，如是时中任供养佛，如是时中任供养师，如是时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是名知时。云何菩萨摩訶萨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訶萨知足，所谓食饮衣药、行住坐卧、睡寤语默，是名知足。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自知？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闻、如是舍、如是慧、如是去来、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问、如是答，是名自知。云何菩萨摩訶萨知众？善男子！是菩萨知如是等，是刹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应于是众如是行来、如是坐起、如是说法、如是问答，是名知众。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种：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萨当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为善。复次信有二种：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萨。当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为善。往僧坊者复有二种：一者、礼拜，二、不礼拜。菩萨当知礼拜者善，不礼拜者不名为善。其礼拜者复有二种：一者、听法，二者、不听法。菩萨当知听法者善，不听法者不名为善。其听法者复有二种：一、至心听，二、不至心。菩萨当知至心听者是则名善，不至心者不名为善。至心听法复有二种：一者、思义，二、不思义。菩萨当知思义者善，不思义者不名为善。其思义者复有二种：一、如说行，二、不如说行。如说行者是则为善，不如说行不名为善。如说行者复有二种：一、求声闻，不能利安饶益一切苦恼众生；二者、回向无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乐。菩萨应知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诸宝中如意宝珠最为胜妙，如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萨于人天中最胜最上，不可譬喻。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住七善法。菩萨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复次，善男子！复有梵行，谓慈、悲、喜、舍。”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断瞋恚，修悲心者亦断瞋恚，云何而言四无量心？推义而言，则应有三。世尊！慈有三缘：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则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若从是义，唯应有三，不应有四。众生缘者，缘于五阴，愿与其乐，是名众生缘。法缘者，缘诸众生所须之物而施与之，是名法缘。无缘者，缘于如来，是名无缘。慈者多缘贫穷众生，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若缘众生，则不缘佛，法亦如是。以是义故，缘如来者，名曰无缘。世尊！慈之所缘一切众生，如缘父母、妻子、亲属，以是义故，名曰众生缘。法缘者，不见父母、妻子、亲属，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是名法缘。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是名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是故应三，不应有四。世尊！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是故应二，不应有四。世尊！夫无量者，名曰无边，边不可得，故名无量。若无量者，则应是一，不应言四。若言四者，何得无量？是故应一，不应四也。”

佛告迦叶：“善男子！诸佛如来为诸众生所宣法要，其言秘密，难可了知。或为众生说一因缘。如说何等为一因缘？所谓一切有为之法。善男子！或说二种，因之与果。或说三种，烦恼、业、苦。或说四种，无明、诸行、生与老死。或说五种，所谓受、爱、取、有及生。或说六种，三世因果。或说七种，谓识、名色、六入、触、受及以爱、取。或说八种，除无明、行及生、老死，其余八事；或说九种，如城经中，除无明、行、识，其余九事。或说十一，如为萨遮尼犍子说，除生一法，其余十一。或时具说十二因缘，如王舍城，为迦叶等具说十二无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缘，为众生故种种分别，无量心法亦复如是。善男子！以是义故，于诸如来深秘行处不应生疑。善男子！如来世尊有方便，无常说常，常说无常；说乐为苦，说苦为乐；不净说净，净说不净；我说无我，无我说我；于非众生说为众生，于实众生说非众生；非物说物，物说非物；非实说实，实说非实；非境说境，境说非境；非生说生，生说非生；乃至无明说明、明说无明；色说非色，非色说色；非道说道，道说非道。善男子！如来以是无量方便，为调众生，岂虚妄耶？善男子！或有众生贪于财货，我于其人自化其身作转轮王，于无量岁，随其所须种种供给，然后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贪着五欲，于无量岁，以妙五欲充足其愿，然后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荣豪自贵，我于其人无量岁中为作仆使，趋走给侍，得其心已，即复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性慢自是，须人呵谏，我于无量百千岁中教诃敦喻，令其心调，然后复劝，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来如是，于无量岁，以种种方便令诸众生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岂虚妄耶？诸佛如来虽处众恶，无所染污犹如莲花。善男子！应如是知四无量义。

“善男子！是无量心体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处。善男子！如是无量，伴侣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欲瞋恚众生。善男子！以是义故，得名为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断瞋，悲亦如是，应说三者，汝今不应作如是难。何以故？善男子，患有二种，一、能夺命，二、能鞭撻。修慈则能断彼夺命，修悲能除彼鞭撻者。善男子！以是义故，岂非四耶？复次瞋有二种：一、瞋众生，二、瞋非众生。修慈心者断瞋众生，修悲心者断非众生。复次瞋有二种：一、有因缘，二、无因缘。修慈心者断有因缘，修悲心者断无因缘。复次瞋有二种：一者、久于过去修习，二者、于今现在修习。修慈心者能断过去，修悲心者断于现在。复次瞋有二种：一、瞋圣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断瞋圣人，修悲心者断瞋凡夫。复次瞋有二种：一、上，二、中。修慈断上，修悲断中。善男子！以是义故，则名为四，何得难言应三非四？是故，迦叶！是无量心，伴侣相对，分别为四。复以器故，应名为四。器若有慈，则不得有悲、喜、舍心。以是义故，应四无减。善男子！以行分别，故应有四，若行慈时，无悲、喜、舍，是故有四。

“善男子！以无量故，亦得名四。夫无量者则有四种，有无量心，有缘、非自在；有无

量心，自在、非缘；有无量心，亦缘、亦自在；有无量心，非缘、非自在。何等无量有缘、非自在？缘于无量无边众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虽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无量自在、非缘？如缘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乐，非无量缘。何等无量亦缘、亦自在？谓诸佛菩萨。何等无量非缘、非自在？声闻、缘觉不能广缘无量众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义故，名四无量，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乃是诸佛如来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声闻、缘觉虽名无量，少不足言，诸佛菩萨则得名为无量无边。”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实如圣教，诸佛如来所有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世尊！颇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

佛言：“有。善男子！菩萨若于诸众生中，三品分别：一者、亲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于亲人中，复作三品，谓上、中、下；怨憎亦尔。是菩萨摩訶萨于上亲中与增上乐，于中下亲亦复平等与增上乐，于上怨中与少分乐，于中怨所与中品乐，于下怨中与增上乐。菩萨如是转复修习，于上怨中与中品乐，于中、下怨等与增上乐。转复修习，于上、中、下等与上乐，若上怨中与上乐者，尔时得名慈心成就。菩萨尔时于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无有差别。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

“世尊！何缘菩萨得如是慈，犹故不得名为大慈？”

“善男子！以难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于过去无量劫中，多集烦恼，未修善法，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善男子！譬如荊豆，干时锥刺，终不可着。烦恼坚硬，亦复如是，虽一日夜系心不散，难可调伏。又如家犬，不畏于人，山林野鹿，见人怖走。瞋恚难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复次，善男子！譬如画石，其文常在，画水速灭，势不久住。瞋如画石，诸善根本如彼画水，是故此心难得调伏。如火聚，其明久住；电光之明不得暂停。瞋如火聚，慈如电明，是故此心难得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于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极恶者名一阐提，初住菩萨修大慈时，于一阐提心无差别，不见其过故不生瞋，以是义故得名大慈。善男子！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善男子！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其余诸行不必能尔。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善男子！因世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义故，名大无量。”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除无利益、与利乐者，实无所为。如是思惟即是虚观，无有实利。世尊！譬如比丘观不净时，见所着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所可食噉皆作虫相，而实非虫。观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实非粪。观所食酪犹如髓脑，而实非脑。观骨碎末犹如麁相，而实非麁。四无量心亦复如是，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虽口发言与众生乐，而实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耶？世尊！若非虚妄，实与乐者，而诸众生何故不以诸佛菩萨威德力故，一切受乐？若当真实不得乐者，如佛所说：‘我念往昔独修慈心，经此劫世七返成坏，不来此生。世界成时，生梵天中。世界坏时，生光音天。若生梵天，力势自在，无能摧伏，于千梵中最胜最上，名大梵王。有诸众生，皆于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天王释提桓因，无量百千作转轮王，独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报。’若不实者，云何得与此义相应？”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惧。”即为迦叶而说偈言：

“若于一众生，	不生瞋恚心，	而愿与彼乐，	是名为慈善。
一切众生中，	若起于悲心，	是名圣种性，	得福报无量。
设使五通仙，	悉满此大地，	有大自然天，	奉施其所安。
象马种种物，	所得福报果，	不及修一慈，	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实非妄想，谛是真实。若是声闻、缘觉之慈，是名虚妄。诸佛菩

萨真实不虚。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观土为金，观金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风相，风作地相，随意成就，无有虚妄；观实众生为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悉随意成，无有虚妄。善男子！当知菩萨四无量心，是实思惟，非不真实。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真实思惟？谓能断除诸烦恼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恚及众生相，以是故名真实思惟。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四无量心，能为一切诸善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缘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隐乐，所谓食饭、车乘、衣服、花香、床卧、舍宅、灯明，如是施时，心无系缚，不生贪着，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心尔时无所依止，妄想永断，不为怖畏、名称利养，不求人天所受快乐，不生憍慢，不望返报，不为诳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贵，凡行施时不见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时不见是器、非器，不择日时、是处、非处，亦复不计饥馑、丰乐，不见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及以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无有断绝。善男子！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布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属欲令安隐，为除毒故，即命良医而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触，我今当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谁之所射？为是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复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镞铁者，何冶所出？刚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鸟翼？鸟、鷃、鸢耶？所有毒者，为从作生、自然而有？为是人毒？恶蛇毒耶？’如是痴人竟未能知，寻便命终。善男子！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能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行布施时，于诸众生慈心平等，犹如子想。又行施时，于诸众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其心欢喜，犹如父母见子病愈。既施之后，其心放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在活。是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布施食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大智食，勤进回向无上大乘。愿诸众生得善智食，不求声闻、缘觉之食。愿诸众生得法喜食，不求爱食。愿诸众生悉得般若波罗蜜食，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善根。愿诸众生悟解空相，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愿诸众生常为受者，怜愍一切，为众福田。’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慈心时，凡所施食，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趣大乘河，饮八味水，速涉无上菩提之道。离于声闻、缘觉枯竭，渴仰求于无上佛乘。断烦恼渴，渴仰法味。离生死爱，爱乐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诸三昧，入于甚深智慧大海。愿诸众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离欲寂静如是诸味。愿诸众生具足无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见佛性，见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犹如虚空，复令其余无量众生得一法味，所谓大乘，非诸声闻、辟支佛味。愿诸众生得一甜味，无有六种差别之味。愿诸众生唯求法味，无碍佛法所行之味，不求余味。’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普令众生成于大乘、得住大乘、不退于乘、不动转乘、金刚座乘，不求声闻、辟支佛乘，向于佛乘、无能伏乘、无羸乏乘、不退没乘、无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难得乘、无边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常应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布施衣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惭愧衣，法界覆身，裂诸见衣，衣服离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诸触柔软无碍，光色润泽、皮肤细软、常光无量、无色离色，愿诸众生皆悉普得无色之身，过一切色，得入无色大般涅槃。’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布施衣时，应当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修慈中布施花香、涂香、末香、诸杂香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一切皆得佛花三昧，七觉妙鬘系其首顶。愿诸众生形如满月，所见诸色微妙第一。愿诸众生皆成一相，百福庄严。愿诸众生随意得见可意之色。愿诸众生常遇善友，得无碍香，离诸臭秽。愿诸众生具诸善根无上珍宝。愿诸众生相视和悦，无有忧苦，众善各备，不相忧念。愿诸众生戒香具足。愿诸众生持无碍戒，香气芬馥，充满十方。愿诸众生得坚牢戒、无悔之戒、一切智戒、离诸破戒，悉得无戒、未曾有戒、无师戒、无作戒、无荒戒、无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于香涂身及以斫刺，等无憎爱。愿诸众生得无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愿诸众生悉得具足尸波罗蜜，犹如诸佛所成就戒。愿诸众生悉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智之所薰修。愿诸众生悉得成于大般涅槃微妙莲花，其花香气充满十方。愿诸众生纯食大乘大般涅槃无上香馐，犹蜂采花，但取香味。愿诸众生悉得成就无量功德所薰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花香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天中天所卧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禅处；卧于菩萨所卧之床，不卧声闻、辟支佛床，离卧恶床。愿诸众生得安乐卧，离生死床，成大涅槃师子卧床。愿诸众生坐此床已，复为其余无量众生示现神通师子游戏。愿诸众生住此大乘大宫殿中，为诸众生演说佛性。愿诸众生坐无上床，不为世法之所降伏。愿诸众生得忍辱床，离于生死饥馑冻饿。愿诸众生得无畏床，永离一切烦恼怨贼。愿诸众生得清净床，专求无上正真之道。愿诸众生得善法床，常为善友之所拥护。愿诸众生得右胁卧床，依因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处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罗蜜行、大正觉行、一切菩萨所行道行、无边广大如虚空行。愿诸众生皆得正念，远离恶念。愿诸众生悉得安住常、乐、我、净，永离四倒。愿诸众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愿诸众生必为无上一切智器。愿诸众生悉得入于甘露屋宅。愿诸众生初、中、后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愿诸众生于未来世，常处菩萨所居宫殿。’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愿诸众生常得照明。愿诸众生得色微妙，光泽第一。愿诸众生其目清净，无诸翳网。愿诸众生得大智炬，善解无我、无众生相、无人、无命。愿诸众生皆得睹见清净佛性，犹如虚空。愿诸众生肉眼清净，彻见十方恒沙世界。愿诸众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愿诸众生得无碍明，皆悉得见清净佛性。愿诸众生得大智明，破一切暗及一阐提。愿诸众生得无量光，普照无量诸佛世界。愿诸众生然大乘灯，离二乘灯。愿诸众生所得光明，灭无明暗，过于千日普照之功。愿诸众生得火珠明，悉灭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暗。愿诸众生具足五眼，悟诸法相，成无师觉。愿诸众生无见无明。愿诸众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众生真实佛性。’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常应勤发如是誓愿。

“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所有善根，慈为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习慈心，能生如是无量善根，所谓不净、出息、入息、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三观处、十二因缘、无我等观，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见道、修道、正勤、如意、

诸根、诸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四禅、四无量心、八解脱、八胜处、一切入、空、无相、愿、无诤三昧，知他心智、及诸神通、知本际智、声闻智、缘觉智、菩萨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为根本。善男子！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若有人问：‘谁是一切诸善根本？’当言慈是。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能为善根者，名实思惟，实思惟者，即名为慈，慈即如来，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者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不可思议，诸佛境界即是慈也，当知慈者即是如来。善男子！慈者即是众生佛性，如是佛性久为烦恼之所覆蔽故，令众生不得睹见，佛性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虚空，虚空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是乐，乐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是净，净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萨无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者即是诸佛世尊无量境界，无量境界即是慈也，当知是慈即是如来。

“善男子！慈若无常，无常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净，不净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无我，无我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罗蜜，非檀之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众生，如是之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入一乘之道，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觉了诸法，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见如来性，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见法，悉是有相，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有为，有为之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不能住于初住，非初住慈，当知即是声闻慈也。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无所畏，当知是慈是声闻慈。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门果，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如是之慈，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思议。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佛性不可思议，如来亦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虽复安于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进故；虽常觉悟，亦无觉悟，以无眠故；于睡眠中，诸天虽护，亦无护者，不行恶故；眠不恶梦，无有不善，离睡眠故；命终之后，虽生梵天，亦无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能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诸佛如来亦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梵行品第八之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所有思惟悉是真实，声闻、缘觉非真实者；一切众生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若诸众生实不得乐，当知菩萨所修慈心为无利益。”

佛言：“善男子！菩萨之慈非无利益。善男子！有诸众生，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众生必受苦者，菩萨之慈为无利益，谓一阐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萨之慈则为利益，令彼众生悉受快乐。善男子！譬如有人遥见师子、虎豹、豺狼、罗刹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见机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诸人自然怖畏。众生如是，见修慈者自然受乐。善男子！以是义

故，菩萨修慈是实思惟，非无利益。

“善男子！我说是慈有无量门，所谓神通。善男子！如提婆达教阿闍世，欲害如来。是时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护财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诸弟子。其象尔时踢杀无量百千众生，众生死已，多有血气，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见我翼从，被服赤色，谓呼是血，而复见趣。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四怖驰走，唯除阿难。尔时，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时举声啼哭号泣，作如是言：‘怪哉，如来今日灭没，如何正觉一旦散坏？’是时调达心生欢喜：‘瞿昙沙门灭没甚善，从今已往真是不现。快哉此计，我愿得遂。’善男子！我于尔时为欲降伏护财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于五指出五师子。是象见已，其心怖畏，寻即失粪，举身投地，敬礼我足。善男子！我于尔时手五指头实无师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调伏。

“复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发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于其中路平治扫洒，中有一石，众欲举弃，尽力不能。我时怜愍，即起慈心，彼诸力士寻即见我以足母指举此大石，掷置虚空，还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复还聚合。令彼力士贡高心息，即为略说种种法要，令其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以指举此大石在虚空中，还置右掌吹令碎末复合如本，善男子！当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诸力士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罗，于是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卢至，为众导主，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殖众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犍。我时欲度彼长者故，从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间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为欲化度彼诸人故。彼众尼犍闻我欲至首波罗城，即作是念：‘沙门瞿昙若至此者，此诸人民便当舍我，更不供给，我等穷悴，奈何自活。’诸尼犍辈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门瞿昙今欲来此，然彼沙门委弃父母，东西驰骋，所至之处，能令土地谷米不登，人民饥馑，死亡者众，病瘦相寻，无可救解。瞿昙无赖，纯将诸恶、罗刹鬼神以为侍从。无父无母、孤穷之人，而来谄启，为作门徒。所可教诏，纯说虚空，随其至处，初无安乐。’彼人闻已，即怀怖畏，头面敬礼尼犍子足，白言：‘大师！我等今者当设何计？’尼犍答言：‘沙门瞿昙性好丛林、流泉、清水，外设有者，宜应破坏。汝等便可相与出城，诸有之处斫伐令尽，莫使有遗。流泉井池，悉置粪尸。坚闭城门，各严器仗，当壁防护，勤自固守。彼设来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当安隐。我等亦当作种种术，令彼瞿昙复道还去。’彼诸人民闻是语已，敬诺施行，斩伐树木，污辱诸水，庄严器仗，牢自防护。

“善男子！我于尔时至彼城已，不见一切树木丛林，唯见诸人庄严器仗，当壁自守。见是事已，寻生怜愍，慈心向之，所有树木还生如本，复更生长其余诸树不可称计；河池井泉，其水清静，盈满其中，如青琉璃，生众杂花，弥覆其上。变其城壁为绀琉璃，城内人民悉得彻见我及大众。门自开辟，无能制者，所严器仗，变成杂花。卢至长者而为上首，与其人民俱共相随往至佛所。我即为说种种法要，令彼诸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化作种种树木、清静流水、盈满河池，变其本城为绀琉璃，令彼人民彻见于我，开其城门，器仗为花。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舍卫城中有婆罗门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爱之甚重，遇病命终。尔时，女人愁毒入心，狂乱失性，裸身无耻，游行四衢，啼哭失声，唱言：‘子子，汝何处去？’周遍城邑，无有疲已。而是女人已于先佛殖众德本。善男子！我于是女起慈愍心，是时女人即得见我，便生子想，还得本心，前抱我身，呜唈我口。我时即告侍者阿难：‘汝可持衣与是女人。’既与衣已，便为种种说诸法要。是女闻法，欢喜踊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非彼子，彼非我母，亦无抱持。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波罗捺城有优婆夷，字曰摩诃斯那达多，已于过去无量先佛种诸善根。是优婆夷夏九十日请命众僧，奉施医药。是时众中有一比丘身婴重病，良医诊之，当须肉药，



若得肉者，病则可除，若不得肉，命将不全。时优婆夷闻医此言，寻持黄金，遍至市廛，唱如是言：‘谁有肉卖，吾以金买，若有肉者，当等与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优婆夷寻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为臠，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优婆夷患疮苦恼，不能堪忍，即发声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于尔时在舍卫城，闻其音声，于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寻见我持良药，涂其疮上，还合如本。我即为其种种说法，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往至波罗捺城，持药涂是优婆夷疮。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调达恶人贪不知足，多服酥故，头痛腹痛，受大苦恼，不能堪忍，发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优禅尼城，闻其音声，即生慈心。尔时，调达寻便见我往至其所，手摩头腹，授与盐汤，而令服之，服已平复。善男子！我实不往调婆达所，摩其头腹，授汤令服。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调婆达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憍萨罗国有诸群贼，其数五百，群党抄劫，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纵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着黑暗丛林之下。是诸群贼已于先佛殖众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恼，各作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啼哭号咷。我时住在祇洹精舍，闻其音声，即生慈心，时有凉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满其眼眶，寻还得眼，如本不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住立其前而为说法。贼闻法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作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住其人前而为说法。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贼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痴故，废其父王，自立为主。复念宿嫌，多害释种，取万二千释种诸女，刖劓耳鼻，断截手足，推之坑堑。时诸女人身受苦恼，作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复大号咷。是诸女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我于尔时在竹林中闻其音声，即起慈心。诸女尔时见我来至迦毘罗城，以水洗疮，以药傅之，苦痛寻除，耳鼻手足还复如本。我时即为略说法要，悉令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于大爱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往至迦毘罗城，以水洗疮，傅药止苦。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复如是。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修慈思惟，即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夫无量者不可思议，菩萨所行不可思议，诸佛所行亦不可思议，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慈悲喜已，得住极爱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极爱？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安隐，心大欢喜。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视诸众生同于一子，见修善者生大欢喜，是故此地名曰极爱。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遇患，心生苦恼，愍之愁毒，初无舍离。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为烦恼病之所缠切，心生愁恼，忧念如子，身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子。善男子！如人小时，拾取土块、粪秽、瓦石、枯骨、木枝，置于口中，父母见已，恐为其患，左手捉头，右手挑出。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业不善，菩萨见已，则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转生死受诸苦恼，是故此地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而终亡，父母愁恼，愿与并命。菩萨亦尔，见一阐提堕于地狱，亦愿与俱生地狱中。何以故？是一阐提若受苦时，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当为说种种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卧，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诱喻，不加其恶。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若堕地狱、畜生、饿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恶，心常念之，初不放舍。若行诸恶，终不生瞋，以恶加之，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其言秘密，我今智浅，云何能解？若诸菩萨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时，断绝尔所婆罗门命？若得此地，则应护念。若不得者，复何因缘不堕地狱？若使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何故复向提婆达多

说如是言：‘痴人无羞，食人涕唾。’令彼闻已，生于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达多造是恶已，如来复记，当堕地狱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云何于义不相违背？世尊！须菩提者住虚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饮食，要先观人，若有于己生嫌嫉心，则止不行，乃至极饥，犹不行乞，何以故？是须菩提常作是念：‘我忆往昔于福田所生一恶念，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我今宁饥，终日不食，终不令彼于我起嫌，堕于地狱受苦恼也。’复作是念：‘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若有众生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行、卧亦尔。’是须菩提护众生故，尚起是心，何况菩萨？菩萨若得一子地者，何缘如来出是粗言，使诸众生起重恶心？”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言佛如来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蚊虻能尽海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令大地悉为非色，水为坚相，火为冷相，风为住相，三宝佛性及以虚空作无常相，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毁犯四重禁罪及一阐提、谤正法者，现身得成十力、无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声闻、辟支佛等常住不变，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十住诸菩萨等犯四重禁、作一阐提、诽谤正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丧灭佛性，如来究竟入般涅槃，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掷繯能系缚风，齿能破铁，爪坏须弥，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宁与毒蛇同共一处，内其两手饿师子口，佉陀罗炭用洗浴身，不应发言，如来世尊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如来真实能为众生断除烦恼，终不为作烦恼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往昔杀婆罗门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乃至蚊子尚不故杀，况婆罗门？菩萨常作种种方便，惠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夫施食者则为施命，菩萨摩訶萨行檀波罗蜜时，常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不杀戒得寿命长，菩萨摩訶萨行尸波罗蜜时，则为施与一切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慎口无过得寿命长，菩萨摩訶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常劝众生莫生怨想，推直于人，引曲向己，无所诤讼，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寿命长，菩萨摩訶萨行毘梨耶波罗蜜时，常劝众生勤修善法；众生行已，得无量寿命；是故菩萨行毘梨耶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摄心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訶萨行禅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修平等心，众生行已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禅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于诸善法不放逸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于诸善法不生放逸，众生行已，以是因缘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于诸众生终无夺命。

“善男子！汝向所问，杀婆罗门时得是地不？善男子！时我已得，以爱念故，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甚重，犯官宪制，是时父母以怖畏故，若擒若杀，虽复擒杀，无有恶心。菩萨摩訶萨为护正法亦复如是，若有众生谤大乘者，即以鞭撻，苦加治之，或夺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萨常当作是思惟：‘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随其方便，要当为之。’诸婆罗门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要有三念：一者、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从人道中来。二者、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处？’即便自知是阿鼻狱。三者、自念：‘乘何业缘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乘谤方等大乘经典，不信因缘，为国主所杀，而来生此。念是事已，即于大乘方等经典生信敬心，寻时命终，生甘露鼓如来世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往昔乃与是人十劫寿命，云何名杀？善男子！有人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撻，以是业缘，堕地狱不？”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何以故？如佛昔为声闻说法：‘汝诸比丘，于余焦木莫生恶心。何以故？一切众生因恶心故堕于地狱。’”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应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实无恶心。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于一切众生乃至虫蚁，悉生怜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缘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众生种诸善根。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尔时，

以善方便，虽夺其命而非恶心。善男子！婆罗门法，若杀蚊子满足十车，无有罪报。蚊虻、蚤虱、猫狸、师子、虎狼、熊罴、诸恶虫兽，及余能为众生害者，杀满十车；鬼神、罗刹、拘槃荼、迦罗、富单那、颠狂干枯诸鬼神等、能为众生作烧害者，有夺其命，悉无罪报；若杀恶人，则有罪报；杀已不悔，则堕饿鬼；若能忏悔，三日断食，其罪消灭，无有遗余。若杀和上、害其父母、女人及牛，无数千年在地狱中。善男子！佛及菩萨知杀有三，谓下、中、上。下者蚊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萨示现生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以愿因缘，示受畜生——是名下杀；以下杀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杀者具受罪报，是名下杀。中杀者，从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为中，以是业因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中苦，是名中杀。上杀者，父母乃至阿罗汉、辟支佛、毕定菩萨，是名为上，以是业因缘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杀。善男子！若有能杀一阐提者，则不堕此三种杀中。善男子！彼诸婆罗门等一切皆是一阐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撻，无有罪报，杀一阐提亦复如是，无有罪报。何以故？诸婆罗门乃至无有信等五根，是故虽杀，不堕地狱。

“善男子！汝先所言，如来何故骂提婆达多痴人食唾？汝亦不应作如是问。何以故？诸佛世尊凡所发言，不可思议。善男子！或有实语，为世所爱，非时、非法，不为利益，如是之言，我终不说。善男子！或复有言，粗犷、虚妄、非时、非法，闻者不爱，不能利益，我亦不说。善男子！若有语言虽复粗犷，真实不虚，是时、是法，能为一切众生利益，闻虽不悦，我要说之。何以故？诸佛世尊、应、正遍知，知方便故。善男子！如我一时游彼圻野、聚落、丛树，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圻野，纯食血肉，多杀众生，复于其聚日食一人。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彼鬼神广说法要，然彼暴恶、愚痴无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为大力鬼，动其宫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时将其眷属，出其宫殿，欲来拒逆。鬼见我时，即失心念，惶怖蹙地，迷闷断绝，犹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还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还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于我所生善信心。我即还复如来之身，复更为说种种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杀戒。即于是日，圻野村中有一长者次应当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为长者更立名字，名手长者。尔时，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属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当云何活？’我即答言：‘从今当勅声闻弟子，随有修行佛法之处，悉当令其施汝饮食。’善男子！以是因缘，为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从今常当施彼圻野鬼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当知是辈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党眷属。善男子！如来为欲调伏众生故，示如是种种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

“善男子！我亦以木打护法鬼。又于一时，在一山上，推羊头鬼令堕山下。复于树头，扑护猕猴鬼；令护财象见五师子；使金刚神怖萨遮尼犍；亦以针刺箭毛鬼身，虽作如是，亦不令彼诸鬼神等有灭没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种种方便。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骂辱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亦不愚痴食人唾唾，亦不生于恶趣之中，阿鼻地狱受罪一劫，亦不坏僧、出佛身血，亦不违犯四重之罪、诽谤正法大乘经典，非一阐提，亦非声闻、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达多者，实非声闻、缘觉境界，唯是诸佛之所知见。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难言，如来何缘呵责骂辱提婆达多？汝于诸佛所有境界，不应如是生于疑网。”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数数煎煮，得种种味；我亦如是，从佛数闻，多得法味，所谓出家味、离欲味、寂灭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数数烧打，融消鍊治，转更明净，调和柔软，光色微妙，其价难量，然后乃为人天宝贵。世尊！如来亦尔，郑重谘问，则得闻见甚深之义，令深行者受持奉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为诸人天所宗，恭敬供养。”

尔时，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菩萨摩訶萨为欲利益诸众生故，谘启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以是义故，我随汝意，说于大乘方等甚深秘密之法，所谓极爱如一子地。”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舍心时，复得何地？”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时，知我欲说，汝则谘问。菩萨摩訶萨修舍心时，则得住于空平等地，如须菩提。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空平等地，则不见有父母、兄弟、姊妹、儿息、亲族、知识、怨、憎、中人，乃至不见阴、界、诸入、众生、寿命。善男子！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父母乃至寿命，菩萨摩訶萨见一切法亦复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何以故？善能修习诸空法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

“善男子！空者，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无所有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菩萨摩訶萨云何观于内空？是菩萨摩訶萨观内法空，是内法空，谓无父母、怨、亲、中人、众生、寿命、常、乐、我、净、如来、法、僧、所有财物。是内法中虽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无变易故，是名菩萨摩訶萨观于内空。外空者，亦复如是，无有内法。内外空者，亦复如是。善男子！唯有如来、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乐、我、净，是故四法不名为空。是名内外俱空。善男子！有为空者，有为之法悉皆是空，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常、乐、我、净、空、众生、寿命、如来、法、僧、第一义空。是中佛性，非有为法，是故佛性非有为法空。是名有为空。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观无为空？是无为法悉皆是空，所谓无常、苦、不净、无我、阴、界、入、众生、寿命相、有为、有漏、内法、外法。无为法中，佛等四法，非有为，非无为。性是善故，非无为，性常住故，非有为。是名菩萨观无为空。云何菩萨摩訶萨观无始空？是菩萨摩訶萨见生死无始，皆悉空寂。所谓空者，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易，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及无为法。是名菩萨观无始空。云何菩萨观于性空？是菩萨摩訶萨观一切法本性皆空，谓阴、界、入、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诸法，不见本性，是名菩萨摩訶萨观于性空。云何菩萨摩訶萨观无所有空？如人无子，言舍宅空，毕竟观空，无有亲爱。愚痴之人言诸方空，贫穷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计，或空、或非空。菩萨观时，如贫穷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萨摩訶萨观无所有空。云何菩萨摩訶萨观第一义空？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第一义时，是眼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去无所至；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推其实性，无眼无主。如眼无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等名为第一义空？有业、有报，不见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义空，是名菩萨摩訶萨观第一义空。云何菩萨摩訶萨观于空空？是空空中，乃是声闻、辟支佛等所迷没处。善男子！是有、是无，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菩萨尚于是中，通达少分犹如微尘，况复余人！善男子！如是空空，亦不同于声闻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萨观于空空。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观于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谓般若波罗蜜，是名大空。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得如是空门，则得住于虚空等地。

“善男子！我今于是大众之中说如是等诸空义时，有十恒河沙等菩萨摩訶萨即得住于虚空等地。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是地已，于一切法中无有滞碍、系缚、拘执，心无迷闷，以是义故，名虚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虚空，于可爱色，不生贪着；不爱色中，不生瞋恚。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于好、恶色，心无贪、恚。善男子！譬如虚空，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以是义故，复得名为虚空等地。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于一切法亦见、亦知，若行、若缘，若性、若相、若因、若缘、若众生心、若根、若禅定、若乘，若善知识、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住是地中，知而不见。云何为知？知自饿法、投渊、赴火、自坠高巖、常翘一脚、五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刺、编椽、树叶、恶草、牛粪之上，衣粗麻衣、冢间所弃粪扫毳褐、钦婆罗衣、麀鹿皮革、乌草衣裳，茹菜、噉草、藕根、油滓、牛粪、根果。若行乞食，限从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设复还唤，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牛味，常所饮服糠汁沸汤，受持牛戒、狗、鸡、雉戒，以灰涂身，长发为相，以羊祠时，

先咒后杀。四月事火，七日服风，百千亿花，供养诸天，诸所欲愿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是名为知。云何不见？菩萨摩訶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脱，是名不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见、亦知。何等为见？见诸众生，行是邪法，必堕地狱，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众生，从地狱出，生于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诸波罗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脱，是名为知。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有亦见、亦知。云何为见？见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如来定不毕竟入于涅槃，知如来身金刚无坏，非是烦恼所成就身，又非臭秽腐败之身，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为知。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有亦知、亦见。云何为知？知是众生信心成就，知是众生求于大乘；是人顺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众生已到彼岸。顺流者谓凡夫人，逆流者从须陀洹乃至缘觉，正住者诸菩萨等，到彼岸者所谓如来、应、正遍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訶萨住于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以净天眼见诸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见诸众生修善业者，命终当生天上、人中，见诸众生从暗入暗，有诸众生从暗入明，有诸众生从明入暗，有诸众生从明入明。是名为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复有亦知、亦见。菩萨摩訶萨知诸众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恶业成就，或因贪欲、瞋恚、愚痴，是业必应地狱受报；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现世轻受，不堕地狱。云何是业能得现报？忏悔发露所有诸恶，既悔之后更不敢作。惭愧成就故，供养三宝故，常自呵责故，是人以是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受报，所谓头痛、目痛、腹痛、背痛，横罗死殃，呵责骂辱，鞭杖闭系，饥饿困苦，受如是等现世轻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訶萨见如是人，不能修习身、戒、心、慧，造少恶业，此业因缘，应现受报。是人少恶不能忏悔，不自呵责，不生惭愧，无有怖惧，是业增长，地狱受报。是名为见。

“复有知而不见。云何知而不见？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不能得见，是名知而不见。复有知而少见，十住菩萨摩訶萨等知诸众生皆有佛性，见不明了，犹如暗夜所见不了。复有亦见、亦知，所谓诸佛如来，亦见亦知。复有亦见亦知、不见不知。亦见亦知者，所谓世间文字、言语、男女、车乘、瓶瓮、舍宅、城邑、衣裳、饮食、山河、园林、众生、寿命，是名亦见亦知。云何不见不知？圣人所有微密之语，无有男女乃至园林，是名不见不知。复有知而不见，知所惠施，知所供处，知于受者，知因果报，是名为知。云何不见？不见所施、供处、受者、及以果报，是名不见。菩萨摩訶萨知有八种，即是如来五眼所知。”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梵行品第八之三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能如是知，得何等利？”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能如是知，得四无碍：法无碍、义无碍、辞无碍、乐说无碍。法无碍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义无碍者，知一切法所有诸义，能随诸法所立名字而作义。辞无碍者，随字论、正音论、阐陀论、世辩论。乐说无碍者，所谓菩萨摩訶萨凡所演说，无有障碍、不可动转、无所畏省、难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萨能如是见知，即得如是四无碍智。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訶萨遍知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之法。义无碍者，乘虽有三，知其归一，终不谓有差别之相。辞无碍者，菩萨摩訶萨于一法中，作种种名，经

无量劫，说不可尽；声闻、缘觉能作是说，无有是处。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訶萨于无量劫，为诸众生演说诸法，若名、若义、种种异说，不可穷尽。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訶萨虽知诸法，而不取着。义无碍者，菩萨摩訶萨虽知诸义，而亦不着。辞无碍者，菩萨摩訶萨虽知名字，亦不取着。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訶萨虽知乐说如是最上，而亦不着。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萨。”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不取着，则不知法；若知法者，则是取着；若知不着，则无所知。云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着？”

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无碍；无所取着，乃名无碍。善男子！是故一切诸菩萨等，有取著者，则无无碍；若无无碍，不名菩萨，当知是人名为凡夫。何故取著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着于色乃至着识。以着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识之所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是故取著名为凡夫。以是义故，一切凡夫无四无碍。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知见法相，以知见故，则知其义；以见法相及知义故，而于色中不生系着，乃至识中亦复如是；以不着故，菩萨于色不生贪心，乃至识中亦不生贪；以无贪故，则不为色之所系缚，乃至不为识之所缚；以不缚故，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以是义故，一切菩萨得四无碍。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弟子十二部中说系著者名为魔缚，若不著者则脱魔缚。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缚，无罪之人王不能缚。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有系著者为魔所缚，无系著者魔不能缚。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而无所着。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訶萨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谓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云、如人、如母，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义无碍者，菩萨虽知诸法名字而不知义，得义无碍，则知于义。云何知义？谓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众生及非众生，以是义故，名地为持。善男子！谓山持者，菩萨摩訶萨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为持耶？山能持地，令无倾动，是故名持。何故复名眼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为持。何故复名云为持耶？云名龙气，龙气持水，故名云持。何故复名人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复名母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萨摩訶萨知一切法名字、句义，亦复如是。辞无碍者，菩萨摩訶萨以种种辞演说一义，亦无有义，犹如男女、舍宅、车乘、众生等名。何故无义？善男子！夫义者乃是菩萨诸佛境界，辞者凡夫境界。以知义故，得辞无碍。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訶萨知辞、知义故，于无量阿僧祇劫，说辞、说义而不可尽，是名乐说无碍。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修行世谛，以修行故，知法无碍。复于无量阿僧祇劫修第一义谛故，得义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习毘伽罗那论故，得辞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修习说世谛论故，得乐说无碍。

“善男子！声闻、缘觉若有得是四无碍者，无有是处。善男子！九部经中我说声闻、缘觉之人有四无碍，声闻、缘觉真实无有。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为度众生故，修如是四无碍智。缘觉之人修寂灭法，志乐独处，若化众生，但现神通，终日默然，无所宣说，云何当有四无碍智？何故默然而无所说？缘觉不能说法度人，使得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摩訶萨，不能令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缘觉出世，世间无有九部经典，是故缘觉无辞无碍、乐说无碍。善男子！缘觉之人虽知诸法，无法无碍。何以故？法无碍者，名为知字，缘觉之人虽知文字，无字无碍。何以故？不知常住二字故，是故缘觉不得法无碍。虽知于义，无义无碍。真知义者，知诸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缘觉之人不得义无碍。是故缘觉，一切无有四无碍智。云何声闻无四无碍？声闻之人无有三种善巧方便。何等为三？一者、必须软语然后受法，二者、必须粗语然后受化，三者、不软不粗然后受化。声闻之人无此三故，无四无碍。复次，声闻、缘觉不能毕竟知辞、知义，无自在智，知于境界，无有十力、四无所畏，不能毕竟度于十二因缘大河，不能善知众生诸根利钝差别，未能永断二谛疑

心，不知众生种种诸心所缘境界，不能善说第一义空，是故二乘无四无碍。”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声闻、缘觉之人一切无有四无碍者，云何世尊说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犍连神通第一？摩诃拘絺罗四无碍第一？如其无者，如来何故作如是说？”

尔时，世尊赞迦叶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无限水，辛头大河水亦无量，博叉大河水亦无量，悉陀大河水亦无量，阿耨达池水亦无量，大海之中水亦无量。如是诸水虽同无量，然其多少其实不等；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四无碍智，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说等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为凡夫说，摩诃拘絺罗四无碍智为最第一，汝所问者其义如是。善男子！声闻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无有是处。”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梵行品中，菩萨知见得四无碍者，菩萨知见则无所得，亦无有心言无所得。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若使菩萨心有得者，则非菩萨，名为凡夫。云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将欲说，而汝复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无所得者名四无碍。善男子！以何义故，无所得者名为无碍？若有得者则名为碍，有障碍者名四颠倒。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四倒故，故得无碍，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则名为慧，菩萨摩诃萨得是慧故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菩萨永断无明暗故，故无所得，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见一切诸法性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萨永断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住诸法，故得大乘，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辟支佛道，菩萨永断二乘道故，得于佛道，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方等经，菩萨读诵如是经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经，菩萨不修，纯说方等大乘经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虚空，世间无物名为虚空，菩萨得是虚空三昧，无所见故，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者，名常、乐、我、净，菩萨摩诃萨见佛性故，得常、乐、我、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菩萨摩诃萨断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第一义空，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五见，菩萨永断是五见故，得第一义空，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缘觉菩提，菩萨永断二乘菩提，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善男子！汝之所问亦无所得，我之所说亦无所得。若有所得，是魔眷属，非我弟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是菩萨无所得时，无量众生断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谘启无所得义，令如是等无量众生，离魔眷属，为佛弟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娑罗双树间，为纯陀说偈：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世尊！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化度诸众生故，而作是说，亦为声闻、辟支佛故，而作是说，亦为文殊师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说；不但正为纯陀一人说是偈也。时文殊师利将欲问我，我知其心，而为说之。我既说已，文殊师利即得解了。”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文殊等，诃有几人能了是义？惟愿如来更为大众广分别说。”



“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限烦恼，以烦恼故，现在无有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无般若波罗蜜，以无般若波罗蜜故，现在具有诸烦恼结。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烦恼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现在无有金刚微妙法身。言本无者，我身本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本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现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病苦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故，现在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本无者，本不见佛性，以不见故，无常、乐、我、净。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无常、乐、我、净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言本无者，我本无有六波罗蜜，以本无有六波罗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苦行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杂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现在无有无边之身。言本无者，本无三十七助道法，以无三十七助道法故，现在具有杂食之身。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杂食身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着之心，以是事故，现在无有毕竟空定。言本无者，我本无有中道实义，以无中道真实义故，于一切法则有着心。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说一切法是有相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诸钝根声闻弟子，以有钝根声闻弟子故，不得演说一乘之实。言本无者，本无利根、人中象王迦叶菩萨等，以无利根迦叶等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毕竟演说三乘法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说言却后三月，于娑罗双树当般涅槃，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昔无有文殊师利大菩萨等，以无有故，现在说言如来无常。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是无常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如来普为诸众生故，虽知诸法，说言不知，虽见诸法，说言不见，有相之法说言无相，无相之法说言有相，实有无常说言有常，实有有常说言无常，我、乐、净等亦复如是。三乘之法说言一乘，一乘之法随宜说三，略相说广，广相说略；四重之法说偷兰遮，偷兰遮法说言四重，犯说非犯，非犯说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何以故？如来明见众生根故。善男子！如来虽作是说，终无虚妄。何以故？虚妄之语即是罪过，如来悉断一切罪过，云何当有虚妄语耶？善男子！如来虽无虚妄之言，若知众生因虚妄说得法利者，随宜方便则为说之。善男子！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何以故？诸佛世尊为第一义故，说于世谛，亦令众生得第一义谛。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义者，诸佛终不宣说世谛。善男子！如来有时演说世谛，众生谓佛说第一义谛；有时演说第一义谛，众生谓佛说于世谛。是则诸佛甚深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是故汝先不应难言，菩萨摩訶萨无所得也。菩萨常得第一义谛，云何难言无所得耶？”

迦叶复言：“世尊！第一义谛亦名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无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则不可得，犹如虚空谁有得者？世尊！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法若常者，无得无生，犹如佛性，

无得无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云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复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涅槃亦尔。外道道者名为无常，内道道者名之为常。声闻、缘觉所有菩提名为无常，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名之为常。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无慧眼故，不能得见。而诸众生为欲见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见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实不生灭，以是义故，不可捉持。善男子！道者虽无色像可见、称量可知，而实有用。善男子！如众生心，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缚、非解，非是见法，而亦是有，以是义故，我为须达说言：‘长者！心为城主，长者若不护心，则不护身、口。若护心者，则护身、口。以不善护是身、口故，令诸众生到三恶趣。护身、口者，则令众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实。其不得者，不名真实。’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如其无者，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有故，一切菩萨了了见知。

“善男子！见有二种：一、相貌见，二、了了见。云何相貌见？如远见烟，名为见火，实不见火；虽不见火，亦非虚妄。见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如见花叶，便言见根；虽不见根，亦非虚妄。如人遥见篱间牛角，便言见牛；虽不见牛，亦非虚妄。如见女人怀妊，便言见欲；虽不见欲，亦非虚妄。如见树生叶，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又如见云，便言见雨；虽不见雨，亦非虚妄。如见身业及以口业，便言见心；虽不见心，亦非虚妄。是名相貌见。云何了了见？如眼见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净不坏，自观掌中阿摩勒果。菩萨摩訶萨了了见道、菩提、涅槃亦复如是。虽如是见，初无见相。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间，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之所不知、不见、不觉，惟有如来悉知、见、觉，及诸菩萨亦复如是。舍利弗！若诸世间所知、见、觉，我与菩萨亦知、见、觉。世间众生之所不知、不见、不觉，亦不自知不知、见、觉；世间众生所知、见、觉，便自说言我知、见、觉。舍利弗！如来一切悉知、见、觉，亦不自言我知、见、觉；一切菩萨亦复如是。何以故？若使如来作知、见、觉相，当知是则非佛世尊，名为凡夫；菩萨亦尔。’”

迦叶菩萨言：“如佛世尊为舍利弗说，世间知者，我亦得知；世间不知，我亦悉知，其义云何？”

“善男子！一切世间，不知、不见、不觉佛性；若有知、见、觉佛性者，不名世间，名为菩萨。世间之人，亦复不知、不见、不觉十二部经、十二因缘、四倒、四谛、三十七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见、觉者，不名世间，当名菩萨。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云何世间所知、见、觉？所谓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时、微尘、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终始断、常二见，说言初禅至非非想，名为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间所知、见、觉。菩萨摩訶萨于如是事亦知、见、觉，菩萨如是知、见、觉已，若言不知、不见、不觉，是为虚妄。虚妄之法，则为是罪，以是罪故，堕于地狱。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门、若婆罗门，说言无道、菩提、涅槃，当知是辈名一阐提，魔之眷属，名为谤法，如是谤法，名谤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间，不名非世间。”

尔时，迦叶闻是事已，即以偈颂而赞叹佛：

“大慈愍众生，	故令我归依，	善拔众毒箭，	故称大医王。
世医所疗治，	虽差还复生，	如来所治者，	毕竟不复发。
世尊甘露药，	以施诸众生，	众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来今为我，	演说大涅槃，	众生闻秘藏，	即得不生灭。”

迦叶菩萨说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世间不知、见、觉，菩萨悉能知、见、觉者，若使菩萨是世间者，不得说言世间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能知、见、

觉。若非世间，有何异相？”

佛言：“善男子！言菩萨者，亦是世间，亦非世间。不知、见、觉者，名为世间，知、见、觉者，不名世间。汝言有何异者？我今当说。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槃经》，即生敬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则名为世间。菩萨一切世间不知、见、觉，如是菩萨，亦同世间不知、见、觉。菩萨闻是《涅槃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萨所知、见、觉，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当云何方便修习，得知、见、觉？’覆自念言：‘惟当深心修持净戒。’善男子！菩萨尔时以是因缘，于未来世，在在生处，戒常清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以戒净故，在在生处，常无憍慢、邪见、疑网，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是名菩萨修持净戒。戒既清净，次修禅定，以修定故，在在生处正念不忘，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经，诸佛世尊常、乐、我、净，一切菩萨安住方等《大涅槃经》，悉见佛性，如是等事，忆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萨修清净定。戒、定已备，次修净慧，以修慧故，初不计着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萨修习净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动。善男子！譬如须弥不为四风之所倾动，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不为四倒之所倾动。善男子！菩萨尔时自知、见、觉，所受持戒无有倾动，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菩萨见所持戒牢固不动，心无悔恨，无悔恨故心得欢喜，得欢喜故心得悦乐，得悦乐故心则安隐，心安隐故得无动定，得无动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离生死故便得解脱，得解脱故明见佛性，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迦叶复言：“云何菩萨修持净戒，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见于佛性？”

佛言：“善男子！世间戒者，不名清净。何以故？世间戒者，为于有故、性不定故、非毕竟故，不能广为一切众生，以是义故名为不净。以不净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无欢喜，无欢喜故则无悦乐，无悦乐故则无安隐，无安隐故无不动定，无不动定故无实知见，无实知见故则无厌离，无厌离故则无解脱，无解脱故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终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间戒不清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清净戒者，戒非戒故，非为有故，定毕竟故，为众生故，是名菩萨戒清净也。”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净戒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无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明镜，不期见面，面像自现。亦如农夫种之良田，不期生牙，而牙自生。亦如然灯，不期灭暗，而暗自灭。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坚持净戒，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复如是，以净戒故，心得欢喜。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见面貌，心生欢喜，持净戒者亦复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不欢喜。如形残者自见面貌，不生喜悦，破戒之人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浆瓶，俱共至城而欲卖之。于路脚跌，二瓶俱破，一则欢喜，一则愁恼。持戒、破戒亦复如是，持净戒者心则欢喜，心欢喜故，则便思惟：‘诸佛如来于涅槃中，说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槃。我今修习如是净戒，亦应得之。’以是因缘，心则悦乐。”

迦叶复言：“喜之与乐，有何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不作恶时，名为欢喜；心净持戒，名之为乐。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见大涅槃名之为乐。下名为喜，上名为乐。离世共法名之为喜，得不共法名之为乐。以戒净故，身体轻柔，口无粗过，菩萨尔时若见、若闻、若轻、若尝、若触、若知悉无诸恶，以无恶故心得安隐，以安隐故则得静定，得静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得解脱故得见佛性，见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戒。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所受净戒，五法佐助。云何为五？一、信，二、惭，三、愧，四、善知识，五、宗敬戒；离五盖故。所见清净，离五见故。心无疑网，离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萨尔时即得五根，所谓信、念、精进、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种涅槃，谓色解脱，乃至识解脱。是名菩萨清

净持戒，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大涅槃经》，有破戒者，有人呵责、轻贱、毁辱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毁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经》毁禁戒者，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读诵，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而毁戒者，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如是之人，我亦不听受持是典，宁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毁戒受、持、修习。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涅槃经》者，当正身心，慎莫调戏、轻躁举动，身为调戏，心为轻动。求有之心，名为轻动；身造诸业，名为调戏。若我弟子求有、造业，不应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经》。若有如是受持经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业？若持经者求有、造业，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求有、造业，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

“复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是《涅槃经》，莫非时说、莫非国说、莫不请说、莫轻心说、莫处处说、莫自叹说、莫轻他说、莫灭佛法说、莫炽然世法说。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说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若持经者作如是说，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说大涅槃者、说佛性者、说如来秘藏者、说大乘者、说方等经者、说声闻乘者、说辟支佛乘者、说解脱者、见佛性者，先当清净其身，以身净故则无呵责，无呵责故令无量人于大涅槃生清净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经，若闻一偈、一句、一字及说法者，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则是众生真善知识，非恶知识，是我弟子，非魔眷属，是名菩萨，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

####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梵行品第八之四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所谓六念处。何等为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善男子！云何念佛？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常不变易，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大师子吼，名大沙门、大婆罗门、大净毕竟到于彼岸、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无有怖畏不惊不动、独一无二、无师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脱智、不共智、广普智、毕竟智、智宝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龙王、人中丈夫、人中莲花、分陀利花、调御人师，为大施主、大法之师，以知法故名大法师，以知义故名大法师，以知时故名大法师，以知足故名大法师，以知我故名大法师，知大众故名大法师，以知众生种种性故名大法师，以知诸根利钝中故名大法师，说中道故名大法师。

“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部经，如来亦尔，故名如来。诸佛世尊从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十一空来至大涅槃，如来亦尔，是故号为如来也。诸佛世尊为众生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寿命无量不可称计，如来亦尔，是故号为如来也。

“云何为应？世间之法悉名怨家，佛应害故，故名为应。夫四魔者是菩萨怨，诸佛如来

为菩萨时，能以智慧破坏四魔，是故名应。复次，应者名为远离，为菩萨时，应当远离无量烦恼，故名为应。复次，应者名乐，过去诸佛为菩萨时，虽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受诸苦恼，终无不乐，而常乐之，如来亦尔，是故名应。又复应者，一切人天应以种种香花、璎珞、幢幡、妓乐而供养之，是故名应。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颠倒，遍知者于四颠倒无不通达。又复正者名为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复正者名世间中，遍知者毕竟定知修习中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正者名为可数、可量、可称，遍知者不可数、不可量、不可称，是故号佛为正遍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声闻、缘觉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于无量劫观一色阴，不能尽知，以是义故，声闻、缘觉无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无量善果，行名脚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脚足者名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咒，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咒者名为解脱，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者名为大般涅槃，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光，行者名业，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光者名不放逸，业者名六波罗蜜，果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明者名为三明：一、菩萨明，二、诸佛明，三、无明明。菩萨明者即是般若波罗蜜，诸佛明者即是佛眼，无明明者即毕竟空，行者于无量劫为众生故修诸善业，足者明见佛性，以是义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间义；高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来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来，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为善知识，逝者善知识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善知识者即初发心，果者名为大般涅槃，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好者名见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实非有也，诸佛世尊因世间故，说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实无有道说言有道，涅槃亦尔，因世间故说言为有，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善男子！云何世间解？善男子！世间者名为五阴，解者名知，诸佛世尊善知五阴，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者名为五欲，解名不着，不着五欲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解者，东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一切声闻、缘觉不知、不见、不解，诸佛悉知、悉见、悉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诸凡夫善恶因果，非是声闻、缘觉所知，惟佛能知，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名曰莲花，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间义；莲花者即是如来，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解者，诸佛菩萨名世间解。何以故？诸佛菩萨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为命；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

“云何无上士？上士者名之为断，无所断者，名无上士，诸佛世尊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诤讼，无上士者无有诤讼，如来无诤，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语可坏，无上士者语不可坏，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上座，无上士者名无上座，三世诸佛更无过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诸佛世尊体大涅槃无新无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

“云何调御丈夫？自既丈夫，复调丈夫。善男子！言如来者，实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四？一、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惟义，四、如说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无此四法，则不得名为丈夫也。何以故？身虽丈夫，行同畜生。如来调伏若男若女，是故号佛调御丈夫。复次，善男子！如御马者，凡有四种：一者、触毛，二者、触皮，三者、触肉，四者、触骨，随其所触，称御者意。如来亦尔，以四种法，调伏众生：一

为说生，令受佛语，如触其毛，随御者意。二说生、老，便受佛语，如触毛、皮，随御者意。三者说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随御者意。四者说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骨，随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调马，无有决定，如来世尊调伏众生，必定不虚，是故号佛为调御丈夫。

“云何天人师？师有二种：一者、善教，二者、恶教。诸佛菩萨常以善法教诸众生。何等善法？谓身、口、意善。诸佛菩萨教诸众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远离身不善业。何以故？以身恶业，是可远离，得解脱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是恶业不可远离，得解脱者，终不教汝令远离也。若诸众生离恶业已，堕三恶者无有是处，以远离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诸佛菩萨常以此法教化众生，口、意亦尔，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复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为众生说；从本已来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己所修，为众生说；自破无明，复为众生破坏无明；自得净目，复为众生破除盲冥，令得净眼；自知二谛，复为众生演说二谛。既自解脱，复为众生说解脱法；自度无边生死大河，复令众生皆悉得度；自得无畏，复教众生令无怖畏；自既涅槃，复为众生演大涅槃；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天者名昼，天上昼长夜短，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无愁恼，常受快乐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为灯明，能破黑暗而为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恶业黑暗，得于善业，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为天。又复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为天。以是义故，名为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恩义，又复人者身口柔软，又复人者名有懦弱，又复人者能破懦弱。善男子！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然经中说为天人师。何以故？善男子！诸众生中惟天与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业道，能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号佛为天人师。

“云何为佛？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菩萨摩訶萨能觉一切无量烦恼，既觉了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以是觉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

“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诸善法故，又能善解诸法义故，有大功德无能胜故，有大名闻遍十方故，又能种种大慧施故，又于无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

“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昼、若夜、若明、若暗，常得不离见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为如来、应、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无量功德大名称耶？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上、诸师、上座、长老，于无量劫常为众生而行布施，坚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进、禅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刚之身。又复菩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修集信、念、进、定、慧根，于诸师长恭敬供养，常为法利，不为食利。菩萨若持十二部经，若读、若诵，常为众生令得解脱、安隐、快乐，终不自为。何以故？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无为之心、无诤讼心、无垢秽心、无系缚心、无取着心、无覆盖心、无无记心、无生死心、无疑网心、无贪欲心、无瞋恚心、无愚痴心、无懦弱心、无秽浊心、无烦恼心、无苦心、无量心、广大心、虚空心、无心、无无心、调心、不护心、无覆藏心、无世间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脱心、无报心、无愿心、善愿心、无误心、柔软心、不住心、自在心、无漏心、第一义心、不退心、无常心、正直心、无谄曲心、纯善心、无多少心、无坚硬心、无凡夫心、无声闻心、无缘觉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心，是故今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常、乐、我、净，是故得称如来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萨摩訶萨念佛。

“云何菩萨摩訶萨念法？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思惟诸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众生得现在果。惟此正法，无有时节，法眼所见，非肉眼见，然不可以譬喻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灭、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归作归，无明作明，

未到彼岸令到彼岸，为无香处作无碍香，不可见见，不动不转，不长不短，永断诸乐而安隐乐，毕竟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识断识而亦是识，非业断业、非结断结、非物断物而亦是物，非界断界而亦是界，非有断有而亦是有，非入断入而亦是入，非因断因而亦是因，非果断果而亦是果，非虚非实断一切实而亦是实，非生非灭永离生灭而亦是灭，非相非非相断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师，非怖非安断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断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断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顶，悉能永断一切烦恼，清净无相，永脱诸相，无量众生毕竟住处，能灭一切生死炽火，乃是诸佛所游居处，常不变易，是名菩萨念法。

“云何念僧？诸佛圣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随顺修行，不可睹见、不可捉持、不可破坏、无能烧害、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良祐福田。虽为福田，无所受取，清净无秽、无漏、无为、广普无边，其心调柔，平等无二，无有挠浊，常不变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萨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坏不杂，虽无形色，而可护持，虽无触对，善修方便，可得具足，无有过咎，诸佛菩萨之所赞叹，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瓔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剑、桥梁、良医妙药、阿伽陀药、如意宝珠、脚足、眼目、父母、阴凉，无能劫盗，不可烧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梯蹬，诸佛菩萨妙宝胜幢，若住是戒，得须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须。何以故？若我得是须陀洹果，不能广度一切众生。若住是戒，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为众生广说妙法而作救护。是名菩萨摩訶萨念戒。

“云何念施？菩萨摩訶萨深观此施，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诸佛菩萨亲近修集如是布施，我亦如是亲近修集，若不惠施，不能庄严四部之众。施虽不能毕竟断结，而能除破现在烦恼。以施因缘故，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菩萨摩訶萨施众生食，则施其命，以是果报，成佛之时，常不变易。以施乐故，成佛之时则得安乐。菩萨施时，如法求财，不侵彼施此，是故成佛得清净涅槃。菩萨施时，令诸众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缘，令他得力，是故成佛获得十力。以施因缘令他得语，是故成佛得四无碍。诸佛菩萨修集是施，为涅槃因，我亦如是修集布施，为涅槃因。广说如《杂花》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若有信心，得四天王处，我亦有分。若戒、多闻、布施、智慧，得四天王处，乃至得非想非非想处，我亦有分；然非我所欲。何以故？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是无常，以无常故，生、老、病、死，以是义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诳于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着。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则不同凡夫愚人。我曾闻有第一义天，谓诸佛菩萨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为众生精勤求于第一义天。何以故？第一义天能令众生除断烦恼，犹如意树。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则能得是第一义天，当为众生广分别说第一义天。是名菩萨摩訶萨念天。

“善男子！是名菩萨非世间也，是为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善男子！若我弟子谓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十二部经，及以受持、读诵、书写、敷演、解说《大涅槃经》等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秘藏，以是诸佛甚深秘藏，是则为胜。善男子！以是义故，《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议。世尊！以何义故，复言菩萨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无有教者，而能自发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勤修精进。正使大火焚烧身首，终不求救，舍念法心。何以故？菩萨摩訶萨常自思惟：‘我于无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为诸结火之所烧然，初不曾得一决定法。决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我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护惜身心与命。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使碎身犹如微尘，终不舍勤精进也。何以故？勤进之心，即是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萨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况复见已，是故菩萨不可思议。又复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所见生死无量过患，非是声闻、缘觉所及，虽知生死无量过恶，为众生故，于中受苦，不生厌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为众生故，虽在地狱受诸苦恼，如三禅乐，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譬如长者其家失火，长者见已从舍而出，诸子在后未脱火难，长者尔时定知火害，为诸子故，旋还赴救，不顾其难。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虽知生死多诸过恶，为众生故，处之不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见生死中多诸过恶，心即退没，或为声闻，或为缘觉。若有菩萨闻是经者，终不退失菩提之心而为声闻、辟支佛也。如是菩萨虽复未阶初不动地，而心坚固，无有退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议不？”

“不也，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何以故？若人渡者，则不可思议。阿修罗渡，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亦不说阿修罗也，正说人耳。”

“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世尊！人亦二种：一者、圣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则不可思议，贤圣之人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说凡夫，不说圣人。”

“世尊！若凡夫人，实不可思议。”

“善男子！凡夫之人实不能渡大海水也。如是菩萨实能渡于生死大海，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丝悬须弥山，可思议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一念顷，悉能称量一切生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常观生死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而为众生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虽如是说，然非邪见，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漂，入大猛火，火不能烧，如是之事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人有三品，谓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时，作是念言：‘我今处厕，众秽归处，如死尸间，众棘刺中，大黑暗处。’初出胎时复作是念：‘我今出厕，出众秽处，乃至出于大黑暗处。’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于众树林中，清静河中，房舍屋宅。’出时亦尔。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升殿堂，在花林间，乘马乘象，登涉高山。’出时亦尔。菩萨摩訶萨初入胎时自知入胎，住时知住、出时知出，终不生于贪、瞋之心，而未得阶初住地也，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不可以譬喻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为比，而皆可说。菩萨摩訶萨无有师谕受学之处，而能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得是法已，心无慳吝，常为众生而演说之，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有身远离非口，有口远离非身，有非身非口而亦远离。身远离者，谓离杀、盗、淫，是名身远离非口。口远离者，谓离妄语、两舌、恶口、无义语，是名口远离非身。非身非口是远离者，所谓远离贪嫉、瞋恚、邪见。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亦远离。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及与离主，而亦有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口亦如是。善男子！从身离身，从口离口，从慧远离非身非口。善男子！实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萨远离。何以故？善男子！无有一法能坏、能作，有为法性异生异灭，是故此慧不能远离。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烧、水不能烂、风不能动、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坏不能坏、贪不能贪、瞋不能瞋、痴不能痴，以有为性异生异灭故，菩萨摩訶萨终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诸烦恼。’而自说言：‘我破烦恼。’虽作是说，非是虚妄，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迦叶复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萨摩訶萨不可思议，佛、法、众僧、《大涅槃经》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议。世尊！无上佛法当久近住？几时而灭？”

“善男子！若《大涅槃经》乃至有是五行，所谓圣行、梵行、天行、病行、婴儿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其义，为诸众生之所恭敬、尊重、赞叹、种种供养，当知尔时佛法未灭。善男子！若《大涅槃经》具足流布，当尔之时，我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众恶，不能敬信如是经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其义，不为众人之所恭敬乃至供养，见受持者轻毁诽谤：‘汝是六师，非佛弟子。’当知佛法将灭不久。”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义，迦叶佛法住世七日，然后灭尽。世尊！迦叶如来有是经不？如其有者，云何言灭？如其无者，云何说言《大涅槃经》是诸如来秘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说言，惟有文殊乃解是义。今当重说，至心谛听。善男子！诸佛世尊有二种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义法。世法者则有坏灭，第一义法则不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二者、常、乐、我、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则有坏灭，常、乐、我、净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萨所持。二乘所持则有坏灭；菩萨所持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外，二者、内。外法者则有坏灭，内法者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之法则有坏灭，无为之法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则有坏灭，不可得者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共法，二者、不共法。共法坏灭，不共之法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坏灭，天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十一部经，二者、方等经。十一部经则有坏灭；方等经典无有坏灭。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方等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尔时佛法不灭。”

“善男子！汝向所问迦叶如来有是经不者，善男子！《大涅槃经》悉是一切诸佛秘藏。何以故？诸佛虽有十一部经，不说佛性，不说如来常、乐、我、净、诸佛世尊永不毕竟入于涅槃，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十一部经所不说故，故名为藏。如人七宝不出外用，名之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积此物，为未来事故。何等未来事？所谓谷贵、贼来侵国、值遇恶王、为用赍命、道路涩难，财难得时乃当出用。善男子！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亦复如是，为未来世，诸恶比丘畜不净物，为四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读诵世典，不敬佛经，如是等恶现于世时，如来为欲灭是诸恶，令得远离邪命利养，如来则为演说是经。若是经典秘密之藏灭不现时，当知尔时佛法则灭。”

“善男子！《大涅槃经》常不变易，云何难言迦叶佛时有是经不？善男子！迦叶佛时，所有众生贪欲微薄，智慧滋多，诸菩萨摩诃萨等调柔易化，有大威德，总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净。一切众生悉知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常住不变。虽有是典，不须演说。善男子！今世众生多诸烦恼、愚痴、喜忘、无有智慧，多诸疑网，信根不立，世界不净，一切众生咸谓如来无常、迁变、毕竟入于大般涅槃，是故如来演说是典。善男子！迦叶佛法实亦不灭。何以故？常不变故。善男子！若有众生我见无我、无我见我，常见无常、无常见常，乐见无乐、无乐见乐，净见不净、不净见净，灭见不灭、不灭见灭，罪见非罪、非罪见罪，轻罪见重、重罪见轻，乘见非乘、非乘见乘，道见非道、非道见道，实是菩提见非菩提、实非菩提谬见菩提，苦见非苦、集见非集、灭见非灭、实见非实，实是世谛见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见是世谛，归见非归、非归见归，以真佛语名为魔语、实是魔语以为佛语，如是之时，诸佛乃说《大涅槃经》。善男子！宁说蚊虻尽大海底，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口吹须弥散坏，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以索系缚猛风，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佉陀罗火中生莲花，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阿伽陀药而为毒药，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四大各舍己性，不可说言如来法灭。”

“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义，彼佛世尊便涅槃者，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无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多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虽涅槃，当知佛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虽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演说经法贪为利养，不为涅槃，佛复灭度，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凡所演说不贪利养，为求涅槃，佛虽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多起诤讼，互相是非，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不灭。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而演说法，互相恭敬不起诤讼，然畜一切不净之物，复自赞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演说经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亦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彼佛世尊虽复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畜不净之物，又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各执所见，种种异说，而作是言：‘长老！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灭诤法，为众生故，或遮或开，十二部经亦复如是。何以故？佛知国土时节各异，众生不同利钝差别，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善男子！譬如良医，为病服乳，为病遮乳；热病听服，冷病则遮。如来亦尔，观诸众生烦恼病根，亦开亦遮。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惟我知义，汝不能知。惟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诸经，汝不能知。’彼佛复灭，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亦不说言：‘诸佛世尊为众生故或遮或开。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是法，如是律。长老！当依如来十二部经，此义若是，我当受持，如其非者，我当舍弃。’彼佛世尊虽复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善男子！我法灭时，有声闻弟子，或说有神、或说神空，或说有中阴、或说无中阴，或说有三世、或说无三世，或说有三乘、或说无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无，或言众生有始有终、或言众生无始无终，或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或言因缘是无为法，或言如来有病苦行、或言如来无病苦行，或言如来不听比丘食十种肉，何等为十？人、蛇、象、马、驴、狗、师子、猪、狐、猕猴，其余悉听；或言一切不听。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为五？不卖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余悉听。或言不听入五种舍，何等为五？屠儿、婬女、酒家、王宫、旃陀罗舍，余舍悉听。或言不听着憍奢耶衣，余一切听。或言如来听诸比丘受畜衣、食、卧具，其价各直十万两金；或言不听。或言涅槃常、乐、我、净，或言涅槃直是结尽，更无别法名为涅槃，譬如织缕名之为衣，衣既坏已，名之无衣，实无别法名无衣也，涅槃之体亦复如是。善男子！当尔之时，我诸弟子正说者少，邪说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语少，受魔语多。

“善男子！尔时拘睢弥国有二弟子：一者、罗汉，二者、破戒。破戒徒众凡有五百，罗汉徒众其数一百。破戒者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来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无罪。我今亦得阿罗汉果，四无碍智。而阿罗汉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实罪，阿罗汉者终不应犯。如来在世制言坚持，临涅槃时皆悉放舍。’阿罗汉比丘言：‘长老！汝不应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知如来常不变易。如来在世及涅槃后，犯四重禁罪无差别。若言罗汉犯四重禁，是义不然。何以故？须陀洹人尚不犯禁，况阿罗汉？若长老言

我是罗汉，阿罗汉者终不生想我得罗汉。阿罗汉者，惟说善法，不说不善。长老所说，纯是非法。若有得见十二部经，定知长老非阿罗汉。’善男子！尔时，破戒比丘徒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善男子！是时魔王因是二众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尔时，凡夫各共说言：‘哀哉佛法，于是灭尽。’而我正法实不灭也。尔时，其国有十二万诸大菩萨善持我法，云何当言我法灭耶？当于尔时，阎浮提内无一比丘为我弟子。尔时，波旬悉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其中或有遗余在者，诸婆罗门即共偷取，处处采拾安置已典。以是义故，诸小菩萨，佛未出时，率共信受婆罗门语。诸婆罗门虽作是说：‘我有斋戒。’而诸外道真实无也。诸外道等虽复说言：‘有我、乐、净。’而实不解我、乐、净义。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说言我典，有如是义。”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语已，悉共唱言：“世间虚空，世间虚空。”

迦叶菩萨告诸大众：“汝等且莫忧愁啼哭，世间不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法、僧亦尔。”尔时，大众闻是语已，啼哭即止，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九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梵行品第八之五

尔时，王舍大城阿闍世王，其性弊恶，喜行杀戮，具口四恶，贪、恚、愚痴，其心炽盛，唯见现在、不见未来，纯以恶人而为眷属，贪着现世五欲乐故，父王无辜横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热，身诸瓔珞妓乐不御，心悔热故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附近。寻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花报，地狱果报将近不远。”尔时，其母字韦提希以种种药而为傅之，其疮遂增，无有降损。王即白母：“如是疮者从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众生有能治者，无有是处。”

时有大臣名曰月称，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颜容不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无辜，横加逆害。我从智者曾闻是义，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谓五逆罪。我今已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无良医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说偈言：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谁往见之，来语王耶？言地狱者，即是世间多智者说。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医名富兰那，一切知见，得自在定，毕竟修习清净梵行，常为无量无边众生演说无上涅槃之道。为诸弟子说如是法，无有黑业、无黑业报，无有白业、无白业报，无黑白业、无黑白业报，无有上业及以下业。是师今在王舍城中，唯愿大王屈驾往彼，可令是师疗治身心。”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灭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藏德，复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唇口干焦，音声微细，犹如怯人见大怨敌，颜色皴裂？将何所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痴盲，无有慧目，近诸恶友而为亲善，随调婆达恶人之言，正法之王横加逆害。我昔曾闻智人说偈：

“‘若于父母，佛及弟子，生不善心，起于恶业，

如是果报，在阿鼻狱。’

“以是事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恼，又无良医而见救疗。”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种：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谓害其父则王国土，虽云是逆，实无有罪。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生法如是，虽破母身，实亦无罪；骡怀妊等亦复如是。治国之法，法应如是，虽杀父兄，实无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蚁，杀亦有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末伽黎拘舍离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犹如赤子，已离烦恼，能拔众生三毒利箭。一切众生于一切法无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如是大师常为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生身有七分。何等为七？地、水、火、风、苦、乐、寿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毁害。如伊师迦草，安住不动。如须弥山，不舍不作。犹如奶酪，各不诤讼。若苦若乐，若善不善，投之利刀，无所伤害。何以故？七分空中无妨碍故。命亦无害。何以故？无有害者及死者故。无作无受，无说无听，无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说是法，能令众生灭除一切无量重罪。’是师今在王舍大城，唯愿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见者，众罪消灭。”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实得，复到王所，即说偈言：

“大王何故，身脱璎珞，首发蓬乱，乃至如是？  
王身何故，战栗不安，犹如猛风，吹动花树？

“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犹如农夫下种之后，天不降雨，愁苦如是。为是心痛，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爱流惻，特见矜念，实无辜咎，往问相师，相师答言：‘是儿生已定当害父。’虽闻是语，犹见瞻养。曾闻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杀发无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毕定当堕阿鼻地狱。’我今身心岂得不痛？”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脱者，害则有罪；若治国法，杀则无罪。大王！非法者名为非法，无法者名为无法。譬如无子名为无子，亦如恶子名之无子，虽言无子实非无子。如食无盐，名为无盐，食若少盐亦名无盐。如河无水，名之无水，若有少水亦名无水。如念念灭，亦言无常，虽住一劫亦名无常。如人受苦名为无乐，虽受少乐亦名无乐。如不自在，名之无我，虽少自在亦名无我。如暗夜时名之无日，云雾之时亦言无日。大王！虽言少法，名为无法，实非无法。愿王留神听臣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余业，以业缘故，数受生死。若使先王有余业者，今王杀之，竟有何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删闍耶毘罗胝子，一切知见，其智渊深犹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众生离诸疑网。一切众生不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今者近在王舍城住，为诸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中，若是王者，自在随意，造作善恶。虽为众恶，悉无有罪。如火烧物，无净不净，王亦如是，与火同性。譬如大地，净秽普载，虽为是事，初无瞋喜，王亦如是，与地同性。譬如水性，净秽俱洗，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水同性。譬如风性，净秽等吹，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风同性。如秋髡树，春则还生，虽复髡斫，实无有罪。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间命终，还此间生，以还生故，当有何罪？一切众生，苦乐果报，悉皆不由，现在世业，因在过去，现在受果。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以现果故，众生持戒，勤修精进，遮现恶果；以持戒故，则得无漏，得无漏故，尽有漏业，以尽业故，众苦得尽，众苦尽故，故得解脱。’唯愿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疗治身心苦痛，王若见者，众罪则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悉知义，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严，如失国者，如泉枯涸、池无莲花、树无花叶、破戒比丘，身无威德？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惻流念，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背恩，反断其乐，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亦曾闻智者说言：‘若有害父，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我今不久必堕地狱，又无良医救疗我罪。”

大臣即言：“唯愿大王放舍愁苦。王不闻耶？昔者有王，名曰罗摩，害其父已，得绍王位。跋提大王、毘楼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毘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爱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绍王位，然无一王入地狱者。于今现在毘琉璃王、优陀那王、恶性王、鼠王、莲花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无一王生愁恼者。虽言地狱、饿鬼、天中，谁有见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虽有是二，非因缘生，非因缘死。若非因缘，何有善恶？唯愿大王！勿怀愁怖。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一切知见，观金与土平等无二。刀破右肋，左涂栴檀，于此二人，心无差别，等视怨亲，心无异相。此师真是世之良医，若行、若立、若坐、若卧，常在三昧，心无分散，告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婬、若教他婬、若自妄语、若教他妄语、若自饮酒、若教他饮酒、若杀一村一城一国、若以刀轮杀一切众生、若恒河已南布施众生、恒河已北杀害众生，悉无罪福，无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愿王速往，王若见者，众罪除灭。”

王言：“大臣！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大臣名曰吉德，复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无光泽，如日中灯、如昼时月、如失国君、如荒败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无诸怨敌，而今何故如是愁苦？为身苦耶？为心苦乎？有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时当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愿自在。王领摩伽陀国，先王宝藏具足而得，唯当快意纵情受乐，如是愁苦何用经怀？”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恼？大臣！譬如愚人但贪其味，不见利刀，如食杂毒，不见其过。我亦如是，如鹿见草，不见深穿，如鼠贪食，不见猫狸。我亦如是，见现在乐，不见未来不善苦果。曾从智者闻如是言：‘宁于一日受三百赞<sup>①</sup>，不于父母生一念恶。’我今已近地狱炽火，云何当得不愁恼耶？”

大臣复言：“谁来诳王，言有地狱？如刺头利，谁之所造？飞鸟色异，复谁所作？水性润渍，石性坚硬，如风动性，如火热性，一切万物自死自生，谁之所作？言地狱者，直是智者文辞造作，言地狱者为有何义？臣当说之，地者名地，狱者名破，破于地狱，无有罪报，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人，狱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义故，婆薮仙人唱言，杀羊得人天乐，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命，狱者名长，以杀生故，得寿命长，故名地狱。大王！是故当知实无地狱。大王！如种麦得麦，种稻得稻；杀地狱者，还得地狱；杀害于人，应还得人。大王！今当听臣所说，实无杀害；若有我者，实亦无害；若无我者，复无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可杀害，不破、不坏、不系、不缚、不瞋、不喜，犹如虚空，云何当有杀害之罪？若无我者，诸法无常，以无常故念念坏灭，念念灭故，杀者、死者皆念念灭，若念念灭谁当有罪？大王！如火烧木，火则无罪；如斧斫树，斧亦无罪；如镰刈草，镰实无罪；如刀杀人，刀实非人，刀既无罪，人云何罪？如毒杀人，毒实非人，毒药非罪，人云何罪？一切万物皆亦如是，实无杀害，云何有罪？唯愿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sup>①</sup> 宋、明、元等本作“舒”。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恶业者，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一切知见，明了三世，于一念顷能见无量无边世界，闻声亦尔。能令众生远离过恶，犹如恒河，若内、若外，所有诸罪皆悉清净。是大良师亦复如是，能除众生内外众罪，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云何当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行住坐卧，唯不能言，众生亦尔；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众生身，如是造化谁当有罪？’如是大师，今者近在王舍城住，唯愿速往，如得见者，众罪消灭。”

王即答言：“审有是人能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无所畏，往至王所，说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惊百哭，有智之人斯无是事。大王！何故忧愁如是，如失侣客，如堕深泥无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浆水，犹如迷人无有导者，如困病人无医救疗，如海船破无救接者？大王！今者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近恶友，不观口过，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今定知当入地狱，复无良医而见救济。”

臣即白言：“唯愿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为王种，若为国土、若为沙门及婆罗门、为安人民，虽复杀害，无有罪也。先王虽复恭敬沙门，不能承事诸婆罗门，心无平等，心无平等故则非刹利。大王！今者为欲供养诸婆罗门，杀害先王，当有何罪？大王！实无杀害。夫杀害者，杀害寿命。命名风气，风气之性，不可杀害，云何害命而当有罪？唯愿大王莫复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婬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而疗治者，今有大师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善知众生诸根利钝，达解一切随宜方便，世间八法所不能污，寂静修习清净梵行，为诸弟子说如是言：‘无施、无善、无父无母、无今世后世、无阿罗汉、无修、无道，一切众生经八万劫，于生死轮自然得脱，有罪无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谓辛头、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无有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得解脱时，悉无差别。’是师今在王舍城住，唯愿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见者众罪消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尔时，大医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

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断，	一切诸烦恼，	不贪染三界，	乃得安隐眠。
若得大涅槃，	演说甚深义，	名真婆罗门，	乃得安隐眠。
身无诸恶业，	口离于四过，	心无有疑网，	乃得安隐眠。
身心无热恼，	安住寂静处，	获致无上乐，	乃得安隐眠。
心无有取着，	远离诸怨讎，	常和无诤讼，	乃得安隐眠。
若不造恶业，	心常怀惭愧，	信恶有果报，	乃得安隐眠。
敬养于父母，	不害一生命，	不盗他财物，	乃得安隐眠。
调伏于诸根，	亲近善知识，	破坏四魔众，	乃得安隐眠。
不见吉不吉，	及以苦乐等，	为诸众生故，	轮转于生死，
若能如是者，	乃得安隐眠。	谁得安隐眠？	所谓诸佛是。
深观空三昧，	身心安不动。	谁得安隐眠？	所谓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	视众如一子。	众生无明冥，	不见烦恼果，
常造诸恶业，	不得安隐眠。	若为于自身，	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恶业，不得安隐眠。 若言为乐故， 害父无过咎，  
随是恶知识，不得安隐眠。 若食过节度， 冷饮而过差，  
如是则病苦，不得安隐眠。 若于王有过， 邪念他妇女，  
及行圯路者，不得安隐眠。 持戒果未熟， 太子未绍位，  
盗者未获财， 不得安隐眠。

“耆婆！我今病重，于正法王兴恶逆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法治国，实无辜咎，横加逆害。如鱼处陆，当有何乐？如鹿在柵，初无欢心；如人自知命不终日，如王失国逃进他土，如人闻病不可疗治，如破戒者闻说罪过。我昔曾闻智者说言：‘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是人必堕地狱。’我亦如是，云何当得安隐眠耶？今我又无无上大医，演说法药，除我病苦。”

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虽作罪，心生重悔，而怀惭愧。大王！诸佛世尊常说是言：‘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故，说有父母、兄弟、姊妹。’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臣闻佛说：‘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诸恶，二者、作已忏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虽先作恶后能发露，悔已惭愧更不敢作，犹如浊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为清；如烟云除，月则清明。作恶能悔，亦复如是。’王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即除灭，清净如本。大王！富有二种：一者、象马、种种畜生，二者、金银、种种珍宝。象马虽多，不敌一珠。大王！众生亦尔，一者、恶富，二者、善富。多作诸恶，不如一善。臣闻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亦如少火能烧一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少善亦尔能破大恶。虽名少善，其实是大。何以故？破大恶故。大王！如佛所说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则无有漏，发露悔过是故不漏。若作众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则微薄，若怀惭愧罪则消灭。大王！如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善心亦尔，一一善心能破大恶。若覆罪者罪则增长，发露惭愧罪则消灭，是故诸佛说有智者不覆藏罪。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唯愿大王莫怀愁怖。若有众生造作诸罪，覆藏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以业报，不能谘启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医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罗病，世医拱手，覆罪之人亦复如是。云何罪人？谓一阐提。一阐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戒，如是之人名一阐提，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一阐提者亦复如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阐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疗？

“如王所言无能治者，大王当知，迦毘罗城净饭王子，姓瞿昙氏，字悉达多，无师觉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一切知见、大慈大悲，怜愍一切如罗睺罗，随善众生如犍逐母，知时而说，非时不语，实语、净语、妙语、义语、法语、一语，能令众生永离烦恼。善知众生诸根心性，随宜方便无不通达。其智高大如须弥山，深邃广远犹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刚智，能破众生一切恶罪，若言不能，无有是处。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为无量阿僧祇等诸菩萨僧，演种种法：若有、若无、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烦恼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乐、若非乐、若非乐非非乐、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断、若非断、若非断非非断、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无作无受。大王！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所有重罪即当消灭。

“王今且听，释提桓因命将欲终，有五相现：一者、衣裳垢腻，二者、头上花萎，三者、身体臭秽，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天帝释或于静处，若见沙门、若婆罗门，即至其所，生于佛想。尔时，沙门及婆罗门见帝释来，深自庆幸，即说是语：‘天主！我今

归依于汝。’释闻是已，乃知非佛。复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没相。’是时御臣名般遮尸，语帝释言：‘憍尸迦！乾闥婆王名敦浮楼，其王有女，字须跋陀，王若能以此女见与，臣当示王除衰相处。’释即答言：‘善男子！毘摩质多阿修罗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灭恶相处者，犹当相与，况须跋陀？’‘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释迦牟尼，今者在于王舍大城，若能往彼谘禀未闻，衰没之相必得除灭。’‘善男子！若佛世尊能灭者，便可回驾至其住处。’御臣奉命即回车乘，到王舍城耆闍崛山，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谁为系缚？’‘憍尸迦！慳贪、嫉妬。’又言：‘慳贪、嫉妬，因何而生？’答言：‘因无明生。’又言：‘无明复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复因何生？’答言：‘因颠倒生。’又言：‘颠倒复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颠倒之法因疑生者，实如圣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则生颠倒，于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见佛，疑网即除，疑网除故颠倒亦尽，颠倒尽故，无有慳心乃至妬心。’佛言：‘汝言无有慳妬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无有贪心。若无贪心，云何为命来至我所？而阿那含实不求命。’‘世尊！有颠倒者则有求命，无颠倒者则不求命。然我今者实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将来之世必当得之。’尔时，帝释闻佛说已，五衰没相实时消灭，便起作礼，绕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闻佛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更生，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复以何缘而致损减？’‘憍尸迦！斗争因缘，人天损减；善修和敬，则得增益。’‘世尊！若以斗争而损减者，我从今日更不复与阿修罗战。’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诸佛世尊说忍辱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

“尔时，释提桓因即前礼佛，于是还去。大王！如来以能除诸恶相，是故称佛不可思议。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当得除。大王且听，有婆罗门子字曰不害，以杀无量诸众生故名鸯崛魔。复欲害母，恶心起时，身亦随动，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堕地狱。后见佛时身心俱动，复欲生害，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当入地狱。是人得遇如来大师，实时得灭地狱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复有须毘罗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牵出，将至佛所。寻见佛时，手足还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见佛故，得现果报，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如恒河边有诸饿鬼，其数五百，于无量岁，初不见水，虽至河上，纯见流火，饥渴所逼发声号哭。尔时，如来在其河侧郁昙钵林，坐一树下，时诸饿鬼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饥渴，命将不远。’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饮？’鬼即答言：‘如来见水，我则见火。’佛言：‘恒河清流，实无火也，以恶业故心自颠倒，谓为是火。我当为汝除灭颠倒，令汝见水。’尔时，世尊广为诸鬼说慳贪过。诸鬼即言：‘我今渴乏，虽闻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饮之。’是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饮水，既饮水已，如来复为种种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饿鬼形，得于天身。大王！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群贼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无有前导，不能得往至于佛所。佛怜愍故，即至贼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护身口，更勿造恶。’诸贼实时闻如来音，微妙清彻，寻还得眼。即于佛前合掌礼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众生，非独人天。’尔时，如来即为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来真是世间无上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杀无量人，见佛弟子大目犍连，实时得破地狱因缘，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圣弟子故，称佛如来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波罗捺城有长者子名阿逸多，姪匿其母，以是因缘，杀戮其父。其母复与外人共通，子既知己，便复害之。有阿罗汉是其知识，于此知识复生愧耻，即便杀之。杀已即到

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时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无敢听者。以不听故，倍生瞋恚，即于其夜大放猛火，焚烧僧坊，多杀无辜。然后复往王舍城中，至如来所求哀出家。如来即听，为说法要，令其重罪渐渐轻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世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王本性暴恶，信受恶人提婆达多，放大醉象欲令践佛。象既见佛，实时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顶上，复为说法，悉令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见佛，犹得破坏畜生业果，况复人耶？大王当知，若见佛者，所有重罪必当得灭。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魔与无量无边眷属至菩萨所。菩萨尔时以忍辱力坏魔恶心，令魔受法，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大大功德力。

“大王！有圻野鬼，多害众生。如来尔时为善贤长者，至圻野村为其说法。时圻野鬼闻法欢喜，即以长者授于如来，然后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罗捺国有屠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毘沙门子。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大大功德果，况复佛也？

“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细石，其城有王名曰龙印，贪国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舍国政，来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来。’即成比丘，重罪消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当知，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大大功德果。

“大王！如来有弟提婆达多，破坏众僧，出佛身血，害莲花比丘尼，作三逆罪。如来为说种种法要，令其重罪寻得微薄。是故如来为大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若能信臣语者，唯愿速往至如来所，若不见信，愿善思之。大王！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广，无所不苞，怨亲平等，心无憎爱，终不偏为一人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余人不得。如来非独四部之师，普是一切天人、龙、鬼、地狱、畜生、饿鬼等师，一切众生亦当视佛如父母想。大王当知，如来不但独为豪贵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说法，亦为下贱优波离等；不但独受须达多阿那邠祇所奉饭食，亦受贫人须达多食；不但独为舍利弗等利根说法，亦为钝根周梨槃特；不但独听大迦叶等无贪之性出家求道，亦听大贪难陀出家；不但独听烦恼薄者优楼频螺迦叶等出家求道，亦听烦恼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优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养拔其瞋根，鸯崛魔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不但独为有智男子而演说法，亦为极愚昧合智者女人说法；不但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独为富多罗等舍诸忽务闲寂思惟而说法要，亦为频婆娑罗王等统领国事理王务者而说法要；不但独为断酒之人，亦为耽酒郁伽长者荒醉者说；不但独为入禅定者离婆多等，亦为丧子乱心婆罗门女婆私咤说；不但独为己之弟子，亦为外道尼乾子说；不但独为盛壮之年二十五者，亦为衰老八十者说；不但独为根熟之人，亦为善根未熟者说；不但独为末利夫人，亦为姪女莲花女说；不但独受波斯匿王上馔甘味，亦受长者尸利鞠多杂毒之食。大王当知，尸利鞠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闻法，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养恭敬一切众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锻金为人车马载宝，其数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大王！假使复以象车百乘载大秦国种种珍宝，及其女人身佩璎珞数亦满百，持用布施，犹故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使大王供养恭敬恒河沙等无量众生，不如一往娑罗双树到如来所诚心听法。”

尔时，大王答言：“耆婆！如来世尊性已调柔，故得调柔以为眷属；如栴檀林，纯以栴檀而为围绕。如来清静，所有眷属亦复清静。犹如大龙，纯以诸龙而为眷属。如来寂静，所有眷属亦复寂静。如来无贪，所有眷属亦复无贪。佛无烦恼，所有眷属亦无烦恼。吾今既是极恶之人，恶业缠裹、其身臭秽、系属地狱，云何当得至如来所？吾设往者，恐不顾念接叙言说。卿虽劝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无去心。”

尔时，虚空寻出声音：“无上佛法将欲衰殄，甚深法河于是欲涸，大法明灯将灭不久，法山欲颓，法船欲沈，法桥欲坏，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树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将至，

法饿众生将至不久，烦恼疫病将欲流行，大暗时至，渴法时来，魔王欣庆解释甲冑，佛日将没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恶更无治者。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狱极重之业，以是业缘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无，鼻者名间，间无暂乐，故名无间。大王！假使一人独堕是狱，其身长大八万由延，遍满其中间无空处，其身周匝受种种苦，设有多人身亦遍满不相妨碍。大王！寒地狱中暂遇热风以之为乐；热地狱中暂遇寒风亦名为乐；活地狱中，设命终已，若闻活声，即便还活；阿鼻地狱都无此事。大王！阿鼻地狱四方有门，一一门外各有猛火，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八万由延，周匝铁墙、铁网弥覆，其地亦铁，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大王！若鱼在镬，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复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则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则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恶业必不得免。唯愿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余无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劝导。”

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怀怖惧，举身战栗，五体掉动如芭蕉树，仰而答曰：“汝为是谁？不现色像，而但有声。”

“大王！吾是汝父频婆娑罗。汝今当随耆婆所说，莫随邪见六臣之言。”

时王闻已，闷绝躄地，身疮增剧，臭秽倍前，虽以冷药涂而治之，疮烝毒热，但增无损。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梵行品第八之六

尔时，世尊在双树间见阿阇世闷绝躄地，即告大众：“我今当为是王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何故独为阿阇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众中，无有一人谓我毕定入于涅槃，阿阇世王定谓我当毕竟永灭，是故闷绝，自投于地。善男子！如我所言，为阿阇世不入涅槃，如是密义，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为者，一切凡夫；阿阇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复为者，即是一切有为众生。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于世。何以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具足烦恼等者。又复为者，即是不见佛性众生，若见佛性，我终不为久住于世。何以故？见佛性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复为者，即是阿难、迦叶二众。阿阇世者，即是阿阇世王、后宫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又复为者，名为佛性。言阿阇者，名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为为阿阇世。善男子！阿阇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为阿阇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来密语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亦不可思议，《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疮即愈，郁蒸除灭。王觉疮愈，身体清凉，语耆婆言：“曾闻人说，劫将欲尽三月竝现，当是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时既未至，此光何来照触吾身，疮苦除愈，身得安乐？”

耆婆答言：“此非劫尽三月竝照，亦非火日、星宿、药草、宝珠、天光。”

王又问言：“此光若非三月竝照、宝珠明者，为是谁光？”

“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无有边际，非热非冷、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使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尔，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无有青黄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将为大王，以王先言，世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后治心。”

王言：“耆婆！如来世尊亦见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于病子心则偏多。大王！如来亦尔，于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于罪者心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不放逸者心则放舍。何等名为不放逸者？谓六住菩萨。大王！诸佛世尊于诸众生，不观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月星宿、工巧、下贱、僮仆婢使，惟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月爱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问言：“何等名为月爱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花开敷鲜明；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月爱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灭，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郁热即除；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大王！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诸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是故复名月爱三昧。”

王言：“我闻如来不与恶人同止坐起、语言谈论，犹如大海不宿死尸、如鸳鸯鸟不住圜厕、释提桓因不与鬼住、鸠翅罗鸟不栖枯树；如来亦尔，我当云何而得往见？设其见者，我身将不陷入地耶？我观如来宁近醉象、师子、虎狼、猛火绝焰，终不近于重恶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当有何心往见如来？”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饥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医，热求荫凉，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大王！如来尚为一阐提等演说法要，何况大王非一阐提，而当不蒙慈悲救济？”

王言：“耆婆！我昔曾闻，一阐提者不信、不闻、不能观察、不得义理，何故如来而为说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升一柱殿，服苏油脂及以涂身，卧灰食灰，攀上枯树，或与猕猴游行坐卧、沈水没泥，堕坠楼殿、高山、树木，象马牛羊，身着青、黄、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见鸟鹭、狐狸之属，齿发堕落，裸形枕狗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噉，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多罗树叶以为衣服，乘坏驴车正南而游。是人梦已，心生愁恼，以愁恼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所可遣使，形体缺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着弊坏衣，载故坏车，语彼医言：‘速疾上车。’尔时，良医即自思惟：‘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作是念：‘使虽不吉，当复占日，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日虽不吉，当复占星，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阎罗王星、湿星、满星，如是星时，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星虽不吉，复当观时，若是秋时、冬时，及日入时、夜半时、月入时，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是言：‘如是众相虽复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何益？’思惟是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则不可治。’即于前路见二小儿，相牵斗诤，捉头拔发，瓦石刀杖共相擦打，见人持火自然殄灭，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或见有人执持空器，或见沙门独行无侣，复见虎狼、鸟鹭、野狐，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当知病者定难疗治。’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师，如其往者，不可救疗。’复更念言：‘如是众相，

虽复不祥，且当舍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复于前路，闻如是声，所谓亡失、死丧、崩破、坏折、剥脱、堕坠、焚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闻南方有飞鸟声，所谓乌鸢、舍利鸟声，若狗、若鼠、野狐、兔猪，闻是声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

“尔时，即入病人舍宅，见彼病人数寒数热、骨节疼痛、目赤流泪、耳声闻外、咽喉结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枯无汗、大小便利拥隔不通、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语声不均或粗或细、举是斑驳、异色青黄、其腹胀满、言语不了。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昨来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今者变异，敬信情息。本喜惠施今者慳吝，本性少食今则过多，本性和善今则弊恶，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于父母无恭敬心。’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沈水杂香、毕迦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郁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蒲桃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知香臭已，即前触身，觉身细软，犹如缯绵、劫贝娑花，或硬如石、或冷如水、或热如火、或涩如沙。尔时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当死，语瞻病者：‘吾今剧务，明当更来，随其所须，恣意勿遮。’即便还家。明日使到，复语使言：‘我事未讫，兼未合药。’智者当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尔，于一阐提辈，善知根性而为说法。何以故？若不为说，一切凡夫当言如来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无慈悲，云何说言一切智人？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大王！如来世尊见诸病者，当施法药，病者不服，非如来咎。大王！一阐提辈分别有二：一者、得现在善根，二者、得后世善根。如来善知一阐提辈能于现在得善根者，则为说法；后世得者，亦为说法，今虽无益，作后世因。是故如来为一阐提演说法要。一阐提者复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于现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后世则得，诸佛世尊不空说法。大王！譬如净人坠堕圜厕，有善知识见而愍之，寻前捉发而拔出之。诸佛如来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堕三恶道，方便救济令得出离，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

王语耆婆：“若使如来审如是者，明当选择良日吉星，然后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来法中，无有选择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犹不看日、时节、吉凶，惟求良医。王今病重，求佛良医，不应选择良时好日。大王！如栴檀火及萨兰火，二俱烧相，无有异也，吉日、凶日亦复如是。若到佛所，俱得灭罪，惟愿大王今日速往。”

尔时，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当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办供养所须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须供具一切悉有。”

阿闍世王与其夫人，严驾车乘一万二千，殊壮大象其数五万，一一象上各载三人，赍持幡盖、花香、伎乐、种种供具，无不备足，导从马骑有十八万，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寻从王者，其数足满五十八万。

尔时，拘尸那城所有大众满十二由旬，悉皆遥见阿闍世王与其眷属寻路而来。尔时，佛告诸大众言：“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因缘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闍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是故近因莫若善友。”

阿闍世王复于前路闻舍婆提毘流离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离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狱，须那刹多作种种恶到于佛所众罪得灭，闻是语已语耆婆言：“吾今虽闻如是二语，犹未审定。汝来耆婆！吾欲与汝同载一象，设我当入阿鼻地狱，冀汝捉持不令我堕。何以故？吾昔曾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阿闍世王犹有疑心，我今当为作决定心。”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无定相，所谓色无定相，乃至涅槃亦无定相，如来今者云何而言，为阿闍世作决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坏者，当知诸法无有定相，是故我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当知是心为无决定。善男子！若彼王



心是决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坏？以无定相，其罪可坏，是故我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大王即到娑罗双树间，至于佛所，仰瞻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犹如微妙真金之山。尔时，世尊出八种声告言：“大王。”时阿闍世左右顾视：“此大众中谁是大王？我既罪戾，又无福德，如来不应称为大王。”尔时，如来即复唤言：“阿闍世大王。”

时王闻已，心大欢喜，即作是言：“如来今日顾命语言，真知如来于诸众生，大悲怜愍，等无差别。”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无遗余，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

尔时，迦叶菩萨语持一切菩萨言：“如来已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阿闍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与梵王、释提桓因坐起饮食，犹不欣悦；得遇如来一言顾命，深以欣庆。”尔时，阿闍世王即以所持幡盖、香花、伎乐供养，前礼佛足，右绕三匝，礼敬毕已，却坐一面。

尔时，佛告阿闍世王言：“大王！今当为汝说正法要，汝当一心，谛听！谛听！凡夫常当系心观身，有二十事：一、所谓我此身中空，无无漏，二、无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调顺，四、堕坠深坑无处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见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见佛性，七、生死常苦，无常、我、净，八、八难之难难得远离，九、恒为怨家之所追逐，十、无有一法能遮诸有，十一、于三恶趣未得解脱，十二、具足种种诸恶邪见，十三、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生死无际未得其边，十五、不作诸业不得果报，十六、无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乐因终无乐果，十八、若有造业果终不失，十九、因无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来、现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常于此身，当作如是二十种观。作是观已不乐生死，不乐生死则得正观。尔时次第观心生相、住相、灭相；次第观心生、住、灭相，定、慧、进、戒，亦复如是；观生、住、灭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终不作恶，无有死畏、三恶道畏。若不系心观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则放逸，无恶不造。”

阿闍世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从昔来初未曾观是二十事，故造众恶，造众恶故，则有死畏、三恶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兹重恶，父王无辜，横加逆害。是二十事设观不观，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佛告大王：“一切诸法性相无常、无有决定，王云何言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无定相者，我之杀罪亦应不定；若杀定者，一切诸法则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诸佛世尊说一切法悉无定相，王复能知杀亦不定，是故当知杀无定相。大王！如汝所言，先父无辜横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于假名众生五阴，妄生父想。于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阴应非；若四是父，色亦应非。若色非色合为父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色与非色性无合故。大王！凡夫众生于是色阴妄生父想，如是色阴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种，是十种中，唯色一种，可见可持、可称可量、可牵可缚。虽可见缚，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见、不可捉持、不可称量、不可牵缚。色相如是，云何可杀？若色是父，可杀可害、获罪报者，余九应非。若九非者，则应无罪。大王！色有三种：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则不可害。何以故？过去过去故，现在念念灭故；遮未来故名之为杀。如是一色，或有可杀，或不可杀，有杀不杀，色则不定。若色不定，杀亦不定，杀不定故，报亦不定。云何说言定入地狱？”

“大王！一切众生所作罪业凡有二种：一者、轻，二者、重。若心口作，则名为轻；身、口、心作，则名为重。大王！心念、口说，身不作者，所得报轻。大王！昔日口不杀，但言削足。大王！若勅侍臣立斩王首，坐时乃斩犹不得罪，况王不勅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诸佛世尊亦应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频婆娑罗，常于诸佛种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诸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若不为王，汝则不得为国生害。若汝杀父当有罪者，我等诸佛亦应有罪。若诸佛世尊无有罪者，汝独云何而得罪耶？大王！频婆娑罗往有恶心，于毘富罗山游行猎鹿，周遍旷野悉无所得，唯见一仙五通具足，见已即生瞋恚恶心：‘我今游猎所以不



得，正坐此人。’驱逐令去，即勅左右而令杀之。其人临终，生瞋恶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实无辜，汝以心、口横加戮害，我于来世亦当如是，还以心、口而害于汝。’时王闻已，即生悔心，供养死尸。是王如是尚得轻受，不堕地狱；况王不尔，而当地狱受果报耶？先王自作还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杀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大王！云何言无？夫有罪者则有罪报，无恶业者则无罪报。汝父先王若无辜罪，云何有报？频婆娑罗于现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恶果，是故先王亦复不定，以不定故杀亦不定，杀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狱？

“大王！众生狂惑凡有四种：一者、贪狂，二者、药狂，三者、咒狂，四者、本业缘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虽多作恶，我终不记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恶，若还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贪国，逆害父王，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当知是业亦不得报。王今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大王！譬如幻师，四衢道头，幻作种种男女、象马、璎珞、衣服，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间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诈来亲附，愚痴之人谓为实亲，智者了达乃知虚诈。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执镜，自见面像，愚痴之人谓为真面，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热时炎，愚痴之人谓之是水，智者了达知其非水。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闥婆城，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梦中受五欲乐，愚痴之人谓之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杀法、杀业、杀者、杀果及以解脱，我皆了之，则无有罪。王虽知杀，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饮，则亦不醉，虽复知火，亦不烧然。王亦如是，虽复知杀，云何有罪？大王！有诸众生于日出时作种种罪，于月出时复行劫盗，日月不出则不作罪；虽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实不得罪。杀亦如是，虽复因王，王实无罪。大王！如王宫中常勅屠羊，心初无惧，云何于父独生惧心？虽复人畜尊卑差别，宝命畏死，二俱无异。何故于羊，心轻无惧？于父先王，生重忧苦？大王！世间之人是爱僮仆，不得自在，为爱所使，而行杀害，设有果报，乃是爱罪，王不自在，当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杀亦如是，虽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惭愧之人则为非有，无惭愧者则为非无；受果报者名之为有，空见之人则为非有；有见之人则为非无，有有见者亦名为有。何以故？有有见者得果报故，无有见者则无果报；常见之人则为非有，无常见者则为非无。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何以故？常常见者，有恶业果故，是故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以是义故，虽非有无，而亦是有。

“大王！夫众生者，名出入息，断出入息，故名为杀，诸佛随俗，亦说为杀。大王！色是无常，色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是无常，识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识云何常？以无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无我，为何所杀？杀无常者得常涅槃，杀苦得乐，杀空得实，杀于无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则与我同。我亦杀于无常、苦、空、无我，不入地狱，汝云何入？”

尔时，阿闍世王如佛所说观色乃至观识，作是观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识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则不作罪。世尊！我昔曾闻诸佛世尊常为众生而作父母，虽闻是语，犹未审定，今则定知。世尊！我亦曾闻须弥山王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若有众鸟随所集处，则同其色。虽闻是言，亦不审定，我今来至佛须弥山，则与同色，与同色者，则知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世尊！我见世间从菴兰子生菴兰树，不见菴兰生栴檀树，我今始见从菴兰子生栴檀树，菴兰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树者即是我心无根信也。无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来，不信法、僧，是名无根。世尊！我若不遇如来世尊，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我今见佛，以是见佛所得功德，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

恶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坏众生恶心。”

“世尊！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

尔时，摩伽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后宫嫔女，悉皆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阿闍世王语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舍于短命而得长命，舍无常身而得常身，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长命、常身，即是一切诸佛弟子。”说是语已，即以种种宝幢、幡盖、香花、璎珞、微妙伎乐而供养佛，复以偈颂而赞叹言：

“实语甚微妙，	善巧于句义，	甚深秘密藏，	为众故显示。
所有广博言，	为众故略说，	具足如是言，	善能疗众生。
若有诸众生，	得闻是语者，	若信及不信，	定知是佛说。
诸佛常软语，	为众故说粗，	粗语及软语，	皆归第一义。
是故我今者，	归依于世尊。	如来语一味，	犹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谛，	故无无义语。	如来今所说，	种种无量法，
男女大小闻，	同获第一义。	无因亦无果，	无生及无灭，
是名大涅槃，	闻者破诸果。	如来为一切，	常作慈父母，
当知诸众生，	皆是如来子，	世尊大慈悲，	为众故苦行。
如人着鬼魅，	狂乱多所作，	我今得见佛，	所得三业善，
愿以此功德，	回向无上道。	我今所供养，	佛法及众僧，
愿以此功德，	三宝常在世。	我今所当得，	种种诸功德，
愿以此破坏，	众生四种魔。	我遇恶知识，	造作三世罪，
今于佛前悔，	愿后更莫造。	愿诸众生等，	悉发菩提心，
系心常思念，	十方一切佛。	复愿诸众生，	永破诸烦恼，
了了见佛性，	犹如妙德等。”		

尔时，世尊赞阿闍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是人则为庄严诸佛大众。大王！汝昔已于毘婆尸佛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是已来至我出世，于其中间未曾堕于地狱受苦。大王当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无量果报。大王！从今已往常当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从是因缘，当得消灭无量恶故。”

尔时，阿闍世王及摩伽陀举国人民从座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还宫。

《天行品》者如《杂花》说。

#### 大般涅槃经婴儿行品第九

“善男子！云何名婴儿行？善男子！不能起住、来去、语言，是名婴儿。如来亦尔，不能起者，如来终不起诸法相；不能住者，如来不着一切诸法；不能来者，如来身行无有动摇；不能去者，如来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语者，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实无所说。何以故？有所说者，名有为法。如来世尊非是有为，是故无说。又无语者，犹如婴儿，语言未了，虽复有语，实亦无语。如来亦尔，语未了者，即是诸佛秘密之言，虽有所说，众生不解，故名无语。又婴儿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语，虽名物不一、未知正语，非不因此而得识物。如来亦尔，一切众生方类各异，所言不同，如来方便随而说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又婴儿者，能说大字。如来亦尔，说于大字，所谓婆伽，伽者有为，婆者无为，是名婴儿。伽者名为无常，婆者名为有常，如来说常，众生闻已，为常法故，断于无常，是名婴儿行。又婴儿者，不知苦乐、昼夜、父母。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为众生故，不知苦乐，无昼夜想，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故无父母亲疏等相。又婴儿者，不能造作大小诸事。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菩萨

不造生死作业，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萨摩訶萨终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萨终不退菩提心，而作声闻、辟支佛乘。又婴儿行者，如彼婴儿啼哭之时，父母即以杨树黄叶而语之言：‘莫啼莫啼，我与汝金。’婴儿见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杨叶实非金也。木牛木马、木男木女，婴儿见已，亦复生于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实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婴儿。如来亦尔，若有众生欲造众恶，如来为说三十三天常、乐、我、净、端正自恣、于妙宫殿受五欲乐、六根所对无非是乐。众生闻有如是乐故，心生贪乐，止不为恶，勤作三十三天善业。实是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为度众生，方便说言常、乐、我、净。又婴儿者，若有众生厌生死时，如来则为说于二乘，然实无有二乘之实，以二乘故知生死过，见涅槃乐。以是见故，则能自知，有断、不断，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善男子！如彼婴儿于非金中而生金想，如来亦尔，于不净中而为说净，如来已得第一义故则无虚妄。如彼婴儿于非牛马作牛马想，若有众生于非道中作真道想，如来亦说非道为道，非道之中实无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缘故，说非道为道。如彼婴儿于木男女生男女想，如来亦尔，知非众生说众生想，而实无有众生相也。若佛如来说无众生，一切众生则堕邪见，是故如来说有众生。于众生中作众生想者，则不能破众生相也；若于众生破众生相者，是则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婴儿行。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是五行者，当知是人必定当得如是五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亦定当得是五行。”

佛言：“善男子！不独汝得如是五行，今此会中九十三万人亦同于汝，得是五行。”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一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訶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得十事功德，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不可思议，闻者惊怪，非内、非外、非难、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无有相貌、世间所无。何等为十？一者有五，何等有五？一者、所不闻者而能得闻，二者、闻已能为利益，三者、能断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无曲，五者、能知如来密藏，是为五事。何等不闻而能得闻？所谓甚深微密之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常、乐、我、净，一切诸佛无有毕竟入涅槃者，常住无变。如来涅槃，非有非无、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暗、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断非不断、非始非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阴非不阴、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缘非不十二因缘，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闻而能得闻。复有不闻，所谓一切外道经书、四毘陀论、毘伽罗论、卫世师论、迦毘罗论，一切咒术、医方、伎艺，日月博蚀、星宿运变、图书讖记。如是等经初未曾闻秘密之义，今于此经而得知之。复有十一部经，除毘佛略，亦无如是深密之义，今因此经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闻而能得闻。

“闻已利益者，若能听受是大涅槃经，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经典甚深义味。譬如男女于明净镜见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镜亦复如是，菩萨执之，悉得明见大乘经典甚深之义。亦如有人在暗室中执大炬火，悉见诸物。大涅槃炬亦复如是，菩萨执之，得见大乘深奥之义。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诸山幽暗，令一切人远见诸物。是大涅槃清净慧日亦复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处，令二乘人远见佛道。所以者何？以能听受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故。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訶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得知一切诸法名字。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广

说、思惟其义，则知一切诸法义理。善男子！其听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义；若能书写、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知义。复次，善男子！听是经者，闻有佛性，未能得见；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得见之。听是经者，闻有檀名，未能得见檀波罗蜜；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得见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知法知义，具二无碍，于诸沙门、婆罗门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无所畏，开示分别十二部经，演说其义，无有差违，不从他闻，而能自知，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闻已，能为利益。

“断疑心者，疑有二种：一者、疑名，二者、疑义。听是经者，断疑名心；思惟义者，断疑义心。复次，善男子！疑有五种：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乐不？四者、疑佛是真净不？五者、疑佛是实我不？听是经者，疑佛涅槃则得永断；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四疑永断。复次，善男子！疑有三种：一疑声闻为有、为无？二疑缘觉为有、为无？三疑佛乘为有、为无？听是经者，如是三疑永灭无余；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闻如是《大涅槃经》，其心多疑，所谓若常、无常，若乐、不乐，若净、不净，若我、无我，若命、非命，若众生、非众生，若毕竟、不毕竟，若他世、若过世，若有、若无，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灭、若非灭，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听是经者，如是诸疑悉得永断。复次，善男子！若有不闻如是经者，复有种种众多疑心，所谓色是我耶？受、想、行、识是我耶？眼能见耶？我能见耶？乃至识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报耶？我受报耶？乃至识受报耶？我受报耶？色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识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终耶？无始无终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复有人疑，一阐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谤方等经，如是等辈有佛性耶？无佛性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断。复有人疑，世间有边耶？世间无边耶？有十方世界耶？无十方世界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是名能断疑惑之心。

“慧心正直无邪曲者，心若有疑，则所见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闻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见邪曲，乃至声闻、辟支佛人，所见亦曲。云何名为一切凡夫所见邪曲？于有漏中见常、乐、我、净；于如来所见无常、苦、不净、无我；见有众生、寿命、知见；计非有想非无想处以为涅槃；见自在天有八圣道；有见、断见；如是等见，名为邪曲。菩萨摩訶萨若得闻是《大涅槃经》，修行圣行，则得断除如是邪曲。云何名为声闻、缘觉邪曲见耶？见于菩萨从兜率下，化乘白象，降圣母胎，父名净饭，母曰摩耶。迦毘罗城处胎满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释捧接，难陀龙王及婆难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执持宝盖，随后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满足七步。至于天庙，令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伤当终不睹佛兴。诣师学书、算计、射御、图讖、伎艺。处在深宫，六万宫女娱乐受乐。出城游观至迦毘罗园，道见老人乃至沙门法服而行，还至宫中见诸宫女形体状貌，犹如枯骨，所有宫殿冢墓无异，厌恶出家夜半踰城，至郁陀伽、阿罗逻等大仙人所，闻说识处及非有想非无想处。既闻是已，谛观是处，是非常、苦、不净、无我，舍至树下，具修苦行满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复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转至菩提树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波罗捺为五比丘初转法轮，乃至于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见，是名声闻、缘觉曲见。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悉得断除如是等见；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演说、思惟其义，则得正直无邪曲见。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谛知菩萨无量劫来，不从兜率降圣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萨摩訶萨正直之见。能知如来深密义者，所谓即是大般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忏四重禁、除谤法心、尽五逆罪、灭一阐提，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秘密之义。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甚深之义？虽知众生实无有我，而于未

来不失业果；虽知五阴于此灭尽，善恶之业终不败亡；虽有诸业，不得作者；虽有至处，无有去者；虽有系缚，无受缚者；虽有涅槃，亦无灭者；是名甚深秘密之义。”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闻不闻义，是义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应定有，法若无者便应定无，无不应生，有不应灭。如其闻者是则为闻，若不闻者则为不闻，云何而言闻所不闻？世尊！若不可闻是为不闻，若已闻者则更不闻。何以故？已得闻故。云何而言闻所不闻？譬如去者，到则不去，去则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闻已不闻、不闻不闻亦复如是。世尊！若不闻闻者，一切众生未有菩提即应有之，未得涅槃亦应得之，未见佛性应见佛性，云何复言十住菩萨虽见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闻闻者，如来往昔从谁得闻？若言得闻，何故如来于《阿含》中复言无师？若不闻不闻，如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不闻不闻，亦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若当不闻如是《大涅槃经》见佛性者，一切众生不闻是经亦应得见。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见，或不可见。声亦如是，或是可闻，或不可闻。是大涅槃非色非声，云何而言可得见闻？世尊！过去已灭则不可闻，未来未至亦不可闻，现在听时则不名闻，闻已声灭更不可闻。是大涅槃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说，若不可说则不可闻，云何而言菩萨修是《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世尊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乾闥婆城、画水之迹、亦如泡沫、芭蕉之树空无有实，非命非我，无有苦乐，如十住菩萨之所知见。”

时大众中忽然之顷有大光明，非青见青、非黄见黄、非赤见赤、非白见白，非色见色、非明见明、非见而见。尔时，大众遇斯光已，身心快乐，譬如比丘入师子王定。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谁之所放？”尔时，如来默然不说。

迦叶菩萨复问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有此光明照于大众？”文殊师利默然不答。

尔时，无边身菩萨复问迦叶菩萨：“今此光明谁之所有？”迦叶菩萨默然不说。

净住王子菩萨复问无边身菩萨：“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无边身菩萨默然不说。

如是五百菩萨皆亦如是，虽相谘问然无答者。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无有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则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为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一切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世尊！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则得炽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灯。”

佛言：“文殊师利！汝今莫入诸法甚深第一义谛，应以世谛而解说之。”

文殊师利言：“世尊！于此东方过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动，其佛住处，纵广正等足满一万二千由旬，其地七宝，无有土石，平正柔软无诸沟坑，其诸树木四宝所成，金、银、琉璃及以颇梨，花果茂盛无时不有，若有众生闻其花香，身心安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周匝复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众生在中浴者，所得喜乐，譬如比丘入第二禅。其河多有种种诸花，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微妙香花、常花、一切众生无遮护花。其河两岸亦有众花，所谓阿提目多伽花、占婆花、波咤罗花、婆师罗花、摩利迦花、大摩利迦花、新摩利迦花、须摩那迦花、由提迦花、檀菟迦利花、常花、一切众生无遮护花。底布金沙，有四梯陛，金、银、琉璃、杂色颇梨。多有众

鸟游集其上，复有无量虎狼、师子、诸恶鸟兽，其心相视，犹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无有犯重禁者、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五逆等罪。其土调适，无有寒热、饥渴、苦恼，无贪、欲、恚、放逸、嫉妬，无有日月、昼夜、时节，犹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无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萨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于大乘、爱念大乘、贪乐大乘、护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总持，心常怜愍一切众生。其佛号曰满月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随所住处，有所讲宣，其土众生，无不得闻为琉璃光菩萨摩訶萨讲宣如是《大涅槃经》。”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若能修行《大涅槃经》，所不闻者皆悉得闻。彼琉璃光菩萨摩訶萨问满月光明佛，亦如此间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所问，等无有异。彼满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萨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砾石、荆棘毒刺，周遍充满，常有饥渴、寒热苦恼。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门、婆罗门、父母、师长，贪着非法，欲于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寿命短促。有行奸诈，王者治之，王虽有国，不知满足，于他所有生贪利心，兴师相伐，枉死者众。王者修行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心无欢喜，故降灾旱，谷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恼无量。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大悲纯厚，愍众生故，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为诸大众敷演如是《大涅槃经》。彼有菩萨，名光明遍照高贵德王，已问斯事，如汝无异。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当得闻。’”

“世尊！彼琉璃光菩萨闻是事已，与八万四千菩萨摩訶萨欲来至此，故先现瑞，以此因缘，有此光明，是名因缘，亦非因缘。”

尔时，琉璃光菩萨与八万四千诸菩萨俱，持诸幡盖、香花、瓔珞、种种伎乐倍胜于前，俱来至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己所持供养之具供养于佛，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问彼菩萨：“善男子！汝为到来，为不到来？”

琉璃光菩萨言：“世尊！到亦不来，不到亦不来，我观是义都无有来。世尊！诸行若常，亦复不来，若是无常，亦无有来。若人见有众生性者，有来、不来；我今不见众生定性，云何当言有来、不来？有憍慢者见有去来，无憍慢者则无去来；有取行者见有去来，无取行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有去来，不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无去来；不闻佛性则有去来，闻佛性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有去来，不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不见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无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见如来常、乐、我、净则无去来。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问，唯垂哀愍，少见听许。”

佛言：“善男子！随意所问，今正是时，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所以者何？诸佛难值，如优昙花，法亦如是难得得闻，十二部经中方等复难，是故应当专心听受。”

时琉璃光菩萨摩訶萨既蒙听许兼被诫勅，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訶萨有能修行《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尽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复值我能善解说。汝今所有疑网、毒镞，我为大医，能善拔出。汝于佛性犹未明了，我有慧炬，能为照明。汝今欲度生死大河，我能为汝作大船师。汝于我所生父母想，我亦于汝生赤子心。汝今者贪正法宝，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宣释。善男子！欲听法者，今正是时，若闻法已，当生敬信，至心听受，恭敬尊重，于正法所莫求其过，莫念贪欲、瞋恚、愚痴，莫睹法师种姓好恶。既闻法已莫生憍慢，莫为恭敬、名誉、利养，当为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听法已，先自度身，然后度人，先自解身然后解人，先自安身然后安人，先自涅槃然后令人而得涅槃。’于佛、法、僧应生等想，于生死中生大苦想，于大涅槃应生常、乐、我、净之想；先为他人，然后为身；当为大乘，莫为二乘，于一切法

当无所住，亦莫专执一切法相，于诸法中莫生贪相，常生知法、见法之相。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听法，是则名为闻所不闻。

“善男子！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到到、不到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生？”

“善男子！安住世谛，初出胎时，是名不生生。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是大涅槃无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云何生不生？善男子！世谛死时是名生不生。云何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断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萨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内法。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譬如种子未生牙时，得四大和合、人功作业、然后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败种及未遇缘，如是等辈，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牙生已而不增长，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牙增长，若生不生则无增长。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为是常耶？是无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则无有生；生若无常，则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无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缘不生无漏？世尊！若未生时有生者，云何于今乃名为生？若未生时无生者，何故不说虚空为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说，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亦不可说，不生亦不可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云何不生生不可说？不生名为生，云何可说！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说？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说。云何生不生不可说？生即名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说。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说？不生者名为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说！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说？以生无故。云何不生不可说？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十因缘法为生作因，以是义故，亦可得说。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众钝故。善男子！有为之法生亦是常，以住无常，生亦无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无常；异亦是常，以法无常，异亦无常；坏亦是常，以本无今有故，坏亦无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异、坏皆悉是常，念念灭故不可说常，是大涅槃能断灭故，故名无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时，已有生性，故生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缘则发。眼有见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见。众生生法，亦复如是，由本有性，遇业因缘，父母和合，则便有生。”

尔时，琉璃光菩萨摩诃萨及八万四千菩萨摩诃萨闻是法已，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愍教诲，因大涅槃始得悟解，闻所不闻，亦令八万四千菩萨深解诸法，不生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断诸疑网。然此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无畏，复欲谘禀，唯垂听许。”

尔时，世尊告无畏菩萨：“善男子！随意问难，吾当为汝分别解脱。”

尔时，无畏菩萨与六万（一本云与八万）四千诸菩萨等，俱从座起，更整衣服，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众生当造何业，而得生彼不动世界？其土菩萨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诸行，利智捷疾，闻则能解？”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害众生命，	坚持诸禁戒，	受佛微妙教，	则生不动国。
不夺他人财，	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	则生不动国。
不犯他妇女，	自妻不非时，	施持戒卧具，	则生不动国。
不为自他故，	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语，	则生不动国。
莫坏善知识，	远离恶眷属，	口常和合语，	则生不动国。
如诸菩萨等，	常离于恶口，	所说人乐闻，	则生不动国。
乃至戏笑，	不说非时语，	谨慎常时说，	则生不动国。



见他得利养，	常生欢喜心，	不起嫉妬结，	则生不动国。
不恼于众生，	常生于慈心，	不生方便恶，	则生不动国。
邪见言无施，	父母及去来，	不起如是见，	则生不动国。
旷路作好井，	种植果树林，	常施乞者食，	则生不动国。
若于佛法僧，	供养一香灯，	乃至献一花，	则生不动国。
若为恐怖故，	利养及福德，	书是经一偈，	则生不动国。
若为恚利福，	能于一日中，	读诵是经典，	则生不动国。
若为无上道，	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斋，	则生不动国。
不与犯重禁，	同共一处住，	呵谤方等者，	则生不动国。
若能施病者，	乃至于一果，	欢喜而瞻视，	则生不动国。
不犯僧鬘物，	善守于佛物，	涂扫佛僧地，	则生不动国。
造像及佛塔，	犹如大拇指，	常生欢喜心，	则生不动国。
若为是经典，	自身及财宝，	施于说法者，	则生不动国。
若能听书写，	受持及读诵，	诸佛秘密藏，	则生不动国。”

尔时，无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业缘得生彼国。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普为怜愍一切众生，先所谘问，如来若说，则能利益、安乐人、天、阿修罗、乾闥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

尔时，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于此当至心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有因缘故，未到不到。有因缘故，不到到。有因缘故，到不到。有因缘故，到到。何因缘故未到不到？善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槃，凡夫未到，以有贪欲、瞋恚、愚痴故，身业、口业不清净故，及受一切不净物故，犯四重故，谤方等故，一阐提故，五逆罪故，以是义故，未到不到。善男子！何因缘故不到到？不到者名大涅槃。何义故到？永断贪欲、瞋恚、愚痴、身口恶故，不受一切不净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谤方等经故，不作一阐提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义故，名不到到。须陀洹者八万劫到，斯陀含者六万劫到，阿那含者四万劫到，阿罗汉者二万劫到，辟支佛者十千劫到，以是义故，名不到到。善男子！何因缘故名到不到？到者名为二十五有，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诸结之所覆蔽，往来不离，犹如轮转，是名为到。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已得永离，故名不到。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示现在中，亦名为到。善男子！何因缘故名为到到？到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须陀洹乃至阿那含，烦恼因缘故，名到到。善男子！闻所不闻亦复如是，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云何不闻闻？善男子！不闻者名大涅槃。何故不闻？非有为故、非音声故、不可说故。云何亦闻？得闻名故，所谓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名不闻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者不可得闻，云何复言常、乐、我、净而可得闻？何以故？世尊！断烦恼者名得涅槃，若未断者名为不得，以是义故涅槃之性本无今有。若世间法本无今有则名无常，譬如瓶等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名无常。涅槃亦尔，云何说言常、乐、我、净？复次，世尊！凡因庄严而得成者，悉名无常。涅槃若尔，应是无常。何等因缘？所谓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观于骨相阿那波那、六念处、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缘，故名无常。复次，世尊！有名无常。若涅槃是有，亦应无常。如佛昔于《阿含》中说，声闻、缘觉、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义故名无常。复次，世尊！可见之法名为无常，如佛先说，见涅槃者则得断除一切烦恼。复次，世尊！譬如虚空于诸众生等无障碍，故名为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众生有不得？涅槃若尔，于诸众生不平等者，则不名常。世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则多人受乐。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时应多人得，一人断结应多人亦断，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国王、王子、父母、师长，则得利养，是不名常。涅槃亦尔，不名为常。何以故？如佛昔于《阿含经》中告阿难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则得

断结，受无量乐。’以是义故，不名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乐、我、净名者，不名为常。如其无者，云何可说？”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涅槃之体非本无今有，若涅槃体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诸众生烦恼覆故，不见涅槃，便谓为无。菩萨摩訶萨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断烦恼已，便得见之。当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为常。善男子！如暗室中井，种种七宝，人亦知有，暗故不见。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然大明灯，持往照了，悉得见之。是人于此终不生念，水及七宝本无今有。涅槃亦尔，本自有之，非适今也，烦恼暗故，众生不见。大智如来以善方便燃智慧灯，令诸菩萨得见涅槃常、乐、我、净，是故智者于此涅槃，不应说言本无今有。

“善男子！汝言因庄严故得成涅槃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体非生非出、非实非虚、非作业生、非是有漏有为之法、非闻非见、非堕非死、非别异相、亦非同相、非往非还、非去来今、非一非多、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无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义故，涅槃是常，恒不变易，是以无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以自庄严，然后乃见。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众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则便得之；涅槃亦尔。譬如盲人不见日月，良医疗之则便得见，而是日月非是本无今有；涅槃亦尔，先自有之，非适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系之囹圄，久乃得出，还家得见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涅槃亦尔。

“善男子！汝言因缘故涅槃之法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长因，五者、远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业烦恼等，及外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与善心和合，不善与不善心和合，无记与无记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则不堕；山河树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长因？因缘衣服饮食等故，令众生增长；如外种子，火所不烧，鸟所不食，则得增长；如诸沙门、婆罗门等，依因和上、善知识等而得增长；如因父母，子得增长；是名增长因。云何远因？譬如因咒，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凭国王，无有盗贼；如芽依因地、水、火、风等；如水攒及人，为苏远因；如明、色等，为识远因；父母精血，为众生远因；如时节等悉名远因。善男子！涅槃之体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当言是无常因？

“复次，善男子！复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师、轮、绳，是名作因。如灯烛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从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所谓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罗蜜，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罗蜜乃得名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无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为大涅槃因。”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不得名为檀波罗蜜？云何布施而得名为檀波罗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闻布施，不见布施，不闻檀波罗蜜，不见檀波罗蜜，乃至不闻般若，不见般若，不闻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不闻涅槃，不见涅槃，不闻大涅槃，不见大涅槃。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知见法界，解了实相空无所有，无有和合觉知之相，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热时炎相、乾闥婆城、虚空之相。菩萨尔时得如是相，无贪、恚、痴，不闻不见，是名菩萨摩訶萨真实之相、安住实相。菩萨摩訶萨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罗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罗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罗蜜？见有乞者，然后乃与，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无乞者，开心自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时时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修常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施他已，还生悔心，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已不悔，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菩萨摩

诃萨于财物中生四怖心，王、贼、水、火，欢喜施与，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望报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不望报，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为恐怖、名闻、利养、家法相续、天上五欲，为懦弱故、为胜他故、为知识故、为来报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种树，为得荫凉，为得花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菩萨摩訶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见施者、受者、财物，不见时节、不见福田及非福田，不见因、不见缘、不见果报，不见作者、不见受者、不见多、不见少、不见净、不见不净，不轻受者、己身、财物，不见见者、不见不见者，不计己、他，唯为方等大般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为利一切诸众生故而行布施，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行于施，为诸众生不见受者、施者财物故行于施。善男子！譬如有人堕大海水，抱持死尸，则得度脱；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如彼死尸。善男子！譬如有人闭在深狱，门户坚牢，唯有厕孔，便从中出到无碍处；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贵人恐怖急厄，更无恃怙，依旃陀罗；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病人为除病苦得安乐故服食不净；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婆罗门值穀勇贵，为寿命故食噉狗肉；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从无量劫来不闻而闻，尸罗、尸罗波罗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罗蜜，如佛《杂花经》中广说。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一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二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二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不闻而闻？十二部经其义深邃，昔来不闻，今因是经，得具足闻。先虽得闻，唯闻名字，而今于此《大涅槃经》，乃得闻义。声闻、缘觉唯闻十二部经名字，不闻其义，今于此经具足得闻，是名不闻而闻。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经中，不曾闻佛有常、乐、我、净、不毕竟灭，三宝佛性无差别相，犯四重罪、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今于此经而得闻之，是名不闻而闻。”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复堕地狱？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复言无常、乐、我、净？世尊！若断善根名一阐提者，断善根时所有佛性云何不断？佛性若断，云何复言常、乐、我、净？如其不断，何故名为一阐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为不定，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辈若决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须陀洹至辟支佛是决定者，亦不应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决定者，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决定，如是不定，诸佛如来亦复不定；若佛不定，涅槃体性亦复不定，至一切法亦复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阐提除一阐提，则成佛道。诸佛如来亦应如是，入涅槃已，亦应还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则为不定，不决定故当知无有常、乐、我、净，云何说言一阐提等当得涅槃？”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令得安乐，怜愍慈念诸世间故，为欲增长发菩提心诸菩萨故，作如是问。善男子！汝已亲近过去无量诸佛世尊，于诸佛所种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众魔令其退散，已教无量无边众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久已通达诸佛如来所有甚深秘密之藏，已问过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义。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人、若天、沙门、婆罗门、若魔、若梵，有能谘问如来是义。今当诚心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演说。善男子！一阐提者亦不决定，若决定者，是一阐提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决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断，云何一阐提断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二种：一者、内，二

者、外。佛性非内非外，以是义故，佛性不断。复有二种：一者、有漏，二者、无漏。佛性非有漏，非无漏，是故不断。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若是断者，则应还得，若不还得，则名不断，若断已得，名一阐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决定者，犯四重禁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谤方等经亦复不定，若决定者，谤正法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复不定，若决定者，五逆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与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触相，生相、至无明相，阴、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诸法，皆亦不定。

“善男子！譬如幻师在大众中化作四兵，车、步、象、马，作诸璎珞严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树木、泉池河井。而彼众中，有诸小儿，无有智慧，睹见之时，悉以为实。其中智人知其虚诞，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声闻、辟支佛等，于一切法见有定相，亦复如是。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善男子！譬如小儿于盛夏月，见热时焰，谓之为水。有智之人于此热焰终不生于实水之想，但是虚焰诳人眼目，非实是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见一切法，亦复如是，悉谓是实，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善男子！譬如山涧因声有响，小儿闻之谓是实声，有智之人解无定实，但有声相诳于耳识。善男子！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于一切法，亦复如是，见有定相。诸菩萨等解了诸法，悉无定相，见无常相、空寂等相、无生灭相，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见一切法是无常相。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为定？常、乐、我、净。在何处耶？所谓涅槃。善男子！须陀洹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八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六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四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罗汉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二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十千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如来今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亦令天、人、阿修罗、乾闥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大设供养，欲使诸人以千端叠缠裹其身，七宝为棺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者髻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所有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以是义故，如来涅槃亦复不定。善男子！当知如来亦复不定。如来非天。何以故？有四种天：一者、世间天、二者、生天、三者、净天、四者、义天。世间天者如诸国王，生天者从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净天者从须陀洹至辟支佛，义天者十住菩萨摩訶萨等。以何义故，十住菩萨名为义天？以能善解诸法义故。云何为义？见一切法是空义故。善男子！如来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从须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萨，以是义故，如来非天。然诸众生亦复称佛为天中天，是故如来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狱、畜生、饿鬼，非非地狱、畜生、饿鬼，非众生、非非众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长、非非长，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无漏，非有为、非无为，非常、非无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非非定，非有、非无，非说、非非说，非如来、非不如来，以是义故，如来不定。

“善男子！何故如来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诸王，如来久于无量劫中已舍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来生于迦毘罗城净饭王家，是故非非王。非生天者，如来久已离诸有故，是故非生天。非非生天。何以故？升兜率天，下阎浮提故，是故如来非非生天。亦非净天。何以故？如来非是须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来非是净天。非非净天。何以故？世间八法所不能染，犹如莲花不受尘水，是故如来非非净天。亦非义天。何以故？如来非是十住菩萨故，是故如来非义天也。非非义天。何以故？如来常修十八空义故，是故如来非非义天。如来非人。何以故？如来久于无量劫中离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于迦毘罗城故，是故非非人。如来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诸众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

亦以鬼像化众生故，是故非非鬼。如来亦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久离诸恶业故，是故非地狱、畜生、饿鬼。亦非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亦复现受三恶诸趣之身，化众生故，是故非非地狱、畜生、饿鬼。亦非众生。何以故？久已远离众生性故，是故如来非众生。亦非非众生。何以故？或时演说众生相故，是故如来非非众生。

“如来非法。何以故？诸法各各有别异相，如来不尔，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来法界故，是故非非法。如来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摄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非非色。如来非长。何以故？断诸色故，是故非长。亦非非长。何以故？一切世间无有能见顶髻相故，是故非非长。如来非短。何以故？久已远离憍慢结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为瞿师罗长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如来非相。何以故？久已远离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诸相故，是故非非相。如来非心。何以故？虚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众生心故，是故非非心。如来非有为。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非有为。亦非无为。何以故？有来去坐卧、示现涅槃故，是故非无为。如来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法无知，犹如虚空，如来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说故。常法无言，亦如虚空，如来有言，是故无常。有姓氏故名曰无常，无姓之法乃名为常，虚空常故无有姓氏，如来有姓，姓瞿昙氏，是故无常。有父母故名曰无常，无父母者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有父母，佛有父母是故无常。有四威仪名曰无常，无四威仪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四威仪，佛有四威仪，是故无常。常住之法无有方所，虚空常故无有方所，如来出在中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无常。以是义故，如来非常。亦非非常。何以故？生永断故。有生之法名曰无常，无生之法乃名为常，如来无生是故为常。常法无性，有性之法名曰无常，如来无生、无性，无生无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处，犹如虚空无处不有，如来亦尔，遍一切处，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无，如来不尔，不可说言是处有、彼处无，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有时是有、有时是无，如来不尔有时是有、有时是无，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名无色，虚空常故无名无色，如来亦尔无名无色，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因无果，虚空常故无因无果，如来亦尔无因无果，是故为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摄，如来亦尔三世不摄，是故为常。

“如来非幻。何以故？永断一切虚诳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来或时分此一身为无量身，无量之身复为一身，山壁直过无有障碍，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烟焰如火聚，云雷震动其声可畏，或为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树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童女身，是故如来亦非非幻。如来非定。何以故？如来于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入于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如来亦非非定。如来非有漏。何以故？断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欲漏。色、无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有漏。三界无明，名无明漏。如来永断，是故非漏。

“复次，一切凡夫不见有漏。云何凡夫不见有漏？一切凡夫于未来世悉有疑心，未来世中当得身耶？不得身耶？过去世中，身本有耶？为本无耶？现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无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属他耶？不属他耶？属不属耶？非属非不属耶？有命无身耶？有身无命耶？有身有命耶？无身无命耶？身之与命有常耶？无常耶？常无常耶？非常非无常耶？身之与命自在作耶？时节作耶？无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尘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烦恼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满身中耶？从何来耶？去何至耶？谁生耶？谁死耶？我于过去是婆罗门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毘舍姓耶？是首陀罗姓耶？当于未来得何姓耶？我此身者，过去之时，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杀生，当有罪耶？当无罪耶？乃至饮酒当有罪耶？当无罪耶？我自作耶？为他作耶？我受报耶？身受报耶？

如是疑见、无量烦恼、覆众生心，因是疑见，生六种心：决定有我、决定无我、我见我、我见无我、无我见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见。如来永拔如是无量见漏根本，是故非漏。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于大涅槃修圣行者，亦得永断如是诸漏。诸佛如来常修圣行，是故无漏。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摄五根，则有三漏，为恶所牵至不善处。善男子！譬如恶马其性很惊，能令乘者至嶮恶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令人远离涅槃善道，至诸恶处。譬如恶象心未调顺，有人乘之，不随意去，远离城邑，至空旷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将人远离涅槃城邑，至于生死旷野之处。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恶；五根佞臣亦复如是，常教众生造无量恶。善男子！譬如恶子不受师长、父母教勅，则无恶不造；不调五根，亦复如是，不受师长善言教勅，无恶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为地狱、畜生、饿鬼之所贼害，亦如怨盗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驰骋五尘，譬如牧牛，不善守护，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在诸有多受苦恼。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行圣行时，常能善调，守摄五根，怖畏贪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妬，为得一切诸善法故。

“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则能摄心，若能摄心，则摄五根。譬如有人拥护于王，则护国土，护国土者则护于王。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则得智慧，得智慧故则得专念，五根若散，念则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设牛东西噉他苗稼，则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念慧因缘故，守摄五根，不令驰散。菩萨摩訶萨有念慧者，不见我相、不见我所相、不见众生及所受用，见一切法同法性相，生于土石瓦砾之相，譬如屋舍，从众缘生，无有定性。见诸众生四大、五阴之所成立，推无定性，无定性故，菩萨于中不生贪着。一切凡夫见有众生，故起烦恼，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有念慧故，于诸众生不生贪着。

“复次，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经》者，不着众生相，作种种法相。善男子！譬如画师以众杂彩画作众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马。凡夫无智，见之则生男女等相，画师了知无有男女。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于法异相观于一相，终不生于众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或时睹见端正女人，终不生于贪着之相。何以故？善观相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知五欲法无有欢乐，不得暂停，如犬嚙枯骨、如人持火逆风而行、如篋毒蛇、梦中所得、路首有果树多人所掷、亦如段肉众鸟竞逐、如水上泡画水之迹、如织经尽、如囚趣市，犹如假借势不得久，观欲如是多诸过恶。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诸众生，为色、香、味、触因缘故，从昔无数无量劫来，常受苦恼。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罗山，所饮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命终哭泣所出目泪多四大海，尽地草木为四寸筹以数父母亦不能尽，无量劫来或在地狱、畜生、饿鬼所受行苦不可称计，揣此大地犹如枣等易可穷极，生死难尽。菩萨摩訶萨如是深观一切众生，以是欲因缘故受苦无量，菩萨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善男子！譬如世间有诸大众满二十五里，王勅一臣：‘持一油钵经由中过莫令倾覆，若弃一滴，当断汝命。’复遣一人，拔刀在后，随而怖之。臣受王教，尽心坚持，经历尔所大众之中，虽见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着彼邪欲，当弃所持，命不全济。’是人以是怖因缘故，乃至不弃一滴之油。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于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虽见五欲心不贪着，若见净色，不生色相，唯观苦相，乃至识相亦复如是，不作生相、不作灭相、不作因相、观和合相，菩萨尔时五根清净，根清净故护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净，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萨永断，是故无漏，如来拔出，永断根本，是故非漏。

“复次，善男子！复有离漏。菩萨摩訶萨欲为无上甘露佛果故，离于恶漏。云何为离？若能修行《大涅槃经》，书写、受持、读诵、解说、思惟其义是名为离。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见十二部经能离恶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经》。善男子！譬如良师教诸弟子，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恶。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心不造恶。善男子！譬如世

间有善咒术，若有一闻，却后七年，不为一切毒药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诵者，乃至命尽，无有众恶。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七劫不堕恶道。若有书写、读诵、解说、思惟其义，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净见佛性，如彼圣王得甘露味。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无量功德。善男子！若有人能书写是经，读诵、解说、为他敷演、思惟其义，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所见，我之所念，是人谛知我不涅槃。随如是人所住之处，若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房舍、田宅、楼阁、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于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婆罗门、梵志、贫穷乞人。云何当令是人得知，如来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于夜卧梦中，梦见佛像、或见天像、沙门之像、国王、圣王、师子王像、莲花形像、优昙花像，或见大山、或大海水、或见日月、或见白象及白马像、或见父母、得花、得果、金银、琉璃、颇梨等宝、五种牛味，尔时当知，即是如来受其所施。寤已喜乐，寻得种种所须之物，心不念恶，乐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无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议无边功德。

“善男子！汝今应当信受我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见于我，欲得空定，欲见实相，欲得修习首楞严定、师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谓四魔、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欲得人中天上乐者，见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为他解说、思惟义者，当往亲近、依附、谘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给，令无所乏。若从远来，应十由延路次奉迎，为是经故，所重之物应以奉献，如其无者应自卖身。何以故？是经难遇过优昙花。

“善男子！我念过去无量无边那由他劫，尔时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大众宣说如是《大涅槃经》。我于尔时从善友所，转闻彼佛当为大众说大涅槃。我闻是已，其心欢喜，欲设供养，居贫无物，欲自卖身，薄福不售，即欲还家。路见一人，而便语言：‘吾欲卖身，君能买不？’其人答曰：‘我家作业，人无堪者，汝设能为，我当买汝。’我即问言：‘有何作业，人无堪能？’其人见答：‘吾有恶病，良医处药，应当日服人肉三两。卿若能以身肉三两日日见给，便当与汝金钱五枚。’我时闻已，心中欢喜，我复语言：‘汝与我钱，假我七日，须我事讫，便还相就。’其人见答：‘七日不可，审能尔者，当许一日。’善男子！我于尔时，即取其钱，还至佛所，头面礼足，尽其所有，而以奉献，然后诚心听受是经。我时暗钝，虽得闻经，唯能受持一偈文句：

“‘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若有至心听，常得无量乐。’

“受是偈已，即便还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时虽复日日与三两肉，以念偈因缘故，不以为痛，日日不废，足满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缘，其病得差，我身平复亦无疮痍。我时见身具足完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况具足受持、读诵？我见此经有如是利，复倍发心，愿于未来成佛道，字释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缘力故，令我今日于大众中为诸天天人具足宣说。善男子！以是因缘，是大涅槃不可思议，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乃是诸佛如来甚深秘密之藏，以是义故，能受持者，断离恶漏。所谓恶者，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毒蛇住处、恶刺土地、悬崖峻岸、暴雨回洑，恶人恶国、恶城恶舍、恶知识等，如是等辈，若作漏因，菩萨即离，若不能作则不远离；若增有漏则便离之，若不增长则不远离；若作恶法则便离之，若能作善则不远离。云何为离？不持刀杖，常以正慧方便而远离之，是故名为正慧远离。为生善法则离恶法，菩萨摩訶萨自观其身，如病、如疮、如痛、如怨，如箭入体，是大苦聚，悉是一切诸恶根本。是身虽复不净如是，菩萨犹故瞻视将养。何以故？非为贪身，为善法故，为于涅槃，不为生死，为常、乐、我、净，不为无常、无乐、我、净，为菩提道，不为有道，为于一乘，不为三乘，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微妙之身，不为乃至非有想非无想身，为法轮王，不为转轮王。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常当护身。何以故？若不护身，命则不全，命若不全，则不能得



书写是经、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是故菩萨应善护身，以是义故，菩萨得离一切恶漏。善男子！如欲渡者应善护棹，临路之人善护良马，田夫种植善护粪秽，如为差毒善护毒蛇，如人为财护旃陀罗，为坏贼故将护健儿，亦如寒人爱护于火，如癩病者求于毒药。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虽见是身无量不净具足充满，为欲受持《大涅槃经》故，犹好将护不令乏少。菩萨摩訶萨观于恶象及恶知识，等无有二。何以故？俱坏身故。菩萨摩訶萨于恶象等心无怖惧，于恶知识生畏惧心。何以故？是恶象等唯能坏身不能坏心，恶知识者二俱坏故。是恶象等唯坏一身，恶知识者坏无量善身、无量善心。是恶象等唯能破坏不净臭身，恶知识者能坏净身及以净心。是恶象等能坏肉身，恶知识者坏于法身。为恶象杀不至三恶，为恶友杀必至三恶。是恶象等但为身怨，恶知识者为善法怨。是故菩萨常当远离诸恶知识。如是等漏凡夫不离，是故生漏，菩萨离之则不生漏。菩萨如是尚无有漏，况于如来？是故非漏。

“云何亲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卧具、医药，为身心乐，求如是物，造种种恶，不知过未，轮回三趣，是故名漏。菩萨摩訶萨见如是过，则便远离，若须衣时即便受取，不为身故，但为于法，不长憍慢，心常卑下，不为严饰，但为羞耻，障诸寒暑、恶风恶雨、恶虫蚊虻、蝇蚤蝮螫。虽受饮食，心无贪着，不为身故，常为正法，不为肌肤，但为众生，不为憍慢，为身力故，不为怨害，为治肌疮，虽得上味，心无贪着，受取房舍亦复如是。贪慢之结不令居心，为菩提舍遮止结贼，障恶风雨故受屋舍。求医药者心无贪慢，但为正法，不为寿命，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疮，为苏妙涂，以衣裹之。为出脓血苏妙涂拊，为疮愈故以药塗之，为恶风故在深屋中。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观身是疮故以衣覆，为九孔脓求索饮食，为恶风雨取受房舍，为四毒发求觅医药。菩萨受取四种供养，为菩提道，非为寿命。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作是思惟：‘我若不受是四供养，身则磨灭不得坚牢，若不坚牢则不忍苦，若不忍苦则不能得修习善法，若能忍苦则得修习无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众苦，则于苦受生瞋恚心，于乐受中生贪着心，若求乐不得则生无明。’是故凡夫于四供养生于有漏，菩萨摩訶萨能深观察不生有漏。是故菩萨名为无漏，云何如来当名有漏？是故如来不名有漏。”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二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三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三

“复次，善男子！一切凡夫虽善护身，心犹故生于三种恶觉，以是因缘，虽断烦恼，得生非想非非想处，犹故还堕三恶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于大海，垂至彼岸，没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垂尽三有，还堕三涂。何以故？无善觉故。何等善觉？所谓六念处。凡夫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炽盛，善心羸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长诸漏。菩萨摩訶萨慧眼清净见三觉过，知是三觉有种种患，常与众生作三乘怨。三觉因缘，乃令无量凡夫众生不见佛性，无量劫中生颠倒心，谓佛世尊，无常、乐、我，唯有一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一切众生无常、无乐、无我、无净，颠倒心故，言有常、乐、我、净。实无三乘，颠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实之道真实不虚，颠倒心故言无一实。是三恶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之所呵责，是三恶觉常害于我，或亦害他。有是三觉，一切诸恶常来随从，是三觉者即是三缚，连缀众生无边生死。菩萨摩訶萨常作如是观察三觉。菩萨或时有因缘故，应生欲觉默然不受，譬如端正净洁之人，不受一切粪秽不净；如热铁丸，人无受者；如婆罗门性，不受牛肉；如饱满人，不受恶食；如转轮王，不与一切旃陀罗等同坐一床。菩萨摩訶萨恶贱三觉，不受不味亦复如是。何以故？菩萨思惟：‘众生知我是良福田，我当云何受是恶法？若受恶觉则不任为众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众生见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恶觉，则为欺诳一切众生。我于往昔以欺诳故，无量劫中流转生死堕三恶道。我若以恶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当证知，而见

诃责。我若恶觉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报减少或空无报。我若恶心受檀越施，则与施主而为怨讎。一切施主恒于我所起赤子想，我当云何欺诳于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报或少果报故。我常自称为出家人，夫出家者不应起恶，若起恶者则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应，若不相应则非出家。我弃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出家修道，正是修习诸善觉时，非是修习不善觉时。譬如有人入海求宝，不取真宝，直取水精。亦如有人弃妙音乐，游戏粪秽。如弃宝女，与婢交通。如弃金器，用于瓦盂。如弃甘露，服食毒药。如舍亲旧良善之医，从怨恶医求药而服。我亦如是，舍离大师、如来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种种恶觉。人身难得如优昙花，我今已得；如来难值过优昙花，我今已值；清净法宝难得见闻，我今已闻。犹如盲龟值浮木孔，人命不停过于山水，今日虽存，明亦难保，云何纵心令住恶法？壮色不停犹如奔马，云何恃怙而生懦弱？犹如恶鬼伺求人过，四大恶鬼亦复如是，常来伺求我之过失，云何当令恶觉发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尔，云何起恶？我名沙门，沙门之人名觉善觉；我今乃起不善之觉，云何当得名沙门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恶，云何当得名为出家？我今名为真婆罗门，婆罗门者名修净行；我今乃行不净恶觉，云何当得名婆罗门？我今亦名刹利大姓，刹利姓者能除怨敌；我今不能除恶怨敌，云何当得名刹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烦恼；我今不破恶觉烦恼，云何当得名为比丘？世有六处，难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当令恶觉居心？何等为六？一、佛世难遇，二、正法难闻，三、怖心难生，四、难生中国，五、难得人身，六、诸根难具。如是六事，难得已得，是故不应起于恶觉。’菩萨尔时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常勤观察是诸恶心，一切凡夫不见如是恶心过患故受三觉，名为受漏。菩萨见已不受、不着、放舍不护，依八圣道，推之令去，斩之令断，是故菩萨无有受漏，云何当言如来有漏？以是义故，如来世尊非是有漏。

“复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恼起种种恶，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种种恶，以作恶故轮回三趣具受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无念慧故，是故生于种种诸漏，是名念漏。菩萨摩訶萨常自思惟：‘我从往昔无数劫来，为是身心造种种恶，以是因缘流转生死，在三恶道具受众苦，遂令我远三乘正路。’菩萨以是恶因缘故，于己身心生大怖畏，舍离众恶，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筐，令人瞻养，餵饲卧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患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尔时，其人闻王切令，心生惶怖，舍筐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后，其人回顾见后五人，遂疾舍去。是时五人以恶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诈为亲善，而语之言：‘汝可还来。’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隐匿。既入聚中，闚看诸舍都不见人，执捉瓦器悉空无物，既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咄哉，男子！此聚空旷，无有居民。今夜当有六大贼来，汝设遇者命将不全，汝当云何而得免之？’尔时，其人恐怖遂增，复舍而去。路值一河，其河漂急，无有船楫，以怖畏故，即取种种草木为楫。复更思惟：‘我设住此，当为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楫不可依，当没水死。宁没水死，终不为彼蛇、贼所害。’即推草楫，置之水中，身猗其上，手抱脚踏，截流而渡。既达彼岸，安隐无患，心意泰然，怖恐消除。

“菩萨摩訶萨得闻受持《大涅槃经》，观身如筐，地、水、火、风如四毒蛇——见毒、触毒、气毒、啗毒——一切众生遇是四毒故丧其命。众生四大亦复如是，或见为恶，或触为恶，或气为恶，或啗为恶，以是因缘远离众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四毒蛇有四种姓，所谓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复如是，有四种性，坚性、湿性、热性、动性，是故菩萨观是四大与四毒蛇同其种性。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为观？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时当视？何时当触？何时当瞰？何时当啗？四大毒蛇亦复如是，常伺众生求其短缺。若为四蛇之所杀者，终不至于三恶道中；若为四大之所杀害，必至三恶道，定无有疑。是四毒蛇虽复瞻养，亦欲杀人；四大亦尔，虽常供给，亦常牵人造作众恶。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则能杀人；四大之性亦复如是，若一大发亦能害人。是四毒蛇虽同一处，四心各异；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同一处，性各别异。是四毒蛇虽复恭敬，难可亲近；

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复恭敬，亦难亲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时，或有沙门、婆罗门等，若以咒药则可疗治；四大杀人，虽有沙门、婆罗门等神咒良药，则不能治。如自喜人闻四毒蛇气臭可恶，则便远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闻四大臭，即便远离。尔时，菩萨复更思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驰走，修八圣道。

“五旃陀罗即是五阴。云何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者，常令别人恩爱别离、怨憎集会。五阴亦尔，令人贪近不善之法，远离一切纯善之法。复次，善男子！如旃陀罗，种种器仗以自庄严，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铠、若稍，能害于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牢自庄严，害诸痴人，令堕诸有。善男子！如旃陀罗，有过之人得便害之；五阴亦尔，有诸结过，常能害人。以是义故，菩萨深观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无慈愍心，怨亲俱害；五阴亦尔，无慈愍心，善恶俱害。如旃陀罗恼一切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常恼一切生死众生。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常怀害心；五阴亦尔，常怀诸结恼害之心。如人无足、刀杖、侍从，当知必为旃陀罗人之所杀害；众生亦尔，无足、无刀、无有侍从，则为五阴之所贼害。足名为戒，刀名为慧，侍从名为善知识也，无此三事故，为五阴之所贼害。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察五阴过旃陀罗。何以故？众生若为五旃陀罗之所杀者，不堕地狱，为阴杀者则堕地狱，以是义故，菩萨观阴过旃陀罗。作是观已而作愿言：‘我宁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近于五阴。旃陀罗者，唯能害于欲界痴人；是五阴贼，遍害三界凡夫众生。旃陀罗人唯能杀戮有罪之人；是五阴贼不问众生有罪无罪，悉能害之。旃陀罗人不害衰老、妇女、稚小；是五阴贼不问众生老稚、妇女，一切悉害。’是故菩萨深观此阴过旃陀罗，是故发愿，宁当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复次，善男子！旃陀罗者唯害他人，终不自害；五阴之贼自害、害他，过旃陀罗。旃陀罗人可以善言、钱财、宝货求而得脱；五阴不尔，不可强以善言诱喻、钱财、宝货求而得脱。旃陀罗人于四时中不必常杀；五阴不尔，常于念念害诸众生。旃陀罗人唯在一处，可有逃避；五阴不尔，遍一切处，无可逃避。旃陀罗人虽复害人，害已不随；五阴不尔，杀众生已，随逐不离。是故菩萨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近于五阴。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脱五阴，善方便者，即八圣道、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脱，身心不为五阴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刚，心如虚空，是故身心难可沮坏。以是义故，菩萨观阴成就种种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圣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涉路而去，无所顾留。

“诈亲善者，名为贪爱。菩萨摩訶萨深观爱结，如怨诈亲，若知实者则无能为，若不能知必为所害。贪爱亦尔，若知其性，则不能令众生轮转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轮回六趣具受众苦。何以故？爱之为病，难舍离故。如怨诈亲难可远离，怨诈亲者，常伺人便，令爱别离，怨憎合会。爱亦如是，令人远离一切善法，近于一切不善之法。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深观贪爱，如怨诈亲。见不见故，闻不闻故，如凡夫人见生死过，虽有智慧，以痴覆故，后还不见。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虽见不见，虽闻不闻。何以故？以爱心故。所以者何？见生死过，不能疾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观此爱结如怨诈亲。云何名为怨诈亲相？如怨不实诈现实相，不可亲近诈现近相，实是不善诈现善相，实是不爱诈为爱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为害故。爱亦如是，常为众生非实诈实、非近诈近、非善诈善、非爱诈爱，常逛一切，轮回生死。以是义故，菩萨观爱如怨诈亲。怨诈亲者，但见身口，不睹其心，是故能逛；爱亦如是，唯为虚逛，实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众生。怨诈亲者，有始有终，易可远离；爱不如是，无始无终，难可远离。怨诈亲者，远则难知，近则易知；爱不如是，近尚难知，况复远耶？以是义故，菩萨观爱过于诈亲。一切众生以爱结故，远大涅槃，近于生死，远常、乐、我、净，近无常、苦、无我、不净，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为三垢。于现在事，以无明故，不见过患，不能舍离爱怨诈亲，终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萨深观此爱，生大怖畏，修八圣道，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及一诈亲，涉路不回。

“空聚落者即是六入。菩萨摩訶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犹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见有一居人，遍捉瓴器，不得一物。菩萨亦尔，谛观六入空无所有，不见众生一物之实，是故菩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落，群贼远望，终不生于虚空之想。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于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轮回生死受无量苦。善男子！群贼既至乃生空想，菩萨亦尔，观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则不轮回生死受苦。菩萨摩訶萨于此六入常无颠倒，无颠倒故，是故不复轮回生死。复次，善男子！如有群贼入此空聚则得安乐，烦恼诸贼亦复如是，入此六入则得安乐。如贼住空聚，心无所畏，烦恼群贼亦复如是，住是六入，亦无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师子、虎狼、种种恶兽之所住处，是内六入亦复如是，一切众恶烦恼走兽之所住处。是故菩萨深观六入空无所有，纯是一切不善住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虚诳不实故，空无所有作有想故，实无有乐作乐想故，实无有人作人想故。内六入者亦复如是，空无所有而作有想，实无有乐而作乐想，实无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实。复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时有人，或时无人；六入不尔，一向无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见。是故菩萨观内六入，多诸怨害，修八圣道不休不息，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善及六大贼，怖着正路。

“六大贼者即外六尘。菩萨摩訶萨观此六尘如六大贼。何以故？能劫一切诸善法故。如六大贼能劫一切人民财宝，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能劫一切众生善财。如六大贼若入人舍则能劫夺现家所有，不择好恶，令巨富者忽尔贫穷。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若入人根则能劫夺一切善法，善法既尽，贫穷孤露，作一阐提，是故菩萨谛观六尘如六大贼。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欲劫人时，要因内人，若无内人，则便中还。是六尘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内有，众生知见常、乐、我、净、不空等相。若内无有如是等相，六尘恶贼则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内无是相，凡夫则有，是故六尘常来侵夺善法之财，不善护故，为其所劫。护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护，故不被劫，是故菩萨观是六尘如六大贼等无差别。

“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能为人民身心苦恼；是六尘贼亦复如是，常为众生身心苦恼。六大贼者唯能劫人现在财物；是六尘贼常劫众生三世善财。六大贼者夜则欢乐；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处无明暗则得欢乐。是六大贼唯有诸王乃能遮止；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唯佛菩萨乃能遮止。是六大贼凡欲劫夺，不择端正、种姓、聪哲、多闻博学、豪贵贫贱；六尘恶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不择端正乃至贫贱。是六大贼虽有诸王截其手足，犹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尘恶贼亦复如是，虽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贼，诸佛菩萨亦复如是，乃能摧伏六尘恶贼。譬如有人多诸种族，宗党炽盛，则不为彼六贼所劫；众生亦尔，有善知识，不为六尘恶贼所劫。是六大贼若见人物，则能偷劫；六尘不尔，若见、若知、若闻、若嗅、若触、若觉，皆悉能劫。六大贼者唯能劫夺欲界人财，不能劫夺色、无色界；六尘恶贼则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宝。是故菩萨谛观六尘过彼六贼，作是观已，修八圣道，直往不回。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舍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烦恼。云何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彼驶河，能漂香象；烦恼驶河亦复如是，能漂缘觉，是故菩萨深观烦恼犹如驶河。深难得底，故名为河；边不可得，故名为大，其中多有种种恶鱼，烦恼大河亦复如是。唯佛菩萨能得底故，故名极深。唯佛菩萨得其边故，故名广大。常害一切痴众生故，故名恶鱼。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长一切草木丛林；烦恼大河亦复如是，能长众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譬如有人堕大河水无有惭愧；众生亦尔，堕烦恼河无有惭愧。如堕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终；堕烦恼河亦复如是，未尽其底，周回轮转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当知是人不得出离二十五有，一切众生不能善修空、无相故，常为烦恼驶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坏身，不能漂没一切善法；烦恼大河则不如是，能坏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没

欲界中人；烦恼大河乃能漂没三界人天。世间大河，手抱脚踏，则到彼岸；烦恼大河，唯有菩萨因六波罗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难可得渡；烦恼大河亦复如是难可得渡。云何名为难可得渡？乃至十住诸大菩萨，犹故未能毕竟得渡，唯有诸佛乃毕竟渡，是故名为难可得渡。譬如有人为河所漂，不能修习毫厘善法；众生亦尔，为烦恼河所漂没者，亦复不能修习善法。如人堕河为水所漂，余有力者则能拔济；堕烦恼河为一阐提，声闻、缘觉乃至诸佛不能拔济。世间大河劫尽之时，七日并照，能令枯涸；烦恼大河则不如是，声闻、缘觉虽修七觉，犹不能干，是故菩萨观诸烦恼犹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诈亲善及六大贼，舍空聚落，随路而去，既至河上取草为筏者，菩萨亦尔，畏四大蛇、五阴旃陀罗、爱诈亲善、六入空聚、六尘恶贼，至烦恼河，修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以为船筏，依乘此筏，渡烦恼河，到于彼岸，常乐涅槃。菩萨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则不能令一切众生渡烦恼河。’以是思惟，虽有如是身心苦恼，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则不生漏。如是菩萨尚无诸漏，况佛如来而当有漏？是故诸佛不名有漏。

“云何如来非无漏也？如来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声闻、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诸佛如来真实无漏。善男子！以是因缘，诸佛如来无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谤方等经及一阐提，悉皆不定。”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一切诸法皆悉不定。以不定故，当知如来亦不毕竟入于涅槃。如佛先说，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闻不闻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尔时，佛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萨得念总持，乃能如汝之所谘问。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众生、大众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道、大道，涅槃亦尔，有涅槃、有大涅槃。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饥饿，得少饭食名为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则名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归依处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贫穷人获七宝物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观骨不起贪欲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饥渴故、病故、怖故、贫故、生贪着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声闻，或因世俗，或因圣道，断欲界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能断初禅，乃至能断非想非非想处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还生烦恼，有习气故。云何名为烦恼习气？声闻、缘觉有烦恼气，所谓我身、我衣、我去、我来、我说、我听，诸佛如来入于涅槃，涅槃之性无我、无乐，唯有常、净，是则名为烦恼习气。佛、法、众僧有差别相，如来毕竟入于涅槃，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所得涅槃等无差别，以是义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无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乃得名为大涅槃也。善男子！譬如有处能受众水，名为大海。随有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所入之处，名大涅槃。四禅、三三昧、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随能摄取如是无量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则名为大。声闻、缘觉至十住菩萨不见佛性，名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见于佛性，则得名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尽其底，大象王者谓诸佛也。善男子！若摩诃那伽及钵提陀、大力士等经历多时，所不能上，乃名大山。声闻、缘觉及诸菩萨、摩诃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见，如是乃名大涅槃也。复次，善男子！随有小王之所住处，名为小城，转轮圣王所住之处乃名大城。声闻、缘觉，八万、六万、四万、二万、一万住处，名为涅槃。无上法主、圣王住处，乃得名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有人见四种兵不生怖畏，当知是人名大众生。若有众生于三恶道、烦恼恶业不生怖畏，而能于中广度众生，当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养父母、恭敬沙门及婆罗门，修治善法，所言诚实无有欺诳，能忍诸恶，惠施贫乏，名大丈夫。菩萨亦尔，

有大慈悲怜愍一切，于诸众生犹如父母，能度众生于生死河，普示众生一实之道，是则名为大般涅槃。

“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议，若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所不能信，是则名为大般涅槃，唯佛菩萨之所见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缘复名为大？以无量因缘然后乃得，故名为大。善男子！如世间人，以多因缘之所得者，则名为大。涅槃亦尔，以多因缘之所得故，故名为大。云何复名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云何名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则名为我。

“何等为八？一者、能示一身以为多身，身数大小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如来之身实非微尘，以自在故现微尘身，如是自在则为大我。

“二者、示一尘身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来之身实不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无碍故，直以自在故，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三者、能以满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轻举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如来之身，实无轻重，以自在故能为轻重，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形类，各令有心。如来有时或造一事，而令众生各各成办。如来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为根自在耶？如来一根，亦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如来六根，亦不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来之心亦无得想。何以故？无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为得，实无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来计有得想，是则诸佛不得涅槃，以无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诸法故名为大我。

“七者、说自在故。如来演说一偈之义，经无量劫，义亦不尽，所谓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来尔时都不生念，我说彼听；亦复不生一偈之想，世间之人以四句为偈，随世俗故说名为偈；一切法性亦无有说，以自在故如来演说，以演说故名大我。

“八者、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如来亦尔实不可见，以自在故令一切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譬如宝藏，多诸珍异，百种具足，故名大藏。诸佛如来甚深奥藏亦复如是，多诸奇异，具足无缺，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无边之物乃名为大，涅槃无边是故名大。

“复次，善男子！有大乐故名大涅槃。涅槃无乐；以四乐故，名大涅槃。何等为四？一者、断诸乐故，不断乐者则名为苦，若有苦者不名大乐。以断乐故则无有苦，无苦无乐乃名大乐。涅槃之性无苦无乐，是故涅槃名为大乐，以是义故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乐有二种：一者、凡夫，二者、诸佛。凡夫之乐，无常败坏，是故无乐。诸佛常乐无有变异，故名大乐。复次，善男子！有三种受：一者、苦受，二者、乐受，三者、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是亦为苦。涅槃虽同不苦不乐，然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二者、大寂静故名大乐。涅槃之性是大寂静。何以故？远离一切愤闹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

“三者、一切知故，名为大乐。非一切知不名大乐；诸佛如来一切知故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四者、身不坏故，名为大乐。身若可坏则不名乐；如来之身金刚无坏，非烦恼身、无常之身，故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间名字或有因缘、或无因缘。有因缘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鞞罗道人，生摩鞞罗国，因国立名，故名摩鞞罗道人。如目犍连，目犍连

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键连。如我生于瞿昙种姓，因姓立名称为瞿昙。如毘舍佉道人，毘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为名，名毘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湿生故，故名湿生。如因声故，名为迦迦罗、名究究罗、咀咀罗。如是等名，是因缘名。无因缘者，如莲花、地、水、火、风、虚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实，一名殿堂，二名饮浆堂，不饮浆亦复得名为曼陀婆。如萨婆车多名为蛇盖，实非蛇盖，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如坻罗婆夷，名为食油，实不食油，强为立名，名为食油。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无有因缘，强为立名。善男子！譬如虚空，不因小空名为大空也。涅槃亦尔，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名为大。涅槃亦尔，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得名为大般涅槃。以纯净故名大涅槃。云何纯净？净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二十五有名为不净，能永断故得名为净，净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实非是有，诸佛如来随世俗故，说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实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尔，随世俗故说言诸佛有大涅槃。二者、业清净故。一切凡夫业不清净，故无涅槃；诸佛如来业清净故，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三者、身清净故。身若无常，则名不净；如来身常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四者、心清净故，心若有漏，名曰不净；佛心无漏，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三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四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见而今见之，昔所不闻而今闻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之。云何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所言外者与外道共。内复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萨。菩萨修行《大涅槃经》所得神通，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云何名为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变化，一心作一，不得众多。菩萨不尔，于一心中，则能具足现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经》之势力故，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又复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随身，或身随心。

“云何名为心随于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尔时身动，心亦随动，亦如身懒，心亦随懒，是则名为心随于身。又如婴儿，其身稚小，心亦随小，大人身大，心亦随大。又如有人，身体粗涩，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润渍令软，是则名为心随于身。

“云何名为身随于心？所谓去、来、坐、卧，修行施、戒、忍辱、精进，愁恼之人身则羸悴，欢喜之人身则肥鲜，恐怖之人身体战动，专心听法身则怡悦，悲泣之人涕泪横流，是则名为身随于心。菩萨不尔，于身心中俱得自在，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所现身相犹如微尘，以此微身，悉能遍至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无所障碍，而心常定，初不移动，是则名为心不随身。是亦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以复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萨能到，是故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虽以神通不能变身如细微尘，遍至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声闻、缘觉身若动时心亦随动。菩萨不尔，心虽不动，身无不至，是名菩萨心不随身。复次，善男子！菩萨化身犹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尘身，其心尔时亦不随小。声闻、缘觉虽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尘身，于此事中尚自不能，况能令心而不随动？是名菩萨心不随身。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以一音声，能令三千大



千世界众生悉闻，心终不念令是音声遍诸世界，使诸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而是菩萨亦初不言，我令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若言，因我说法令诸众生不闻闻者，当知是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众生不闻，我为说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萨是心已尽，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所有身心不相随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随，菩萨不尔，为化众生故，虽现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诸菩萨等所有心性常广大故，虽现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婴儿行。以是义故，心不随身。菩萨摩訶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远酒不饮而心亦动，心无悲苦身亦流泪，实无恐怖身亦战栗，以是义故，当知菩萨身心自在，不相随逐。菩萨摩訶萨唯现一身，而诸众生各各见异。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摩訶萨先取声相，所谓象声、马声、车声、人声、贝声、鼓声、箫笛等声、歌声、哭声而修习之，以修习故，能闻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音声。复转修习得异耳根，异于声闻、缘觉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净耳通，若依初禅净妙四大，唯闻初禅不闻二禅，乃至四禅亦复如是，虽可一时得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声，而不能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音声。以是义故，菩萨所得异于声闻、缘觉耳根，以是异故，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虽闻音声，而心初无闻声之相，不作有相、常相、乐相、我相、净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义故，诸菩萨等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若佛所说，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先说，若人闻是《大涅槃经》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于今云何复言无定、无果？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而言无定、无果？闻恶声故则生恶心，生恶心故则至三涂，若至三涂则是定、果；云何而言无定、无果？”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问。若使诸佛说诸音声有定、果相者，则非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远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诸佛凡所演说无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见人面像，竖则见长，横则见阔，若有定相，云何而得竖则见长、横则见阔？以是义故，诸佛世尊凡所演说无定、果相。善男子！夫涅槃者实非声果，若使涅槃是声果者，当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间从因生法，有因则有果，无因则无果。因无常故，果亦无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义故，一切诸法无有定相。若使涅槃从因生者，因无常故，果亦无常；而是涅槃不从因生，体非是果，是故为常。善男子！以是义故，涅槃之体无定、无果。

“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为定？一切诸佛所有涅槃常、乐、我、净，是故为定，无生、老、坏是故为定，一阐提等、犯四重禁、诽谤方等、作五逆罪，舍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为定。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闻我说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汝于是义，犹未了了。汝当谛听，吾当为汝更分别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闻相、不作佛相、不作说相，如是义者名无相相，以无相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汝所言，闻恶声故到三涂者，是义不然。何以故？非以恶声而至三涂，当知是果乃是恶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虽闻恶声，心不生恶，是故当知，非因恶声生三涂中。而诸众生因烦恼结，恶心滋多，生三恶趣，非因恶声。若声有定相，诸有闻者一切悉应生于恶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当知声无定相。以无定故，虽复因之，不生恶心。”

“世尊！声若无定，云何菩萨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声无定相，昔所不闻，令诸菩萨而今得闻，以是义故，我作是说，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见而今得见？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先取明相，所谓日、月、星宿、燎、灯、烛、珠、火之明、药草等光，以修习故得异眼根，异于声闻、

缘觉所得。云何为异？二乘所得清净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见初禅，若依初禅不见上地，乃至自眼犹不能见。若欲多见，极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摩訶萨不修天眼，见妙色身悉是骨相，虽见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缘相，不作见相。不言是眼微妙净相，唯见因缘、非因缘相。云何因缘？色是眼缘，若使是色非因缘者，一切凡夫不应生于见色之相。以是义故，色名因缘。非因缘者，菩萨摩訶萨虽复见之，不生色相，是故非缘。以是义故，菩萨所得清净天眼，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以是异故，一时遍见十方世界现在诸佛，是名菩萨昔所不见而今得见。以是异故，能见微尘，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以是异故，虽见自眼，初无见相，见无常相。见凡夫身三十六物不净充满，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以是义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若见众生所有色相，则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触衣故，亦知是人善恶诸根差别之相，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见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訶萨虽知凡夫贪、恚、痴心，初不作心及心数相，不作众生及以物相，修第一义毕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萨常善修习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得知？知无有我、无有我所，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阐提等舍离本心，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此皆是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菩萨能知，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念过去世一切众生所生种姓、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怨憎，于一念中得殊异智，异于声闻、缘觉智慧。云何为异？声闻、缘觉所有智慧，念过去世所有众生种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种姓至怨憎相。菩萨不尔，虽念过去种姓、父母乃至怨憎，终不生于种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得他心智，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云何为异？声闻、缘觉以一念智，知人心时，则不能知地狱、畜生、饿鬼、天心。菩萨不尔，于一念中遍知六趣众生之心，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复次，善男子！复有异知，菩萨摩訶萨于一心中，知须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是为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舍慈得慈，得慈之时，不从因缘。云何名为舍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谛。菩萨摩訶萨舍世谛慈，得第一义慈，第一义慈不从缘得。复次云何舍慈得慈？慈若可舍，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萨无缘之慈。舍一阐提慈、犯四重禁慈、谤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怜愍慈、得如来慈、世尊之慈、无因缘慈。云何复名舍慈得慈？舍黄门慈、无根、二根、女人之慈，屠脍、猎师、畜养鸡猪如是等慈，亦舍声闻、缘觉之慈，得诸菩萨无缘之慈。不见自慈，不见他慈，不见持戒，不见破戒。虽自见悲，不见众生。虽有苦受，不见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实义故。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事。何等为十？一者、根深难可倾拔，二者、自身生决定想，三者、不观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净佛土，五者、灭除有余，六者、断除业缘，七者、修清净身，八者、了知诸缘，九者、离诸怨敌，十者、断除二边。云何根深难可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为是何根？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诸佛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诸余善根转转增长，以能增长诸善根故，于诸善中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明中日光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王中转轮圣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诸流中四河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上为最。善男子！如诸山中，须弥山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水生花中，青莲花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

如陆生花中，婆利师花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兽中，师子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飞鸟中，金翅鸟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大身中，罗睺阿修罗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一切众生，若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中，如来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众中，佛、僧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以是义故，不放逸根深固难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长？所谓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闻根、进根、念根、定根、善知识根，如是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长，以增长故深固难拔。以是义故，名为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根深难拔。

“云何于身作决定想？于自身所生决定心：‘我今此身于未来世，定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狭小，不作变易，不作声闻、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乐心、乐生死心，常为众生求慈悲心。’是名菩萨于自身中生决定心，我于来世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于自身中生决定想。

“云何菩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辈是真福田。’当知是心则为狭劣。菩萨摩訶萨悉观一切无量众生无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习异念处故。有异念处善修习者，观诸众生无有持戒及以毁戒。常观诸佛世尊所说，施虽四种，俱得清净报。何等为四？一者、施主清净、受者不净，二者、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三者、施、受俱净。四者、施、受二俱不净。云何施净、受者不净？施主具有戒、闻、智慧，知有慧施及以果报，受者破戒、专著邪见、无施果报，是名施净、受者不净。云何名为受者清净、施主不净？施主破戒、专著邪见，言无慧施及以果报，受者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云何名为施、受俱净？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受二俱清净。云何名为二俱不净？施者、受者破戒、邪见，言无有施及施果报。若如是者，云何复言得净果报？以无施无报故名为净。善男子！若有不见施及施报，当知是人破戒、专著邪见。若依声闻，言不见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破戒、邪见。若依如是《大涅槃经》，不见惠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持戒、正见。菩萨摩訶萨有异念处，以修习故，不见众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报，是故得名持戒、正见。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

“云何名为净佛国土？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杀害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偷盗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国土所有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得国土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婬欲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贪欲、瞋恚、痴心，亦无饥渴苦恼之者。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众生远离贪婬、瞋恚、痴心，一切无有饥渴苦恼。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妄语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常有花树、果树、香树，所有众生得妙音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有国土常有花树、果树、香树，其中众生悉得清净上妙音声。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两舌，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常共和合，讲说正法。以是誓

愿因缘力故，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共和合，讲论法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恶口，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地平如掌，无有沙砾、瓦石之属、荆棘、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有国土地平如掌，无有沙砾、荆棘，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无义语，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苦恼。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无有苦恼。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贪嫉，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一切众生无有贪嫉、恼害、邪见。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无贪嫉、恼害、邪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恼害，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邪见，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得摩诃般若波罗蜜。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众生悉得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名菩萨修净佛土。

“云何菩萨摩訶萨灭除有余？有余有三：一者、烦恼余报，二者、余业，三者、余有。善男子！云何名为烦恼余报？若有众生习近贪欲，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鸽、雀、鸳鸯、鹦鹉、耆婆、耆婆舍利伽鸟、青雀、鱼、鳖、猕猴、麋鹿；若得人身，受黄门形、女人、二根、无根、姪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余报。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以殷重心习近瞋恚，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毒蛇——具四种毒，见毒、触毒、啖毒、歔毒——师子、虎狼、熊罴、猫狸、鹰鹞之属；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诸恶律仪；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余报。

“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愚痴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蚊子等形；若得人身，聋、盲、瘖哑、癱残、背癭，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诸根暗钝，喜犯重戒乃至五钱，是名余报。

“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憍慢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粪虫、驼驴、犬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贫穷乞丐；或得出家，常为众生之所轻贱，破第四戒，是名余报。如是等名烦恼余报。如是余报，菩萨摩訶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除灭。

“云何余业？谓一切凡夫业，一切声闻业，须陀洹人受七有业，斯陀含人受二有业，阿那含人受色有业，是名余业。如是余业，菩萨摩訶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断除。

“云何余有？阿罗汉得阿罗汉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无业无结而转二果，是名余有。如是三种有余之法，菩萨摩訶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故得灭除，是名菩萨摩訶萨灭除有余。

“云何菩萨修清净身？菩萨摩訶萨修不杀戒，有五种心，谓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见亦复如是。是五十心，名初发心；具足决定成五十心，是名满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转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净身。所以复修八十种好，世有众生事八十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马天、行道天、婆罗堕跋闍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风天、水天、火天、梵天、楼陀天、因提天、拘摩罗天、八臂天、摩酰首罗天、半闍罗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书天、婆藪天，是名八十。为此众生修八十好以自庄严，是名菩萨清净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众生之所信伏，是故

菩萨修八十好，其身不动，令彼众生随其所信，各各而见，见已宗敬，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修于净身。

“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请大王，要当庄严所有舍宅，极令清净，辨具种种百味肴膳，然后王当就其所请。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欲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轮王故，先当修身极令清净，无上法王乃当处之。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要当修于清净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当净身。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欲服无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罗蜜，要当先以八十种好清净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银盂器盛之净水，中表俱净。菩萨摩訶萨其身清净亦复如是，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净。善男子！如波罗<sup>1</sup>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净故。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以身净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修于净身。

“云何菩萨摩訶萨善知诸缘？菩萨摩訶萨不见色相、不见色缘、不见色体、不见色生、不见色灭、不见一相、不见异相、不见见者、不见相貌、不见受者。何以故？了因缘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萨了知诸缘。

“云何菩萨离诸怨敌？一切烦恼是菩萨怨敌，菩萨摩訶萨常远离故，是名菩萨坏诸怨敌。五住菩萨视诸烦恼不名为怨。所以者何？因烦恼故，菩萨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转教化众生。以是义故，不名为怨。何等为怨？所谓诽谤方等经者。菩萨随生，不畏地狱、畜生、饿鬼，唯畏如是谤方等者。一切菩萨有八种魔，名为怨家，远是八魔，名离怨家，是名菩萨离诸怨家。

“云何菩萨远离二边？言二边者，谓二十五有及爱烦恼。菩萨常离二十五有及爱烦恼，是名菩萨远离二边。是名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如佛所说，若有菩萨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来何故唯修九事，不修净土？”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萨及诸如来无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净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汝今莫谓诸佛出于不净世界，当知是心不善狭劣。汝今当知，我实不出阎浮提界。譬如有人说言此界独有日月，他方世界无有日月，如是之言无有义理。若有菩萨发如是言，此佛世界秽恶不净，他方佛土清净严丽，亦复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彼有世界名曰无胜。彼土何故名曰无胜？其土所有严丽之事，皆悉平等无有差别，犹如西方安乐世界，亦如东方满月世界。我于彼土出现于世，为化众生故，于此界阎浮提中现转法轮。非但我身独于此中现转法轮，一切诸佛亦于此中而转法轮。以是义故，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萨以誓愿故，当来之世，令此世界清净庄严。以是义故，一切诸佛所有世界无不严净。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何等为五？一者、诸根完具，二者、不生边地，三者、诸天爱念，四者、常为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萨以是《大涅槃经》因缘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如佛所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于布施，则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义各异，今当为汝分别解说。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净、不胜、不异、非无漏，不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经》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净、是胜、是异、是无漏，则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则离饥渴，《大涅槃经》能令众生悉得远离二十五有渴爱之病。布施因缘令生死相续，《大涅槃经》能令生死断不相续。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萨。布施因缘能断一切贫穷苦恼，《大涅槃经》能断一切贫善法者。布施因缘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分无果。是名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得金刚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诸法。见一切法皆是无常、皆是动相、恐怖因缘、病苦劫盗、念念灭坏、无有真实，一切皆是魔之境界，无可见相。菩萨摩訶萨住是三昧，虽施众生，乃至不见一众生。实为众生故，精勤修习尸波罗蜜，乃至修习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菩萨若见有一众生，不能毕竟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罗蜜。善男子！譬如金刚所拟之处无不碎坏，而是金刚无有折损。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拟之法无不碎坏，而是三昧无有折损。善男子！如诸宝中金刚最胜，菩萨所得金刚三昧亦复如是，于诸三昧为最第一。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如诸小王悉来归属转轮圣王，一切三昧亦复如是，悉来归属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有人为国怨讎，人所厌患，有人杀之，一切世人无不称赞是人功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习，能坏一切众生怨敌，是故常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壮，人无当者，复更有人力能伏之，当知是人世所称美。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力能摧伏难伏之法，以是义故，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当知是人已用诸河泉池之水。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修习如是金刚三昧，当知己为修习其余一切三昧。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那婆踏多，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饮之无诸病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具八正道，菩萨修习，断诸烦恼、疮疣重病。善男子！如人供养摩醯首罗，当知是人已为供养一切诸天。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有人修习，当知己为修习一切诸余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见一切法无有障碍，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菩萨虽复得如是见，终不作想见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头，见诸众生来、去、坐、卧。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见一切法生灭、出没。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远望，诸方皆悉明了。金刚定山亦复如是，菩萨登之，远望诸法无不明了。善男子！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沛微致间无空处，明眼之人见之了了。菩萨亦尔，得金刚定清静之目，远见东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国土成坏，一切皆见了了无障，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竝出，其山所有树木丛林一切烧尽。菩萨修习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一切烦恼丛林实时消灭。善男子！譬如金刚虽能摧破一切有物，终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已能破烦恼，终不生念我能坏结。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万物，终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烧物，水亦不念我能润渍，风亦不念我能动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复不生念言，我令众生而得灭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虽能灭除一切烦恼，而初无心言我能灭。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变身如佛，其数无量遍满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是菩萨虽作是化，其心初无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萨常念：‘谁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乃能作耳。’菩萨摩訶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还其本处。虽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摩訶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能断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所有烦恼，而心初无断诸众生烦恼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住是金刚三昧，以一音声有所演说，一切众生各随种类而得解了。示现一色，一切众生各各皆见种种色相。安住一处，身不移易，能令众生随其方面各各而见。演说一法，若界、若入，一切众生各随本解而得闻之。

“菩萨安住如是三昧，虽见众生，而心初无众生之相，虽见男女，无男女相，虽见色法，无有色相，乃至见识，亦无识相，虽见昼夜，无昼夜相，虽见一切，无一切相，虽见一切烦恼诸结，亦无一切烦恼之相，虽见八圣道，无圣道相，虽见菩提，无菩提相，虽见于涅槃，无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本无相故。菩萨以是三昧力故，见一切法如本无相。何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若在日中色则不定，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在于大众色亦不定，是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一切世人不能评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评量，是故复名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贫人得金刚宝，则得远离贫穷困苦、恶鬼邪毒。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得是三昧，则能远离烦恼诸苦、诸魔邪毒，是故

复名金刚三昧。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五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作是思惟：‘何法能为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萨即知有四种法，为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缘者，是义不然。所以者何？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系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众病，若热、若冷、虚劳、下疳、众邪、鬼毒，到良医所，良医即为随病说药。是人至心善受医教，随教合药，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乐。有病之人喻诸菩萨，大良医者喻善知识，良医所说喻方等经，善受医教喻善思惟方等经义，随教合药喻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喻灭烦恼，得安乐者喻得涅槃、常、乐、我、净。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乐，谘诸智臣，其法云何？诸臣即以先王旧法而为说之。王既闻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国，无诸怨敌，是故令民安乐无患。善男子！王者喻诸菩萨，诸智臣者喻善知识，智臣为王所说治法喻十二部经，王既闻已至心信行，喻诸菩萨系心思惟十二部经所有深义，如法治国喻诸菩萨如法修行，所谓六波罗蜜，以能修习六波罗蜜故无诸怨敌，喻诸菩萨已离诸结烦恼恶贼，得安乐者喻诸菩萨得大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恶癞病，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若能到须弥山边，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药，味如甘露，若能服者，病无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采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乐。恶癞病者喻诸凡夫，善知识者喻诸菩萨摩訶萨等，至心信受喻四无量心，须弥山者喻八圣道，甘露味者喻于佛性，癞病除愈喻离烦恼，得安乐者喻得涅槃常、乐、我、净。善男子！譬如有畜诸弟子聪明大智，是人昼夜常教不倦。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一切众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无有疲厌。

“善男子！善知识者，所谓菩萨、佛、辟支佛、声闻、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为善知识耶？善知识者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云何名为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如是则得名为真善知识。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义故，名善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复以是义名善知识。善知识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于乐，见他有过不讼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以是义故，名善知识。

“善男子！如空中月，从初一日至十五日渐渐增长。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令诸学人渐远恶法，增长善法。善男子！若有亲近善知识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则得增广。何以故？以其亲近善知识故，因是亲近，复得了达十二部经甚深之义。若能听是十二部经甚深义者，名为听法，听法者则是大乘方等经典，听方等经名真听法，真听法者即是听受《大涅槃经》，大涅槃中闻有佛性、如来毕竟不般涅槃，是故名为专心听法，专心听法名八圣道，以八圣道能断贪欲、瞋恚、愚痴，故名听法。夫听法者，名十一空，以此诸空，于一切法不作相貌。夫听法者名初发心，乃至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闻故得大涅槃，以修习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虽闻医教及药名字不能愈病，以服食故能得差病。虽听十二深因缘法，不能得断一切烦恼，要以系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断，是名第三系念思惟。复以何义名系



念思惟？所谓三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空者于二十五有不见一实，无作者于二十五有不作愿求，无相者无有十相，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相、住相、灭相、男相、女相，修习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萨系念思惟。云何名为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知阴、入、界真实之相，亦如声闻、缘觉、诸佛同于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乐、我、净、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饥不渴、不苦不恼、不退不没。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义者，则知诸佛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实善知识者，所谓菩萨、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种善调御故。何等三？一者、毕竟软语，二者、毕竟呵责，三者、软语呵责。以是义故，菩萨诸佛即是真实善知识也。复次，善男子！佛及菩萨为大医故，名善知识。何以故？知病、知药、应病授药故。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何等三？谓风、热、水。有风病者，授之苏油。热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姜汤。以知病根，授药得差，故名良医。佛及菩萨亦复如是，知诸凡夫病有三种：一者、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贪欲病者教观骨相，瞋恚病者观慈悲相，愚痴病者观十二缘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如大船师，善渡人故，名大船师。诸佛菩萨亦复如是，度诸众生生死大海，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男子！因佛菩萨，令诸众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本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种种微妙上药根本之处。佛及菩萨亦复如是，悉是一切善根本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药，名曰娑呵，有人见之，得寿无量，无有病苦，虽有四毒不能中伤，若有触者增长寿命满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药势力故。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若有见者，即得断除一切烦恼，虽有四魔不能干乱，若有触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没。所谓触者，若在佛边听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那婆达多池水，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谓恒河、辛头、私陀、博叉。世间众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众罪得灭。’当知此言虚妄不实，除此已往何等为实？诸佛菩萨是乃为实。所以者何？若人亲近，则得灭除一切众罪，以是义故，名善知识。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药木、一切丛林、百谷、甘蔗、花果之属，值天炎旱将欲枯死，难陀龙王及婆难陀，怜愍众生，从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丛林、百谷草木滋润还生。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所有善根将欲消灭，诸佛菩萨生大慈悲，从智慧海降甘露雨，令诸众生具足还得十善之法，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譬如良医善八种术，见诸病人不观种姓、端正好丑、钱财宝货，悉为治之，是故世称为大良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有烦恼病，不观种姓、端正好丑、钱财宝货，生慈悲心，悉为说法，众生闻已烦恼病除。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以是亲近善友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听法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一切众生以听法故，则具信根，得信根故，乐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得须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当知得诸善法，皆是听法因缘势力。善男子！譬如长者惟有一子，遣至他国市易所须，示其道路通塞之处，而复诫之：‘若遇婬女，慎莫亲爱，若亲爱者，丧身殒命及以财宝。弊恶之人，亦莫交游。’其子敬顺父之教勅，身心安乐，多获宝货。菩萨摩訶萨为诸众生敷演法要亦复如是，示诸众生及四部众诸道通塞，是诸众生以闻法故，远离诸恶，具足善法。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人面像，无不明了。听法明镜亦复如是，有人照之，则见善恶明了无翳。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估客欲至宝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人随语，即至宝渚，多获诸珍不可称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欲至善处采取道宝，不知其路通塞之处，菩萨示之，众生随已得至善处，获得无上大涅槃宝。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醉象狂騃暴恶，多欲杀害，有调象师以大铁钩钩斲其顶，实时调顺，恶心都尽。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贪欲、瞋恚、愚痴醉故，欲多造恶，诸菩萨等以闻法钩斲之令

住，更不得起造诸恶心。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我弟子专心听受十二部经，则离五盖、修七觉分，以是修习七觉分故，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以听法故，须陀洹人离诸恐怖。所以者何？须达长者身遇重病，心大愁怖，闻舍利弗说须陀洹有四功德、十种慰喻，闻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何以故？开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无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言无目者常不闻法，一目之人虽暂闻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专心听受如闻而行。以听法故，得知世间如是三人。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于拘尸那城，时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时顾命阿难比丘广为说法。时舍利弗闻是事已，告四弟子：‘汝舁我床往至佛所，我欲听法。’时四弟子即共舁往。既得闻法，闻法力故，所苦除差，身得安隐。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思惟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常为五欲之所系缚，以思惟故悉得解脱。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常为常、乐、我、净四法之所颠倒，以思惟故，得见诸法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如是见已四倒即断。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诸法有四种相。何等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灭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众生至须陀洹生大苦恼；若能系念善思惟者，虽遇此四，不生于苦。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善法无不因于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虽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专心听法，若不思惟，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信佛、法、僧，无有变易，而生恭敬，当知皆是系念思惟因缘力故，因得断除一切烦恼。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如法修行？善男子！断诸恶法，修习善法，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见一切法空无所有，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见故，宁舍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种：一者、真实，二者、不实。不实者，不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不实。云何真实？能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真实。云何名为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尽，二、善性，三、实，四、真，五、常，六、乐，七、我，八、净，是名涅槃。复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无常，六者、无乐，七者、无我，八者、无净。复有六相：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安乐，六者、清净。若有众生依世俗道断烦恼者，如是涅槃，则有八事解脱不实。何以故？以不常故。以无常故则无有实，无有实故则无有真，虽断烦恼，以还起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是名涅槃解脱八事。云何六相？声闻、缘觉断烦恼故，名为解脱，而未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不实。以不实故，名为不真。未来之世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无常。以得无漏八圣道故，名为净乐。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

“云何菩萨知于佛性？佛性有六。何等为六？一、常，二、净，三、实，四、善，五、当见，六、真。复有七事：一者、可证，余六如上，是名菩萨知于佛性。

“云何菩萨知如来相？如来即是觉相、善相，常、乐、我、净、解脱、真实、示道、可见，是名菩萨知如来相。

“云何菩萨知于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乐、不乐，若我、无我，若净、不净，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师、非师，若实、不实，是名菩萨知于法相。

“云何菩萨知于僧相？僧者若常、乐、我、净，是弟子相；可见之相，善、真、不实。何以故？一切声闻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萨知于僧相。

“云何菩萨知于实相？实相者，若常、无常，若乐、无乐，若我、无我，若净、无净，

若善、不善，若有、若无，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脱、非解脱，若知、不知，若断、不断，若证、不证，若修、不修，若见、不见，是名实相，非是涅槃、佛性、如来、法、僧、虚空，是名菩萨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于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法，差别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不见虚空。何以故？佛及菩萨虽有五眼所不见故。惟有慧眼乃能见之，慧眼所见，无法可见，故名为见。若是无物名虚空者，如是虚空乃名为实，以是实故则名常无，以常无故，无乐、我、净。善男子！空名无法，无法名空，譬如世间无物名空。虚空之性亦复如是，无所有故名为虚空。善男子！众生之性与虚空性俱无实性。何以故？如人说言，除灭有物然后作空，而是虚空实不可作。何以故？无所有故。以无有故，当知无空。是虚空性，若可作者则名无常，若无常者不名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人说言虚空无色、无碍、常不变易，是故世称虚空之法，为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虚空实无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虚空，实无虚空。犹如世谛实无其性，为众生故，说有世谛。善男子！涅槃之体亦复如是，无有住处，直是诸佛断烦恼处，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乐、我、净，涅槃虽乐，非是受乐，乃是上妙寂灭之乐。诸佛如来有二种乐：一、寂灭乐，二、觉知乐。实相之体有三种乐：一者、受乐，二、寂灭乐，三、觉知乐。佛性一乐，以当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名菩提乐。”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若烦恼断处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来往昔初成佛道至尼连禅河边，尔时魔王与其眷属到于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时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闻弟子，善持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是故不入。’若言烦恼断灭之处是涅槃者，诸菩萨等于无量劫已断烦恼，何故不得称为涅槃？俱是断处，何缘独称诸佛有之，菩萨无耶？若断烦恼非涅槃者，何故如来昔告生名婆罗门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来昔时在毘舍离国，魔复启请：‘如来昔以未有弟子多闻、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来尔时即告魔王：‘汝今莫生悞迟之想，却后三月吾当涅槃。’世尊！若使灭度非涅槃者，何故如来自期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断烦恼是涅槃者，如来往昔初在道场菩提树下断烦恼时，便是涅槃，何故复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使尔时是涅槃者，云何方为拘尸那城诸力士等，说言后夜当般涅槃？如来诚实，云何出是虚妄之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善男子！若言如来得广长舌，当知如来于无量劫已离妄语。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凡所发言，诚谛无虚。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启请于我入涅槃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实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谓，不化众生，默然而住，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见人不言，无所造作，便谓是人如死无异。魔王波旬亦复如是，意谓如来不化众生，默无所说，便谓如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来说佛、法、众僧无差别相，惟说常住、清静二法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佛及佛性、涅槃无差别相，惟说常恒不变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涅槃、实相无差别相，惟说常有实不变易无差别耳。善男子！尔时我诸声闻弟子生于诤讼，如拘睢弥诸恶比丘违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净物，贪求利养，向诸白衣而自赞叹我得无漏，谓须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罗汉果，毁辱于他，于佛、法、僧、戒律、和上不生恭敬，公于我前言如是物佛所听畜，如是等物佛不听畜。我亦语言如是等物我实不听，复反我言如是等物实是佛听。如是恶人不信我言，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悞迟，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恶比丘故，令诸声闻、受学弟子，不见我身，不闻我法，便言如来入于涅槃。惟诸菩萨能见我身，常闻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声闻弟子虽复发言如来涅槃，而我实不入于涅槃。善男子！若我所有声闻弟子说言如来入涅槃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党，邪见恶人，非正见也。若言如来不入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党，正见之人，非恶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见弟子之中，有言如来不化众生，默然而住，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子息，舍至他方，未得还顷，诸子并谓父已死矣。而是长者实亦不死，诸子颠

倒，皆生死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不见我故，便谓如来已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般涅槃，而我实不般涅槃也，声闻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灯，有人覆之，余不知者，谓灯已灭，而是明焰，实亦不灭，以不知故生于灭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虽有慧目，以烦恼覆，令心颠倒，不见真身，而便生于灭度之想，而我实不取灭度也。

“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见日月，以不见故，不知昼夜明暗之相，以不知故，便说无有日月之实。实有日月，盲者不见，以不见故，生于倒想，言无日月。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彼生盲，不见如来，便谓如来入于涅槃，如来实不入于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云雾覆蔽日月，痴人便言无有日月，日月实有，直以覆故，众生不见。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以诸烦恼覆智慧眼，不见如来，便言如来入于灭度。善男子！真是如来现婴儿行，非灭度也。善男子！如阎浮提，日入之时，众生不见，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实无没入，众生不见，生没入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为诸烦恼山所障故，不见我身，以不见故，便于如来生灭度想，而我实不趣灭度也。

“是故我于毘舍离国告波旬言，却后三月我当涅槃。善男子！如来玄见迦叶菩萨却后三月善根当熟，亦见香山须跋陀罗竟安居已当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有诸力士，其数五百，终竟三月，亦当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纯陀等辈及五百梨车、菴罗果女，却后三月，无上道心善根成熟，为是等故，我告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须那刹多亲近外道尼乾子等，我为说法满十二年，彼人邪见，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见根栽，却后三月定可斫伐，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缘故我于往昔尼连河边告魔王波旬，我今未有多智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时欲为五比丘等于波罗捺转法轮故，复次欲为五比丘等，所谓耶奢、富那、毘摩罗阇、憍梵波提、须婆睺，次复欲为郁伽长者等五十人，次复欲为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等无量人天，次复欲为优楼频螺迦也门徒五百比丘，次复欲为那提迦叶、伽耶迦叶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复欲为舍利弗、目犍连等二百五十比丘转妙法轮，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见佛性而断烦恼，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惟有乐、净。以是义故，虽断烦恼，不得名为大般涅槃也。若见佛性，能断烦恼，是则名为大涅槃也。以见佛性故，得名为常、乐、我、净，以是义故，断除烦恼，亦得称为大般涅槃。

“善男子！涅槃者言不，槃者言织，不织之义名为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义乃名涅槃。槃言去来，不去不来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义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无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无新故义乃名涅槃。槃言障碍，无障碍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有忧罗迦迦毘罗弟子等言，槃者名相，无相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无有之义乃名涅槃。槃名和合，无和合义乃名涅槃。槃者言苦，无苦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断烦恼者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善男子！诸佛如来烦恼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于法无碍是为如来。如来非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是名佛性。如来身心智慧，遍满无量无边阿僧祇土，无所障碍，是名虚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名曰实相。以是义故，如来实不毕竟涅槃。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除断五事，远离五事，成就六事，修习五事，守护一事，亲近四事，信顺一实，心善解脱，慧善解脱。

“善男子！云何菩萨除断五事？所谓五阴，色、受、想、行、识。所言阴者其义何谓？能令众生生死相续、不离重檐，分散聚合三世所摄，求其义理了不可得，以是诸义，故名为阴。菩萨摩訶萨虽见色阴，不见其相。何以故？于十色中推求其性悉不可得，为世界故说名为阴。受有百八，虽见受阴，初无受相。何以故？受虽百八，理无定实，是故菩萨不见受阴，

想、行、识等亦复如是。菩萨摩訶萨深见五阴是生烦恼之根本也，以是义故，方便令断。

“云何菩萨远离五事？所谓五见。何等为五？一者、身见，二者、边见，三者、邪见，四者、戒取，五者、见取。因是五见，生六十二见，因是诸见，生死不绝，是故菩萨防之不近。

“云何菩萨成就六事？谓六念处。何等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萨成就六事。

“云何菩萨修习五事？所谓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乐定，四者、无乐定，五者、首楞严定。修习如是五种定心，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勤心修习。

“云何菩萨守护一事？谓菩提心。菩萨摩訶萨常勤守护是菩提心，犹如世人守护一子，亦如瞎者护余一目，如行圯野守护导者。菩萨守护菩提之心，亦复如是，因护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常、乐、我、净具足而有，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守护一法。

“云何菩萨亲近四事？谓四无量心。何等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舍。因是四心，能令无量无边众生发菩提心，是故菩萨系心亲近。

“云何菩萨信顺一实？菩萨了知一切众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诸佛菩萨为众生故，分之为三，是故菩萨信顺不逆。

“云何菩萨心善解脱？贪、恚、痴心永断灭故，是名菩萨心善解脱。

“云何菩萨慧善解脱？菩萨摩訶萨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是名菩萨慧善解脱。因慧解脱昔所不闻而今得闻，昔所不见而今得见，昔所不到而今得到。”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世尊！如佛所说心解脱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心本无系。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为贪欲、瞋恚、愚痴诸结所系。若本无系，云何而言心善解脱？世尊！若心本性不为贪结之所系者，何等因缘而能得系？如人搆角，本无乳相，虽如功力，乳无由出。搆乳之者，不得如是，加功虽少，乳则多出。心亦如是，本无贪者，今云何有？若本无贪，后方有者，诸佛菩萨本无贪相，今悉应有。世尊！譬如石女，本无子相，虽加功力无量因缘，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无贪相，虽造众缘，贪无由生。世尊！如攢湿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攢求，贪不可得。云何贪结能系于心？世尊！譬如押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押之，贪不可得。当知贪、心，二理各异，设复有之，何能污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椽于空，终不得住。安贪于心，亦复如是，种种因缘，不能令贪系缚于心。世尊！若心无贪名解脱者，诸佛菩萨何故不拔虚空中刺？世尊！过去世心，不名解脱。未来世心，亦无解脱。现在世心，不与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脱？世尊！如过去灯不能灭暗，未来世灯亦不灭暗，现在世灯复不灭暗。何以故？明之与暗，二不并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心得解脱？世尊！贪亦是有，若贪无者，见女相时，不应生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当知是贪，真实而有，以有贪故，堕三恶道。世尊！譬如有人见画女像，亦复生贪，以生贪故，得种种罪；若本无贪，云何见画而生于贪？若心无贪，云何如来说言菩萨心得解脱？若心有贪，云何见相然后方生，不见相者则不生也？我今现见有恶果报，当知有贪，瞋恚、愚痴亦复如是。世尊！譬如众生有身无我，而诸凡夫横计我想，虽有我想，不堕三恶。云何贪者于无女相而起女想，堕三恶道？世尊！譬如攢木而生于火，然是火性众缘中无，以何因缘而得生耶？世尊！贪亦如是，色中无贪，香、味、触、法亦复无贪，云何于色、香、味、触、法生于贪耶？若众缘中悉无贪者，云何众生独生于贪？诸佛菩萨而不生耶？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无有贪欲、瞋恚、愚痴。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脱？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恶趣？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缘一色，或生于贪、或生于瞋、或生愚痴，是故贪者及与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来说言菩萨修大涅槃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为贪结所系、亦非不系，非是解脱、非不解脱，非有、非无，非现在、非过去、非未来。何以故？

善男子！一切诸法无有自性故。善男子！有诸外道作如是言：‘因缘和合则有果生，若众缘中本无生性而能生者，虚空不生亦应生果。虚空不生非是因故，以众缘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达欲造墙壁，则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画像，则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缕，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缕线。以人取故，当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当知因中必先有性，若无性者，一物之中应当出生一切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当知是中必先有果。若无果者，人则不取、不作、不出。惟有虚空无取、无作，故能出生一切万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作尼拘陀树，乳有醍醐，缕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无明所盲作是定说，色有着义，心有贪性。复言：‘凡夫心有贪性、亦解脱性，遇贪因缘心则生贪，若遇解脱心则解脱。’虽作此说，是义不然。有诸凡夫复作是言：‘一切因中，悉无有果。因有二种：一者、微细，二者、粗大。细即是常，粗则无常。从微细因转成粗因，从此粗因转复成果。粗无常故，果亦无常。’善男子！有诸凡夫复作是言：‘心亦无因，贪亦无因，以时节故则生贪心。’如是等辈，以不能知心因缘故，轮回六趣，具受生死。

“善男子！譬如枷犬系之于柱，终日绕柱，不能得离。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被无明枷系生死柱，绕二十五有，不能得离。善男子！譬如有人堕于圜厕，既得出已，而复还入。如人病差，还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旷处，既得过已，而复还来。又如净洗，还涂泥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已得解脱无所有处，唯未得脱非非想处，而复还来至三恶趣。何以故？一切凡夫惟观于果，不观因缘，如犬逐块，不逐于人。凡夫之人亦复如是，惟观于果，不观因缘，以不观故，从非想退还三恶趣。

“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及有无果、非有非无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无果、定有无果、定非有非无果，当知是等皆魔伴党，系属于魔，即是爱人；如是爱人，不能永断生死系缚，不知心相及以贪相。善男子！诸佛菩萨显示中道。何以故？虽说诸法非有非无，而不决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识则得生，是识决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间，非有、非无，从缘生故名之为有，无自性故名之为无，是故如来说言诸法非有、非无。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心有净性及不净性，净不净性，心无住处故。从缘生贪，故说非无，本无贪性，故说非有。善男子！从因缘故心则生贪，从因缘故心则解脱。善男子！因缘有二：一者、随于生死，二者、随大涅槃。

“善男子！有因缘故，心共贪生、共贪俱灭，有共贪生、不共贪灭，有不共贪生、共贪俱灭，有不共贪生、不共贪灭。

“云何心共贪生、共贪俱灭？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断贪心、修习贪心，如是之人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一切众生不断贪心，心共贪生心共贪灭。如欲界众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禅，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缘故，即便得之，言因缘者谓火灾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何以故？不断贪故。

“云何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声闻弟子有因缘故，生于贪心，畏贪心故，修白骨观，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复有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如声闻人未证四果，有因缘故生于贪心，证四果时贪心得灭，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菩萨摩訶萨得不动地时，心共贪生、不共贪灭。

“云何不共贪生、共贪俱灭？若菩萨摩訶萨断贪心已，为众生故示现有贪，以示现故，能令无量无边众生谘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贪生、共贪俱灭。

“云何不共贪生、不共贪灭？谓阿罗汉、缘觉、诸佛，除不动地其余菩萨，是名不共贪生不共贪灭。以是义故，诸佛菩萨不决定说心性本净、性本不净。

“善男子！是心不与贪结和合，亦复不与瞋、痴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虽为烟尘、云雾及罗睺罗之所覆蔽，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不能得见，虽不可见，日月之性终不与彼五翳和合。

心亦如是，以因缘故生于贪结，众生虽说心与贪合，而是心性实不与合。若是贪心即是贪性，若是不贪即不贪性，不贪之心不能为贪，贪结之心不能不贪。善男子！以是义故，贪欲之结不能污心。诸佛菩萨永破贪结，是故说言心得解脱。一切众生从因缘故，生于贪结，从因缘故，心得解脱。

“善男子！譬如雪山悬峻之处，人与猕猴俱不能行；或复有处，猕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复有处，人与猕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与猕猴能行处者，如诸猎师，纯以麝胶，置之案上用捕猕猴。猕猴痴故，往手触之，触已粘手，欲脱手故，以脚踏之，脚复随着；欲脱脚故，以口啮之，口复粘着，如是五处悉无得脱。于是猎师以杖贯之，负还归家。雪山峻处喻佛菩萨所得正道，猕猴者喻诸凡夫，猎师者喻魔波旬，麝胶者喻贪欲结。人与猕猴俱不行者，喻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猕猴能行，人不能者，喻诸外道有智慧者，诸恶魔等虽以五欲，不能系缚。人与猕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处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缚，令魔波旬自在将去，如彼猎师麝捕猕猴，檐负归家。

“善男子！譬如王安住己界，身心安乐，若至他界，则得众苦。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能自住于己境界，则得安乐，若至他界则遇恶魔，受诸苦恼。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谓五欲也。云何名为系属于魔？有诸众生无常见常、常见无常，苦见于乐、乐见于苦，不净见净、净见不净，无我见我、我见无我，非实解脱横见解脱、真实解脱见非解脱，非乘见乘、乘见非乘，如是之人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诸法真实是有总、别定相。当知是人若见色时，便作色相，乃至见识亦作识相，见男男相、见女女相、见日日相、见月月相、见岁岁相、见阴阴相、见入入相、见界界相，如是见者，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属于我，乃至见我是识、识中有我、我中有识、识属于我，如是见者，系属于魔，非我弟子。善男子！我声闻弟子远离如来十二部经，修习种种外道典籍，不修出家、寂灭之法，纯营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为在家事也？受畜一切不净之物，奴婢、田宅、象马、车乘、驼驴、鸡犬、猕猴、猪羊、种种谷麦，远离师、僧，亲附白衣，违反圣教，向诸白衣作如是言：‘佛听比丘受畜种种不净之物。’是名修习在家之事。有诸弟子不为涅槃，但为利养，亲近听受十二部经，招提僧物及僧鬘物，衣着食噉，如自己有，慳惜他家，及以称誉、亲近国王及诸王子，卜筮吉凶，推步盈虚，围碁六博，擲菹投壶，亲近比丘尼及诸处女，畜二沙弥，常游屠猎、酤酒之家，及旃陀罗所住之处，种种贩卖，手自作食，受使邻国通致信命，如是之人当知即是魔之眷属，非我弟子。以是因缘，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乃至痴心共生共灭亦复如是。

“善男子！以是因缘，心性不净，亦非不净，是故我说心得解脱。若有不受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为大涅槃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书写、解说，当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恶魔波旬境界，即是修习三十七品，以修习故，不共贪生、不共贪灭，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六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六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初发五事悉得成就。何等有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亲近善友，五者、多闻。

“云何为信？菩萨摩訶萨信于三宝，施有果报，信于二谛，一乘之道更无异趣，为诸众生速得解脱，诸佛菩萨分别为三。信第一义谛，信善方便，是名为信。如是信者，若诸沙门、



若婆罗门、若天、魔、梵，一切众生所不能坏。因是信故，得圣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于大般涅槃，不堕生死。戒、闻、智慧亦复如是。是名为信。虽有是信，而亦不见，是为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初事。

“云何直心？菩萨摩訶萨于诸众生作质直心。一切众生若遇因缘则生谄曲，菩萨不尔。何以故？善解诸法悉因缘故。菩萨摩訶萨虽见众生诸恶过咎，终不说之。何以故？恐生烦恼，若生烦恼则堕恶趣。如是菩萨若见众生有少善事，则赞叹之。云何为善？所谓佛性。赞佛性故，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摩訶萨赞叹佛性，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初开《涅槃经》时，说有三种：一者、若有病人得良医药及瞻病者，病则易差，如其不得则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可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则不能发，所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呵罗汉、辟支佛。二者、虽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亦不能发，若其不遇，亦不能发，谓一阐提。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菩萨。若言遇与、不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如来今者云何说言，因赞佛性，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世尊！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义亦复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阐提辈以佛性故，若闻、不闻悉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世尊！如佛所说，何等名为一阐提耶？谓断善根。如是之义，亦复不然。何以故？不断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断，云何佛说断诸善根？如佛往昔说十二部经，善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常者不断，无常者断，无常可断，故堕地狱。常不可断，何故不遮，佛性不断，非一阐提？如来何以作如是说，言一阐提？世尊！若因佛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来广为众生说十二部经？世尊！譬如四河从阿那婆跋多池出，若有天、人、诸佛世尊说言，是河不入大海，当还本源，无有是处。菩提之心亦复如是，有佛性者，若闻、不闻，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如优陀延山，日从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还东方者，无有是处。佛性亦尔，若不闻、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有是处。世尊！诸佛如来说因果性非有非无，如是之义，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无酪性者，则无有酪；尼拘陀子无五丈性者，则不能生五丈之质；若佛性中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以是义故，所说因果，非有非无，如是之义，云何相应？”

尔时，世尊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为希有，如优昙花，一者、不行恶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复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复有二人，一者、谄受新法，二者、温故不忘。复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复有二人，一、乐闻法，二、乐说法。复有二人，一、善问难，二、善能答；善问难者，汝身是也，善能答者，谓如来也。善男子！因是善问，即得转于无上法轮，能枯十二因缘大树，能度无边生死大河，能与魔王波旬共战，能摧波旬所立胜幢。

善男子！如我先说，三种病人值遇良医、瞻病、好药，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义云何？若得、不得，谓定寿命。所以者何？是人已于无量世中修三种善，谓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种善故，得定寿命。如郁单越人寿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医、好药、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

“善男子！如我所说，若有病人得遇良医、好药、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则不得差，是义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寿命不定。命虽不尽，有九因缘，能夭其寿。何等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不消，而复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随时节；五者、病时不随医教；六者、不随瞻病教勅；七者、强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

恶鬼打之；九者、房室过度。以是缘故，我说病者若遇医药病则可差，若不遇者则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说，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义云何？有人命尽，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尽故。以是义故，我说病人若遇医药及以不遇悉不得差。

“众生亦尔，发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诸佛菩萨，谘受深法，若不遇之，皆悉当成。何以故？以其能发菩提心故，如郁单越人得定寿命。如我所说，从须陀洹至辟支佛，若闻善友、诸佛菩萨所说深法，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则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以九因缘，命则中夭。如彼病人值遇医药病则得差，若不遇者病则不差，是故我说遇佛菩萨闻说深法则能发心，若不值遇则不能发。如我先说，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发，是义云何？善男子！一阐提辈，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离一阐提心。何以故？断善法故。一阐提辈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发于菩提之心，则不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何缘故，说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实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命尽者虽遇良医、好药、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尽故。

“善男子！一阐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阐提。佛性非信，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进，提名不具，进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进，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念，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定，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慧，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无常善，提名不具。以无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是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从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复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断生得诸善法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阐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狱之罪？善男子！一阐提中无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闻箜篌音，其声清妙，心即耽着，喜乐爱念情无舍离，即告大臣：‘如是妙音从何处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从箜篌出。’王复语言：‘持是声来。’尔时大臣即持箜篌置于王前，而作是言：‘大王当知，此即是声。’王语箜篌：‘出声，出声！’而是箜篌声亦不出。尔时，大王即断其弦，声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析裂，推求其声了不能得。尔时，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语？’大臣白王：‘夫取声者，法不如是。应以众缘，善巧方便，声乃出耳。’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无有住处，以善方便，故得可见，以可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不见佛性，云何能遮三恶道罪？善男子！若一阐提信有佛性，当知是人不至三恶，是亦不名一阐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堕三恶，堕三恶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说，若乳无酪性，不应出酪，尼拘陀子无五丈性，则不应有五丈之质，愚痴之人作如是说，智者终不发如是言。何以故？以无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应复假众缘力也。善男子！如水乳杂，卧至一月终不成酪。若以一谛颇求树汁投之于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假众缘故则便可见，假众缘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待众缘然后成者即是无性，以无性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常赞人善，不讼彼缺，名质直心。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质直心也？菩萨摩訶萨常不犯恶，设有过失，实时忏悔，于师同学终不覆藏，惭愧自责，不敢复作，于轻罪中生极重想。若人诘问，答言实犯。复问是罪为好不好？答言不好。复问是罪为善不善？答言不善。复问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实非善果。又问是罪谁之所造？将非诸佛、法、僧所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烦恼之所构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众生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各千万，不足为多，是名菩萨质直心也。

“云何菩萨修治于戒？菩萨摩訶萨受持禁戒，不为生天，不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鸡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杂戒，不作声闻戒，受持菩萨摩訶萨戒、尸罗波罗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懦弱，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第三戒。

“云何菩萨亲近善友？菩萨摩訶萨常为众生说于善道，不说恶道，说于恶道非善果报。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众生真善知识，是故能断富伽罗婆罗门所有邪见。善男子！若有众生亲近我者，虽有生于地狱因缘，即得生天。如须那刹多等应堕地狱，以见我故，即得断除地狱因缘，生于色天。虽有舍利弗、目犍连等，不名众生真善知识。何以故？生一阐提心因缘故。善男子！我昔住于波罗捺国时，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观白骨，一令数息。经历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缘即生邪见，言：‘无涅槃、无漏之法，设其有者我应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于尔时，见是比丘生此邪心，唤舍利弗而呵责之：‘汝不善教，云何乃为是二弟子颠倒说法？汝二弟子其性各异，一主浣衣，一是金师。金师之子应教数息，浣衣之人应教骨观。以汝错教，令是二人生于恶邪。’我于尔时为是二人如应说法，二人闻已得阿罗汉果。是故我为一切众生真善知识，非舍利弗、目犍连等。若使众生有极重结，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为断之。如我弟难陀有极重欲，我以种种善巧方便而为除断。鸯掘魔罗有重瞋恚，以见我故瞋恚即息。阿闍世王有重愚痴，以见我故痴心即灭。如婆熙伽长者于无量劫修习成就极重烦恼，以见我故即便断灭。设有弊恶厮下之人亲近于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缘，一切人天恭敬爱念。尸利毬多邪见炽盛，因见我故，邪见即灭。因见我故，断地狱因，作生天缘，如气嘘旃陀罗。命垂终时，因见我故，还得寿命，如懦尸迦。狂心错乱，因见我故，还得本心，如瘦瞿昙弥。屠家之子，常修恶业，以见我故，即便舍离，如阐提比丘。因见我故，宁舍身命，不毁禁戒，如草系比丘。以是义故，阿难比丘说半梵行名善知识，我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识。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第四亲善知识。

“云何菩萨具足多闻？菩萨摩訶萨为大涅槃，十二部经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一部，惟毘佛略，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亦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二部经，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是经典具足全体，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复除是偈，若能受持如来常住、性无变易，是名菩萨具足多闻。复除是事，若知如来常不说法，亦名菩萨具足多闻。何以故？法无性故。如来虽说一切诸法，常无所说。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闻。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难作能作、难忍能忍、难施能施。云何菩萨难作能作？若闻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语故，乃至无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闻入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无量劫在阿鼻地狱入炽火聚，是名菩萨难作能作。云何菩萨难忍能忍？若闻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缘，得大涅槃，即于无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为苦，是名菩萨难忍能忍。云何菩萨难施能施？若闻能以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于无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是名菩萨难施能施。菩萨虽复难作能作，终不念言是我所作；难施能施，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父母惟有一子，爱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膳，随时将养，令无所乏。其子若于是父母所，生轻慢心，恶口骂辱。父母爱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与是儿衣服饮食。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视诸众生犹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为求医药勤而疗之，病既差已，终不生念，我为是儿疗治病苦。菩萨亦尔，见诸众生遇烦恼病，生爱念心而为说法，以闻法故诸烦恼断，烦恼断已终不念言，我为众生断诸烦恼。若生此念，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惟作是念，无一众生我为说法，令断烦恼。菩萨摩訶萨于诸众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习空三昧故。菩萨若修空三昧者，当于谁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为水漂，而是林木当于谁所生瞋生喜？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于诸众生无瞋无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

若性自空者，不应修空，然后见空，云何如来言以修空而见空也？若性自不空，虽复修空，不能令空。”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风，不离地、水、火、风，非青黄赤白，不离青黄赤白，非有非无，云何当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说为空。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以相似相续故，凡夫见已，说言诸法性不空寂。菩萨摩訶萨具足五事，是故见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见一切法性不空者，当知是人非是沙门、非婆罗门，不得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不得现见诸佛菩萨，是魔眷属。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善男子！如一切法性无常故，灭能灭之。若非无常，灭不能灭。有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灭相故灭能灭之。一切诸法有苦相故，苦能令苦。善男子！如盐性咸能咸异物，石蜜性甘能甘异物，苦酒性酢能酢异物，姜本性辛能辛异物，诃梨勒苦能苦异物，菴罗果酸能酸异物，毒性能害令异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异物亦能不死。菩萨修空亦复如是，以修空故，见一切法性皆空寂。”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复作是言：“世尊！若盐能令非咸作咸，修空三昧若如是者，当知是定非善、非妙，其性颠倒。若空三昧惟见空者，定是无法，为何所见？”

“善男子！是空三昧见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颠倒。如盐非咸作咸，是空三昧亦复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贪是有性，非是空性。贪若是空，众生不应以是因缘堕于地狱；若堕地狱，云何贪性当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谓颠倒。以颠倒故，众生生贪。若是色性非颠倒者，云何能令众生生贪？以生贪故，当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义故，修空三昧非颠倒也。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见女人即生女相。菩萨不尔，虽见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贪则不生，贪不生故非颠倒也。以世间人见有女相故，菩萨随说言有女人。若见男时，说言是女，则是颠倒。是故我为闍提说言：‘汝婆罗门，若以昼为夜，是即颠倒，以夜为昼，是亦颠倒。’昼为昼相，夜为夜相，云何颠倒？善男子！一切菩萨住九地者，见法有性，以是见故，不见佛性，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见法性，以不见故，则见佛性。诸佛菩萨有二种说：一者、有性，二者、无性。为众生故说有空性，为诸贤圣说无法性。为不空者见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见空，无法性者，亦修空故空。以是义故，修空见空。善男子！汝言见空，空是无法，为何所见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萨摩訶萨实无所见。无所见者即无所有，无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见一切法性无所有。善男子！菩萨不但因见三昧而见空也，般若波罗蜜亦空，禅波罗蜜亦空，毘梨耶波罗蜜亦空，羼提波罗蜜亦空，尸波罗蜜亦空，檀波罗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识亦空，如来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萨见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毘罗城告阿难言：‘汝莫愁恼、悲泣、啼哭。’阿难即言：‘如来世尊！我今眷属悉皆死丧，云何当得不愁啼耶？如来与我俱生此城，俱同释种，亲戚眷属，云何如来独不愁恼，光颜更显？’善男子！我复告言：‘阿难！汝见迦毘罗城真实而有，我见空寂悉无所有。汝见释种悉是亲戚，我修空故悉无所见。以是因缘汝生愁苦，我身容颜益更光显。’诸佛菩萨修习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恼，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最后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萨修习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为诸众生分别解说《大涅槃经》，显示佛性。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信是语者，悉得入于大般涅槃。若不信者，轮回生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于是经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后，有声闻弟子，愚痴破戒，喜生斗争，舍十二部经，读诵种种外道典籍、文颂、手笔，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言是佛听。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贸易凡木，以金易鍮石，银易白腊，绢易麤褐，以甘露味易于恶毒。云何栴檀贸易凡木？如我弟子为供养故，

向诸白衣演说经法，白衣情逸，不喜听闻，白衣处高，比丘在下，兼以种种肴膳饮食而供给之，犹不肯听，是名栴檀贸易凡木。云何以金贸易鍤石？鍤石喻色、声、香、味、触，金喻于戒。我诸弟子以色因缘，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贸易鍤石。云何以银易于白腊？银喻十善，腊喻十恶。我诸弟子放舍十善，行十恶法，是名以银贸易白腊。云何以绢贸易氈褐？氈褐喻于无惭无愧，绢喻惭愧。我诸弟子放舍惭愧，习无惭愧，是名以绢贸易氈褐。云何甘露贸易毒药？毒药喻于种种利养，甘露喻于诸无漏法。我诸弟子为利养故，向诸白衣若自赞誉，言得无漏，是名甘露贸易毒药。

“以如是等恶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广行流布于阎浮提。当是时也，有诸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是经，广说流布，当为如是诸恶比丘之所杀害。时恶比丘共相聚集，立严峻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分别说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谈论语言。何以故？涅槃经者非佛所说，邪见所造，邪见之人即是六师，六师经典非佛经典。所以者何？一切诸佛悉说诸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若言诸法常、乐、我，净，云何当是佛所说经？诸佛菩萨听诸比丘畜种种物，六师所说不听弟子畜一切物，如是之义，云何当是佛之所说？诸佛菩萨不制弟子断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师不听食五种盐、五种牛味及以脂血，若断是者，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菩萨说于三乘，而是经中纯说一乘，谓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毕竟入于涅槃，是经言佛常、乐、我、净，不入涅槃，是经不在十二部数，即是魔说，非是佛说。’善男子！如是之人虽我弟子，不能信顺是涅槃经。善男子！当尔之时若有众生信此经典乃至半句，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见佛性，入于涅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今日善能开示《大涅槃经》。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经》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见少佛性。如佛所说，我亦当得入大涅槃。”

“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六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七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一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无佛，有法、无法，有僧、无僧，有苦、无苦，有集、无集，有灭、无灭，有道、无道，有实、无实，有我、无我，有乐、无乐，有净、无净，有常、无常，有乘、无乘，有性、无性，有众生、无众生，有有、无有，有真、无真，有因、无因，有果、无果，有作、无作，有业、无业，有报、无报者，今恣汝所问，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我实不见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有来问我不能答者。”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师子吼，即从座起，敛容整服，前礼佛足，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适欲问，如来大慈复垂听许。”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诸善男子！汝等今当于是菩萨深生恭敬、尊重、赞叹，应以种种香花、伎乐、璎珞、幡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房舍、殿堂而供养之，迎来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于过去诸佛深种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于我前欲师子吼。

“善男子！如师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锋芒，四足踞地，安住巖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诸相，当知是则能师子吼。真师子王，晨朝出穴，频申欠呿，四向顾望，发声震吼，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为欲坏实非师子诈作师子故，二、为欲试自身力故，三、为欲令住处净故，四、为诸子知处所故，五、为群辈无怖心故，六、为眠者得觉寤故，七、为一切放逸诸兽不放逸故，八、为诸兽来依附故，九、为欲调大香象故，十、为教告诸子息故，十

一、为欲庄严自眷属故。一切禽兽闻师子吼，水性之属潜没深渊，陆行之类藏伏窟穴，飞者堕落，诸大香象怖走失粪。诸善男子！如彼野干虽逐师子至于百年，终不能作师子吼也。若师子子，始满三年，则能哮吼如师子王。

“善男子！如来正觉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罗蜜满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为尾，安住四禅清净窟宅，为诸众生而师子吼，摧破魔军。示众十力，开佛行处，为诸邪见作归依所，安抚生死怖畏之众，觉寤无明睡眠众生，行恶法者为作悔心。开示邪见一切众生，令知六师非师子吼故，破富兰那等憍慢心故，为令二乘生悔心故，为教五住诸菩萨等生大力心故，为令正见四部之众于彼邪见四部徒众不生怖畏故，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频申而出，为欲令彼诸众生等破憍慢故欠呿，为令诸众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顾望，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四足踞地，为令众生具足安住尸波罗蜜故故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声闻、缘觉虽复随逐如来世尊无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师子吼。十住菩萨若能修行是三行处，当知是则能师子吼。诸善男子！是师子吼菩萨摩訶萨，今欲如是大师子吼，是故汝等应当深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尔时，世尊告师子吼菩萨摩訶萨言：“善男子！汝若欲问，今可随意。”

师子吼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为佛性？以何义故名为佛性？何故复名常、乐、我、净？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见一切众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萨住何等法不了了见？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见？十住菩萨以何等眼不了了见？佛以何眼而了了见？”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为法谘启，则为具足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亦复解知名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萨以何眼见，诸佛世尊以何眼见。”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智慧庄严？云何名为福德庄严？”

“善男子！慧庄严者，谓从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庄严。福德庄严者，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罗蜜。复次，善男子！慧庄严者，所谓诸佛菩萨。福德庄严者，谓声闻、缘觉、九住菩萨。

“复次，善男子！福德庄严者，有为、有漏、有有、有果报、有碍、非常，是凡夫法。慧庄严者，无为、无漏、无无、无果报、无碍、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庄严，是故能问甚深妙义，我亦具足是二庄严，能答是义。”

师子吼菩萨摩訶萨言：“世尊！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不应问一种、二种。云何世尊说言能答一种二种？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一、二种。一种、二种者，是凡夫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无二种庄严，则不能知一种、二种。若有菩萨具二庄严，则能解知一种、二种。若言诸法无一、二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无一、二，云何得说一切诸法无一、无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为十住菩萨，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为涅槃，二者、名为生死。何故一者名为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为生死？爱、无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义故，具二庄严者能问能答。

“善男子！汝问云何为佛性者？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智者见空及与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与乐、我与无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谓大涅槃；乃至无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谓大涅槃。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佛性常恒、无有变易，无明覆故，令诸众生不能得见。声闻、缘觉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于我。以是义故，不得第一义空，不得第一义空故，不行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善男子！不见中道者，凡有三种：一者、定乐行，二者、定苦行，三者、苦乐行。定乐行者，所谓菩萨摩訶萨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虽复处在阿鼻地狱，如三禅乐。定苦行者，谓诸凡夫。苦乐行者，谓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行于苦乐，作中道想。以是义故，虽有佛性而不能见。如汝所问，以何义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诸

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复次，善男子！道有三种，谓下、上、中。下者梵天，无常谬见是常。上者生死无常谬见是常，三宝是常横计无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义空，无常见无常，常见于常。第一义空，不名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为上。何以故？即是下故。诸佛菩萨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义故，名为中道。

“复次，善男子！生死本际，凡有二种：一者、无明，二者、有爱。是二中间，则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为中。以是义故，中道之法名为佛性，是故佛性常、乐、我、净。以诸众生不能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佛性实非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譬如贫人家有宝藏，是人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宝藏，何故如是贫穷困苦、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即以方便令彼得见。以得见故，是人即得常、乐、我、净。佛性亦尔，众生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诸佛菩萨，以方便力，种种教告，令彼得见，以得见故，众生即得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众生起见，凡有二种：一者、常见，二者、断见。如是二见不名中道，无常、无断乃名中道。无常、无断，即是观照十二因缘智，如是观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虽观因缘，犹亦不得名为佛性。佛性虽常，以诸众生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又未能渡十二因缘河，犹如兔、马。何以故？不见佛性故。善男子！是观十二因缘智慧，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为热病。何以故？能为热病作因缘故。十二因缘亦复如是。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缘，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无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无明为因，诸行为果，行因识果，以是义故，彼无明体亦因、亦因因，识亦果、亦果果。佛性亦尔。善男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不出不灭、不常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缘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无变。以是义故，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其义甚深，无知不见，不可思惟，乃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以何义故甚深甚深？众生业行不常不断而得果报，虽念念灭而无所失，虽无作者而有作业，虽无受者而有果报，受者虽灭果不败亡，无有虑知和合而有。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知，不见知故无有终始，十住菩萨惟见其终不见其始，诸佛世尊见始见终。以是义故，诸佛了了得见佛性。善男子！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善男子！如蚕作茧，自生自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见佛性故，自造结业，流转生死，犹如拍球。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有人见十二缘者，即是见法。见法者，即是见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诸佛以此为性。’

“善男子！观十二缘智，凡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声闻道。中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缘觉道。上智观者见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观者见了了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中道，中道者即名为佛，佛者名为涅槃。”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若佛与佛性无差别者，一切众生何用修道？”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佛与佛性虽无差别，然诸众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恶心害母，害已生悔，三业虽善，是人故名地狱人也。何以故？是人定当堕地狱故。是人虽无地狱阴、界、诸入，犹故得名为地狱人。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见有人修行善者，名见天人，修行恶者，名见地狱。何以故？定受报故。’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是义故，我于此经而说是偈：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种：一、未来有，二、现在有，三、过去有。一切众生未来之世，当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众生现在悉有烦恼诸结，是故现在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众生过去之世有断烦恼，是故现在得见佛性。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一阐提等无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奶酪，有人问言：‘汝有苏耶？’答言：‘我有酪，实非苏，以巧方便定当得故，故言有苏。’众生亦尔，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毕竟有二种：一者、庄严毕竟，二者、究竟毕竟。一者、世间毕竟，二者、出世毕竟。庄严毕竟者，六波罗蜜。究竟毕竟者，一切众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一乘，以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善男子！如郁单越、三十三天，果报覆故，此间众生不能得见。佛性亦尔，诸结覆故，众生不见。复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严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诸佛之母。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而令诸佛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首楞严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见，是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首楞严三昧者，有五种名：一者、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师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种种名，如禅名四禅，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觉名定觉，正名正定。八大人觉名为定觉，首楞严定亦复如是。

“善男子！一切众生具足三定，谓上、中、下。上者谓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众生具足初禅，有因缘时则能修习，若无因缘则不能修。因缘二种：一谓火灾，二谓破欲界结，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数定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下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十住菩萨虽见一乘，不知如来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地菩萨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毕竟，严者名坚，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以是故言首楞严定名为佛性。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尼连禅河，告阿难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飞鸟水陆之属悉来观我，尔时复有五百梵志来在河边，因到我所各相谓言：‘云何而得金刚之身？若使瞿昙不说断见，我当从其启受齐<sup>①</sup>法。’善男子！我于尔时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谓我说于断见？’彼梵志言：‘瞿昙先于处处经中说诸众生悉无有我，既言无我，云何而言非断见耶？若无我者，持戒者谁？破戒者谁？’佛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悉无有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者岂非我耶？以是义故，我不说断见。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则名说断见也。’时诸梵志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寻时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飞鸟水陆之属亦发无上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寻得舍身。善男子！是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名为我。

“善男子！如来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真实无我，虽作是说，无有虚妄。善男子！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而实有我。为世界故，虽说无我，而无虚妄。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其常故。如来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金刚力士者，以何义故，一切众生不能得见？”

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虽有青黄赤白之异、长短、质像，盲者不见。虽复不见，亦不得言无青黄赤白、长短、质像。何以故？盲虽不见，有目见故。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不能见，十住菩萨见少分故，如来全见。十住菩萨所见佛性如夜见色，如来所见如昼见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见色不了，有善良医而为治目，以药力故得了了见。十住菩萨亦复如是，虽见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见一切诸法无常、无我、

<sup>①</sup> “齐”字疑作“斋”。

无乐、无净，见非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之人不见佛性。一切者名为生死，非一切者名为三宝。声闻、缘觉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亦见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是义故，不见佛性。十住菩萨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分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十分之中得见一分。诸佛世尊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见于佛性，如观掌中阿摩勒果。以是义故，首楞严定名为毕竟。善男子！譬如初月，虽不可见，不得言无。佛性亦尔，一切凡夫虽不得见，亦不得言无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一切众生悉有三种破烦恼故，然后得见一阐提等，破一阐提，然后能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亦内亦外。何等十二？过去烦恼名为无明，过去业者则名为行。现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为识。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触时，是名六入。未别苦乐，是名为触。染习一爱，是名为受。习近五欲，是名为爱。内外贪求，是名为取。为内外事，起身、口、意业，是名为有。现在世识，名未来生。现在名色、六入、触、受，名未来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缘。善男子！一切众生虽有如是十二因缘，或有未具。如歌罗逻时死，则无十二。从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众生无三种受、三种触、三种爱，无有老病，亦得名为具足十二。无色众生无色乃至无有老病，亦得名为具足十二。以定得故，故名众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缘。善男子！佛性亦尔，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更有异草，牛若食者，则无醍醐，虽无醍醐，不可说言雪山之中无忍辱草。佛性亦尔，雪山者名为如来，忍辱草者名大涅槃，异草者十二部经，众生若能听受谕启大般涅槃，则见佛性。十二部中虽不闻有，不可说言无佛性也。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断、非非常非非断，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亦尽非尽、非尽非非尽，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义非义、非义非非义，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云何为色？金刚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无定相故。云何为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众生相不现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决定故。云何为一？一切众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说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无数法故。云何非常？从缘见故。云何非断？离断见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断？无终始故。云何为有？一切众生悉皆有故。云何为无？从善方便而得见故。云何非有非无？虚空性故。云何名尽？得首楞严三昧故。云何非尽？以其常故。云何非尽非非尽？一切尽相断故。云何为因？以了因故。云何为果？果决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云何为义？悉能摄取义无碍故。云何非义？不可说故。云何非义非非义？毕竟空故。云何为字？有名称故。云何非字？名无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断一切字故。云何非苦非乐？断一切受故。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云何为空？第一义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为善法作种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经》如是之义，当知是人则见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议，乃是诸佛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阴、界、入，非本无今有，非已有还无，从善因缘众生得见。譬如黑铁，入火则赤，出冷还黑，而是黑色，非内非外，因缘故有。佛性亦尔，一切众生烦恼火灭，则得闻见。善男子！如种灭已，芽则得生，而是芽性，非内非外，乃至花果亦复如是，从缘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佛性亦尔，悉是无量无边功德之所成就。”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訶萨言：“世尊！菩萨具足成就几法，得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世尊成就几法，得了了见？”

“善男子！菩萨具足成就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云何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静，四者、精进，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脱，九者、赞叹解脱，十者、以大涅槃教化众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别？”

“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时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为法事心不愁恼。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恶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恶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贪欲：‘欲为一切大众上首，令一切僧随逐我后，令诸四部悉皆供养、恭敬、赞叹、尊重于我。令我先为四众说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语。亦令国王、大臣、长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上妙屋宅。’为生死欲，是名恶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于欲心：‘云何当令四部之众，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罗汉果乃至须陀洹果？我得四禅乃至四无碍智？’为于利养，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转轮圣王，若刹利、居士、若婆罗门皆得自在。为利养故，是名欲欲。若不为是三种恶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为二十五爱，无有如是二十五爱，是名少欲。不求未来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着，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得不积聚，是名知足。”

“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谓须陀洹。知足者，谓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谓阿罗汉。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谓菩萨。善男子！少欲、知足复有二种：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谓凡夫，善者圣人菩萨。一切圣人虽得道果，不自称说，不称说故，心不恼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欲见佛性，是故修习少欲、知足。”

“云何寂静？寂静有二：一者、心静，二者、身静。身寂静者，终不造作身三种恶；心寂静者，亦不造作意三种恶；是则名为身心寂静。身寂静者，终不亲近四众，不预四众所有事业；心寂静者，终不修习贪欲、瞋恚、愚痴；是则名为身心寂静。或有比丘身虽寂静，心不寂静；有心寂静，身不寂静；有身心寂静；又有身心俱不寂静。身寂静、心不寂静者，或有比丘坐禅静处，远离四众，心常积聚贪欲、瞋、痴，是名身寂静、心不寂静。心寂静、身不寂静者，或有比丘亲近四众、国王、大臣，断贪、恚、痴，是名心寂静、身不寂静。身心寂静者，谓佛菩萨。身心不寂静者，谓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虽静，不能深观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义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静身、口、意业。一阐提辈、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静。”

“云何精进？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业清净，远离一切诸不善业，修习一切诸善业者，是名精进。是勤精进者，系念六处，所谓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观见诸法犹如虚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远离一切烦恼诸结，是名解脱。得解脱者，为诸众生称美解脱，言是解脱常恒不变，是名赞叹解脱。解脱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烦恼诸结火灭。又涅槃者，名为室宅。何以故？能遮烦恼恶风雨故。又涅槃者，名为归依，何以故？能过一切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见暴，四者、无明暴，是故涅槃名为洲渚。又涅槃者，名毕竟归。何以故？能得一切毕竟乐故。若有菩萨摩訶萨成就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种病，是故不得四沙门果。何等四病？谓四恶欲：一为衣欲，二为食欲，三为卧具欲，四为有欲，是名四恶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药能疗是病，谓粪扫衣能治比丘为衣恶欲，乞食能破为食欲，树下能破卧具恶欲，身心寂静能破比丘为有恶欲。以是四药除是四病，是名圣行。如是圣行，则得名为少欲、知足。寂静者有四种乐。何等四？一者、出家乐，二、寂静乐，三、永灭乐，四、毕竟乐。得是四乐，名为寂静。具四精进，故名精进。具四念处，故名正念。具四禅故，故名正定。见四圣实故，故名正慧。”

永断一切烦恼结故，故名解脱。呵说一切烦恼过故，故名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闻是经已，亲近修习，远离一切世间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闲处，远离愤闹，是名寂静。不知足者不乐空闲，夫知足者常乐空寂，于空寂处常作是念：‘一切世间悉谓我得沙门道果，然我今者实未能得，我今云何诳惑于人？’作是念已，精勤修习沙门道果，是名精进。亲近修习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随顺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见正知，是名正慧。正见知者能得远离烦恼结缚，是名解脱。十住菩萨为众生故称美涅槃，是则名为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处，端坐不卧，或住树下，或在冢间，或在露处，随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随得为足；或一坐食，不过一食；惟畜三衣、粪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静。得四果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进。系心思惟如来常恒无有变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脱，是名正定。得四无碍，是名正慧。远离七漏，是名解脱。称美涅槃无有十相，名赞叹解脱。十相者，谓生、老、病、死、色、声、香、味、触、无常。远离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为多欲故，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自称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为利养故，行住坐卧乃至大小便利，若见檀越，犹行恭敬接引语言。破恶欲者，名为少欲。虽未能坏诸结烦恼，而能同于如来行处，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缘也，常为师宗、同学所赞。我亦常于处处经中，称美赞叹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则得近于大涅槃门及五种乐，是名寂静。坚持戒者，名为精进。有惭愧者，名为正念。不见心相，名为正定。不求诸法性相因缘，是名正慧。无有相故，烦恼则断，是名解脱。称美如是《大涅槃经》，名赞叹解脱。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安住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萨以何眼故虽见佛性而不了了？诸佛世尊以何眼故见于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见故，不得明了；佛眼见故，故得明了。为菩提行故，则不了了；若无行故，则得了了。住十住故，虽见不了；住不住故，则得了了。菩萨摩訶萨智慧因故，见不了了；诸佛世尊断因果故，见则了了。一切觉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不得名为一切觉故，是故虽见而不明了。善男子！见有二种：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诸佛世尊眼见佛性，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十住菩萨闻见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萨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复有眼见，诸佛如来、十住菩萨眼见佛性。复有闻见，一切众生乃至九地闻见佛性。菩萨若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闻见。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修习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

师子吼菩萨摩訶萨言：“世尊！一切众生不能得知如来心相，当云何观，而得知耶？”

“善男子！一切众生实不能知如来心相，若欲观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缘：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若见如来所有身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所有口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色貌一切众生无与等者，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闻音声微妙最胜，不同众生所有音声，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如来所作神通，为为众生，为为利养？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以他心智观众生时，为利养说？为众生说？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云何如来而受是身？何故受身？为谁受身？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云何说法？何故说法？为谁说法？是名闻见。以身恶业加之不瞋，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以口恶业加之不诳，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菩萨初生之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

陀鬼神大将，执持幡盖，震动无量无边世界，金光晃曜弥满虚空，难陀龙王及跋难陀以神通力浴菩萨身，诸天形像承迎礼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舍欲，如弃涕唾，不为世乐之所迷惑，出家修道乐于闲寂，为破邪见六年苦行，于诸众生平等无二，心常在定初无散乱，相好严丽庄饰其身，所游之处丘墟皆平，衣服离身四寸不堕，行时直视不顾左右，所食之食物无完过，坐起之处草不动乱。为调众生故往说法，心无憍慢，是名眼见。若闻菩萨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今此身最是后边。’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在家作转轮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转轮圣王相不明了。悉达太子身相炳着，是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老病死复作是言：‘一切众生甚可怜愍，常与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随逐，而不能观，常行于苦，我当断之。’从阿罗逻五通仙人受无想定，既成就已，后说其非。从郁陀伽仙受非有想非无想定，既成就已，说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无所克获，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无所得，若是实者我应得之，以虚妄故我无所得，是名邪术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劝请：‘惟愿如来当为众生广开甘露说无上法。’佛言：‘梵王！一切众生常为烦恼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复言：‘世尊！一切众生凡有三种，所谓利根、中根、钝根。利根能受，惟愿为说。’佛言：‘梵王！谛听，谛听！我今当为一切众生开甘露门。’即于波罗捺国转正法轮，宣说中道。一切众生不破诸结，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众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说，不自言师，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说不为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语、实语、时语、真语，言不虚发，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闻见。善男子！如来心相实不可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依是二种因缘。”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七

####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八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二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说菴罗果喻四种人等，有人行细，心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亦正实；有人心不细，行不正实。是初二种云何可知？如佛所说，虽依是二，不可得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菴罗果喻二种人等，实难可知。以难知故，我经中说，当与共住；住若不知，当与久处；久处不知，当以智慧；智若不知，当深观察；以观察故，则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处、智慧、观察，然后得知持戒、破戒。善男子！戒有二种，持戒亦二：一、究竟戒，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缘故受持禁戒，智者当观是人持戒，为为利养？为究竟持？善男子！如来戒者无有因缘，是故得名为究竟戒。以是义故，菩萨虽为诸恶众生之所伤害，不生悲碍，是故如来得名成就毕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时，与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国瞻婆大城，时有猎师追逐一鸽，是鸽惶怖，至舍利弗影，犹故战栗如芭蕉树，至我影中身心安隐，恐怖得除。是故当知如来世尊毕竟持戒，乃至身影犹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声闻、缘觉，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有二种：一、为利养，二、为正法。为利养故，受持禁戒，当知是戒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虽闻佛性及如来名，犹不得名为闻见也。若为正法受持禁戒，当知是戒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是名眼见，亦名闻见。复有二种：一者、根深难拔，二者、根浅易动。若能修习空、无相、愿，是名根深难拔。若不修习是三三昧，虽复修习为二十五有，是名根浅易动。复有二种：一、为自身，二、为众生。为众生者，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持戒之人复有二种：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须他教勅。若受戒已，经无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恶国、遇恶知识、恶时、

恶世，闻邪恶法、邪见同止，尔时虽无受戒之法，修持如本，无所毁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师僧白四羯磨，然后得戒，虽得戒已，要凭和上、诸师、同学、善友诲喻，乃知进止，听法说法备诸威仪，是名须他教勅。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见佛性及以如来，亦名闻见。戒复有二：一、声闻戒，二、菩萨戒。从初发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戒。若观白骨乃至证得阿罗汉果，是名声闻戒。若有受持声闻戒者，当知是人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若有受持菩萨戒者，当知是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见佛性、如来、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受持禁戒？”

佛言：“善男子！为心不悔故。何故不悔？为受乐故。何故受乐？为远离故。何故远离？为安隐故。何故安隐？为禅定故。何故禅定？为实知见故。何故为实知见？为见生死诸过患故。何故为见于生死过患？为心不贪著故。何故为心不贪著？为得解脱故。何故为得解脱？为得无上大涅槃故。何故为得大般涅槃？为得常、乐、我、净法故。何故为得常、乐、我、净？为得不生不灭故。何故为得不生不灭？为见佛性故。是故菩萨性自能持究竟净戒。善男子！持戒比丘虽不发愿求不悔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尔故。虽不求乐、远离、安隐、真实知见、见生死过、心不贪著、解脱、涅槃、常、乐、我、净、不生不灭、见于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尔故。”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于解脱得涅槃果者，戒则无因，涅槃无果。戒若无因，则名为常。涅槃有因，则是无常。若尔者，涅槃则为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为无常，犹如然灯。涅槃若尔，云何得名我、乐、净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以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能问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问也。我忆往昔过无量劫，波罗捺城有佛出世，号曰善得。尔时，彼佛三亿岁中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与汝俱在彼会，我以是事谘问彼佛。尔时，如来为众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义。善哉，大士！乃能忆念如是本事。谛听，谛听，当为汝说。戒亦有因，谓听正法。听正法者是亦有因，谓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谓信心。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种：一者、听法，二、思惟义。善男子！信心者因于听法，听法者因于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举瓶，互为因果，不得相离。善男子！如无明缘行，行缘无明，是无明、行，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乃至生缘老死，老死缘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复赖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信心、听法，亦复如是。”

“善男子！是果非因谓大涅槃。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门果故、婆罗门果故、断生死故、破烦恼故，是故名果。为诸烦恼之所呵责，是故涅槃名果，烦恼者名为过过。善男子！涅槃无因，而体是果。何以故？无生灭故、无所作故、非有为故、是无为故、常不变故、无处所故、无始终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则不得称为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槃言无，无有因故，故称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如佛所说，涅槃无因，是义不然。若言无者，则合六义：一者、毕竟无故，故名为无，如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二者、有时无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河池无水，无有日月。三者、少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食中少咸，名为无咸，甘浆少甜，名为无甜。四者、无受故，故名为无，如旃陀罗不能受持婆罗门法，是故名为无婆罗门。五者、受恶法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受恶法者不名沙门及婆罗门，是故名为无有沙门及婆罗门。六者、不对故，故名为无，譬如无白，名之为黑，无有明故，名之无明。世尊！涅槃亦尔，有时无因，故名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说如是六义，何故不引毕竟无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时无耶？善男子！涅槃之体毕竟无因，犹如无我及无我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终不相对，是故六事不得为喻。善男子！一切诸法悉无有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以是义故，涅槃无因，而体是果。”

是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门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灯能了物，故名了因。烦恼诸结，是名生因；众生父母，是名了因。如谷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粪等是名了因。复有生因，谓六波罗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佛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六波罗蜜、佛性。复有生因，谓首楞严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八正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生因，所谓信心、六波罗蜜。”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见于如来及以佛性，是义云何？世尊！如来之身无有相貌，非长非短、非白非黑，无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为相，非眼识识，云何可见？佛性亦尔。”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无常者，为欲度脱一切众生，方便示现，是名眼见。常者，如来世尊解脱之身，亦名眼见，亦名闻见。佛性亦二：一者、可见，二、不可见。可见者，十住菩萨、诸佛世尊。不可见者，一切众生。眼见者，谓十住菩萨、诸佛如来，眼见众生所有佛性。闻见者，一切众生、九住菩萨，闻有佛性如来之身。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来解脱；非色者，如来永断诸色相故。佛性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萨，十住菩萨见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谓佛菩萨；非色者，一切众生。色者，名为眼见，非色者，名为闻见。佛性者非内、非外，虽非内外，然非失坏，故名众生悉有佛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刚力士、诸佛佛性如净醍醐，云何如来说言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乳中有酪，酪从乳生故言有酪。”

“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时节。”

“善男子！乳时无酪，亦无生苏、熟苏、醍醐，一切众生亦谓是乳，是故我言乳中无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种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铁师。酪时无乳、生苏、熟苏及以醍醐，众生亦谓是酪，非乳、非生熟苏及以醍醐，亦复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缘因者，如醪、煖等。从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乳无酪性，角中亦无，何故不从角中生耶？”

“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说言缘因有二：一、醪，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酪。”

师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取角？”

佛言：“善男子！是故我说正因、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若使乳中本无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无菴摩罗树，何故不生？二俱无故。”

“善男子！乳亦能生菴摩罗树。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长五尺，以是义故，我说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难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菴摩罗树？善男子！犹如四大，为一切色而作因缘，然色各异，差别不同。以是义故，乳中不生菴摩罗树。”

“世尊！如佛所说，有二因者，正因、缘因，众生佛性为是何因？”

“善男子！众生佛性亦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谓诸众生，缘因者谓六波罗蜜。”

师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见世间求酪之人，唯取于乳，终不取水，是故当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何以故？一切众生欲见面像，即便取刀。”

师子吼言：“世尊！以是义故，乳有酪性。若刀无面像，何故取刀？”

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颠倒，竖则见长，横则见阔？若是自面，何



故见长？若是他面，何得称言是己面像？若因己面，见他面者，何故不见驴马面像？”

师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见面长。”

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实不到彼。何以故？近远一时俱得见故，不见中间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见者，一切众生悉见于火，何故不烧？如人远见白物，不应生疑鹤耶？幡耶？人耶？树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见水精中物、渊中鱼石？若不到见，何故得见水精中物，而不得见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见长者，是义不然。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卖乳之人但取乳价，不责酪直。卖草马者，但取马价，不责驹直。善男子！世间之人，无子息故，故求娉妇。妇若怀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儿性故，故应娉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有儿性亦应有孙，若有孙者则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无儿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时不见五味？若树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质者，何故一时不见芽茎、枝叶、花果形色之异？善男子！乳色时异、味异、果异，乃至醍醐亦复如是，云何可说乳有酪性？

“善男子！譬如有人明当服苏，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笔、纸、墨，和合成字，而是纸中本无有字，以本无故假缘而成；若本有者，何须众缘？譬如青黄，合成绿色，当知是二，本无缘性；若本有者，何须合成？善男子！譬如众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实无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时，食应是命。善男子！一切诸法本无有性，以是义故我说是偈：

“‘本无今有，      本有今无。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善男子！若诸众生内有佛性者，一切众生应有佛身，如我今也。众生佛性不破不坏、不牵不捉、不系不缚。如众生中所有虚空，一切众生悉有虚空，无罣碍故，各不自见有此虚空。若使众生无虚空者，则无去来、行住坐卧、不生不长，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有虚空界，虚空界者，是名虚空。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十住菩萨少能见之，如金刚珠。善男子！众生佛性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是故常为烦恼系缚，流转生死。见佛性故，诸结烦恼所不能系，解脱生死，得大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一切众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无酪性，云何佛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缘因者，一、醪，二、煖。虚空无性，故无缘因。”

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须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须缘因。何以故？欲明见故，缘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暗中先有诸物，为欲见故，以灯照了。若本无者，灯何所照？如泥中有瓶，故须人、水、轮、绳、杖等而为了因。如尼拘陀子，须地、水、粪而作了因。乳中醪、煖，亦复如是，须作了因。是故虽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后得见，以是义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

“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复何须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自了者，常应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种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义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应二。若使乳中无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独有二？”

师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尔，自了、了他。”

佛言：“善男子！了因若尔，则非了因。何以故？数者能数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无了相，无了相故，要须智性，乃数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修习无量功德？若言修习是了因者，已同酪坏。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则无增长。我见世人本无禁戒、禅定、智慧，从师受已，渐渐增益。若言师教是了因者，当师教时，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应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长？”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了因无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

“善男子！世间答难凡有三种：一者、转答，如先所说，何故名戒？以不悔故，乃至为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来问我言，我是常耶？我时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经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转答。如世人言有奶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尔，有众生有佛性，以当见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是义不然。过去已灭，未来未到，云何名有？若言当有名为有者，是义不然。如世间人，见无儿息，便言无儿。一切众生无佛性者，云何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过去名有，譬如种橘，芽生子灭，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无，随本熟时，形色相貌则生醋味，而是醋味本无今有，虽本无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虽复过去，故得名有。以是义故，过去名有。云何复名未来有？譬如有人种植胡麻，有人问言：‘何故种此？’答言：‘有油。’实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蒸、擣压，然后乃得出油。当知是人非虚妄也。以是义故，名未来有。云何复名过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骂王，经历年岁，王乃闻之。闻已即问：‘何故见骂？’答言：‘大王！我不骂也。何以故？骂者已灭。’王言：‘骂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灭？’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实无，而果不灭，是名过去有。云何复名未来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师所问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师实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当知是人非妄语也。乳中有酪，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欲见佛性，应当观察时节形色，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实不虚妄。”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无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谓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无尼拘陀树者，何故名为尼拘陀子，而不名为佉陀罗子？世尊！如瞿昙姓不得称为阿坻耶姓，阿坻耶姓亦复不得称瞿昙姓。尼拘陀子亦复如是，不得称为佉陀罗尼子，佉陀罗尼子不得称为尼拘陀子。犹如世尊不得舍离瞿昙种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之中有尼拘陀者，是义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见？善男子！如世间物，有因缘故不可得见。云何因缘？谓远不可见，如空中鸟迹。近不可见，如人眼睫。坏故不见，如根败者。乱想故不见，如心不专一。细故不见，如小微尘。障故不见，如云表星。多故不见，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见，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树不同如是八种因缘，如其有者，何故不见？若言细障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树相粗故。若言性细，云何增长？若言障故不可见者，常应不见。本无粗相，今则见粗。当知是粗本无其性，本无见性今则可见，当知是见亦本无性。子亦如是，本无有树，今则有之，当有何咎？”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粪作了因故，令细得粗。”

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须了因？若本无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无粗相，以了因故乃生粗者，何故不生佉陀罗树？二俱无故。善男子！若细不见者，粗应可见。譬如一尘则不可见，多尘和合则应可见。如是子中粗应可见。何以故？见中已有芽、茎、花、果，一一果中有无量子，一一子中有无量树，是故名粗，有是粗故，故应可见。善男子！若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树者，眼见是子为火所烧，如是烧性亦应本有；若本有者，树不应生。若一切法本有生灭，何故先生后灭不一时耶？以是义故，当知无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无树性而生树者，是子何故不出于油？二俱无故。”

“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生油，虽无本性，因缘故有。”

师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

“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缘生火、水缘生水，虽俱从缘，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复如是，虽俱从缘，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风。善男子！譬如甘蔗，因缘故生石蜜、黑蜜，虽俱一缘，色貌各异，石蜜治热，黑蜜治冷。”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其乳中无有酪性，麻无油性，尼拘陀子无有树性，泥无瓶性，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如佛先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人天无性。以无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业因缘，不以性故。菩萨摩訶萨以业因缘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因缘故，一阐提等断诸善根，堕于地狱？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等不应能断；若可断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故名为初发心耶？云何而言是毘跋致、阿毘跋致？毘跋致者当知是人无有佛性。世尊！菩萨摩訶萨一心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见生、老、病、死、烦恼过患，观大涅槃无生、老、死、烦恼诸过，信于三宝及业果报，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为佛性。若离是法有佛性者，何须是法而作因缘？世尊！如乳不假缘必当成酪，生苏不尔要待因缘，所谓人功、水瓶、攢绳。众生亦尔，有佛性者，应离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行人何故见三恶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须修六波罗蜜，即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缘而得成酪。然非不因六波罗蜜而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无佛性。如佛先说僧宝是常，如其常者，则非常；非无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众生从本已来无菩提心，亦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方有者，众生佛性亦应如是，本无后有。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应无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义，为众生故作如是问。一切众生实有佛性。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而有初发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无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实无退心。心若有退，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迟得故名之为退。此菩提心实非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断于善根，堕地狱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辈则不得名一阐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为无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实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假缘，如乳成酪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缘成于生苏，当知佛性亦复如是。譬如众石，有金、有银、有铜、有铁，俱禀四大，一名一实，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众缘，众生福德、炉冶、人功，然后出生，是故当知本无金性。众生佛性不名为佛，以诸功德因缘和合，得见佛性，然后得佛。汝言众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以诸因缘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义故，我说二因，正因、缘因。正因者名为佛性，缘因者发菩提心。以二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义和合。世和合者名声闻僧，义和合者名菩萨僧。世僧无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义僧亦尔。复次有僧谓法和合，法和合者谓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常，是故我说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缘常。佛性亦尔，是故我说僧有佛性。又复僧者谓诸佛和合，是故我说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有十三法，则便退转。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恡惜身财；五者、于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众生永灭；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调柔；八者、愁恼；九者、不乐；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轻己身；十二者、自见烦恼无能坏者；十三者、不乐进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三法，令诸菩萨退转菩提。复有六法坏菩提心。何等六？一者、恡法，二者、于诸众生起不善心，三者、亲近恶友，四者、不勤精进，五者、自大憍慢，六者、营务世业。如是六法则能破坏菩提之心。善男子！有人得闻诸佛世尊是人天师，于众生中最上无比，胜于声闻、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见法无碍，能度众生于大苦海，闻已即复发大誓愿，如其世间有如是人，我亦当得，以是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复为他之所教诲发菩提心。或闻菩萨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

“善男子！复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五？一者、乐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师过恶，四者、常乐处在生死，五者、不喜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复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二？一者、贪乐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宝。以如是等众因缘故，退菩提心。

“云何复名不退之心？有人闻佛能度众生、老、病、死，不从师谄，自然修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当修习必令得之。以是因缘发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是誓愿：‘愿我常得亲近诸佛及佛弟子，常闻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难，不失是心。复愿诸佛及诸弟子，常于我所生欢喜心，具五善根。若诸众生斫伐我身，斩截手足、头目、支节，当于是人生大慈心，深自喜庆，如是诸人为我增长菩提因缘，若无是者，我当何缘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发是愿：‘莫令我得无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系属人，不遭恶主，不属恶王，不生恶国，若得好身，种姓真正，多饶财宝，不生憍慢，令我常闻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若为众生有所演说，愿令受者敬信无疑，常于我所不生恶心。宁当少闻，多解义味，不愿多闻，于义不了。愿作心师，不师于心，身、口、意业不与恶交，能施一切众生安乐，身戒、心、慧不动如山，欲为受持无上正法，于身、命、财不生悭吝。不净之物不为福业，正命自活，心无邪谄，受恩常念，小恩大报。善知世中所有事艺，善解众生方俗之言，读诵、书写十二部经，不生懈怠懒惰之心。若诸众生不乐听闻，方便引接，令彼乐闻。言常柔软，口不宣恶，不和合众能令和合，有忧怖者令离忧怖，饥馑之世令得丰足，疾病之世作大医王，病药所须财宝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愈。刀兵之劫，有大力势断其残害，令无遗余。能断众生种种怖畏，所谓若死、闭系、打掷、水火、王贼、贫穷、破戒、恶名、恶道，如是等畏，悉当断之。父母师长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门、十二因缘、生灭等观，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圣行，金刚三昧、首楞严定，无三宝处令我自得寂静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时，莫失无上菩提之心，莫以声闻、辟支佛心而生知足。无三宝处，常在外道法中出家，为破邪见不习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于有为法，了了见过，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舍身，为众生故乐处三恶。如诸众生乐忉利天，为一一人于无量劫受地狱苦，心不生悔。见他得利，不生妬心，常生欢喜，如自得乐。若值三宝，当以衣服、饮食、卧具、房舍、医药、灯明、花香、伎乐、幡盖、七宝供养。若受佛戒，坚固护持，终不生于毁犯之想。若闻菩萨难行苦行，其心欢喜不生悔恨，自识往世宿命之事，终不造作贪、瞋、痴业。不为果报而集因缘，于现在乐不生贪着。’善男子！若有能发如是愿者，是名菩萨终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见如来，明了佛性，能调众生度脱生死，善能护持无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罗蜜。善男子！以是义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诸众生无有佛性。譬如二人俱闻他方有七宝山，山有清泉，其味甘美，有能到者，永断贫穷，服其水者，增寿万岁，唯路悬远，嶮阻多难。时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庄严种种行具，一则空往无所赍持。相与前进，路值一人，多赍宝货七珍具足。二人便前问言：‘仁者！彼土实有七宝山耶？’其人答言：‘实有不虚，我已获宝，饮服其水，唯患路嶮多有盗贼，沙卤棘刺乏于水草，往者千万，达者甚少。’闻是事已，一人即悔，寻作是言：‘路既悬远，艰难非一，往者无量，达者无几，而我云何当能到彼？我今产业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长寿安在？’一人复言：‘有人能过，我亦能过。若得果达，则得如愿，采取珍宝，饮服甘水。如其不达，以死为期。’是时二人，一则悔还，一则前进到彼山所，多获财宝，如愿服水，多赍所有，还其所止，奉养父母，赍给宗亲。时悔还者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彼去已还，我何为住？’即便庄严，涉道而去。七宝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于佛性，其二人者喻二菩萨初发道心，嶮恶道者喻于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盗贼者喻于四魔，沙卤棘刺喻诸烦恼，无水草者喻不修习菩提之道，一人还者喻退转菩萨，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萨。善男子！众生佛性常住不变，犹彼嶮道，不可

说言人悔还故，令道无常，佛性亦尔。善男子！菩提道中终无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见其先伴获宝而还，势力自在，供养父母，给足宗亲，多受安乐。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即复庄严复道还去，不惜身命，堪忍众难，遂便到彼七宝山中，退转菩萨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来三十二相业因缘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萨摩訶萨也，名不动转，名为怜愍一切众生，名胜一切声闻、缘觉，名阿毘跋致。善男子！若菩萨摩訶萨持戒不动，施心不移，安住实语如须弥山，以是业缘，得足下平，如奁底相。

“若菩萨摩訶萨于父母所、和上、师长乃至畜生，以如法财供养供给，以是业缘得成足下千辐轮相。

“若菩萨摩訶萨不杀、不盗，于父母、师长常生欢喜，以是业缘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纤长，二者、足跟长，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业缘。

“若菩萨摩訶萨修四摄法摄取众生，以是业缘，得网缦指，如白鹅王。

“若菩萨摩訶萨，父母、师长若病苦时，自手洗拭，捉持案摩，以是业缘，得手足软。

“若菩萨摩訶萨持戒闻法，惠施无厌，以是业缘，得节踝腩满、身毛上靡。

“若菩萨摩訶萨专心听法，演说正教，以是业缘，得鹿王蹲。

“若菩萨摩訶萨于诸众生不生害心，饮食知足常乐，惠施瞻病给药，以是业缘，其身圆满如尼拘陀树。立手过膝，顶有肉髻，不见顶相。

“若菩萨摩訶萨见怖畏者为作救护，见裸跣者施与衣服，以是业缘得阴藏相。

“若菩萨摩訶萨亲近智者，远离愚人，善喜问答，扫治行路，以是业缘，皮肤细软，身毛右旋。

“若菩萨摩訶萨常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花、灯明施人，以是业缘，得身金色，常光明曜。

“若菩萨摩訶萨行施之时，所珍之物能舍不吝，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以是业缘，得七处满相。

“若菩萨摩訶萨布施之时，心不生疑，以是业缘，得柔软声。

“若菩萨摩訶萨如法求财，以用布施，以是业缘，得缺骨充满，师子上身，臂肘腩纤。

“若菩萨摩訶萨远离两舌、恶口、恚心，以是业缘，得四十牙齿白净齐密。

“若菩萨摩訶萨于诸众生修大慈悲，以是业缘，得二牙相。

“若菩萨摩訶萨常作是愿：‘有来求者，随意给与。’以是业缘，得师子颊。

“若菩萨摩訶萨随诸众生所须饮食悉皆与之，以是业缘得味中上味。

“若菩萨摩訶萨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业缘，得广长舌。

“若菩萨摩訶萨不讼彼短，不谤正法，以是业缘，得梵音声。

“若菩萨摩訶萨见诸怨憎，生于喜心，以是业缘，得目睫紺色。

“若菩萨摩訶萨不隐他德，称扬其善，以是业缘，得白毫相。

“善男子！若菩萨摩訶萨修习如是三十二相业因缘时，则得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业果、佛性亦不可思议。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议。一切众生烦恼覆障，故名为常；断常烦恼故，故名无常。若言一切众生常者，何故修习八圣道分为断众苦？众苦若断则名无常，所受之乐则名为常。是故我言，一切众生烦恼覆障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涅槃。”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八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九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三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以是二因，应无缚解。是五阴者念念生灭，如其生灭，谁有缚解？世尊！因此五阴，生后五阴，此阴自灭，不至彼阴，虽不至彼，能生彼阴。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虽不至芽，而能生芽。众生亦尔，云何缚解？”

“善男子！谛听，谛听！我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如人舍命，受大苦时，宗亲围绕，号哭懊恼，其人惶怖，莫知依救。虽有五情，无所知觉，肢节战动，不能自持，身体虚冷，暖气欲尽，见先所修善恶报相。善男子！如日垂没，山陵堆阜影现东移，理无西逝。众生业果亦复如是，此阴灭时，彼阴续生，如灯生暗灭，灯灭暗生。善男子！如蜡印印泥，印与泥合，印灭文成，而是蜡印，不变在泥，文非泥出，不余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文。现在阴灭，中阴阴生，是现在阴，终不变为中阴五阴；中阴五阴亦非自生，不从余来。因现阴故，生中阴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名虽无差，而时节各异。是故我说中阴五阴，非肉眼见，天眼所见。是中阴中有三种食：一者、思食，二者、触食，三者、意食。中阴二种：一、善业果，二、恶业果。因善业故，得善觉观；因恶业故，得恶觉观。父母交会胖合之时，随业因缘向受生处，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精出时谓是已有，见已心喜，而生欢喜。以是三种烦恼因缘，中阴阴坏，生后五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生时诸根有具、不具，具者见色，则生于贪，生于贪故则名为爱。狂故生贪，是名无明。贪爱、无明二因缘故，所见境界皆悉颠倒，无常见常、无我见我、无乐见乐、无净见净。以四倒故，作善恶行，烦恼作业，业作烦恼，是名系缚。以是义故，名五阴生。是人若得亲近于佛及佛弟子、诸善知识，便得闻受十二部经，以闻法故观善境界，观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慧者名正知见，得知见故于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欢乐，不生欢乐故能破贪心，破贪心故修八圣道，修八圣道故得无生死，无生死故名得解脱。如火不遇薪，名之为灭，灭生死故，名为灭度。以是义故，名五阴灭。”

师子吼言：“空中无刺，云何言拔？阴无系者，云何系缚？”

佛言：“善男子！以烦恼锁，系缚五阴，离五阴已无别烦恼，离烦恼已无别五阴。善男子！如柱持屋，离屋无柱，离柱无屋。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为系缚，无烦恼故名为解脱。善男子！如拳、合掌、系结等三，合散生灭更无别法。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系缚，无烦恼故名解脱。善男子！如说名色、系缚、众生，名色若灭则无众生，离名色已无别众生，离众生已无别名色，亦名名色系缚众生，亦名众生系缚名色。”

师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见，指不自触，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来说言名色系缚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众生？言众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系缚众生，即是名色系缚名色。”

佛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时，更无异法而来合也。名之与色亦复如是，以是义故，我言名色系缚众生。若离名色则得解脱，是故我言众生解脱。”

师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系缚者，诸阿罗汉未离名色，亦应系缚。”

“善男子！解脱二种：一者、子断，二者、果断。言子断者，名断烦恼，阿罗汉等已断烦恼，众结烂坏，是故子结不能系缚。未断果故，名果系缚，诸阿罗汉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可言果系，不得说言名色系缚。善男子！譬如然灯，油未尽时，明则不灭，若油尽者，灭则无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诸烦恼，灯喻众生。一切众生，烦恼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断者，则入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灯之与油，二性各异。众生烦恼则不如是，众生即是烦恼，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名五阴，五阴名众生。五阴名烦恼，烦恼名五阴，云何如来说喻之于灯？”

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云何顺喻？如经中说，天降大雨，沟渎皆满，沟渎满故小坑满，小坑满故大坑满，大坑满故小泉满，小泉满故大泉满，大泉满故小池满，小池满故大池满，大池满故小河满，小河满故大河满，大河满故大海满。如来法雨亦复如是，众生戒满，戒满足故不悔心满，不悔心满故欢喜满，欢喜满故远离满，远离满故安隐满，安隐满故三昧满，三昧满故正知见满，正知见满故厌离满，厌离满故呵责满，呵责满故解脱满，解脱满故涅槃满，是名顺喻。

“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谓大河，大河有本所谓小河，小河有本所谓大池，大池有本所谓小池，小池有本所谓大泉，大泉有本所谓小泉，小泉有本所谓大坑，大坑有本所谓小坑，小坑有本所谓沟渎，沟渎有本所谓大雨。涅槃有本所谓解脱，解脱有本所谓呵责，呵责有本所谓厌离，厌离有本所谓正知见，正知见有本所谓三昧，三昧有本所谓安隐，安隐有本所谓远离，远离有本所谓喜心，喜心有本所谓不悔，不悔有本所谓持戒，持戒有本所谓法雨，是名逆喻。

“云何现喻？如经中说，众生心性犹如猕猴，猕猴之性舍一取一。众生心性亦复如是，取着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是名现喻。

“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亲信人从四方来，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从四方来，欲害人民。”王若闻者当设何计？’王言：‘世尊！设有此来，无逃避处，惟当专心持戒、布施。’我即赞言：‘善哉，大王！我说四山，即是众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常来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于人天中多受快乐。’王言：‘世尊！尼拘陀树持戒、布施，亦于人天受安隐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树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则受无异。’是名非喻。

“云何先喻？我经中说，譬如有人贪着妙花，采取之时为水所漂。众生亦尔，贪受五欲，为生死水之所漂没，是名先喻。

“云何后喻？如《法句》说：

“‘莫轻小罪，以为无殃。水涸虽微，渐盈大器。’

“是名后喻。

“云何先后喻？譬如芭蕉生果则死，愚人得养亦复如是，如骡怀妊命不久全。

“云何遍喻？如经中说，三十三天有波利质多树，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叶四布五十由延，叶熟则黄。诸天见已心生欢喜，是叶不久必当堕落。其叶既落复生欢喜，是枝不久必当变色。枝既变色复生欢喜，是色不久必当生疱。见已复喜，是疱不久必当生嘴。见已复喜，是嘴不久必当开剖。开剖之时，香气周遍五十由延，光明远照八十由延，尔时诸天夏三月时在下受乐。善男子！我诸弟子亦复如是，叶色黄者喻我弟子念欲出家，其叶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须发，其色变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疱者喻我弟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于十住菩萨得见佛性，开剖者喻于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香者喻于十方无量众生受持禁戒，光者喻于如来名号无碍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三天受快乐者喻于诸佛在大涅槃得常、乐、我、净。是名遍喻。

“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取。如言如来面如满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见乳，转问他言：‘乳为何类？’彼人答言：‘如水、蜜、贝。’水则湿相，蜜则甜相，贝则色相。虽引三喻，未即乳实。善男子！我言灯喻，喻于众生，亦复如是。善男子！离水无河，众生亦尔，离五阴已无别众生。善男子！如离箱舆、轮轴、辐辏，更无别车，众生亦尔。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灯喻者，谛听，谛听，我今当说。炷者喻于二十五有，油者喻爱，明喻智慧，除破黑暗喻破无明，爇喻圣道。如灯油尽，明焰则灭，众生爱尽，则见佛性，虽有名色不能系缚，虽复处在二十五有，不为诸有之所污染。”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五阴空无所有，谁有受教、修习道者？”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皆有念心、慧心、发心、勤精进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虽念念生灭，犹故相似相续不断，故名修道。”

师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灭，是念念灭，亦相似相续，云何修习？”

佛言：“善男子！如灯虽念念灭，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念等诸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众生食虽念念灭，亦令饥者而得饱满。譬如上药虽念念灭，亦能愈病。日月光明虽念念灭，亦能增长树林草木。善男子！汝言念念灭云何增长者？心不断故，名为增长。善男子！如人诵书，所诵字句不得一时，前不至中，中不至后。人之与字及以心想，俱念念灭，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师，从初习作至于皓首，虽念念灭前不至后，以积习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称善好金师，读诵经书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种子，地亦不教汝当生芽，以法性故，芽则自生，乃至花亦不教汝当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数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虽念念灭而至千万，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如灯念念灭，初灭之焰，不教后焰，我灭汝生当破诸暗。善男子！譬如犊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实无人教，虽念念灭，而初饥后饱。是故当知不应相似，若相似者不应异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初虽未增，以久修故，则能破坏一切烦恼。”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须陀洹人得果证已，虽生恶国，犹故持戒，不杀、盗、淫、两舌、饮酒。须陀洹阴即此处灭，不至恶国。修道亦尔，不至恶国。若相似者，何故不生净妙国土？若恶国阴非须陀洹阴，云何而得不作恶业？”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者虽生恶国，终不失于须陀洹名，阴不相似，是故我引犊子为喻。须陀洹人虽生恶国，以道力故不作恶业。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师子王，是故一切飞鸟走兽绝迹，此山无敢近者。有时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鸟兽犹故不住。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诸恶。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虽灭，以其力势能令是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须弥山有上妙药名楞伽利，有人服之，虽念念灭，以药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转轮王所坐之处，王虽不在，无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生恶国不修习道，以道力故不作恶业。善男子！须陀洹阴于此而灭，虽生异阴，犹故不失须陀洹阴。善男子！譬如众生为果实故，于种子中多役作业，粪治溉灌，未得果实而子复灭，亦得名为因子得果，须陀洹阴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资产巨富，惟有一子先已终歿，其子有子，复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命终，孙闻是已还收产业，虽知财货非其所作，然其收取无遮护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须陀洹阴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说偈：

“‘比丘若修习，戒定及智慧。当知是不退，亲近大涅槃。’

“世尊，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

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为自利人天受乐，不为度脱一切众生，不为拥护无上正法，但为利养，畏三恶道，为命、色、力、安、无碍辩，畏惧王法、恶名秽称、为世事业，如是护戒则不得名修习戒也。善男子！云何名为真修习戒？受持戒时，若为度脱一切众生，为护正法，度不度故，解未解故，归无归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时，不见戒，不见戒相，不见持者，不见果报，不观毁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戒也。

“云何复名修习三昧？修三昧时为自度脱、为于利养，不为众生、不为护法，为见贪欲、秽食等过，男女等根九孔不净，斗讼打刺、互相杀害，若为此事修三昧者，是则不名修习三昧。善男子！云何复名真修三昧？若为众生修习三昧，于众生中得平等心，为令众生得不退法，为令众生得圣心故，为令众生得大乘故，为欲护持无上法故，为令众生不退菩提故，为令众生得首楞严故，为令众生得金刚三昧故，为令众生得陀罗尼故，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为令众生见佛性故，作是行时，不见三昧，不见三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三昧。

“云何复名修于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习如是智慧，则得解脱，度三恶道。

谁能利益一切众生？谁能度人于生死道？佛出世难如优昙钵花，我今能断诸烦恼结，必得解脱果，是故我当勤修智慧，速断烦恼，早得度脱。’如是修者，不得名为修习智慧。云何名为真修习者？智者若观生、老、死苦，一切众生无明所覆，不知修习无上正道。‘愿我此身悉代众生受大苦恼，众生所有贫穷、下贱、破戒之心，贪、瞋、痴业，愿皆悉来集于我身。愿诸众生不生贪取，不为名色之所系缚，愿诸众生早度生死，令我一身处之不厌，愿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时，不见智慧，不见智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是则名为修习智慧。善男子！修习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萨，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声闻。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修集于戒？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十六恶律仪。何等十六？一者、为利餒养羔羊，肥已转卖。二者、为利买已屠杀。三者、为利餒养猪豚，肥已转卖。四者、为利买已屠杀。五者、为利餒养牛犊，肥已转卖。六者、为利买已屠杀。七者、为利养鸡令肥，肥已转卖。八者、为利买已屠杀。九者、钓鱼。十者、猎师。十一者、劫夺。十二者、魁脍。十三者、网捕飞鸟。十四者、两舌。十五者、狱卒。十六者、咒龙。能为众生永断如是十六恶业，是名修戒。云何修定？能断一切世间三昧，所谓无身三昧，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有无边心三昧、净聚三昧、世边三昧、世断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若能永断如是三昧，是则名为修习三昧。云何复名修习智慧？能破世间所有恶见，一切众生悉有恶见，所谓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识亦如是。常即是我，色灭我存；色即是我，色灭我灭。复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复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复有人言：‘无作无受，自生自灭，悉非因缘。’复有人言：‘无作无受，悉是自在之所造作。’复有人言：‘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一切悉是时节所作。’复有人言：‘作者、受者悉无所有，地等五大名为众生。’善男子！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如是恶见，是则名为修智慧也。

“善男子！修习戒者，为身寂静。修习三昧，为心寂静。修习智慧，为坏疑心，坏疑心者为修习道，修习道者为见佛性，见佛性者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为得无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为断众生一切生死、一切烦恼、一切诸有、一切诸界、一切诸谛故，断于生死乃至断谛，为得常、乐、我、净法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若生不灭名大涅槃者，生亦如是不生不灭，何故不得名为涅槃？”

“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虽复不生不灭，而有始终。”

“世尊！是生死法亦无始终，若无始终则名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为涅槃耶？”

“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体无因果故。”

师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说：

“‘从因故生天，从因堕恶道，从因故涅槃，是故皆有因。’

“如佛往昔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沙门道果。言沙门者，谓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谓八圣道，沙门果者所谓涅槃。’世尊！涅槃如是，岂非果耶？云何说言涅槃之体无因无果？”

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说涅槃因者，所谓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无因，能破烦恼故名大果，不从道生故名无果，是故涅槃无因无果。”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佛性为悉共有？为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众生亦应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余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亦尔，一人得时，余亦应得。若各各有则是无常。何以故？可算数故。然佛所说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应说言诸佛平等，亦不应说佛性如空。”

佛言：“善男子！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诸佛平等犹如虚空，一切众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圣道者，当知是人则得明见。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则成醍醐，众生

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则尽。如其多者，云何而言众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说，若有修习八圣道者，则见佛性，是义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则应有尽，如其有尽，一人修已，余则无分。若道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习，亦不得名萨婆若智？”

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众生悉于中行无障碍者。中路有树其阴清凉，行人在下憩驾止息，然其树阴常住不移，亦不消坏，无持去者。路喻圣道，阴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门，虽有多人经由入出，都无有能作障碍者，亦复无人破坏毁落而赍持去。善男子！譬如桥梁行人所由，亦无有人遮止、障碍、毁坏、持去。善男子！譬如良医遍疗众病，亦无有能遮止是医治此舍彼，圣道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世尊！所引诸喻，义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于后则妨，云何而言无障碍？余亦皆尔。圣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时，应妨余者。”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义不相应。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间道者则有障碍，此彼之异，无有平等。无漏道者则不如是，能令众生无有障碍，平等无二，无有方处此彼之异，如是正道，能为一切众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犹如明灯，照了于物。善男子！一切众生皆同无明因缘于行，不可说言一人无明因缘行已，其余应无。一切众生悉有无明因缘于行，是故说言十二因缘一切平等。众生所修无漏正道亦复如是，等断众生烦恼、四生、诸界、有道，以是义故，名为平等。其有证者，彼此知见，无有障碍，是故得名萨婆若智。”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身不一种，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饿鬼、地狱之身，如是多身差别非一，云何而言佛性为一？”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复如是。名字虽变，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杀人，实不置毒于醍醐中。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虽处五道，受别异身，而是佛性常一无变。”

师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国有六大城，所谓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毘舍离城、波罗捺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来舍之，在此边地弊恶、极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

“善男子！汝不应言拘尸那城边地弊恶、最陋隘小，应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庄严。何以故？诸佛菩萨所行处故。善男子！如贱人舍，王若过者则应赞叹，是舍严丽功德成就，能令大王回驾临顾。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秽弊药，服已病愈，即应欢喜赞叹，是药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坏无所依倚，因倚死尸得到彼岸，到彼岸已，应大欢喜赞叹，是尸我赖相遇而得安稳。拘尸那城亦复如是，乃是诸佛菩萨行处，云何而言边地弊恶陋隘小城？”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恒河沙劫，劫名善觉，时有圣王姓憍尸迦，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纵广十二由延，七宝庄严，土多有河，其水清静、柔软、甘美，所谓泥连禅河、伊罗跋提河、熙连禅河、伊搜末埏河、毘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数五百。河此彼岸树木繁茂、花果鲜洁。尔时人民寿命无量，时转轮圣王过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悉无常。若能修习十善法者，能断如是无常大苦。’人民闻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于尔时闻佛名号，受持十善，思惟修习，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是心已，复以是法转教无量无边众生，言一切法无常变坏。是故我今续于此处，亦说诸法无常变坏，惟说佛身是常住法。我忆往昔所行因缘，是故今来在此涅槃，亦欲酬报此地往恩。以是义故，我经中说，我眷属者受恩能报。”

“复次，善男子！往昔众生寿无量时，尔时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纵广五十由延，时阎浮提居民邻接，鸡飞相及。有转轮王名曰善见，七宝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

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时转轮王见其太子成辟支佛，威仪庠序，神通希有。见是事已，即舍王位，如弃涕唾，出家在此娑罗树间，八万岁中修习慈心，悲、喜、舍心各八万岁。善男子！欲知尔时善见圣王，则我身是。是故我今常乐游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为三昧。以是义故，如来之身常、乐、我、净。善男子！以是因缘，今来在此拘尸那城娑罗树间，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无量劫，此城尔时名迦毘罗卫，其城有王名曰白净，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达多。尔时，王子不由师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犍连；给侍弟子名曰阿难。尔时，世尊在双树间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在会，得预斯事，闻诸众生悉有佛性。闻是事已，即于菩提得不退转，寻自发愿：‘愿未来世成佛之时，父母、国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说法教化，如今世尊等无有异。’以是因缘，今来在此敷扬演说《大涅槃经》。

“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频婆娑罗王遣使而言：‘悉达太子若为圣王，我当臣属。若不乐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愿先来至此王舍城说法度人，受我供养。’我时默然已受彼请。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闍国时，伊连禅河有婆罗门姓迦叶氏，与五百弟子在彼河侧，求无上道，我为是人故往说法。迦叶言：‘瞿昙！我今年迈已百二十，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频婆娑罗，咸谓我已证罗汉果。我今若当在于汝前听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叶非罗汉耶？幸愿瞿昙速往余处，若此人民定知瞿昙功德胜我，我等无由复得供养。’我时答言：‘迦叶！汝若于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见容一宿，明当早去。’迦叶言：‘瞿昙！我心无他，深相爱重。但我住处有一毒龙，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我言：‘迦叶！毒中之毒，不过三毒，我今已断。世间之毒，我所不畏。’迦叶复言：‘苟能不畏，善哉，听住。’善男子！我于尔时故为迦叶现十八变，如经中说。尔时迦叶及其眷属五百等辈，见闻是已，证罗汉果。是时迦叶复有二弟，一名伽耶迦叶，二名那提迦叶，师徒眷属复有五百，亦皆证得阿罗汉果。时王舍城六师之徒，闻是事已，即于我所生大恶心。我时赴信，受彼王请，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与无量百千之众悉来奉迎，我为说法。时闻法已，欲界诸天八万六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频婆娑罗王所将营从十二万人得须陀洹果，无量众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犍连及其眷属二百五十人，令舍本心出家学道，我即住彼受王供养。外道六师相与聚集，诣舍卫城。

“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须达多，为儿姆妇诣王舍城，既达彼城，寄止长者珊檀那舍。时此长者中夜而起告诸眷属：‘仁等可起，速共庄严、扫治宅舍、办具肴膳。’须达闻已，寻自思惟：‘将非欲请摩伽王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思惟是已，寻前问言：‘大士！欲请摩伽陀王频婆娑罗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遽遽不安乃如是耶？’长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请佛无上法王。’须达长者初闻佛名，身毛皆竖，寻复问言：‘何等名佛？’长者答言：‘汝不闻耶？迦毘罗城有释种子，字悉达多，姓瞿昙氏，父名白净。其生未久，相师占之，定当得作转轮圣王，如菴罗果已在手中。心不愿乐舍之出家，无师自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贪、悲、痴尽。常住无变，不生不灭，无有忧畏。于诸众生，其心平等，犹如父母等视一子。所有身心众中最胜，虽胜一切而无憍慢，涂割二事其心无二。智慧通达，于法无碍，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故号为佛。明受我请，是故忽忽未暇相瞻。’须达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无上，今在何处？’长者答言：‘今在此间王舍大城，住迦兰陀竹林精舍。’时须达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无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作是念时，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犹如白日，即寻光出，至城门下。佛神力故，门自开辟。既出门已，路有天祠，须达经过礼拜致敬，寻还黑暗。心生惶怖，复欲还返所止之处，时彼城门有一天神，告须达言：‘仁者若往如来所者，多护善利。’须达多言：‘云何善利？’答言：‘长者！假使有人真宝玕珞、骏马百匹、香象百头、宝车百乘，铸金为人其数复百，端正女人身珮璎珞、众宝厕填，上妙宫宅、殿堂屋宇、雕文刻镂，金盘银粟、银盘金粟，数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转尽阎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发意一步诣如来所。’

须达多言：‘善男子！汝是谁耶？’答言：‘长者！我是胜相婆罗门子，是汝往昔善知识也。我因往日见舍利弗、大目犍连，心生欢喜，舍身得作北方天王毘沙门子，专知守护此王舍城。我因礼拜舍利弗等，生欢喜心，尚得如是妙好之身，况当得见如来大师礼拜供养？’须达长者闻是事已，即还复道来诣我所。到已头面敬礼我足，我时即为如应说法。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既获果证，复请我言：‘如来大慈，惟愿临顾至舍卫城，受我微供。’我即问言：‘卿舍卫国颇有精舍兼容受不？’须达多言：‘若佛哀愍，必见垂顾，便当自竭营办成立。’善男子！我于尔时默然受请。须达长者已蒙听许，即白我言：‘我从昔来未为斯事，惟愿如来遣舍利弗指授仪则，我即顾命勅令营佐。’

“时舍利弗与须达多共载一车，往舍卫城。我神力故，经一日夜便到所止。时须达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处有地不近不远，多饶泉池，有好林树、花果，郁茂、清静、闲豫？我当于中，为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园林不近不远，清静寂寞，多有泉池，树木、花果随时而有，此处最胜，可安立精舍。’时须达多闻是语已，即往祇陀大长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为无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园地任中造立。吾今欲买，能见与不？’祇陀答言：‘设以真金遍布其地，犹不相与。’须达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属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园不卖，云何取金？’须达多言：‘若意不了，当共往诣断事人所。’时二长者即共俱往断事者所。断事者言：‘园属须达，祇陀取金。’须达长者实时使人车马载负随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长者若悔，随意听止。’须达多言：‘吾不悔也。’自念当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来法王，真实无上，所说妙法，清静不染，故使斯人轻宝乃尔。’即语须达：‘余未遍者，不复须金，请以见与。我自为佛造立门楼，常使如来经由出入。’祇陀长者自造门楼，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禅房静处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别异。厨坊、浴室、洗脚之处、大小圜厕无不备足。所设已讫，即执香鑪，向王舍城遥作是言：‘所设已办，惟愿如来慈哀怜愍，为诸众生受是住处。’

“我时玄知是长者心，即与大众发王舍城，譬如壮士屈伸臂顷，至舍卫城祇陀园林须达精舍。我既到已，须达长者以其所设奉施于我。我时受已，即住其中。”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

“时诸六师心生嫉妬，悉共集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王之土境清夷闲静，真是出家住止之处，是故我等为斯事故而来至此。大王以法正治，为民除患。沙门瞿昙年既幼稚，学日又浅，道术无施；此国先有耆旧宿德，自怙王种，不生恭敬。若是王种，法应治民，如其出家，应敬宿德。大王善听，沙门瞿昙，真实不生王种之中，瞿昙沙门若有父母，何由劫夺他之父母？大王！我经中说，过千岁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谓沙门瞿昙是也。是故当知，沙门瞿昙无父无母，若有父母，云何说言诸法无常、苦、空、无我、无作、无受。以幻术故诳惑众生，愚者信受，智者舍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风、如火、如道、如河、如桥、如灯、如日、如月，如法断事，不择怨亲。沙门瞿昙不听我活，随我去处，追逐不舍。惟愿大王听我等辈与彼瞿昙较其道力，若彼胜我，我当属彼；我若胜彼，彼当属我。’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处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来世尊于汝无妨。’六师答言：‘云何无妨？沙门瞿昙以幻术法，诱诳诸人及婆罗门，归伏已尽。王若听我与较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恶声盈路。’王言：‘大德！汝以未知如来道力威神巍巍，故求较试，若定知者，恐不能也。’‘大王！汝今已受瞿昙幻耶？唯愿大王留神听察，莫轻我等。搆之虚言，不如验之以实。’王言：‘善哉，善哉。’六师之徒欢喜而

出。

“时波斯匿王即勅严驾来至我所，头面敬礼，右绕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师向来求较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许之。’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但当更于此国处处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与彼较其神力，彼众之中受化者多，此处狭小云何容受？’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六师故，从初一日至十五日，现大希有神通变化。当是时也，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于三宝所生信不疑。六师徒众其数无量，破邪见心，正法出家。无量众生于菩提中得不退心，无量众生得陀罗尼诸三昧门，无量众生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

“尔时，六师内心惭愧，相与围绕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昙沙门但说空事。善男子！我时为母处切利天波利质多树安居说法，是时六师心大欢喜，唱言：‘善哉！瞿昙幻术今已灭没。’复教无量无数众生增长邪见。尔时，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及四部众白目连言：‘大德！此阎浮提邪见增长，众生可愍，行大黑暗。惟愿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犍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无疑。我等众生亦复如是，惟愿如来哀愍众生，还来住此。”’尔时，目连默然而许，如大力士屈伸臂顷，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阎浮提中所有四众渴仰如来，思见闻法。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及四众等稽首足下，此阎浮提所有众生邪见增长，行大黑暗，甚可怜愍。譬如犍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无疑。我等亦尔。惟愿如来，为众生故，还来在此阎浮提中。’佛告目连：‘汝今速还至阎浮提，告诸国王及四部众，却后七日我当还下。为六师故，复当至彼婆枳多城。’过七日已，我与释天、梵天、魔天无量天子，及首陀会一切天人，前后围绕至婆枳多城，大师子吼，作如是言：‘惟我法中，独有沙门及婆罗门，一切诸法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离诸过恶。若言他法亦有沙门及婆罗门，有常、有我、有涅槃者，无有是处。’尔时，无量无边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时六师各相谓言：‘若我法中实无沙门、婆罗门者，云何而得世间供养？’于是六师复相聚诣毘舍离。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毘舍离菴罗林间，时菴罗女知我在中，欲来我所。我于尔时告诸比丘：‘当观念处，善修智慧，随所修习，心莫放逸。云何名为观于念处？若有比丘观察内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察外身及内外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受、心、法亦复如是，是名念处。云何名为修习智慧？若有比丘真实而见苦、集、灭、道，是名比丘修习智慧。云何名为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时菴罗女即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善男子！我于尔时为菴罗女如应说法，是女闻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彼城中有梨车子其数五百来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我时复为诸梨车子如应说法：‘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五事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自在财利，二者、恶名流布于外，三者、不乐慧施穷乏，四者、不乐见于四众，五者、不得诸天之身。诸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间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复有十三果报。何等十三？一者、乐为世间作业，二者、乐说无益之言，三者、常乐久寝睡眠，四者、乐说世间之事，五者、常乐亲近恶友，六者、常懈怠懒惰，七者、常为他人所轻，八者、虽有所闻寻复忘失，九者、乐处边地，十者、不能调伏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乐空寂，十三者、所见不正，是名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虽得近佛及佛弟子，犹故为远。’诸梨车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来法王当出我土。’时大会中有婆罗门子，名曰无胜，语诸梨车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频婆娑罗王已获大利。如来世尊出其国土，犹如大池生妙莲花，虽生在水，水不能污。诸梨车子！佛亦如是，虽生彼国，不为世法之所障碍。诸佛世尊无出无入，为众生故出现于世，不为世法之所障碍。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亲近往如来所，是故名为放逸之人，非佛出于摩伽陀国名放逸也。何以故？如来世尊犹彼日月，非为一人、二人出世。’时诸梨车闻是语已，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心，复作是言：‘善哉，善哉！无胜童子！快说如是善妙之言。’时诸梨车各各脱身所着一衣，以施无胜。无胜受已，转以奉我，复作是言：‘世尊！我从梨车得是衣物，惟愿如来，哀愍众生，受我所献。’我于尔时，愍彼无胜，即为纳受。时诸梨车同时合掌，作如是言：‘惟愿如来于此土地一时安居，受我微供。’我时默然受梨车请。

“是时六师闻是事已，师宗相与，诣波罗捺城。尔时，我复往波罗捺住波罗河边，时波罗捺有长者子，名曰宝称，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观法，见其殿舍宫人嫖女悉为白骨，心生怖惧，如刀、毒蛇、如贼、如火，即出其舍，来诣我所，随路而言：‘瞿昙沙门！我今如为贼所追逐，甚大怖惧，愿见救济。’佛言：‘善男子！佛、法、众僧，安隐无惧。’长者子言：‘若三宝中无所畏者，我今亦当得无所畏。’我即听其出家为道。时长者子复有同友，其数五十，遥闻宝称厌欲出家，即共和顺，相与出家。六师闻已，展转复诣瞻婆大城。

“时瞻婆大国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师之徒，初未曾闻佛、法、僧名，多有诸人作极恶业。我于尔时为众生故，往瞻婆城。时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继嗣，供事六师，以求子息，其后不久，妇则怀妊。长者知己，往六师所，欢喜而言：‘我妇怀妊，男耶？女耶？’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闻已，心生愁恼。复有知识来谓长者：‘何故愁恼乃如是耶？’长者答言：‘我妇怀妊未知男女，故问六师，六师见语，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闻是语，自惟年老，财富无量，如其非男，无所付嘱，是故我愁。’知识复言：‘汝无智慧，先不闻耶，优楼频螺迦叶兄弟为谁弟子？佛耶？六师耶？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叶何故舍之不事，为佛弟子？又舍利弗、目犍连等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诸国长者须达多等，如是诸人非佛弟子耶？旷野鬼神、阿闍世王、护财醉象，鸯掘魔罗恶心炽盛欲害其母，如是等辈，斯非如来所调伏耶？长者！如来世尊于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发言无二，故名如来。断烦恼故，名阿罗诃。世尊所说终无有二。六师不尔，云何可信？如来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实知，当诣佛所。’尔时长者即与是人来诣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合掌长跪，而作是言：‘世尊于诸众生平等无二，怨亲一相。我为爱结之所系缚，于怨亲中未能无二。我今欲问如来世事，深自愧惧未敢发言。世尊！我妇怀妊，六师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佛言：‘长者！汝妇怀妊，是男无疑。其儿生已，福德无比。’尔时，长者闻我语已，生大欢喜，便退还家。尔时，六师闻我玄记，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妬，以菴罗果和合毒药，持往其家，语长者言：‘快哉，瞿昙善说其相，汝妇临月可服此药，服此药已，儿则端正，产者无患。’长者欢喜受其毒药，与妇令服，服已寻死。六师欢喜，周遍城市高声唱言：‘沙门瞿昙记彼长者妇当生男，其儿福德天下无胜；今儿未生，母已丧命。’尔时，长者复于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殓殓棺盖送至城外，多积干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见此事，顾命阿难，取我衣来，吾欲往彼，摧灭邪见。

“时毘沙门天告摩尼跋陀大将而作是言：‘如来今欲诣彼冢间，卿可速往平治扫洒，安师子座，求妙花香，庄严其地。’尔时，六师遥见我往，各相谓言：‘瞿昙沙门至此冢间，欲噉肉耶？’是时多有未得法眼诸优婆塞，各怀差<sup>①</sup>愧，而白我言：‘彼妇已死，愿不须往。’尔时，阿难语众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阐诸佛境界。’我时到已，坐师子座，长者难言：‘所言无二，可名世尊。母已终亡，云何生子？’我言：‘长者！卿于尔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但问所怀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定必得子。’是时死尸，火烧腹裂，子从中出，端坐火中，犹如鸳鸯，处莲花台。六师见已，复作是言：‘妖哉瞿昙，善为幻术。’长者见已，心复欢喜，呵责六师：‘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于尔时寻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儿来。’耆婆欲往，六师前牵，语耆婆言：‘瞿昙沙门所作幻术未必常尔，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脱相烧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耆婆答言：‘如来使入阿鼻地狱，所有猛火尚不能烧，况世间火？’尔时，耆婆前入火聚，犹入清凉大河水中，抱持是儿，还

<sup>①</sup> “差”字疑作“惭”。



诣我所，授儿与我。我受儿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殷重业果，火不能烧，毒不能害。是儿业果，非我所作。’时长者言：‘善哉，世尊！是儿若得尽其天命，惟愿如来为立名字。’佛言：‘长者！是儿生于猛火之中，火名树提，应名树提。’尔时，会中见我神化，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六师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惭愧低头，复来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诸人当知，沙门瞿昙是大幻师，诳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师幻作四兵，所谓车兵、马兵、象兵、步兵。又复幻作种种瓔珞、城郭、宫宅、河池、树木。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幻作王身。为说法故，或作沙门身、婆罗门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说无常、或说有常，或时说苦、或时说乐，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说有净、或说无净，或时说有、或时说无，所为虚妄，故名为幻。譬如因子，随子得果，瞿昙沙门亦复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门瞿昙无实知见，诸婆罗门经年积岁修习苦行、护持禁戒，尚言未有真实知见，何况瞿昙年少学浅，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实知见？若能具满七年苦行，见犹不多，况所修习不满六年？愚人无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师诳惑愚者，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师，于此城中大为众生增长邪见。

“善男子！我见是事，心生怜愍，以其神力，请召十方诸大菩萨云集此林，周匝弥满四十由延，今于此中大师子吼。善男子！虽于空处多有所说，则不得名师子吼也。于此智人大众之中，真得名为大师子吼。师子吼者说一切法悉无常、苦、无我、不净，惟说如来常、乐、我、净。

“尔时，六师复作是言：‘若瞿昙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见者名我。瞿昙！譬如有人向中见物，我亦如是。向喻于眼，见者喻我。’佛告六师：‘若言见者名我，是义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见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见者，何不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诸尘？若一根中不能一时闻见六尘，当知无我。所引向喻，虽经百年，见者因之所见无异。眼根若尔，年近根熟亦应无异，人向异故见内见外。眼根若尔，亦应内外一时俱见。若不见者，云何有我？’六师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见耶？’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眼，是四和合，故名为见，是中实不见者、受者。众生颠倒，言有见者及以受者。以是义故，一切众生所见颠倒，诸佛菩萨所见真实。六师！若言色是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实非我。色若是我，不应而得丑陋形貌，何故复有四姓差别，悉不一种婆罗门耶？何故属他，不得自在？诸根缺陋，生不具足？何故不作诸天之神？而受地狱、畜生、饿鬼种种诸身？若不能得随意作者，当知必定无有我也。以无我故，名为无常，无常故苦，苦故为空，空故颠倒，以颠倒故，一切众生轮转生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六师！如来世尊永断色缚乃至识缚，是故名为常、乐、我、净。复次，色者即是因缘，若因缘者则名无我，若无我者名为苦空。如来之身非是因缘，非因缘故则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乐、净。’

“六师复言：‘瞿昙！色亦非我，乃至识亦非我。我者遍一切处，犹如虚空。’佛言：‘若遍有者，则不应言，我初不见。若初不见，则知是见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名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者，五道之中应具有身，若有身者应各受报，若各受报，云何而言转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耶？我若一者，则无父子、怨、亲、中人；我若多者，一切众生所有五根悉应平等，所有业慧亦应如是。若如是者，云何说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业、恶业、愚智差别？’瞿昙！众生我者无有边际，法与非法则有分齐。众生修法则得好身，若行非法则得恶身。以是义故，众生业果不得无差。’

“佛言：‘善男子！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我则不遍。我若遍者，则应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应有恶，行恶之人亦应有善。若不尔者，云何言遍？’瞿昙！譬如一室然百千灯，各各自明不相妨碍。众生我者亦复如是，修善行恶不相杂合。’善男子！汝等若言我如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彼灯之明从缘而有，灯增长故，明亦增长。众生我者则不如是，明从灯出，住在异处。众生我者不得如是，从身而出，住在异处。彼灯光明与暗共住。何以

故？如暗室中然一灯时照则不了，及至多灯乃得明了。若初灯破暗，则不须后灯，若须后灯，当知初明与暗共住。’‘瞿昙！若无我者，谁作善恶？’

“佛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有时作善、有时作恶？若言有时作善恶者，云何复得言我无边？若我作者，何故而复习行恶法？如其我是作者，智者何故生疑众生无我？以是义故，外道法中定无有我。若言我者，则是如来。何以故？身无边故，无疑网故，不作不受，故名为常；不生不灭，故名为乐；无烦恼垢，故名为净；无有十相，故名为空。是故如来常、乐、我、净，空无诸相。’诸外道言：‘若言如来常、乐、我、净，无相故空，当知瞿昙所说之法非空也，是故我今当顶戴受持。’尔时，外道其数无量，于佛法中信心出家。”

“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我于此娑罗双树大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东方双者，破于无常，获得于常。乃至北方双者破于不净，而得于净。善男子！此中众生为双树故，护娑罗林，不令外人取其枝叶，斫截破坏。我亦如是，为四法故，令诸弟子护持佛法。何等名四？常、乐、我、净。此四双树，四王典掌，我为四王护持我法，是故于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罗双树花果常茂，常能利益无量众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声闻、缘觉。花者喻我，果者喻乐，以是义故，我于此间娑罗双树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如来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阳之月，万物生长，种植根栽，花果敷荣，江河盈满，百兽孚乳。是时众生多生常想，为破众生如是常心，说一切法悉是无常，惟说如来常住不变。善男子！于六时中，孟冬枯悴，众不爱乐，春阳和液，人所贪爱，为破众生世间乐故，演说常乐。我、净亦尔，如来为破世我、世净故，说如来真实我、净。言二月者，喻于如来二种法身；冬不乐者，智者不乐如来无常入于涅槃；二月乐者，喻于智者爱乐如来常、乐、我、净；种植者，喻诸众生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种诸善根；河者，喻于十方诸大菩萨来诣我所，谘受如是大涅槃典；百兽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诸善根；花喻七觉；果喻四果。以是义故，我于二月入大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初生、出家、成道、转妙法轮，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独十五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无亏盈，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入大涅槃无有亏盈。以是义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满时，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暗，二、令众生见道、非道，三、令众生见道邪、正，四、除郁蒸得清凉乐，五、能破坏熒火高心，六、息一切贼盗之想，七、除众生畏恶兽心，八、能开敷优钵罗花，九、合莲花，十、引发行人进路之心，十一、令诸众生乐受五欲多获快乐。善男子！如来满月，亦复如是。一者、破坏无明大暗，二者、演说正道邪道，三者、开示生死邪嶮、涅槃平正，四者、令人远离贪欲、瞋恚、痴热，五者、破坏外道无明，六者、破坏烦恼结贼，七者、除灭畏五盖心，八者、开敷众生种善根心，九者、覆盖众生五欲之心，十者、发起众生进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诸众生乐修解脱。以是义故，于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实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痴恶人定谓如来入于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诸子，其母舍行至他国土，未还之顷，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实不死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等比丘能庄严此娑罗双树？”

“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正其文句，通达深义，为人解说初、中、后善，为欲利益无量众生演说梵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阿难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难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为人开说正语正义，犹如写水，置之异器。阿难比丘亦复如是，从佛所闻，如闻转说。”

“善男子！若有比丘得净天眼，见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观掌中菴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楼驮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楼驮天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阴，悉能明了，无障碍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乐寂静，勤行精进、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叶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叶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

“善男子！若有比丘为益众生故，不为利养，修习通达无诤三昧、圣行、空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须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须菩提者善修无诤、圣行、空行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种种神通变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谓水火，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连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捷连者善修神通无量变化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修习大智、利智、疾智、解脱智、甚深智、广智、无边智、无胜智、实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于怨亲中心无差别。若闻如来涅槃无常心不忧感，若闻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庆，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说众生悉有佛性，得金刚身无有边际，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惟有如来即其人也。何以故？如来之身金刚无边，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具八自在故。世尊！惟有如来乃能庄严娑罗双树，如其无者则不端严。惟愿大慈，为庄严故，常住于此娑罗林中。”

佛言：“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无住住，汝云何言，愿如来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为色法，从因缘生，故名为住。因缘无处，故名不住住。如来已断一切色缚，云何当言如来住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住名懦弱，以懦弱故不得解脱，不得解脱故名为住，谁有懦弱？从何处来？是故得名为无住住。如来永断一切懦弱，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为有为法，如来已断有为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来已断如是空法，是故获得常、乐、我、净，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为二十五有，如来已断二十五有，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诸圣无去、无来、无住，如来已断去、来、住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无边身，身无边故，云何而言惟愿如来住娑罗林？若住此林，则是有边身，若有边则是无常，如来是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曰虚空，如来之性同于虚空，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坏一切住，金刚三昧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则名为幻，如来同幻，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始终，如来之性无有始终，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边法界，无边法界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知一切法而无所著，以无著故名首楞严，如来具足首楞严定，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处非处力，如来成就处非处力，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檀波罗蜜，檀波罗蜜若有住者，则不得至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以是义故，檀波罗蜜名为无住。如来乃至不住般若波罗蜜，云何愿言如来常住娑罗树林？又无住者名修四念处，如来若住四念处者，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不住住。又无住者，名无边众生界，如来悉到一切众生无边界分，而无所住。又无住者，名无屋宅，无屋宅者名为无有，无有者名为无生，无生者名为无死，无死者名为无相，无相者名为无系，无系者名为无著，无著者名为无漏，无漏即善，善即无为，无为者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净，净者即乐，常、乐、我、净即是如来。”

“善男子！譬如虚空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如来亦尔，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善男子！若有说言身、口、意恶得善果者，无有是处，身、口、意善得恶果者，亦无是处。若言凡夫得见佛性，十住菩萨不得见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犯五逆罪、谤方等经、毁四重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六住菩萨，烦恼因缘，堕三恶道，亦无是处。菩萨摩訶萨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一阐提常，三宝无常，亦无是处。如来住于拘尸那城，亦无是处。善男子！如来今于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入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何故入禅定窟？”

善男子：“为欲度脱诸众生故，未种善根者令得种故；已种善根者得增长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为已熟者说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轻贱善法者令生尊重故；诸有放逸者令离放逸故；为与文殊师利等诸大香象共议论故；为欲教化乐读诵者深爱禅定故；为以圣行、梵行、天行教化众生故；为观不共深法藏故；为欲呵责放逸弟子故，如来常寂，犹尚乐定，况汝等辈，烦恼未尽，而生放逸？为欲呵责诸恶比丘受畜八种不净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为令众生尊重所闻禅定法故；以是因缘，入禅定窟。”

师子吼言：“世尊！无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为无相。以何因缘，名为无相？”

“善男子！无十相故。何等为十？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则能生痴，痴故生爱，爱故系缚，系缚故受生，受生故有死，死故无常。不著相者则不生痴，不生痴故则无有爱，无有爱故则无系缚，无系缚故则不受生，不受生故则无有死，无有死故则名为常，以是义故涅槃名常。”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断十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数数修习三种相者，则断十相。数数修习三昧定相、数数修习智慧之相、数数修习舍相，是名三相。”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名为定、慧、舍相？定是三昧者，一切众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习三昧？若心在一境则名三昧，若更余缘则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余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则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舍二相亦复如是。”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缘于一境得名三昧，其余诸缘不名三昧，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是余缘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众生先有三昧不须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云何而言不须修习？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观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见三昧智慧异相，是名舍相。”

“复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观一切法，是名舍相。善男子！如善御驾驷，迟疾得所，迟疾得所故名舍相。菩萨亦尔，若三昧多者则修习慧，若慧多者则修习三昧，三昧、慧等，则名为舍。善男子！十住菩萨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见佛性。声闻、缘觉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缘不见佛性。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如观掌中菴摩勒果。见佛性者名为舍相。奢摩他者名为能灭，能灭一切烦恼结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调，能调诸根恶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静，能令三业成寂静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远离，能令众生离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贪欲、瞋恚、愚痴三浊法故；以是义故，故名定相。毘婆舍那名为正见，亦名了见，名为能见，名曰遍见，名次第见，名别相见，是名为慧。忧毕又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诤，又名不观，亦名不行，是名为舍。”

“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复有二种：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谓诸佛菩萨。不成就者，所谓声闻、辟支佛等。复有三种：谓下、中、上。下者谓诸凡夫，中者声闻、缘觉，上者诸佛菩萨。复有四种：一者、退，二者、住，三

者、进，四者、能大利益。复有五种：所谓五智三昧。何等为五？一者、无食三昧，二者、无过三昧，三者、身意清净一心三昧，四者、因果俱乐三昧，五者常念三昧。复有六种：一者、观骨三昧，二者、慈三昧，三者、观十二因缘三昧，四者、阿那婆那三昧，五者、正念觉观三昧，六者、观生灭住异三昧。复有七种，所谓七觉分：一者、念处觉分，二者、择法觉分，三者、精进觉分，四者、喜觉分，五者、除觉分，六者、定觉分，七者、舍觉分。复有七种：一者、须陀洹三昧，二者、斯陀含三昧，三者、阿那含三昧，四者、阿罗汉三昧，五者、辟支佛三昧，六者、菩萨三昧，七者、如来觉知三昧。复有八种，谓八解脱三昧：一者、内有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二者、内无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三者、净解脱身证三昧，四者、空处解脱三昧，五者、识处解脱三昧，六者、无所有处解脱三昧，七者、非有想非无想处解脱三昧，八者、灭尽定处解脱三昧。复有九种，所谓九次第定：四禅、四空及灭尽定三昧。复有十种，所谓十一切处三昧。何等为十？一者、地一切处三昧，二者、水一切处三昧，三者、风一切处三昧，四者、青一切处三昧，五者、黄一切处三昧，六者、赤一切处三昧，七者、白一切处三昧，八者、空一切处三昧，九者、识一切处三昧，十者、无所有一切处三昧。复有无数种，所谓诸佛菩萨。善男子！是名三昧相。

“善男子！慧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复有三种：一者、般若，二者、毘婆舍那，三者、闍那。般若者名一切众生，毘婆舍那者一切圣人，闍那者诸佛菩萨。又般若者名为别相，毘婆舍那者名为总相，闍那者名为破相。复有四种，所谓观四真谛。

“善男子！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为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庄严大智故。三者、得自在故。复次，为三事故修毘婆舍那。何等为三？一者、为观生死恶果报故，二者、为欲增长诸善根故，三者、为破一切诸烦恼故。”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五

师子吼言：“世尊！如经中说，若毘婆舍那能破烦恼，何故复修奢摩他耶？”

佛言：“善男子！汝言毘婆舍那破烦恼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时则无烦恼，有烦恼时则无智慧，云何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烦恼？善男子！譬如明时无暗，暗时无明。若有说言，明能破暗，无有是处。善男子！谁有智慧？谁有烦恼？而言智慧能破烦恼；如其无者，则无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烦恼，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众生则应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应破，若初念不破，后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则不到，云何说言智慧能破？若言到与不到而能破者，是义不然。复次，毘婆舍那破烦恼者，为独能破？为伴故破？若独能破，菩萨何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当知独则不能破也。若独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见色，虽伴众盲，亦不能见；毘婆舍那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地坚性、火热性、水湿性、风动性，而地坚性乃至风动性，非因缘作，其性自尔。如四大性，烦恼亦尔，性自是断。若是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断？以是义故，毘婆舍那决定不能破诸烦恼。善男子！如盐性咸，令异物咸；蜜本性甘，令异物甘；水本性湿，令异物湿；智慧性灭，令法灭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法无灭，云何智慧强能令灭？若言盐咸令异物咸，慧灭亦尔，能令异法灭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灭故。若念念灭，云何而言能灭他法？以是义故，智慧之性不破烦恼。

“善男子！一切诸法有二种灭：一者、性灭，二者、毕竟灭。若性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灭？若言智慧能烧烦恼，如火烧物，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火烧物，则有遗烬；智慧若尔，应有余烬。如斧伐树，斫处可见；智慧若尔，有何可见？慧若能令烦恼离者，如是烦恼应余

处现，如诸外道离六大城，拘尸那现；若是烦恼不余处现，则知智慧不能令离。善男子！一切诸法性若自空，谁能令生？谁能令灭？异生异灭无造作者。善男子！若修习定，则得如是正知、正见，以是义故，我经中说：‘若有比丘修习定者，能见五阴生灭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间之事尚不能了，况于出世？若无定者，平处颠坠，心缘异法，口宣异言，耳闻异语，心解异义，欲造异字，手书异文，欲行异路，身涉异径。若有修习三昧定者，则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者、定，二者、智。善男子！如刈菅草，执急则断；菩萨摩訶萨修是二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拔坚木，先以手动，后则易出；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后以清水，衣则鲜洁；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读诵，后则解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铠仗牢自庄严，然后御阵，能坏怨贼；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巧匠钳鎚盛金，自在随意挠搅融消；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了面像；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后下种，先从师受，后思惟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菩萨摩訶萨修是二法能大利益。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是二法，调摄五根，堪忍众苦，所谓饥渴、寒热、打擲、骂辱、恶兽所啖、蚊虻所螫，常摄其心不令放逸，不为利养行于非法，客尘烦恼所不能污，不为诸邪异见所惑，常能远离诸恶觉观，不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成就利众生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修是二法，四倒暴风不能吹动，如须弥山虽为四风之所吹鼓不能令动；不为外道邪师所拔，如帝释幢不可移转；众邪异术不能诳惑，常受微妙第一安乐，能解如来深秘密义，受乐不欣，逢苦不戚，诸天世人恭敬赞叹，明见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乐、我、净之法，是则名为大涅槃乐。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无愿三昧，舍相者名无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訶萨善知定时、慧时、舍时及知非时，是名菩萨摩訶萨行菩提道。”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知时非时？”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因于受乐生大憍慢，或因说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义善问答时而生憍慢，或因亲近恶知识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间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间豪贵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当知尔时不宜修智，宜应修定，是名菩萨知时非时。若有菩萨勤修精进，未得利益涅槃之乐，以不得故生于悔心，以钝根故不能调伏五情诸根，诸垢烦恼势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损故，当知尔时不宜修定，宜应修智，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定、慧二法不平等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二法若等则宜修之，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定慧起烦恼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宜应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修舍。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缘得无相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无十相故，名大涅槃；为无相者，复以何缘，名为无生、无出、无作、屋宅、洲、归、安隐、灭度、涅槃、寂静、无诸病苦、无所有耶？”

佛言：“善男子！无因缘故，故名无生。以无为故，故名无出。无造业故，故名无作。不入五见，故名屋宅。离四瀑水，故名为洲。调众生故，故名归依。坏结贼故，故名安隐。诸结火灭，故名灭度。离觉观故，名曰涅槃。远愤鬪故，名曰寂静。永断必死，故名无病。一切无故，名无所有。善男子！若菩萨摩訶萨作是观时，即得明了见于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菩萨摩訶萨成就几法，能见如是无相涅槃至无所有？”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成就十法，则能明见涅槃无相至无所有。何等为十？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为信心具足？深信佛、法、众僧是常，十方诸佛方便示现，一切众生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不信如来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达多真实破僧、出佛身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正法灭尽，是名菩萨信心具足。

“二者、净戒具足。云何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和合，见女人时，或生嘲调、言语、戏笑，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身合、嘲调、戏笑，于壁障外，遥闻女人璅珞、环钏种种诸声，心生爱着，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然见男子随逐女时，或见女人随逐男时，便生贪着，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见男女相随，然为生天受五欲乐，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清净持戒，而不为戒、不为尸罗波罗蜜、不为众生、不为利养、不为菩提、不为涅槃、不为声闻、辟支佛，唯为最上第一义故，护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萨净戒具足。

“三者、亲近诸善知识。善知识者，若有能说信、戒、多闻、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萨善知识也。

“四者、乐于寂静。寂静者，所谓身心寂静。观察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静。

“五者、精进。精进者，所谓系心观四真谛，设头火然，终不放舍，是名精进。

“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念具足。

“七者、软语。软语者，所谓实语、妙语、先意问讯、时语、真语，是名软语。

“八者、护法。护法者，所谓爱乐正法，常乐演说、读诵、书写、思惟其义、广宣敷扬、令其流布，若见有人书写、解说、读诵、赞叹、思惟义者，为求资生而供养之，所谓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为护法故不惜身命，是名护法。

“九者、菩萨摩訶萨见有同学、同戒有所乏少，转从他乞熏钵、染衣、瞻病所须、衣服、饮食、卧具房舍而供给之。

“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谓观于如来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观法二相，所谓空、不空，常、无常，乐、无乐，我、无我，净、不净，异法可断、异法不可断，异法从缘生、异法从缘见、异法从缘果、异法非缘果，是名具足智慧。善男子！是名菩萨具足十法，即能明见涅槃无相。”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纯陀，汝今已得见于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义云何？世尊！如经中说，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一阐提得千倍报，施持戒者百千倍报，若施外道断烦恼者得无量报，奉施四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无量报，施不退菩萨及最后身诸大菩萨、如来世尊，所得福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不可思议。纯陀大士若受如是无量报者，是报无尽，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经中复说，若人重心造善恶业必得果报，若现世受、若次生受、若后世受。纯陀善业愍重心作，当知是业必定受报。若定受报，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复得见于佛性？世尊！经中复说，施三种人果报无尽：一者、病人，二者、父母，三者、如来。世尊！经中复说：‘佛告阿难：“一切众生如其无有欲界业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无色业，亦复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业。’又阿尼楼驮言：‘世尊！我忆往昔以一食施，八万劫中不堕三恶。’世尊！一食之施尚得是报，何况纯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世尊！若善果报不可尽者，谤方等经、犯五逆罪、毁四重禁、一阐提罪云何可尽？若不可尽，云何能得见于佛性，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无量无边功德，不可称计、不可宣说，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敌，摧魔胜幢，能转如来无上法轮：一者、善问，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业力最深。善男子！有诸众生于业缘中心轻不信，为度彼故作如是说。善男子！一切作业有轻有重，轻重二业复各有二：一者、决定，二者、不决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恶业无果。若言恶业定有果者，云何气嘘旃陀罗而得生天？鸯掘摩罗得解脱果？’



以是义故，当知作业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为除断如是邪见，故于经中说如是语，一切作业无不得果。

“善男子！或有重业可得作轻，或有轻业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当知，非一切业悉定得果。虽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智人，二者、愚痴。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狱极重之业，现世轻受。愚痴之人现世轻业，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则不应求清净梵行及解脱果。”

佛言：“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梵行解脱，以不定故，则修梵行及解脱果。善男子！若能远离一切恶业，则得善果，若远善业，则得恶果。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不修道则无解脱。一切圣人所以修道，为坏定业，得轻报故；不定之业无果报故。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人远离修习圣道，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不得解脱，得涅槃者，亦无是处。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纯善之业，应当永已常受安乐。一世所作极重恶业，亦应永已受大苦恼。业果若尔，则无修道、解脱、涅槃。人作人受，婆罗门作婆罗门受，若如是者，则不应有下姓下人，人应常人，婆罗门应常婆罗门。小时作业应小时受，不应中年及老时受；老时作恶生地狱中，地狱初身不应便受，应待老时然后乃受。若老时不杀，不应壮年得寿，若无壮寿，云何至老？业无失故。业若无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善男子！业有二种，定以不定。定业有二：一者、报定，二者、时定。或有报定，而时不定，缘合则受。或三时受，所谓现受、生受、后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恶等业，作已深生信心欢喜，若发誓愿供养三宝，是名定业。

“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难动，是故能令重业为轻，愚痴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轻业而作重报。以是义故，一切诸业不名决定。菩萨摩訶萨无地狱业，为众生故，发大誓愿生地狱中。善男子！往昔众生寿百年时，恒沙众生受地狱报，我见是已，即发大愿受地狱身。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众生故受地狱果。我于尔时在地狱中经无量岁，为诸罪人广开分别十二部经，诸人闻已，坏恶果报，令地狱空，除一阐提，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无量众生堕畜生中受恶业果。我见是已，复发誓愿，为欲说法度众生故，或作麋鹿、熊罴、猕猴、龙蛇、金翅鸟、鸽、鱼鳖、兔、象、牛马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实无如是畜生恶业，以大愿力为众生故，现受是身，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复有无量无边众生生饿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脓血、屎尿、涕唾，寿命无量百千万岁，初不曾闻浆水之名，况复眼见而得饮也？设遥见水生意往趣，到则变成猛火、脓血；或时不变，则有多人手执矛槊遮护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恶业果报。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实无如是诸恶业果，为化众生令得解脱故，发誓愿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生屠脍家，畜养鸡猪、牛羊，掘猎、罗网、**鷂**捕，旃陀罗舍，作贼劫盗。菩萨实无如是恶业，为度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生边地，多作贪欲、瞋恚、愚痴，习行非法，不信三宝、后世果报，不能恭敬父母、亲老、耆旧、长宿。善男子！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而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受女身、恶身、贪身、瞋身、痴身、妬身、慳身、幻身、诳身、缠盖之身。善男子！菩萨尔时亦无是业，但为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实无如是诸恶身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复习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无施、无祠、无施祠报、无善恶业、

无善恶业报、无现在世及未来世、无此无彼、无有圣人、无变化身、无道涅槃。善男子！菩萨实无如是恶业，但为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萨摩訶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念往昔与提婆达多俱为商主，各各自有五百商人，为利益故，至大海中采取珍宝。恶业缘故，路遇暴风，吹破船舫，伴党死尽。尔时我与提婆达多，不杀果报，长寿缘故，为风所吹，俱至陆地。时提婆达多贪惜宝货，生大忧苦，发声啼哭。我时语言：‘提婆达多！不须啼哭。’提婆达多即语我言：‘谛听，谛听！譬如有人贫穷困苦，至冢墓间，手捉死尸，而作是言：‘愿汝今者施我死乐，我当施汝贫穷寿命。’尔时死尸即便起坐语贫人言：‘善男子！贫穷寿命汝自受之，我今甚乐，如是死乐，实不欣汝贫穷而生。’然我今日既无死乐，兼复贫穷，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复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价直无数，当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与，复语之言：‘有命之人能得此宝，如其无命，谁能得耶？’我时疲弊，诣一树下，止息眠卧。提婆达多贪心炽盛，为余一珠即生恶心，刺坏我目，劫夺我珠。我时患疮发声呻号，时有一女来至我所，而问我言：‘仁者！何故呻号如是？’我即为其广说本事。女人闻已，复重问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为实语。’女言：‘云何知汝为实语耶？’我即立誓：‘若我今于提婆达多有恶心者，目当如是永为盲瞽；如其无者，当还得眼。’言已其目平复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訶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单那城婆罗门家，是时有王名迦罗富，其性暴恶，憍慢自大，年壮色美，耽着五欲。我于尔时为度众生，在彼城外寂默禅思。尔时彼王春木花敷，与其眷属、宫人、嫖女出城游观，在树林下五欲自娱。其诸嫖女舍王游戏，遂至我所。我时欲为断彼贪故，而为说法。时王寻来，即见我时，便生恶心，而问我言：‘汝今已得罗汉果耶？’我言：‘不得。’复言：‘获得不还果耶？’我言：‘不得。’复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则为具足贪欲烦恼，云何自恣观我女人？’我即答言：‘大王！当知我今虽未断于贪结，然其内心实无贪着。’王言：‘痴人！世有诸仙，服气食果，见色犹贪，况汝盛年，未断贪欲，云何见色而当不贪？’我言：‘大王！见色不着，实不因于服气食果，皆由系心无常、不净。’王言：‘若有轻他而生诽谤，云何得名修持净戒？’我言：‘大王！若有妬心，则有诽谤。我无妬心，云何言谤？’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为戒。’王言：‘若忍是戒者，当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其耳。时我被截，颜色不变。时王群臣见是事已，即谏王言：‘如是大士不应加害。’王告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诸臣答言：‘见受苦时容色不变。’王复语言：‘我当更试，知变不变。’即劓其鼻、刖其手足。尔时，菩萨已于无量无边世中，修习慈悲愍苦众生；时四天王心怀瞋忿，雨沙砾石。王见是已，心大怖畏，复至我所，长跪而言：‘唯愿哀愍，听我忏悔。’我言：‘大王！我心无瞋，亦如无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无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实无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复如故。’发是愿已，身即平复，是名菩萨摩訶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善业生报、后报，及不善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訶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诸业悉得现报。不善恶业得现报者，如王作恶，天降恶雨。亦如有人示猎师罝处及宝色鹿，其手堕落，是名恶业现受果报。生报者，如一阐提、犯四重禁及五逆罪。后报者，如持戒人深发誓愿，愿未来世常得如是净戒之身。若有众生寿百年时，八十年时于中当作转轮圣王，教化众生。善男子！若业定得现世报者，则不能得生报、后报。菩萨摩訶萨修三十二大人相业，则不能得现世报也。若业不得三种报者，是名不定。善男子！若言诸业定得报者，则不得有修习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属。若言诸业有定、不定，定者现报、生报、后报，不定者，缘合则受，不合不受。以是义故，应有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属。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定业多，决定业少，以是义故，有修习道。修习道故，决定重业可使轻受，不定之业非生报受。

“善男子！有二种人：一者、不定作定报，现报作生报，轻报作重报，应人中受，在地

狱受。二者、定作不定，应生受者回为现受，重报作轻，应地狱受人中轻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为轻，愚者令重。善男子！譬如二人于王有罪，眷属多者，其罪则轻，眷属少者，应轻更重。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智者善业多故重则轻受，愚者善业少故轻则重受。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则肥壮，一则羸瘦，俱没深泥，肥壮能出，羸者则没。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咒力及阿伽陀，一者无有，赖咒药者，毒不能伤，其无咒药，服时即死。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饮浆，一火力势盛，一则微弱，火势多者则能消化，火势弱者则为其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为王所系，一有智慧，一则愚痴，其有智者则能得脱，愚痴之人无有脱期。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险路，一则有目，一则盲瞽，有目之人直过无患，盲者坠落堕深坑险。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饮酒，一则多食，一则少食，其多食者饮则无患，其少食者饮则成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敌怨阵，一则铠仗具足庄严，一则白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敌，其自<sup>①</sup>身者不能自勉。复有二人糞秽污衣，一觉寻浣，一觉不浣，其寻浣者，衣则净洁，其不浣者，垢秽日增。复有二人俱共乘车，一有副轴，一无副轴，有副轴者随意而去，无副轴者则不移处。复有二人俱行旷路，一有资粮，一则空往，有资粮者则得度险，其空往者则不能过。复有二人为贼所劫，一有宝藏，一则无藏，有宝藏者心无忧戚，其无藏者心则愁恼。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有善藏者，重业轻受；无善藏者，轻业重受。”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非一切业悉得定果，非一切众生定受，世尊！云何众生令现轻报地狱重受？地狱重报现世轻受？”

佛言：“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有智，二者、愚痴。若能修习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者。云何名为不修习身？若不能摄五情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种净戒，名不修戒。不调心故，名不修心。不修圣行，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净戒体。不修戒者，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习三种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复次，不修身者，不能观身，不能观色及观色相，不观身相，不知身数，不知是身从此到彼，于非身中而生身相，于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贪着我身身数，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边戒，为自利戒，为自调戒，不能普为安乐众生，非为护持无上正法，为生天上受五欲乐，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所谓五欲。若不能修四念处者，名不修心。于恶业中不善护心，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观是身无常、无住、危脆、念念灭坏、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罗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禅波罗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复次，不修身者，贪着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无有变易。不修戒者，为自身故，作十恶业。不修心者，于恶业中，不能摄心。不修慧者，以不摄心，不能分别善恶等法。复次，不修身者，不断我见。不修戒者，不断戒取。不修心者，作贪、瞋业，趣向地狱。不修慧者，不断痴心。复次，不修身者，不能观身，虽无过咎，而常是怨。

“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觉已系心慎护，若不慎护则为其害。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以浆水、饮食、冷暖调适将养，若不如是将护守慎，即当散坏。善男子！如婆罗门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赞叹、礼拜、供养、承事，期满百年，若一触时，寻烧人手。是火虽得如是供养，终无一念报事者恩。一切众生身亦如是，虽于多年以好香花、璎珞、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若遇内外诸恶因缘，实时灭坏，都不忆念往日供给衣食之恩。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养。是四蛇中，设一生瞋，则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饮食，随时守护。一切众生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若一大瞋，则能坏身。善男子！如人久病，应当至心求医疗治，若不勤救，必死无疑；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应摄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灭坏。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风雨、打掷、搥押；一切众生身亦如是，不耐饥渴、寒热、风雨、打系、恶骂。善男子！如痈未熟，常当善护，不令人触，设有触者，即大苦痛；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骡怀妊，自害其躯；一切

<sup>①</sup> “自”字疑作“白”。

众生身亦如是，内有风冷，身即受害。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内无坚实；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于常生怨心；众生四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鹅王，不乐冢墓；菩萨亦尔，于身冢墓，亦不贪乐。善男子！如旃陀罗，七世相继，不舍其业，是故为人之所轻贱；是身种子亦复如是，种子、精血究竟不净，以不净故，诸佛菩萨之所轻呵。

“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罗耶山生于栴檀，亦不能生优钵罗花、芬陀利花、瞻婆花、摩利迦花、婆师迦花，九孔常流脓血不净，生处臭秽，丑陋可恶，常与诸虫共在一处。善男子！譬如世间虽有上妙清净园林，死尸于中则为不净，众共舍之，不生爱着。色界亦尔，虽复净妙，以有身故，诸佛菩萨悉共舍之。

“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观，名不修身。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观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树木所生之本；是诸善根之导首也，如彼商主导众商人；戒是一切善法胜幢，如天帝释所立胜幢；戒能永断一切恶业及三恶道，能疗恶病犹如药树；戒是生死险道资粮，戒是摧结破贼铠仗，戒是灭结毒蛇良咒，戒是度恶业行桥梁。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戒。

“不修心者，不能观心，轻躁动转，难捉难调，驰骋奔逸，如大恶象；念念迅速，如彼电光；躁扰不住，犹如猕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诸恶根本。五欲难满，如火获薪，亦如大海吞受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观察生死虚妄，耽惑致患，如鱼吞钩；常先引导诸业随从，犹如贝母引导诸子；贪着五欲，不乐涅槃，如鲈食蜜乃至死；不顾当草，深着现乐，不观后过，如牛贪苗，不惧杖楚。驰骋周遍二十五有，犹如疾风吹兜罗毳；所不应求，求无厌足，如无智人，求无热火，常乐生死，不乐解脱；如絀婆虫，乐絀婆树，迷惑爱着生死臭秽；犹如狱囚，乐狱卒女；亦如厕猪，乐处不净。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心。

“不修慧者，不观智慧有大势力，如金翅鸟，能坏恶业；坏无明暗，犹如日光；能拔阴树，如水漂物；焚烧邪见，犹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萨母之种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第一义中，若见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灭、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身。

“善男子！若见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灭、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罗蜜，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戒。

“若见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数、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灭、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恶心，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心。

“善男子！若见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灭、慧等、上中下慧、钝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于小恶业，得大恶报，以恐怖故常生是念：‘我属地狱，作地狱行。’虽闻智者说地狱苦，常作是念：‘如铁打铁，石还打石，木自打木，火虫乐火，地狱之身还似地狱。若似地狱，有何苦事？’譬如苍蝇为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尔，于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无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虽有过去一切善业，悉为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现受轻报，转为地狱极重恶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盐一升，其味咸苦，难可得饮，是人罪业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负他一钱，不能偿故，身被系缚，多受众苦，是人罪业亦复如是。”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现轻报转地狱受？”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若具五事，令现轻报转地狱受。何等为五？一者、愚痴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恶业深重故，四者、不忏悔故，五者、不修本善业故。复有五事：一者、修习恶业故，二者、无戒财故，三者、远离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故，五者、亲近恶知识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现世轻报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转地狱报现世轻受？”

“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心、慧，如先所说，能观诸法同如虚空，不见智慧，不见智者，不见愚痴，不见愚者，不见修习及修习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则能修习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狱果报现世轻受。是人设作极重恶业，思惟观察能令轻微，作是念言：‘我业虽重，不如善业。譬如毳花，虽复百斤，终不能敌真金一两。如恒河中投一升盐，水无咸味，饮者不觉。如巨富者，虽多负人千万宝物，无能系缚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坏铁锁，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复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恶业羸弱，我能发露忏悔，除罪恶业，能修智慧。智慧力多，无明力少。’如是念已，亲近善友，修习正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见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卧具、病药、花香而供养之，赞叹尊重，所至到处称说其善，不讼其短。供养三宝，敬信方等《大涅槃经》，如来常恒无有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狱重报现世轻受。善男子！以是义故，非一切业悉有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受。”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六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一切业不定得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应当修习八圣道者，何因缘故，一切众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即当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须修习八圣道耶？世尊！如此经中说有病人，若得医药及瞻病人，随病饮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声闻及辟支佛、诸佛菩萨、诸善知识，若闻说法，修习圣道，若不遇、不闻、不修习道，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须弥山边，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阐提等不至地狱。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须修道，以佛性力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修习圣道力故。世尊！若一阐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须修习。以因佛性定当得故，非因修习，然后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铁虽远，以其力故，铁则随着。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是故不须勤修习道。”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边有七种人，若为洗浴、恐畏寇贼、或为采花，则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则沈。何以故？羸无势力，不习浮故。第二人者虽没还出，出已复没。何以故？身力大故则能还出，不习浮故出已还没。第三人者没已即出，出更不没。何以故？身重故没，力大故出，先习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入已便没，没已还出，出已即住，遍观四方。何以故？重故则沈，力大故还出，习浮则住，不知出处，故观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沈，沈已便出，出已即住，住已观方，观已即去。何以故？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浅处则住。何以故？观贼近远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无复恐怖，离诸怨贼，受大快乐。

“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复如是，有七种人畏烦恼贼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发，身被法服。既出家已，亲近恶友，随顺其教，听受邪法，所谓众生身者即是五荫，五荫者即名五大，众生若死，永断五大，断五大故，何须修习善恶诸业，是故当知无有善恶及善恶报。如是则名一阐提也。一阐提者名断善根，断善根故没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恶业重故，无信力故，如恒河边第一人。善男子！一阐提辈有六因缘，没三恶道不能得出。何等为六？一者、恶心炽盛故，二者、不见后世故，三者、乐习烦恼故，四者、远离善根故，五者、恶业障隔故，六者、亲近恶知识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于比丘边作非法



故，二者、比丘尼边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鬘物故，四者、母边作非法故，五者、于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常说无善恶果故，二者、杀发菩提心众生故，三者、喜说法师过失故，四者、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故，五者、为求法过而听受故。复有三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谓如来无常永灭，二、谓正法无常迁变，三、谓僧宝可灭坏故，是故常没三恶道中。

“第二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没不能出。所言出者，亲近善友则得信心。是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恶、恶果，信生、死、苦、无常、败坏，是名为信。以得信心修习净戒，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常乐惠施，善修智慧。以钝根故，复遇恶友，不能修习身、戒、心、慧，听受邪法；或值恶时，处恶国土，断诸善根，断善根故，常没生死，如恒河边第二人也。

“第三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沈没，亲近善友得名为出，信于如来是一切智、常恒无变、为众生故说无上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非灭，法、僧亦尔，无有灭坏。一阐提等不断其法，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当远离然后乃得。以信心故修习净戒，修习戒已，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诸众生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如恒河边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沈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得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遍观四方，观四方者四沙门果，如恒河边第四人也。

“第五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沈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前进者谓辟支佛，虽能自渡，不及众生，是名为去，如恒河边第五人也。

“第六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沈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复前进，遂到浅处，到浅处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谓菩萨，为欲度脱诸众生故，住观烦恼，如恒河边第六人也。

“第七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沈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既前进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离诸恐怖，多受安乐。善男子！彼岸山者喻于如来，受安乐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

“善男子！是恒河边如是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实有佛宝、法宝、僧宝，如来常说诸法要义，有八圣道大般涅槃，而诸众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圣道、众生等过，当知悉是烦恼过恶，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医知病说药，病者不服，非医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见道路，非日过也。善男子！如恒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饮，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实，平等无二，农夫不种，非地过也。善男子！如来普为一切众生广开分别十二部经，众生不受，非如来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汝言众生悉有佛性，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缘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须修圣道者，是义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于旷野，渴乏遇井，其井幽深，虽不见水，当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觅罐甕，汲取则见。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复有之，要须修习无漏圣道，然后得见。善男子！如有胡麻则得见油，离诸方便则不得见，甘蔗亦尔。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郁单越，虽是有法，若无善业、神

通、道力，则不能见。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众生不见。佛性亦尔，不修圣道，故不得见。

“善男子！如汝所说，世有病人，若遇瞻病、良医、好药、随病饮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为六住诸菩萨等说如是义。善男子！譬如虚空于诸众生非内非外，非内外故亦无罣碍，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财在异方，虽不现前随意受用，有人问之，则言我许。何以故？以定有故。众生佛性亦复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善男子！譬如众生造作诸业若善、若恶非内、非外，如是业性非有、非无，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无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无作无受，时节和合而得果报。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此非彼，非余处来、非无因缘、亦非一切众生不见，有诸菩萨时节因缘和合得见。时节者所谓十住菩萨摩訶萨修八圣道，于诸众生得平等心，尔时得见，不名为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铁。所以者何？无心业故。善男子！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无有作者，无有坏者。善男子！犹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坏，名为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随日而转，而是葵藿亦无敬心、无识、无业，异法性故而自回转。善男子！如芭蕉树因雷增长，是树无耳、无心、意、识，异法有故异法增长，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阿叔迦树，女人摩触花为之出，是树无心，亦无觉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则滋多，而是橘树无心无触，异法有故异法滋多，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安石榴搏骨粪故，果实繁茂，安石榴树亦无心、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磁石吸铁亦复如是，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无明不能吸取诸行，行亦不能吸取识也，亦得名为无明缘行、行缘于识，有佛无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众生中者，善男子！常法无住，若有住处即是无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缘无定住处，若有住处，十二因缘不得名常。如来法身亦无住处，法界、法入、法阴、虚空，悉无住处。佛性亦尔，都无住处。善男子！譬如四大力虽均等，有坚、有热、有湿、有动，有重、有轻、有赤、有白、有黄、有黑，而是四大亦无有业，异法界故各不相同。佛性亦尔，异法界故，时至则现。善男子！一切众生不退佛性故，名之为有，阿毘跋致故，以当有故，决定得故，定当见故，是故名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勅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汝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菰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子！王喻如来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

“是诸众生闻佛说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虽灭，次第相续，是故获得无上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如来色者常不断故，是故说色名为佛性。譬如真金，质虽迁变，色常不异，或时作钏，作釵、作盘，然其黄色初无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质虽无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说，色为佛性。’或有说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乐，如来受者谓毕竟受、第一义受。众生受性虽复无常，然其次第相续不断，是故获得如来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尸迦，人虽无常，而姓是常，经千万世无有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受为佛性。’又有说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想。如来想者名无想想，无想想者非众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识想，非想断想，众生之想虽复无常，以想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常恒之想。善男子！譬如众生十二



因缘，众生虽灭而因缘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想为佛性。’又有说言：‘行为佛性。何以故？行名寿命，寿因缘故，获得如来常住寿命。众生寿命虽复无常，而寿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寿。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经，听者、说者虽复无常，而是经典常存不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行为佛性。’又有说言：‘识为佛性。识因缘故，获得如来平等之心。众生意识虽复无常，而识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心。如火热性，火虽无常，热非无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识为佛性。’

“又有说言：‘离阴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缘故，获得如来八自在。有诸外道说言去来、见闻、悲喜，语说为我，如是我相虽复无常，而如来我真实是常。善男子！如阴、入、界虽复无常，而名是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说象，虽不得实，非不说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非即六法、不离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说众生佛性，非色不离色，乃至非我不离我。善男子！有诸外道虽说有我，而实无我。众生我者即是五阴，离阴之外更无别我。善男子！譬如茎叶、须台合为莲花，离是之外更无别花，众生我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墙壁、草木和合，名之为舍，离是之外，更无别舍。如佉陀罗树、波罗奢树、尼拘陀树、郁昙钵树和合为林，离是之外更无别林。譬如车兵、象、马、步兵和合为军，离是之外更无别军。譬如五色杂线合，名之为绮，离是之外更无别绮。如四姓和合名为大众，离是之外更无别众。众生我者亦复如是，离五阴外更无别我。善男子！如来常住，则名为我。如来法身无边无碍，不生不灭，得八自在，是名为我。众生真实无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当得毕竟第一义空，故名佛性。’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随菩萨，如影随形，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慈大悲，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名为如来。大喜大舍名为佛性。何以故？菩萨摩訶萨若不能舍二十五有，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诸众生必定当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喜大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

“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萨摩訶萨则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信心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缘故，菩萨则于一切众生得平等心。一切众生必定当得一子地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

“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缘故，菩萨则能教化众生。一切众生必定当得第四力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

“佛性者名十二因缘。何以故？以因缘故，如来常住。一切众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缘，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缘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

“佛性者名四无碍智，以四无碍因缘故说字义无碍，字义无碍故能化众生。四无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

“佛性者名顶三昧，以修如是顶三昧故，则能总摄一切佛法，是故说言顶三昧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修是三昧未得具足，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一切众生必定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如上所说种种诸法，一切众生定当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我若说色是佛性者，众生闻已则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终则生阿鼻地狱。如来说法为断地狱，是故不说色是佛性，乃至说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若有众生了佛性者，则不须修道；十住菩萨修八圣道，少见佛性，况不修者而得见耶？善男子！如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已无量世修习圣道了知佛性，云何声闻、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诸众生欲得了知佛性者，应当一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涅槃经》，见有受持乃至赞叹如是经者，应当以好房舍、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兼复赞叹、礼拜、问讯。善男子！若有已于过去无量无边世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深种善根，然后乃得闻是经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议，佛、法、僧宝亦不可思

议，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议。如来常、乐、我、净之法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不可思议者，世尊！是大众中有八万五千人于是经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经者，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如是诸人于未来世亦当定得信是经典，见于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萨自知决定有不退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当以苦行自试其心，日食一胡麻，经一七日，粳米、菽豆、麻子、粟及以白豆，亦复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时，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无利益，无利益事，尚能为之，况有利益而当不作？于无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转，是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时，一切皮肉消瘦、皱减，如断生瓠置之日中，其目欠陷如井底星，肉尽肋出如朽草屋，脊骨连现如重线缚，所坐之处如马蹄迹。欲坐则伏，欲起则偃，虽受如是无利益苦，然不退于菩提之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为破众苦、施安乐故，乃至能舍内外财物及其身命，如弃刍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萨自知必定有不退心，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菩萨为法因缘，剜身为灯，𦵏缠皮肉，苏油灌之，烧以为炷。菩萨尔时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于地狱苦，百千万分未是一分。汝于无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恼都无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轻苦，云何而能于地狱中救苦众生？’菩萨摩訶萨作是观时，身不觉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尔时应深自知，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萨尔时具足烦恼未有断者，为法因缘，能以头目、髓脑、手足、血肉施于众生，以钉钉身，投巖赴火。菩萨尔时虽受如是无量众苦，若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当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为破一切众生苦恼，愿作粗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于众生，众生取时复生怜愍，菩萨尔时闭气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杀害疑网之想。菩萨虽受畜生之身，终不造作畜生之业。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既得不退心已，终不造作三恶道业。菩萨摩訶萨若未来世有微尘等恶业果报不定受者，以大愿力为众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为鬼所着，藏隐身中，以咒力故，实时相现，或语、或喜、或瞋、或骂、或啼、或哭。菩萨摩訶萨未来之世三恶道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訶萨受熊身时，常为众生演说正法。或受迦闍罗鸟身，为诸众生说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身、猕猴、白鸽、金翅鸟、龙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时，终不造作畜生恶业，常为其余畜生众生演说正法，令彼闻法速得转离畜生身故。菩萨尔时虽受畜生身，不作恶业，当知必定有不退心。

“菩萨摩訶萨于饥馑世见饿众生，作龟鱼身无量由延，复作是愿：‘愿诸众生取我肉时，随取随生，因食我肉离饥渴苦，一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发愿：‘若有因我离饥渴者，未来之世，速得远离二十五有饥渴之患。’菩萨摩訶萨受如是苦，心不退者，当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菩萨于疾疫世见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药树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茎、取枝取叶、取花取果、取皮取肤悉得愈病，愿我此身亦复如是，若有病者，闻声、触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愈；愿诸众生食我肉时，不生恶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为说法，愿彼信受、思惟、转教。’复次，善男子！菩萨具足烦恼虽受身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当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为鬼所病，菩萨见已即作是言：‘愿作鬼身、大身、健身、多眷属身，使彼闻见病得除愈。’菩萨摩訶萨为众生故勤修苦行，虽有烦恼，不污其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虽复修行六波罗蜜，亦不求于六波罗蜜果。修行无上六波罗蜜时，作是愿言：‘我今以此六波罗蜜施一切众生，一一众生受我施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自为六波罗蜜勤修苦行、受诸苦恼，当受苦时，愿我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作是愿时，是名不退菩提之相。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摩訶萨深知生死多诸罪过，观大涅槃有大功德，为诸众生处在生死、受种种苦，心无退转，是名菩萨不可思议。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无有因缘而生怜愍，实不受恩而常施恩，虽施于恩而不求报，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复次，善男子！或有众生为自利益修诸苦行，菩萨摩訶萨为利他故修行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具足烦恼，为坏怨亲所受诸苦，修平等心，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复次，菩萨若见诸恶不善众生，若诃责、若软语、若驱摈、若舍之，有恶性者现为软语，有懦弱者为大慢，而其内心实无懦弱，是名菩萨方便不可思议。复次，菩萨具足烦恼少财物时，而求者多，心不违小，是名菩萨不可思议。复次，菩萨于佛出时，知佛功德，为众生故，于无佛处受边地身，如盲、如聋、如跛、如臂，是名菩萨不可思议。复次，菩萨深知众生所有罪过，为度脱故常与共行，虽随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为了知见，无众生相、无烦恼污、无修习道离烦恼者，虽为菩提无菩提行，亦无成就菩提行者，无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为众生坏苦行菩提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复次，菩萨受后边身，处兜率天，是亦名为不可思议。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胜，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诸根暗钝，是故名胜。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萨毁谤诸有、破坏诸有，终不造作兜率天业，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萨若处其余诸有，亦能教化成就众生，实无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生兜率天，有三事胜：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萨摩訶萨实不求于命、色、名称，虽无求心而所得胜。菩萨摩訶萨深乐涅槃，然有因缘亦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如是三事虽胜诸天，而诸天等于菩萨所，终不生于瞋心、妬心、懦弱之心，常生喜心，菩萨于天亦不懦弱，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不造命业，而于彼天毕竟寿命，是名命胜。亦无色业，而妙色身光明遍满，是名色胜。菩萨摩訶萨处彼天宫，不乐五欲，唯为法事，是故名称充满十方，是名名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菩萨摩訶萨下兜率天，是时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下时，欲、色诸天悉来侍送，发大音声赞叹菩萨，以口风气故令地动。复有菩萨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为龙王，龙王初入胎时，有诸龙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是故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菩萨摩訶萨知入胎时、住时、出时，知父、知母，不净不污，如帝释髻青色宝珠，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不可思议。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议。何等为八？一者、渐渐转深，二者、深难得底，三者、同一咸味，四者、潮不过限，五者、有种种宝藏，六者、大身众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万流、大雨投之不增不减。善男子！渐渐转深有三事。何等三？一者、众生福力，二者、顺风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减亦各有三。

“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有八不思议。一者、渐渐深。所谓优婆塞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经》说如是等法，是名渐渐深，是故此经名渐渐深。

“二者、深难得底。如来世尊不生不灭，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转法轮，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为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离于色，非受、想、行、识乃至不离于识，是常可见，了因非作因。须陀洹乃至辟支佛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烦恼，亦无住处，虽无烦恼不名为常，是故名深。复有甚深，于是经中或时说我、或说无我，或时说常、或说无常，或时说净、或说不净，或时说乐、或时说苦，或时说空、或说不空，或说一切有、或说一切无，或说三乘、或说一乘，或说五阴即是佛性、金刚三昧

及以中道、首楞严三昧、十二因缘、第一义空、慈悲平等，于诸众生顶智信心，知诸根力，一切法中无罣碍智，虽有佛性不说决定，是故名深。

“三者、一味。一切众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脱、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当得常、乐、我、净，是名一味。

“四者、潮不过限。如是经中制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净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分别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

“五者、有种种宝藏。是经即是无量宝藏。所言宝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婴儿行、圣行、梵行、天行，诸善方便、众生佛性、菩萨功德、如来功德、声闻功德、缘觉功德、六波罗蜜、无量三昧、无量智慧，是名宝藏。

“六者、大身众生所居住处。大身众生者谓佛菩萨，大智慧故名大众生，大身故、大心故、大庄严故、大调伏故、大方便故、大说法故、大势力故、大徒众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变故、一切众生无罣碍故、容受一切诸众生故，是名大身众生所居之处。

“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谓一阐提、犯四重禁、五无间罪、诽谤方等，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佛物、僧物随意而用，或于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经》离如是等，是故名为不宿死尸。

“八者、不增不减。无边际故、无始终故、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灭故、一切众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性同一性故，是名无增减，是故此经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议。”

师子吼言：“世尊！若言如来不生不灭名为深者，一切众生有四种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四种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罗比丘、优婆施婆罗比丘、弥迦罗长者母、尼拘陀长者母、半闍罗长者母，各五百子同于卵生，当知人中则有卵生。湿生者如佛所说，我于往昔作菩萨时，作顶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说，菴罗树女、迦不多树女，当知人中则有湿生。劫初之时，一切众生皆悉化生。如来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缘故不化生耶？”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四生所生，得圣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湿生。善男子！劫初众生皆悉化生，当尔之时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众生遇病苦时，须医须药。劫初之时，众生化生，虽有烦恼，其病未发，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劫初众生身心非器，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善男子！如来世尊所有事业胜诸众生，所谓种姓、眷属、父母，以殊胜故，凡所说法人皆信受，是故如来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众生父作子业，子作父业，如来世尊若受化身则无父母，若无父母，云何能令一切众生作诸善业？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种护：一者、内，二者、外。内护者所谓戒禁，外护者族亲眷属。若佛如来受化身者，则无外护，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来为欲破如是慢故，生在贵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来世尊有真父母，父名净饭，母名摩耶，而诸众生犹言是幻，云何当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来为益众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养，是故如来不受化身。一切诸佛悉无化生，云何独令我受化身？”

尔时，师子吼菩萨合掌长跪，右膝着地，以偈赞佛：

“如来无量功德聚，	我今不能广宣说，	今为众生演一分，	唯愿哀愍听我说。
众生无明暗中行，	具受无边百种苦，	世尊能令远离之，	是故世称为大悲。
众生往返生死绳，	放逸迷荒无安乐，	如来能施众安乐，	是故永断生死绳。
佛能施众安乐故，	自于己乐不贪乐，	为诸众生修苦行，	是故世间兴供养。
见他受苦身战动，	处在地狱不觉痛，	为诸众生受大苦，	是故无胜无有量。
如来为众修苦行，	成就具足满六度，	心处邪风不倾动，	是故能胜世大士。
众生常欲得安乐，	而不知修安乐因，	如来能教令修习，	犹如慈父爱一子。
佛见众生烦恼患，	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离病诸方便，	是故此身系属他。
一切众生行诸苦，	其心颠倒以为乐，	如来演说真苦乐，	是故称号为大悲。
世间皆处无明翳，	无有智嘴能破之，	如来智嘴能啄坏，	是故名为最大子。

不为三世所摄持，	无有名字及假号，	觉知涅槃甚深义，	是故称佛为大觉。
有河洄洑没众生，	无明所盲不知出，	如来自渡能渡彼，	是故称佛大船师。
能知一切诸因果，	亦复通达尽灭道，	常施众生病苦药，	是故世称大医王。
外道邪见说苦行，	因是能得无上乐，	如来演说真乐行，	能令众生受快乐。
如来世尊破邪道，	开示众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乐，	是故称佛为导师。
非自非他之所作，	亦非共作无因作，	如来所说苦受事，	胜于一切诸外道。
成就具足戒定慧，	亦以此法教众生，	以法施时无妬悋，	是故称佛无缘悲。
无所造作无因缘，	获得无因无果报，	是故一切诸智者，	称说如来不求报。
常共世间放逸行，	而身不为放逸污，	是故名为不思議，	世间八法不能污。
如来世尊无怨亲，	是故其心常平等，	我师子吼赞大悲，	能吼无量师子吼。”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一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怜愍一切众生，不调能调，不净能净，无归依者能作归依，未解脱者能令解脱，得八自在，为大医师，作大药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萨时子，出家之后，受持、读诵、分别、解说十二部经，坏欲界结，获得四禅。云何如来记说善星，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不可治人？如来何故不先为其演说正法，后为菩萨？如来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愍、有大方便？”

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钝根无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时，应先教谁？先亲爱谁？当先教谁知世间事？”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应先教授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及第三，而彼二子，虽无信心、恭敬之心，为愍念故，次复教之。”

“善男子！如来亦尔。其三子者，初喻菩萨，中喻声闻，后喻一阐提。如十二部经修多罗中微细之义，我先已为诸菩萨说；浅近之义为声闻说；世间之义为一阐提、五逆罪说，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生后世诸善种子。善男子！如三种田，一者、渠流便易，无诸沙、瓦石、棘刺，种一得百。二者、虽无沙、瓦石、棘刺，渠流险难，收实减半。三者、渠流险难，多诸沙、瓦石、棘刺，种一得一，为稟草故。善男子！农夫春月，先种何田？”

“世尊！先种初田，次第二田，后及第三。”

“初喻菩萨，次喻声闻，后喻一阐提。善男子！譬如三甕，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奶酪、水、苏，先用何者？”

“世尊！应用完者，次用漏者，后及破者。”

“其完净者，喻菩萨僧，漏喻声闻，破喻一阐提。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医所，一者、易治，二者、难治，三者、不可治。善男子！医若治者，当先治谁？”

“世尊！应先治易，次及第二，后及第三。何以故？为亲属故。”

“其易治者喻菩萨僧；其难治者喻声闻僧；不可治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善果，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有三种马，一者、调壮、大力，二者、不调、齿壮大力，三者、不调、羸老无力。王若乘者当先乘谁？”

“世尊！应当先乘调壮、大力，次用第二，后用第三。”

“善男子！调壮、大力喻菩萨僧；其第二者喻声闻僧；其第三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种子。善男子！如大施时有三人来，一者、贵族、聪明、持

戒，二者、中姓、钝根、持戒，三者、下姓、钝根、毁戒。善男子！是大施主，应先施谁？”

“世尊！应先施于贵姓之子、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后及第三。”

“其第一者喻菩萨僧，其第二者喻声闻僧，其第三者喻一阐提。善男子！如大师子杀香象时，皆尽其力，杀兔亦尔，不生轻想。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为诸菩萨及一阐提演说法时，功用无二。善男子！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于初夜为天帝释演说法要，弟子法应后师眠卧，尔时，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恶念。时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则语：‘汝若不止，当将汝付薄拘罗鬼。’尔时，善星反被拘执，而语我言：‘速入禅室，薄拘罗来。’我言：‘痴人，汝常不闻如来世尊无所畏耶？’尔时，帝释即语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复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语言：‘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都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在迦尸国尸婆富罗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时欲入彼城乞食，无量众生虚心渴仰，欲见我迹。善星比丘寻随我后，而毁灭之；既不能灭，而令众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于酒家舍见一尼乾，蹠脊蹲地，飡食酒糟。善星比丘见已而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是人最胜。何以故？是人所说无因无果。’我言：‘痴人，汝常不闻阿罗汉者，不饮酒、不害人、不欺诳、不偷盗、不姪姪？是人杀害父母，食噉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罗汉？是人舍身，必定当堕阿鼻地狱。阿罗汉者永断三恶，云何而言是阿罗汉？’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犹可转易，欲令是人必堕阿鼻，无有是处。’我言：‘痴人，汝常不闻诸佛如来诚言无二。’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与善星比丘住王舍城，尔时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众生烦恼无因无缘，众生解脱亦无因缘。’善星比丘复作是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得为上。’我言：‘痴人，苦得尼乾实非罗汉，不能解了阿罗汉道。’善星复言：‘何因缘故，阿罗汉人于阿罗汉而生嫉妬？’我言：‘痴人，我于罗汉不生嫉妬，而汝自生恶邪见耳。若言苦得是罗汉者，却后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其同学辈，当舁其尸，置寒林中。’尔时，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语言：‘长老！汝今知不？沙门瞿昙记汝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同学同师，当舁汝尸，置寒林中。长老！好善思惟，作诸方便，当令瞿昙堕妄语中。’尔时，苦得闻是语已，即便断食，从初一日乃至六日，满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复饮冷水，饮冷水已，腹痛而终；终已，同学舁其尸丧，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饿鬼之形，在其尸边。善星比丘闻是事已，至寒林中，见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边，蹠脊蹲地。善星语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谁出汝尸？’答言：‘同学。’‘出置何处？’答言：‘痴人，汝今不识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谛听如来善语、真语、时语、义语、法语。善星！如来口出如是实语，汝于尔时云何不信？若有众生不信如来真实语者，彼亦当受如我此身。’尔时，善星即还我所，作如是言：‘世尊！苦得尼乾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我言：‘痴人，阿罗汉者无有生处，云何而言，苦得生于三十三天？’‘世尊！实如所言，苦得尼乾实不生于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饿鬼之身。’我言：‘痴人，诸佛如来诚言无二，若言如来有二言者，无有是处。’善星即言：‘如来尔时虽作是说，我于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为善星比丘说真实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亲近恶友，退失四禅。失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沙门瞿昙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于尔时告善星言：‘我所说法，初、中、后善，其言巧妙，字义真正，所说无杂，具足成就，清净梵行。’善星比丘复作是言：‘如来虽复为我说法，而我真实谓无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连禅河，可共往问。”

尔时，如来即与迦叶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如来，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堕阿鼻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宝聚，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恶知识故。譬如有人虽入大海，多见众宝，而无所获，以放逸故。又如入海，虽见宝聚，自戮而死，或为罗刹恶鬼所杀。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入佛法已，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善男子！是故如来以怜愍故，常说善星多诸放逸。善男子！若本贫穷，于是人所虽生怜愍，其心则薄；若本巨富，后失财物，于是人所生于怜愍，其心则厚。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受持、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然后退失，甚可怜愍。是故我说善星比丘多诸放逸，多放逸故断诸善根。我诸弟子有见闻者，于是人所，无不生于重怜愍心，如初巨富，后失财者。我于多年常与善星共相随逐，而彼自生恶邪之心，以恶邪故不舍恶见。善男子！我从昔来，见是善星有少善根如毛发许，终不记彼断绝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以其宣说无因无果、无有作业，尔乃记彼永断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圜厕中，有善知识以手挠之，若得首发，便欲拔出，久求不得，尔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觅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济，终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发许，是故不得拔其地狱。”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来何故记彼当堕阿鼻地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属，皆谓善星是阿罗汉，是得道果，我欲坏彼恶邪心故，记彼善星以放逸故堕于地狱。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所说真实无二。何以故？若佛所记当堕地狱，若不堕者，无有是处。声闻、缘觉所记莳者，则有二种：或虚、或实。如目犍连在摩伽陀国，遍告诸人却后七日天当降雨，时竟不雨；复记犍牛当生白犢，及其产时，乃产驳犢；记生男者，后乃产女。

“善男子！善星比丘常为无量诸众生等，宣说一切无善恶果，尔时永断一切善根，乃至无有如毛发许。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当断善根，犹故共住满二十年，畜养共行。我若远弃，不近左右，是人当教无量众生造作恶业，是名如来第五解力。”

“世尊！一阐提辈以何因缘无有善法？”

“善男子！一阐提辈断善根故。众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阐提辈永断灭故，以是义故，杀害蚊子犹得杀罪，杀一阐提无有杀罪。”

“世尊！一阐提者终无善法，是故名为一阐提耶？”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一切众生有三种善，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一阐提辈亦不能断未来善法，云何说言断诸善法名一阐提耶？”

“善男子！断有二种：一者、现在灭，二者、现在障于未来。一阐提辈具足二断，是故我言断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圜厕中，唯有一发毛头未没，虽复一发毛头未没，而一毛头不能胜身。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未来世当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狱之苦。未来之世虽可救拔，现在之世无如之何，是故名为不可救济。以佛性因缘则可得救，佛性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断。如朽败子不能生芽，一阐提辈亦复如是。”

“世尊！一阐提辈不断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说言断一切善？”

“善男子！若诸众生现在世中有佛性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如世间中众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摄，三世若摄，名为无常。佛性未来以当见故，故言众生悉有佛性。以是义故，十住菩萨具足庄严乃得少见。”

迦叶菩萨言：“世尊！佛性者常，犹如虚空，何故如来说言未来？如来若言一阐提辈无善法者，一阐提辈于其同学、同师、父母、亲族、妻子，岂当不生爱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发斯问。佛性者犹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众生有三种身，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众生未来具足庄严清净之身，得见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来。善男子！我为众生或时说因为果，或时说果为因，是故经中说命为食，见色为触，未来身净，故说佛性。”



“世尊！如佛所说，义如是者，何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众生佛性虽现在无，不可言无。如虚空性，虽无现在，不得言无。一切众生虽复无常，而是佛性常住无变。是故我于此经中说，众生佛性非内、非外，犹如虚空非内非外。如其虚空有内外者，虚空不名为一、为常，亦不得言一切处有。虚空虽复非内非外，而诸众生悉皆有之，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如汝所言，一阐提辈有善法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一阐提辈，若有身业、口业、意业，取业、求业、施业、解业，如是等业悉是邪业。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呵梨勒果，根茎、枝叶、花实悉苦，一阐提业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来具足知诸根力，是故善能分别众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转下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上，能知是人转上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下，是故当知众生根性无有决定，以无定故，或断善根，断已还生。若诸众生根性定者，终不先断，断已复生，亦不应说一阐提堕于地狱寿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定相。”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知诸根力，定知善星当断善根，以何因缘听其出家？”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初出家时，吾弟难陀，从弟阿难、调婆达多，子罗睺罗，如是等辈，皆悉随我出家修道，我若不听善星出家，其人次当得绍王位，其力自在，当坏佛法，以是因缘，我便听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断善根，于无量世都无利益。今出家已，虽断善根，能受持戒，供养、恭敬耆旧、长宿、有德之人，修习初禅乃至四禅，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习道，既修习道，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听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听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观众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虽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断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众生，不亲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缘，能断善根，具不善根。善男子！如来复知是人现世、若未来世、少、壮、老时，当近善友，听受正法，苦、集、灭、道，尔时则能还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远，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热渴，欲往泉所，边有智者观是渴人，必定无疑当至水所。何以故？无异路故。如来世尊观诸众生亦复如是，是故如来名为具足知诸根力。”

尔时，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叶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

“善男子！有人舍身，还得人身；舍三恶身，得受人身，诸根完具，生于中国，具足正信，能修习道，修习道已能得解脱，得解脱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舍人身已，得三恶身，舍三恶身得三恶身，诸根不具，生于边地，信邪倒见，修习邪道，不得解脱、常、乐、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护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鬘物，不作一阐提，不断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经典，如爪上土。毁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鬘物，作一阐提，断诸善根，不信是经，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如来善知众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称佛具知根力。”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众生上、中、下根，利钝差别。知现在世众生诸根，亦知未来众生诸根。如是众生于佛灭后，作如是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或不毕竟入于涅槃，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有中阴、或无中阴，或说有退、或说无退，或言如来身是有为、或言如来身是无为，或有说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或说因缘是无为法，或说心是有常、或说心是无常，或有说言受五欲乐能障圣道、或说不遮，或说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说三界，或说布施唯是意业、或有说言即是五阴，或有说言有三无为、或有说言无三无为，复有说言或有造色、复有说言或无造色，或有说言有无作色、或有说言无无作色，或有说言有心数法、或有说言无心数法，或有说言有五种有、或有说言有六种有，或有说言八戒斋法优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说言不具受得，或说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说不在，或有说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说佛性即众生有、或说佛性离众生有，或有说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阐提等皆有佛性，或说言

无，或有说言有十方佛、或有说言无十方佛，如其如来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决定说？”

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如是之义非眼识知，乃至非意识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于是人，终不作二，是亦谓我不作二说。于无智者作不定说，而是无智亦复谓我作不定说。善男子！如来所有一切善行，悉为调伏诸众生故，譬如医王所有医方，悉为疗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来世尊为国土故、为时节故、为他语故、为诸人故、为众根故，于一法中作二种说，于一名法说无量名，于一义中说无量名，于无量义说无量名。云何一名说无量名？犹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无生，亦名无出，亦名无作，亦名无为，亦名归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脱，亦名光明，亦名灯明，亦名彼岸，亦名无畏，亦名无退，亦名安处，亦名寂静，亦名无相，亦名无二，亦名一行，亦名清凉，亦名无碍，亦名无碍，亦名无碍，亦名无碍，亦名无碍，亦名广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无量名。

“云何一义说无量名？犹如帝释，亦名帝释，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兰陀罗，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罗，亦名千眼，亦名舍支夫，亦名金刚，亦名宝顶，亦名宝幢，是名一义说无量名。

“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如佛如来，亦名如来，义异名异。亦名阿罗呵，义异名异。亦名三藐三佛陀，义异名异。亦名船师，亦名导师，亦名正觉，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师子王，亦名沙门，亦名婆罗门，亦名寂静，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医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龙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无畏，亦名宝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脱，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师，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独无等侣，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无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义异名异。善男子！是名无量义中说无量名。

“复有一义说无量名，所谓如阴，亦名为阴，亦名颠倒，亦名为谛，亦名四念处，亦名四食，亦名四识住处，亦名为有，亦名为道，亦名为时，亦名众生，亦名为世，亦名第一义，亦名三修谓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烦恼，亦名解脱，亦名十二因缘，亦名声闻，辟支佛，亦名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亦名过去、现在、未来，是名一义说无量名。

“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广中说略、略中说广，第一义谛说为世谛、说世谛法为第一义谛。云何名为广中说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说十二因缘。云何名为十二因缘？所谓因果。云何名为略中说广？如告比丘，我今宣说苦、集、灭、道，苦者所谓无量诸苦，集者所谓无量烦恼，灭者所谓无量解脱，道者所谓无量方便。云何名为第一义谛说为世谛？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为世谛说为第一义谛？如告憍陈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陈如。是故随人、随意、随时，故名如来知诸根力。善男子！我若当于如是等义作定说者，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知根力。

“善男子！有智之人当知香象所负，非驴所胜。一切众生所行无量，是故如来种种为说无量之法。何以故？众生多有诸烦恼故。若使如来说于一行，不名如来具足成就知诸根力。是故我于余经中说，五种众生不应还为说五种法，为不信者不赞正信，为毁禁者不赞持戒，为悭贪者不赞布施，为懈怠者不赞多闻，为愚痴者不赞智慧。何以故？智者若为是五种人说，是五事，当知说者不得具足知诸根力，亦不得名怜愍众生。何以故？是五种人闻是事已，生不信心、恶心、瞋心；以是因缘于无量世受苦果报，是故不名怜愍众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于余经中告舍利弗：‘汝慎无为利根之人广说法语，钝根之人略说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为怜愍故说，非是具足根力故说。’善男子！广略说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后，诸弟子等各异说者，是人皆以颠倒因缘，不得正见，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诸众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种国土、一善知识，是故如来为彼种种宣说法要，以是因缘，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为众生故，开示演说十二部经。善男子！如来说是十二部经，非为自利，但为利他。是故如来第五力者名为解力。是二力故，如来深知是人现在能断善根，是人后世能断善根，是人现在能得解脱，是人后世能得解脱。是

故如来名无上力士。”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二

“善男子！若言如来毕竟涅槃、不毕竟涅槃，是不解如来意故，作如是说。善男子！是香山中有诸仙人五万三千，皆于过去迦叶佛所，修诸功德未得正道，亲近诸佛听受正法。如来欲为如是人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诸天闻已，其声展转乃至香山。诸仙闻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亲近佛？诸佛如来出世甚难，如优昙花，我今当往至世尊所听受正法。’善男子！尔时五万三千诸仙即来我所，我时即为如应说法：‘诸大士！色是无常。何以故？色之因缘故是无常故，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亦如是。’尔时，诸仙闻是法已，实时获得阿罗汉果。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诸力士三十万人，无所系属，自恃憍恣色、力、命、财，狂醉乱心。善男子！我为调伏诸力士故，告目连言：‘汝当调伏如是力士。’时目犍连敬顺我教，于五年中种种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调伏。是故我复为彼力士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男子！时诸力士闻是语已，相与集聚，平治道路。过三月已，我时便从毘舍离国，至拘尸那城，中路遥见诸力士辈，即自化身为沙门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闻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门！汝今云何谓我等辈为童子耶？’我时语言：‘汝今大众三十万人，尽其身力，不能移此微末小石，云何不名为童子乎？’诸力士言：‘汝若谓我为童子者，当知汝即是大人也。’善男子！我于尔时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诸力士见是事已，即于已身生轻劣想，复作是言：‘沙门！汝今复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我言童子：‘何因缘故，严治此道？’诸力士言：‘沙门！汝不知耶？释迦如来当由此路至娑罗林，入于涅槃。以是因缘，我等平治。’我时赞言：‘善哉，善哉！童子！汝等已发如是善心，吾当为汝除去此石。’我时以手举掷大石，高至阿迦尼咤。时诸力士见石在空，皆生惊怖，寻欲四散。我复告言：‘诸力士等，汝今不应生恐怖心，各欲散去。’诸力士言：‘沙门！若能救护我者，我当安住。’尔时我复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见已，心生欢喜，复作是言：‘沙门！是石常耶？是无常乎？’我于尔时，以口吹之，石即散坏，犹如微尘。力士见已唱言：‘沙门！是石无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责：‘云何我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财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舍化身，还复本形而为说法。力士见已，一切皆发菩提之心。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纯陀，是人先于迦叶佛所发大誓愿：‘释迦如来入涅槃时，我当最后奉施饮食。’是故我于毘舍离国，顾命比丘优婆塞那：‘善男子！过三月已，吾当于彼拘尸那竭娑罗双树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纯陀令知。’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须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称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我亦为欲调伏彼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须跋闻已，当来我所，生信敬心，我当为彼说种种法，其人闻已，当得尽漏。’

“善男子！罗阅王频婆娑罗，其王太子名曰善见，业因缘故，生恶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尔时恶人提婆达多，亦因过去业因缘故，复于我所生不善心，欲害于我，即修五通，不久获得，与善见太子共为亲厚。为太子故，现作种种神通之事，从非门出、从门而入，从门而出、非门而入，或时示现象马牛羊、男女之身。善见太子见已，即生爱心、喜心、敬信之心，为是事故，严设种种供养之具而供养之，又复白言：‘大师，圣人！我今欲见曼陀罗花。’时调婆达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从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尽故，都无与者。既不得花，作是思惟：‘曼陀罗树无我、我所，我若自取，当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还

见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惭愧，不能复见善见太子，复作是念：‘我今当往至如来所，求索大众。佛若听者，我当随意教诏勅使舍利弗等。’尔时，提婆达多便来我所，作如是言：‘唯愿如来，以此大众付嘱于我，我当种种说法教化，令其调伏。’我言：‘痴人！舍利弗等聪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犹不以大众付嘱，况汝痴人、食唾者乎？’时提婆达复于我所倍生恶心，作如是言：‘瞿昙！汝今虽复调伏大众，势亦不久，当见磨灭。’作是语已，大地实时六返震动，提婆达多寻时蹙地，于其身边，出大暴风吹诸尘土而污坌之。提婆达多见恶相已，复作是言：‘若我此身现世必入阿鼻地狱，我要当报如是大怨。’时提婆达多寻起往至善见太子所，善见见已即问：‘圣人！何故颜容憔悴，有忧色耶？’提婆达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善见答言：‘愿说其意何因缘尔？’提婆达言：‘我今与汝极成亲爱，外人骂汝以为非理，我闻是事，岂得不忧？’善见太子复作是言：‘国人云何骂辱于我？’提婆达言：‘国人骂汝为未生怨。’善见复言：‘何故名我为未生怨？谁作此名？’提婆达言：‘汝未生时，一切相师皆作是言，是儿生已当杀其父。是故外人皆悉号汝为未生怨，一切内人护汝心故，谓为善见。韦提夫人闻是语已，既生汝身于高楼上，弃之于地，坏汝一指。以是因缘，人复号汝为婆罗留枝。我闻是已，心生愁愤，而复不能向汝说之。’提婆达多以如是等种种恶事，教令杀父：‘若汝杀父，我亦能杀瞿昙沙门。’善见太子问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为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为说其本末，如提婆达所说无异。善见闻已，即与大臣收其父王，闭之城外，以四种兵而守卫之。韦提夫人闻是事已，即至王所，诸守王人遮不听入。尔时夫人生瞋恚心，便呵骂之。时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得往见父王，不审听不？’善见闻已，复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牵母发，拔刀欲斫。尔时耆婆白言：‘大王！有国已来，罪虽极重，不及女人，况所生母？’善见太子闻是语已，为耆婆故，即便放舍。遮断父王衣服、卧具、饮食、汤药，过七日已，王命便终。善见太子见父丧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复以种种恶邪之法而为说之：‘大王！一切业行都无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耆婆复言：‘大王！当知如是业者，罪兼二种：一者、杀害父王，二者、杀须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无能除灭者。’善见王言：‘如来清净无有秽浊，我等罪人云何得见？’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难：‘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见闻已，即来我所，我为说法，重罪得薄，获无根信。’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来定说毕竟涅槃。’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者、实义，二者、假名。假名菩萨闻我三月当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来无常不住，我等何为为是事故，无量世中受大苦恼？如来世尊成就具足无量功德，尚不能坏如是死魔，况我等辈当能坏耶？’善男子！是故我为如是菩萨而作是言：‘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有诸众生生于断见，作如是言：‘一切众生身灭之后，善恶之业无有受者。’我为是人作如是言：‘善恶果报实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过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见，作童子时经八万四千岁，作太子时八万四千岁，及登王位亦八万四千岁，于独处坐，作是思惟：‘众生薄福，寿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随逐之，不自觉知，犹故放逸。是故我当出家修道，断绝四怨：生、老、病、死。’即勅有司于其城外作七宝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宫内妃后、诸子眷属：‘汝等当知，我欲出家，能见听不？’尔时，大臣及其眷属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时。’时善见王将一使人独住堂上，复经八万四千年中，修习慈心。是慈因缘，于后八万四千世中次第得作转轮圣王，三十世中作释提桓因，无量世中作诸小王。善男子！尔时善见岂异人乎？莫作斯观，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及有所。

“又我一时为诸众生说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谓内外因缘、十二因缘、众生、五阴，心界、世间、功德、业行、自在天，世即名为我。’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

“善男子！复于异时，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谁是我耶？何缘故我？’我时即为比丘说言：‘比丘！无我、我所。眼者即是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其生之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虽有业果，无有作者，无有舍阴及受阴者。如汝所问，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谁是我者？即是业也。何缘故我者？即是爱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声出其中。我亦如是，众生、业、爱三因缘故，名之为我。比丘！一切众生，色不是我、我中无色、色中无我，乃至识亦如是。比丘！诸外道辈虽说有我，终不离阴，若说离阴别有我者，无有是处。一切众生，行如幻化、热时之焰。比丘！五阴皆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尔时多有无量比丘，观此五阴，无我、我所，得阿罗汉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我。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阴；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时复说：‘阿那含人现般涅槃，或于中阴入般涅槃。’或复说言：‘中阴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业，如净醍醐。’善男子！我或时说：‘弊恶众生所受中阴，如世间中粗涩麤褐，纯善众生所受中阴，如波罗奈所出白𩚑。’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中阴。

“善男子！我复为彼逆罪众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舍身直入阿鼻地狱。’我复说言：‘昙摩留枝比丘，舍身直入阿鼻地狱，于其中间无止宿处。’我复为彼犍子梵志说言：‘梵志！若有中阴，则有六有。’我复说言：‘无色众生，无有中阴。’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定无中阴。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说有退。何以故？因于无量懈怠、懒惰诸比丘等不修道故，说退五种：一者、乐于多事，二者、乐说世事，三者、乐于睡眠，四者、乐近在家，五者、乐多游行，以是因缘令比丘退。说退因缘复有二种：一、内，二、外。阿罗汉人虽离内因，不离外因，以外因缘故则生烦恼，生烦恼故，则便退失。复有比丘名曰瞿抵，六返退失，退已惭愧，复更进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复或说有时解脱，或说六种阿罗汉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退。

“善男子！经中复说，譬如焦炭，不还为木，亦如瓶坏，更无瓶用；烦恼亦尔，阿罗汉断，终不还生。亦说众生生烦恼因，凡有三种：一者、未断烦恼，二者、不断因缘，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罗汉无二因缘，谓断烦恼为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退。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如来身凡有二种：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应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长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学无学。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有为法。法身即是常、乐、我、净，永离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长非短、非此非彼、非学非无学，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动，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无为法。

“善男子！我经中说：‘云何名为十二因缘？从无名生行，从行生识，从识生名色，从名色生六入，从六入生触，从触生受，从受生爱，从爱生取，从取生有，从有生生，从生则有老死忧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有为。我又一时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缘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缘不从缘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有从缘生亦十二缘，有非缘生非十二缘。有十二缘非缘生者，谓未来世十二支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者，谓阿罗汉所有五阴。有从缘生亦十二缘者，谓凡夫人所有五阴十二因缘。有非缘生非十二缘者，谓虚空、涅槃。’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无为。

“善男子！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作善恶业，舍身之时，四大于此实时散坏，纯善业者心即上行，纯恶业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常。善男子！我于一时为频婆娑罗王而作是言：‘大王！当知色是无常。何以故？从无常因

而得生故。是色若从无常因生，智者云何说言是常？若色是常，不应坏灭，生诸苦恼。今见是色散灭破坏，是故当知色是无常，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断。

“善男子！我经中说：‘我诸弟子受诸香花、金银宝物、妻子奴婢、八不净物，获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舍离。’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说受五欲不妨圣道。又我一时复作是说：‘在家之人得正道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经中说：‘远离烦恼未得解脱，犹如欲界修习世间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作是说，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复我说：‘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在于初禅至第四禅。’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如是法在于色界。又复我说：‘诸外道等先得断四禅烦恼，修习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观四真谛，得阿那含果。’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在无色界。

“善男子！我经中说：‘四种施中，有三种净：一者、施主信因、信果、信施，受者不信因、果与施；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因、果及施；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种施，初三种净。’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施唯意。善男子！我于一时复作是说：‘施者施时以五事施。何等为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辩，以是因缘，施主还得五事果报。’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施即五阴。

“善男子！我于一时宣说：‘涅槃即是远离，烦恼永尽，灭无遗余。犹如灯灭，更无法生，涅槃亦尔。言虚空者，即无所有，譬如世间无所有故，名为虚空。非智缘灭，即无所有，如其有者，应有因缘，有因缘故，应有尽灭，以其无故，无有尽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三无为。

“善男子！我于一时为目连而作是言：‘目连！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迹，是毕竟处，是无所畏，即是大师，即是大果，是毕竟智，即是大忍无碍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难见。目连！若说无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诽谤者堕于地狱？’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涅槃。

“复于一时，我为目连而作是说：‘目连！眼不牢固，至身亦尔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为虚空。食下回转，消化之处，一切音声，皆名虚空。’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虚空无为。

“复于一时，为目连说：‘目连！有人未得须陀洹果住忍法时，断于无量三恶道报，当知不从智缘而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非智缘灭。

“善男子！我又一时为跋波比丘说：‘跋波！若比丘观色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近、若远、若粗、若细，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观已，能断色爱。’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色，四阴名色。’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言，色是四大。

“善男子！我复说言：‘譬如因镜，则有像现。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谓粗细、涩滑、青黄赤白、长短方圆、斜角轻重、寒热饥渴、烟云尘雾，是名造色，犹如响、像。’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四大则有造色，或有四大无有造色。

“善男子！往昔一时，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护持禁戒，若发恶心，当知是时失比丘戒。’我时语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种，从于身口有无作色，以是无作色因缘故，其心虽在恶、无记中，不名失戒，犹名持戒。以何因缘名无作色？非异色因，不作异色因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有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余经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恶法，若不作恶是名持戒。’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决定宣说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圣人色阴乃至识阴，皆是无明因缘所出，一切凡夫亦复如是，从无明生爱，当知是爱即是无明；从爱生取，当知是取即无明、爱；从取生有，是有即是无明、爱、取；从有生受，当知是受即是行、有；从受因缘生于名色、无明、爱、取、有、行、受、触、识、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无心数。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从眼、色、明、恶欲等四，则生眼识。言恶欲者，即是无明。欲性求时，即名为爱。爱因缘取，取名为业。业因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想、受、爱、信、精进、定慧。如是等法，因触而生，然非是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心数。

“善男子！我或时说，唯有一有；或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五有，或言六有。

“善男子！我往一时住迦毘罗卫尼拘陀林时，释摩男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为优婆塞也？’我即为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根完具，受三归依，是则名为优婆塞也。’释摩男言：‘世尊！云何名为一分优婆塞？’我言：‘摩男！若受三归及受一戒，是名一分优婆塞也。’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优婆塞戒不具受得。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恒河边，尔时迦旃延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众生令受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时、或一念，如是之人，成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斋。’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八戒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复能生善牙种子。譬如焦种不生果实，如多罗树，头若断坏，则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复如是。’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为纯陀说：‘四种比丘，一者、毕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告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缘，如是一乘乃至一缘，能为众生作大寂静，永断一切系缚、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众到于一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人皆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须陀洹人，人间天上七返往来，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种，或有中间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阿罗汉人凡有二种，一者、现在，二者、未来、现在亦断烦恼五阴，未来亦断烦恼五阴。’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至阿罗汉不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此经说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实，三、真，四、善，五、净，六、可见。’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说言：‘众生佛性犹如虚空，虚空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内、非外，非是色、声、香、味、触摄，佛性亦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佛性，犹如贫女宅中宝藏，力士额上金刚宝珠，转轮圣王甘露之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犯四重禁、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众生都无善法，佛性是善。’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离众生，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与波斯匿王说于象喻，如盲说象，虽不得象，然不离象。众生说色乃至说识是佛性者，亦复如是，虽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为王说筌篲喻，佛性亦尔。’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作种种说。如盲问乳，佛性亦尔，以是因缘，或有说言犯四重禁、



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悉有佛性，或说言无。

“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国土中二转轮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无有是处。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无是处。’然我乃说：‘从阎浮提、阿鼻地狱，上至阿迦腻吒天。’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十方佛。我亦于诸大乘经中说有十方佛。”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三

“善男子！如是诤论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若人于是生疑心者，犹能摧坏无量烦恼如须弥山，若于是中生决定者，是名执著。”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执著？”

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从他闻，若自寻经，若他故教，于所著事不能放舍，是名执著。”

迦叶复言：“世尊！如是执著，为是善耶？是不善乎？”

“善男子！如是执著，不名为善。何以故？不能摧坏诸疑网故。”

迦叶复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说言不怀疑网？”

“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谓须陀洹人不堕三恶，是人亦当名著、名疑？”

“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见人、树，后时夜行，遥见机根，便生疑想，人耶？树耶？善男子！如人先见比丘、梵志，后时于路遥见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门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见牛与水牛，后遥见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众生先见二物，后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说须陀洹人有堕三恶、不堕三恶，是人何故生于疑心？”

迦叶言：“世尊！如佛所说，要先见已，然后疑者，有人未见二种物时，亦复生疑。何等是耶？所谓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浊水，然未曾见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浅耶？是人未见，云何生疑？”

“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断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众生见有二种，见苦、非苦。苦、非苦者，即是饥渴、寒热、瞋喜、病瘦安隐、老壮、生死、系缚解脱、恩爱别离怨憎聚会。众生见已即便生疑，当有毕竟远离如是苦恼事不？是故众生于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谓是人先来未见浊水，云何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是人先于余处见已，是故于此未曾到处，而复生疑。”

“世尊！是人先见深浅处时，已不生疑，于今何故而复生疑？”

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疑即是著，著即是疑，为是谁耶？”

“善男子！断善根者。”

迦叶言：“世尊！何等人辈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聪明、黠慧、利根，能善分别，远离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断善根。离是四事，心自思惟：‘无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舍于财物，若施有报，当知施主常应贫穷。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说言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是则名为断善根也。”

“复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财物，三事无常、无有停住，若无停住，云何说言，此

是施主、受者、财物？若无受者，云何得果？以是义故，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施者施时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时作善，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复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间法，从子生果，果还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义故，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无有施物。何以故？施物无记。若是无记，云何而得善果报耶？无善恶果，即是无记。财若无记，当知即无善恶果报，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无见无对，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施主若为佛像、天像，命过父母而行施者，即无受者，若无受者，应无果报。若无果报，是为无因，若无因者，是为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无父无母。若言父母是众生因，生众生者，理应常生，无有断绝。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当知无有父母。’

“复作是念：‘无父无母。何以故？若众生身因父母有，一人应具男女二根，然无具者，当知众生非因父母。’

“复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众生。何以故？眼见众生，不似父母，谓身、色、心、威仪、进止，是故父母非众生因。’

“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有四种无：一者、未生名无，如泥团时，未有瓶用；二者、灭已名无，如瓶坏已，是名为无；三者、各异互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名无，如兔角、龟毛。众生父母亦复如是，同此四无。若言父母众生因者，父母死时，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众生因。’

“复作是念：‘若言父母众生因者，应因父母常生众生，然而复有化生、湿生，是故当知，非因父母生众生也。’

“复作是念：‘自有众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长。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娠，又如青雀饮雄雀尿而便得娠，如命命鸟见雄者舞即便得娠。’作是念时，如其不遇善知识者，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善恶果。何以故？有诸众生具十善法，乐于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复疹病集身，中年夭丧，财物损失，多诸忧苦。有行十恶，慳贪嫉妬，懒惰懈怠，不修诸善；身安无病，终保年寿，多饶财宝，无诸愁苦。是故当知无善恶果。’

“复作是念：‘我亦曾闻诸圣人说，有人修善，命终多堕三恶道中；有人行恶，命终生于人天之中；是故当知无善恶果。’

“复作是念：‘一切圣人有二种说，或说杀生得善果报，或说杀生得恶果报，是故当知圣说定不定。圣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当知无善恶果。’

“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有圣人。何以故？若言圣人，应得正道，一切众生具烦恼时修正道者，当知是人正道、烦恼一时俱有，若一时有，当知正道不能破结。若无烦恼而修道者，如是正道为何所作？是故具烦恼者，道不能坏；不具烦恼，道则无用。是故当知，一切世间无有圣人。’

“复作是念：‘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是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八圣道者，其性平等，亦应如是一人得时，一切应得；一人修时，应一切苦灭。何以故？烦恼等故。而今不得，是故当知无有正道。’

“复作是念：‘圣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谓饮食、行住、坐卧、睡眠、喜笑、饥渴、寒热、忧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当知圣人不得圣道；若得圣道，应当永断如是等事。如是

等事如其不断，当知无道。’

“复作是念：‘圣人有身，受五欲乐，亦复骂辱、挝打，于人嫉妬、憍慢，受于苦乐，作善恶业，是因缘故，知无圣人。若有道者，应断是事，是事不断，当知无道。’

“复作是念：‘多怜愍者，名为圣人。何因缘故，名为圣人？道因缘故，名为圣人。若道性怜愍，便应愍念一切众生，不待修已然后方得。如其无愍，何故圣人因得圣道，能怜愍耶？是故当知世无圣道。’

“复作是念：‘一切四大不从因生，众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观众生是边应到、彼不应到。若有圣道，性应如是。然今不尔，是故当知世无圣人。’

“复作是念：‘若诸圣人有一涅槃，当知是则无有圣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舍。若诸圣人涅槃多者，是则无常。何以故？可数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时，一切应得。涅槃若多，是则有边，如其有边，云何名常？若有说言涅槃体一、解脱是多，如盖是一，牙齿是多。是义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以有边故，是应无常。若无常者，云何得名为涅槃耶？涅槃若无，谁为圣人？是故当知无有圣人。’

“复作是念：‘圣人之道，非因缘得。若圣人道非因缘得，何故一切不作圣人？若一切人非圣人者，当知是则无有圣人及以圣道。’

“复作是念：‘圣说正见，有二因缘：一者、从他闻法，二者、内自思惟。是二因缘，若从缘生，所从生者，复从缘生，如是展转，有无穷过。若是二事不从缘生，一切众生何故不得？’作是观时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众生深见如是无因无果，是人能断信等五根。善男子！断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钝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恶道；破僧亦尔。”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时当能还生善根？”

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时还生善根，初入地狱、出地狱时。善男子！善有三种，过去、现在、未来。若过去者，其性自灭，因虽灭尽，果报未熟，是故不名断过去果。断三世因，故名为断。”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断三世因名断善根，断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为是过去，为是现在，为是未来，为遍三世？若过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当知非过去也。若未来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说一切众生必定当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断？若现在者，复云何常？何故复言必定可见？如来亦说，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实，四、善，五、净，六、可见。若断善根有佛性者，则不得名断善根也。若无佛性，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若言佛性亦有、亦断，云何如来复说是常？”

佛言：“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有四种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别答，三者、随问答，四者、置答。

“善男子！云何定答？若问恶业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应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问如来一切智不？是应定答是一切智。若问佛法是清静不？是应定答必定清静。若问如来弟子如法住不？是应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

“云何分别答？如我所说四真谛法。云何为四？苦、集、灭、道。何谓苦谛？有八苦故，名曰苦谛。云何集谛？五阴因故，名为集谛。云何灭谛？贪欲、瞋、痴毕竟尽故，名为灭谛。云何道谛？三十七助道法故，名为道谛。是名分别答。

“云何随问答？如我所说，一切法无常。复有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于无常？’答言：‘如来为有为法，故说无常。无我亦尔。’如我所说一切法烧他。又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一切烧？’答言：‘如来为贪、瞋、痴说一切烧。’

“善男子！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三念处、首楞严等八万亿诸三昧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五智印等三万五千诸三昧门、金刚定等，四千二百诸三昧门，方便三昧无量无边，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则有七事：一、常，二、我，三、乐，四、净，五、

真，六、实，七、善。是名分别答。

“善男子！后身菩萨佛性有六：一、常，二、净，三、真，四、实，五、善，六、少见。是名分别答。

“如汝先问，断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来佛性，亦有后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来故，得名为无。毕竟得故，得名为有。是名分别答。

“如来佛性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后身佛性现在、未来少可见故，得名现在，未具见故，名为未来。如来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则不尔，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后身菩萨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

“九住菩萨佛性六种：一、常，二、善，三、真，四、实，五、净，六、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

“八住菩萨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善，五、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

“五住菩萨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可见，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种佛性、六种佛性、七种佛性，断善根人必当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别答。

“若有说言，断善根者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名置答。”

迦叶菩萨言：“世尊！我闻不答，乃名置答。如来今者何因缘，答而名置答？”

“善男子！我亦不说置而不答乃说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复有二种：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义故，得名置答。”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云何名因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过去、现在、未来，非是过去、现在、未来？”

佛言：“善男子！五阴二种：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阴，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果五阴，亦是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过去、现在、未来。善男子！一切无明烦恼等结，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从无明、行及诸烦恼得善五阴，是名佛性。从善五阴，乃至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于经中先说，众生佛性如杂血乳；血者即是无明、行等一切烦恼，乳者即是善五阴也。是故我说，从诸烦恼及善五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众生身，皆从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尔。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断少烦恼，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罗汉人，犹如生酥；从辟支佛至十住菩萨，犹如熟酥；如来佛性，犹如醍醐。善男子！现在烦恼为作障故，令诸众生不得睹见。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尔。是名分别答。”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五种、六种、七种佛性若未来有者，云何说言断善根人有佛性耶？”

佛言：“善男子！如诸众生有过去业，因是业故，众生现在得受果报。有未来业，以未生故，终不生果。有现在烦恼，若无烦恼，一切众生应当了了现见佛性，是故断善根人，以现在世烦恼因缘，能断善根，未来佛性力因缘故，还生善根。”

迦叶言：“世尊！未来云何能生善根？”

“善男子！犹如灯、日，虽复未生，亦能破暗。未来之生，能生众生未来佛性，亦复如是。是名分别答。”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阴是佛性者，云何说言众生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何缘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说众生佛性是中道耶？”

迦叶言：“世尊！我实不失意，直以众生于此中道不能解故，故发斯问。”

“善男子！众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时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为众生得开解故，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何以故？凡夫众生或言佛性住五阴中，如器中有果；或言离阴而有，犹如虚空；是故如来说于中道。众生佛性非内六入、非外六入，内外合故，名为中道。是故如

来宣说佛性即是中道，非内、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非内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于无量劫在外道中，断诸烦恼，调伏其心，教化众生，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内道。何以故？菩萨虽于无量劫中修习外道，若离内道，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内道。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来金刚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以故？不虚诳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处、首楞严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刚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即是内善思惟。何以故？离善思惟，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内善思惟。或有说言佛性即是从他闻法。何以故？从他闻法，则能内善思惟，若不闻法，则无思惟，是以佛性即是从他闻法。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复有说言佛性是外，谓檀波罗蜜，从檀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说言檀波罗蜜即是佛性。或有说言佛性是内，谓五波罗蜜。何以故？离是五事，当知则无佛性因果，是以说言五波罗蜜即是佛性。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在内，譬如力士额上宝珠。何以故？常、乐、我、净如宝珠故，是以说言佛性在内。或有说言佛性在外，如贫宝藏。何以故？方便见故。佛性亦尔，在众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见之。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众生佛性非有、非无。所以者何？佛性虽有，非如虚空。何以故？世间虚空，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见；佛性可见，是故虽有，非如虚空。佛性虽无，不同兔角。何以故？兔毛、兔角，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虽无，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诸众生不断不灭，犹如灯焰，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无？一切众生现在未有一切佛法常、乐、我、净，是故名无。有无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说众生佛性非有非无。

“善男子！如有人问，是种子中有果无耶？应定答言，亦有亦无。何以故？离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无。以是义故，亦有亦无。所以者何？时节有异，其体是一。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若言众生中别有佛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即佛性，佛性即众生；直以时异，有净不净。善男子！若有问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应定答言，亦生、不生。”

“世尊！如世人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

“善男子！若有说言乳中有酪，是名执著。若言无酪，是名虚妄。离是二事，应定说言，亦有亦无。何故名有？从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为有。云何名无？色味各异，服用不同，热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热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缘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缘，一切世人何故不说？若无因缘，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谁作次第奶、酪、生苏、熟苏、醍醐？是故知酪先无今有，若先无今有，是无常法。善男子！若有说言，乳有酪性，能生于酪，水无酪性，故不生酪，是义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奶酪之性。所以者何？因于水草，则出奶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无者，是名虚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虚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应定有乳性，何因缘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无因缘，当知是酪本无今有。是故智者应言乳中非有酪性、非无酪性。善男子！是故如来于是经中说如是言，一切众

生定有佛性，是名为著；若无佛性，是名虚妄；智者应说众生佛性亦有亦无。

“善男子！四事和合，生于眼识。何等为四？眼、色、明、欲。是眼识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从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识，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是故当知无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复如是。若有说言，水无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异因、异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从一因生。善男子！如从四事生于眼识，不可复说从此四事应生耳识。善男子！离于方便，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须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见离方便从乳得酪，谓得生酥亦应如是离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于是经中说，因生故法有，因灭故法无。善男子！如盐性咸，能令非咸使咸。若非咸物先有咸性，世人何故更求盐耶？若先无者，当知先无今有。以余缘故，而得咸也。若言一切不咸之物皆有咸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盐能令咸，若本无性，虽复有盐，不能令咸。譬如种子自有四大，缘外四大，而得增长芽、茎、枝、叶，盐性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不咸之物先有咸性者，盐亦应有微不咸性，是盐若有如是二性，何因缘故，离不咸物，不可独用？是故知盐本无二性。如盐，一切不咸之物亦复如是。若言外四大种力能增长内四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次第说故，不从方便乳中得酪、生酥，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复如是。若说从外四大增内四大，不见从内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无形质，见昂星时果则出生，足长五寸。如是果者，实不因于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二部经，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云何名为随自意说？如五百比丘问舍利弗：‘大德！佛说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脱，自应识之，何缘方作如是问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意谓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复有说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谓爱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或有说言：‘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饮食五欲，即是身因。’尔时，五百比丘各各自说己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礼拜毕已，却坐一面，各以如上己所解义向佛说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诸人，谁是正说？谁不正说？’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无非正说。’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为欲界众生说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经，名随自意说。

“云何名为随他意说？如巴咤罗长者来至我所，作如是言：‘瞿昙！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长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长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佛言：‘长者！舍卫国内波斯匿王，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汝知不耶？’长者答言：‘瞿昙！我久知之。’佛言：‘汝久知者，可得即是旃陀罗不？’长者言：‘瞿昙！我虽知是旃陀罗，然我此身非旃陀罗。’佛言：‘长者！汝得是义，知旃陀罗，非旃陀罗。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长者！我实知幻、知幻人、知幻果报、知幻伎术，我知杀、知杀人、知杀果报、知杀解脱，乃至知邪见、知邪见人、知邪见果报、知邪见解脱。长者！若说非幻之人名为幻人，非邪见人说邪见人，得无量罪。’长者言：‘瞿昙！如汝所说，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佛言：‘长者！是罪因缘，不必失财，乃当因是堕三恶道。’是时长者闻恶道名，心生恐怖，白佛言：‘圣人！我今失意获得大罪。圣人今者是一切智，应当了知获得解脱。我当云何得脱地狱、饿鬼、畜生？’尔时我为说四真谛，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心生惭愧，向佛忏悔：‘我本愚痴，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从今日，归依三宝。’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是名随他意说。

“云何名为随自他说？如我所说，如一切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智人说无，我亦说无。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无常、苦、无我、可断，我亦说有。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常、我、净，无有是处，我亦如是说无是处。是名随自他说。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住菩萨少见佛性，是名随他意说。何故名少见？十住菩萨得首楞严等三昧三千法门，是故了了，自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见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说十住菩萨少见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不断、不灭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我说如是，汝说亦尔，是名随自他意说。

“善男子！如来或时为一法故，说无量法。如经中说，一切梵行因善知识。一切梵行，因虽无量，说善知识，则已摄尽。如我所说，一切恶行，邪见为因。一切恶行，因虽无量，若说邪见，则已摄尽。或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心为因。是菩提因，虽复无量，若说信心，则已摄尽。善男子！如来虽说无量诸法以为佛性，然不离于阴、入、界也。

“善男子！如来说法为众生故，有七种语：一者、因语，二者、果语，三者、因果语，四者、喻语，五者、不应说语，六者、世流布语，七者、如意语。

“云何名因语？现在因中，说未来果，如我所说。善男子！汝见众生乐杀乃至乐行邪见，当观是人即地狱人。善男子！若有众生不乐杀生乃至邪见，当观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语。

“云何果语？现在果中说过去因，如经中说。善男子！如汝所见贫穷众生，颜貌丑陋、不得自在，当知是人定有破戒、妬心、瞋心、无惭愧心。若见众生多财巨富、诸根完具、威德自在，当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惭愧，无有妬、瞋，是名果语。

“云何因果语？如经中说，善男子！众生现在六入触因，是名过去业果，如来亦说名之为业，是业因缘得未来果。是名因果语。

“云何喻语？如说师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龙王、波利质多罗树、七宝聚、大海、须弥山、大地、大雨、船师、导师、调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罗门、沙门、大城、多罗树，如是喻经，名为喻语。

“云何不应语？我经中说，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为波斯匿王说四方山来；如为鹿母优婆夷说，若娑罗树能受八戒，则得受于人天之乐；如说十住菩萨有退转心，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宁说须陀洹人堕三恶道，不说十住有退转心。是名不应语。

“云何世流布语？如佛所说，男女、大小、去来、坐卧、车乘、房舍、瓶衣、众生、常、乐、我、净、军林、城邑、僧幻、合散，是名世流布语。

“云何如意语？如我呵责毁禁之人，令彼自责，护持禁戒。如我赞叹须陀洹人，令诸凡夫生于善心。赞叹菩萨，为令众生发菩提心。说三恶道所有苦恼，为令修习诸善法故。说一切烧，唯为一切有为法故，无我亦尔。说诸众生悉有佛性，为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语。”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六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四

“善男子！如来复有随自意语。如来佛性则有二种：一者、有，二者、无。有者，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慈大悲、首楞严等无量三昧、金刚等无量三昧、方便等无量三昧、五智印等无量三昧，是名为有。无者，所谓如来过去诸善、不善、无记业因果报、烦恼、五阴、十二因缘，是名为无。善男子！如有、无，善、不善，有漏、无漏，世间、非世间，圣、非圣，有为、无为，实、不实，寂静、非寂静，净、非净，界、非界，烦恼、非烦恼，取、非取，受记、非受记，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时、非时，常、无常，我、无我，乐、无乐，净、无净，色受想行识、非色受想行识，内入、非内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缘、非十二因缘，是名如来佛性有无。乃至一阐提佛性有无，亦复如是。

“善男子！我虽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不解佛如是等随自意语。善男子！如是语者，后身菩萨尚不能解，况于二乘、其余菩萨？善男子！我往一时在耆闍崛山，与弥勒菩萨共论世谛，舍利弗等五百声闻于是事中都不识知，何况出世第一义谛？



“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阐提有，善根人无。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阐提无。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无。善男子！我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义者，不应难言，一阐提人定有佛性、定无佛性。若言众生悉有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如来如是随自意语，众生云何一向作解？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众生：一者、常没，二者、暂出还没，三者、出已则住，四者、出已遍观四方，五者、遍观已行，六者、行已复住，七者、水陆俱行。言常没者，所谓大鱼，受大恶业，身重处深，是故常没。暂出还没者，如是大鱼受恶业故，身重处浅，暂见光明，因光故出，重故还没。出已住者，谓氐弥鱼，身处浅水，乐见光明，故出已住。遍观方者，所谓鰌鱼，为求食故，遍观四方，是故观方。观已行者，谓是鰌鱼，遥见余物，谓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观已行。行已复住者，是鱼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复住。水陆俱行者，即是龟也。

“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种众生，从初常没乃至第七，或入或出。所言没者，有人闻是《大涅槃经》，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常、乐、我、净、终不毕竟入于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当得成菩提之道；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辟支佛等必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是语已，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书，非是佛经。’是人尔时远离善友，不闻正法，虽时得闻，不能思惟，虽复思惟，不思惟善，不思善故，如恶法住。恶法住者，则有六种：一者、恶，二者、无善，三者、污法，四者、增有，五者、恼热，六者、受恶果。是名为没。何故名没？无善心故，常行恶故，不修对治故，是名为没。所言恶者，圣人呵责故，心生怖畏故，善人远离故，不益众生故，是名为恶。言无善者，能生无量恶果报故，常为无明所缠绕故，乐与恶人为等侣故，无有修善诸方便故，其心颠倒常错谬故，是名无善。言污法者，常污身口故，污净众生故，增不善业故，远离善法故，是名污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狱、畜生、饿鬼，不能修习解脱之法，身、口、意业不厌诸有，是名增有。言恼热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恼热，远离寂静，则名为热，受地狱报故名为热，烧诸众生故名为热，烧诸善法故名为热。善男子！信心、清凉，是人具足，是故名热。言受恶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堕地狱、饿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恶事复名恶果，一者、烦恼恶，二者、业恶，三者、报恶，是名受恶果报。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断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谤三宝、用僧鬘物、能作种种非法之事，是因缘故，沈没在于阿鼻地狱，所受身形纵广八万四千由旬，是人身、口、心业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虽有无量诸佛出世，不闻不见，是故名常没，如恒河中大鱼。

“善男子！我虽复说一阐提等，名为常没。复有常没，非一阐提。何者是耶？如人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没。善男子！有四善事获得恶果。何等为四？一者、为胜他故读诵经典，二者、为利养故受持禁戒，三者、为他属故而行布施，四者、为于非想非非想处故系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恶果报。若人修习如是四事，是名没已还出，出已还没。何故名没？乐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见明故，明者即是闻、戒、施、定。何故还没？增长邪见、生憍慢故。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有众生乐诸有， 为有造作善恶业， 是人迷失涅槃道， 是名暂出还复没。  
行于黑暗生死海， 虽得解脱杂烦恼， 是人还受恶果报， 是名暂出还复没。’

“善男子！如彼大鱼因见光故，暂得出水，其身重故，还复沈没。如上二人亦复如是。善男子！或复有人乐著三有，是名为没。得闻如是《大涅槃经》，生于信心，是名为出。何因缘故名之为出？闻是经已，远离恶法，修习善法，是名为出。是人虽信，亦不具足。何因缘故信不具足？是人虽信大般涅槃常、乐、我、净，言如来身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来则有二种涅槃：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涅槃无常、乐、我、净，无为涅槃有常、

乐、我、净。虽信佛性是众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善男子！信有二种：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虽复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为信不具足。信复有二：一、从闻生，二、从思生。是人信心从闻而生，不从思生，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无因果、三宝性异、信诸邪语、富兰那等，是名信邪。是人虽信佛、法、僧宝，不信三宝同一性相；虽信因果，不信得者。是故名为信不具足。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缘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

“复何因缘名不具足？戒有二种：一、威仪戒，二、从戒戒。是人唯具威仪等戒，不具从戒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作戒，二者、无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无作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从身口得于正命，二、从身口不得正命。是人虽从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求戒，二者、舍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舍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随有，二者、随道。是人唯具随有之戒，不具随道，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善戒，二者、恶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恶戒，是人深信是二种戒俱有善果，是故名为戒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闻亦不具足。云何名为闻不具足？如来说十二部经，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为闻不具足。虽复受持是六部经，不能读诵、为他解说，无所利益，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又复受是六部经已，为论议故、为胜他故、为利养故、为诸有故，受持、读诵、解说，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闻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养和上、诸师、有德之人。是诸师等，于是人所生爱念心，以是因缘，教授其法。是人至心受持、诵习，持、诵习已获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则得正义，得正义已身心寂静，身心寂已则生喜心，喜心因缘心则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见，正知见已于诸有中心生厌悔，悔诸有故能得解脱。是人无有如是等事，是故名为闻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人虽复行于财施，为求有故；虽行法施，亦不具足。何以故？秘不尽说，畏他胜故，是故名为施不具足。财、法二施各有二种：一者、圣，二者、非圣。圣者施已，不求果报；非圣施已，求于果报。圣者法施为增长法，非圣法施为增诸有。如是之人，为增财故而行财施，为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为施不具足。复次，是人受六部经，见受法者而供给之，不受法者则不供给，是故名为施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别，是人不能分别如来是常、无常。如来于此《涅槃经》中说言，如来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脱，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梵行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舍，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佛性，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四谛苦、集、灭、道，不能分别四真谛故不知圣行，不知圣行故不知如来，不知如来故不知解脱，不知解脱故不知涅槃，是故名为智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如是五事，则有二种：一、增善法，二、增恶法。云何名为增长恶法？是不人不见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于同行中自谓为胜，是故亲近同己恶友；既亲近已，复得更闻不具足法，闻已心喜，其心染著，起于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亲近在家，亦乐闻说在家之事，远离清净出家之法，以是因缘增长恶法。增恶法故，身、口、意等起不净业，三业不净故，增长地狱、畜生、饿鬼，是名暂出还没。暂出还没者，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提婆达多、瞿伽离比丘、憍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满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旷野

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净洁长者、求有优婆塞、舍勒释种、象长者、名称优婆夷、光明优婆夷、难陀优婆夷、军优婆夷、铃优婆夷，如是等人，名为暂出还没。譬如大鱼见明故出，身重故没。

“第二之人，深自知见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乐谿未闻，闻已乐受，受已乐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长善法，增善法故终不复没，是名为住。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舍利弗、大目犍连、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比丘、阿菟楼陀、童子迦叶、摩诃迦叶、十力迦叶、瘦瞿昙弥比丘尼、波陀罗花比丘尼、胜比丘尼、实义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净比丘尼、不退转比丘尼、频婆娑罗王、郁伽长者、须达多长者、释摩男、贫须达多、鼠狼长者子、名称长者、具足长者、师子将军、优波离长者、刀长者、无畏优婆夷、善住优婆夷、爱法优婆夷、勇健优婆夷、天得优婆夷、善生优婆夷、具身优婆夷、牛得优婆夷、旷野优婆夷、摩诃斯那优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名为住。云何为住？常乐睹见善光明故，以是因缘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终不造恶，是名为住。如低弥鱼乐见光明，不沈不没，如是等众亦复如是。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人善能分别义，至心求于沙门果，若能呵责一切有，是人名为如法住。

若能供养无量佛，则能无量世修道，若受世乐不放逸，是人名为如法住。

亲近善友听正法，内善思惟如法住，乐见光明修习道，获得解脱安隐住。’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己，求近善友。如是善友，当观是人贪欲、瞋恚、愚痴、思觉，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贪欲多者，即应为说不净观法，瞋恚多者为说慈悲，思觉多者教令数息，著我多者当为分析十八界等。是人闻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获得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得是观已次第复观十二因缘，如是观已次得煖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悉有煖法。何以故？如佛所说，三法和合，名为众生，一、寿，二、煖，三、识。若从是义，一切众生应先有煖，云何如来说言煖法因善友生？”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有煖法者，一切众生至一阐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说煖法，要因方便，然后乃得，本无今有。以是义故，非诸众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应难言一切众生皆有煖法。善男子！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众生有者，欲界众生亦皆应有；欲界无故，当知一切不必都有。善男子！色界虽有，非一切有。何以故？我弟子有，外道则无。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必都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观六行，我诸弟子具足十六，是十六行，一切众生不必都有。”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煖法，云何名煖？为自性煖？为他故煖？”

佛言：“善男子！如是煖法，自性是煖，非他故煖。”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来先说，马师满宿无有煖法。何以故？于三宝所无信心故，是故无煖。当知信心即是煖法。”

“善男子！信非煖法。何以故？因于信心获得煖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观四谛故，是故名之为十六行，行即是智。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为煖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八圣道之火相，故名为煖。善男子！譬如攒火，先有煖气，次有火生，后则烟出。是无漏道，亦复如是，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须陀洹果，烟者即是修道断结。”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为，是法报得色界五阴，是故名有。是因缘故，复名有为。若是有为，云何能为无漏道相？”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如是煖法，虽是有为、有法，还能破坏有为、有法，是故能为无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马，亦爱亦策。煖心亦尔，爱故受生，厌故观行，是故虽复有法、有为，而能与彼正道作相。得煖法人，七十三种，欲界十种。是人具足一切烦恼，从断一分至于九分，如欲界、初禅乃至无所有处，亦复如是，是名七十三

种。如是等人得煖法已，则不复能断于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种：一、遇善友，二、遇恶友。遇恶友者暂出还没。遇善友者遍观四方，观四方者即是顶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故得名遍观四方。得顶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尔，性亦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得世第一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缘于一谛，如是忍法缘一谛已，乃至见断烦恼，得须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观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谛。”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须陀洹人所断烦恼，犹如纵广四十里水，其余在者如一毛滴，此中云何说断三结名须陀洹？一者、我见，二者、非因见因，三者、疑网。世尊！何因缘故，名须陀洹遍观四方？复何因缘名须陀洹？复何因缘说须陀洹喻以鲑鱼？”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人虽复能断无量烦恼，此三重故，亦摄一切须陀洹人所断结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游巡时，虽有四兵，世人但言王来、王去。何以故？世间重故。是三烦恼亦复如是。何因缘故名之为重？一切众生常所起故、微难识故，是故名重。如是三结难可断故，能为一切烦恼因故，是三对治之怨敌故，谓戒、定、慧。善男子！有诸众生闻须陀洹能断如是无量烦恼，则生退心，便作是言：‘众生云何能断如是无量烦恼？’是故如来方便说三。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观四方？善男子！须陀洹人观于四谛，获得四事：一者、住坚固道，二者、能遍观察，三者、能如实见，四者、能坏大怨。坚固道者，是须陀洹所有五根无能动者，是故名为住坚固道。能遍观者，悉能呵责内外烦恼。如实见者，即是忍智。坏大怨者，谓四颠倒。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须陀洹者？善男子！须名无漏，陀洹名修习，修习无漏名须陀洹。善男子！复有须者名流，流有二种：一者、顺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须陀洹。”

迦叶菩萨言：“世尊！若从是义，何因缘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不得名为须陀洹耶？”

“善男子！从须陀洹乃至诸佛，亦得名为须陀洹。若斯陀含乃至诸佛无须陀洹，云何得名斯陀含乃至佛？一切众生名有二种：一者、旧，二者、客。凡夫之时在世名字，既得道已更为立名，名须陀洹。以先得故，名须陀洹。以后得故，名斯陀含。是人亦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种：一者、解脱，二者、涅槃。一切圣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须陀洹者亦名菩萨。何以故？菩萨者即是尽智及无生智。须陀洹人亦复求索如是二智，是故当知须陀洹人得名菩萨。须陀洹人亦得名觉。何以故？正觉见道，断烦恼故，正觉因果故，正觉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罗汉亦复如是。善男子！是须陀洹凡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钝根。钝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钝根人，复有五种，或有六、五、四、三、二种。利根之人，现在获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以鲑鱼？善男子！鲑鱼有四事：一者、骨细故轻，二者、有翅故轻，三者、乐见光明，四者、衔物坚持。须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细者喻烦恼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毘婆舍那，乐见光明喻于见道，衔物坚持喻闻如来说无常、苦、无我、不净，坚持不舍。犹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罗长者见已心惊，魔见长者其心动已，即语长者：‘我先所说四真谛者，是说不真。今当为汝更说五谛、六阴、十三入、十九界。’长者闻已，寻观法相，都无此理，是故坚持，其心不动。”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须陀洹先得道故，名须陀洹；以初果故，名须陀洹。若先得道名须陀洹者，得苦法忍时，何故不得名须陀洹，乃名为向？若以初果名须陀洹，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为须陀洹？”

“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如汝所问，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须陀洹者，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是人尔时具足八智及十六行。”

迦叶言：“世尊！得阿那含亦复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须陀洹？”

“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种：一者、共，二者、不共。无漏十六行亦有二种：一者、

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须陀洹人舍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舍向果八智，得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即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须陀洹。

“善男子！须陀洹人缘于四谛，阿那含人唯鰓一谛，是故初果名须陀洹。以是因缘喻以鰓鱼，遍观已行。行者即是斯陀含人，系心修道，为断贪欲、瞋、痴、憍、慢，如彼鰓鱼，遍观方已，为食故行。行已复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种：一者、现在得阿那含，进修即得阿罗汉果；二者、贪著色界、无色界中寂静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复有五种：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无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复有六种：五种如上，加现在般涅槃。复有七种：六种如上，加无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复有二种：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钝根。复有二种：一者、精进，无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复有二种：一者、具精进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众生有二种业，一者、作业，二者、受生业。中涅槃者，唯有作业，无受生业，是故于中而般涅槃。舍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于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种心：一者、非学非无学，二者、学，三者、无学，四者、非学非无学，入于涅槃。云何复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种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为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复有二种：一者、作业，二者、生业。是人舍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尽其寿命，入于涅槃。”

迦叶菩萨言：“世尊！若言尽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

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后乃断三界烦恼，是故名为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涅槃者，常修行道，有为三昧力故，能断烦恼，入于涅槃，是名行般涅槃。无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当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为三昧力故，寿尽则得入于涅槃，是名无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禅已，是入生于初禅爱心，以是因缘，退生初禅。是有二流：一、烦恼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寿尽，生二禅爱，以爱因缘生于二禅。至第四禅亦复如是。是四禅中复有二种：一者、入无色界，二者、入五净居。如是二人，一、乐三昧，二、乐智慧。乐智慧者，入五净居；乐三昧者，入无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禅，有五阶差，二者、不修。云何为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处无小天。修上中者，处善见天。修上品者，处善可见天。修中品者，处无热天。修下品者，处少广天。如是二人，一、乐论议，二、乐寂静。乐寂静者入无色界，乐论议者处五净居。复有二种，一者、修熏禅，二者、不修熏禅。修熏禅者入五净居，不修熏禅者生无色界。尽其寿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于无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禅五差，若修四禅五差，则能呵责无色界定。”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则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现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则无？”

佛言：“善男子！是人现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虽有比丘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众缘不具，是故不得现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时在舍卫国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我时即告阿难言：‘汝今当为如是比丘具诸所须。’尔时，阿难将是比丘至祇陀林，与好房舍。是时比丘语阿难言：‘大德！唯愿为我庄严房舍，净洁修治，七宝严丽，悬缯幡盖。’阿难言：‘世间贫者乃名沙门，我当云何能办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为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当还往至世尊所。’尔时，阿难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从我求索种种庄严、七宝、幡盖，不审是事当云何耶？’我于尔时复告阿难：‘汝今还去，随比丘意，所须之物，为办具之。’尔时，阿难即还房中，为是比丘事事具辨。比丘得已，系念修道，不久即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善男子！无量众生应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乱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复有众生多喜教化，其心忽务，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现在涅槃。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舍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无者，善男子！是人观于欲界烦恼因缘有二：一者、内，二者、外。而色界中无外因缘。欲界复有二种爱心：一者、欲

爱，二者、色爱。观是二爱，至心呵责，既呵责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呵责诸粗烦恼，所谓慳贪、瞋、妬、无惭、无愧，以是因缘，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故欲界中有涅槃，色界中无。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种，谓上、中、下。上者，舍身未离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离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离欲界已，至色界边，乃得涅槃。喻以鰓鱼得食已住，是人亦尔。云何名住？处在色界及无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狱、畜生、饿鬼，是故名住。已断无量诸烦恼结，余少在故，是故名住。复何因缘名之为住？终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无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远离二爱慳贪、瞋恚，是故名住。

“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犹如神龟水陆俱行。何因缘故喻之以龟？善藏五根故。阿罗汉乃至诸佛亦复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龟。言水陆者，水喻世间，陆喻出世。是诸圣等亦复如是，能观一切恶烦恼故，到于彼岸，是故喻以水陆俱行。

“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种众生，虽有鱼龟之名，不离于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从一阐提上至诸佛虽有异名，然亦不离于佛性水。善男子！是七众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脱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

迦叶菩萨言：“世尊！若有因则有果，若无因则无果。涅槃名果，常故无因。若无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门，名沙门果。云何沙门？云何沙门果？”

“善男子！一切世间有七种果：一者、方便果，二者、报恩果，三者、亲近果，四者、余残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报果，七者、远离果。方便果者，如世间人秋多收谷，咸相谓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业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种子。远因者，谓水、粪、人功。是名方便果。

“报恩果者，如世间人供养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养之果。’子能报恩，名之为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即是父母过去纯善之业。远因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报恩果。

“亲近果者，譬如有人亲近善友，或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是人唱言：‘我今已得亲近果报。’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信心，远者善友。是名亲近果。

“余残果者，如因不杀得第三身，延年益寿，是名残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即是身、口、意净。远者，即是延年益寿。是名残果。

“平等果者，谓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众生修十善业。远因者，所谓三灾。是名平等果。

“果报果者，如人获得清净身已，修身、口、意清净三业，是人便说：‘我得报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现在身、口、意净。远因者，所谓过去身、口、意净。是名果报果。

“远离果者，即是涅槃，离诸烦恼、一切善业。是涅槃因复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即是三解脱门。远因者，即无量世所修善法。

“善男子！如世间法，或说生因，或说了因；出世之法亦复如是，亦说生因，亦说了因。善男子！三解脱门、三十七品，能为一切烦恼作不生因，亦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远离烦恼，则得了了见于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无有生因。

“善男子！如汝所问，云何沙门那，云何沙门果者，善男子！沙门那者即八正道，沙门果者从道毕竟永断一切贪、瞋、痴等，是名沙门那、沙门果。”

迦叶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八正道者名沙门那？”

“善男子！世言沙门，名之为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断一切乏，断一切道，以是义故，名八正道为沙门那。从是道中，获得果故，名沙门果。善男子！又沙门那者，如世间人有乐静者，亦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行者离身、口、意恶、邪命等，得乐寂静，

是故名之为沙门那。善男子！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为沙门那。善男子！阿罗汉人修是道者，得沙门果，是故得名到于彼岸。阿罗汉果者即是无学、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为到于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罗汉永断三世生因缘故，是故自说我生已尽。亦断三界五阴果故，是故复言我生已尽。所修梵行已毕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舍学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办；修道得果，亦言已办。获得尽智、无生智故，唱言我生已尽，尽诸有结。以是义故，名阿罗汉得到彼岸。如阿罗汉，辟支佛亦复如是。菩萨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罗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名为具足六波罗蜜。何以故？得六波罗蜜果故，以得果故，名为具足。

“善男子！是七众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习如是四事，则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谤佛法僧，是故得名为常沈没。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亲近善知识者，至心听受如来正法，内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习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死河到于彼岸。若有说言一阐提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虚妄。

“善男子！是七种人，或有一人具七，或有七人各一。善男子！若有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人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八圣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有说言八圣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有二种人谤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虽信，不解义故。善男子！若人信心，无有智慧，是人则能增长无明。若有智慧，无有信心，是人则能增长邪见。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说言无有佛、法、僧宝。信者无慧，颠倒解义，令闻法者谤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说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无智慧故，是人能谤佛法僧宝。善男子！若有说言一阐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有言一阐提人舍一阐提，于异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说言一阐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续不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是不谤三宝。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常、乐、我、净，不作不生烦恼因缘，故不可见，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一切众生都无佛性，犹如兔角，从方便生，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众生佛性，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何以故？虚空常故、兔角无故，是故得言亦有亦无。有故破兔角，无故破虚空，如是说者不谤三宝。

“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万法，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记尽名佛性。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是名如来随自意语。随意语故名为如来，随意语故名阿罗呵，随意语故名三藐三佛陀。”

###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六

###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五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众生佛性犹如虚空，云何名为如虚空耶？”

“善男子！虚空之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非过去。何以故？无现在故。法若现在，可说过去，以无现在，故无过去。亦无现在。何以故？无未来



故。法若未来，可说现在，以无未来，故无现在。亦无未来。何以故？无现在、过去故。若有现在、过去，则有未来，以无现在、过去故，则无未来。以是义故，虚空之性非三世摄。善男子！以虚空无故，无有三世，不以有故无三世也。如虚空花，非是有故，无有三世。虚空亦尔，非是有故，无有三世。善男子！无物者，即是虚空，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无故，非三世摄；佛性常故，非三世摄。善男子！如来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无变易，以是义故，无有三世，犹如虚空。善男子！虚空无故，非内、非外；佛性常故，非内、非外；故说佛性犹如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中无罣碍处，名为虚空。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一切佛法无有罣碍，故言佛性犹如虚空。以是因缘，我说佛性犹如虚空。”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佛性、涅槃，非三世摄，而名为有，虚空亦非三世所摄，何故不得名为有耶？”

佛言：“善男子！为非涅槃名为涅槃，为非如来名为如来，为非佛性名为佛性。云何名为非涅槃耶？所谓一切烦恼有为之法，为破如是有为烦恼，是名涅槃。非如来者，谓一阐提至辟支佛，为破如是一阐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来。非佛性者，所谓一切墙壁、瓦石、无情之物，离如是等无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间，无非虚空对于虚空。”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亦无非四大对，而犹得名四大是有。虚空无对，何故不得名之为有？”

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摄，虚空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见可证，是色、足迹、章句，是有、是相、是缘、是归依处，寂静、光明、安隐、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摄。虚空之性无如是法，是故名无。若有离于如是等法更有法者，应三世摄。虚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摄。善男子！如世人说，虚空名为无色、无对、不可睹见，若无色、无对、不可见者，即心数法。虚空若同心数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摄，若三世摄即是四阴，是故离四阴已，无有虚空。

“复次，善男子！诸外道言，夫虚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虚空若尔是色法者，即是无常，是无常故，三世所摄。云何外道说非三世？若三世摄则非虚空，亦可说言虚空是常。善男子！复有人言，虚空者即是住处，若有住处，即是色法。而一切处皆是无常，三世所摄，虚空亦常，非三世摄，若说处者，知无虚空。复有说言，虚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数法，若是可数，即三世摄，若三世摄，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复说言，夫虚空者不离三法：一者、空，二者、实，三者、空、实。若言空是，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实处无故。若言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空处无故。若空、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二处无故。是故虚空名之为无。善男子！如说虚空是可作法，如说去树去舍而作虚空，平作虚空，覆于虚空，上于虚空，画虚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虚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无常，犹如瓦瓶，虚空若尔，应是无常。

“善男子！世间人说，一切法中无罣碍处名虚空者，是无碍处于一切法所为具足有？为分有耶？若具足有，当知余处则无虚空。若分有者，则是彼此可数之法，若是可数当知无常。善男子！若有人说虚空无碍与有并合，又复说言虚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并合，则有三种：一、异业合，如飞鸟集树；二、共业合，如两羊相触；三、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在一处。若言异业共合，异则有二：一、是物业，二、虚空业。若空业合物，空则无常。若物业合空，物则不遍，如其不遍是亦无常。若言虚空是常，其性不动，与动物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若常，物亦应常。物若无常，空亦无常。若言虚空亦常、无常，无有是处。若共业合，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名遍。若与业合，业亦应遍，若是遍者，应一切遍，若一切遍，应一切合，不应说有合与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是义不然。何以故？先无有合，后方合故。先无后有，是无常法，是故不得说言虚空已合共合。如世间法先无后有，是物无常。虚空若尔，亦应无常。若言虚空在物，如器中果，是义不然。何以

故？如是虚空，先无器时，在何处住？若有住处，虚空则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虚空离空有住，有物亦应离虚空住，是故当知无有虚空。善男子！若有说言，指住之处名为虚空，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当知虚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无方所，以有方故，虚空无常。若是无常，不离五阴，要离五阴，是无所有。

“善男子！有法若从因缘住者，当知是法名为无常。善男子！譬如一切众生、树木因地而住，地无常故，因地之物次第无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无常故，地亦无常。如水因风，风无常故，水亦无常。风依虚空，虚空无常故，风亦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说言虚空是常、遍一切处？虚空无故，非是过去、未来、现在，亦如兔角是无物故，非是过去、未来、现在。是故我说佛性常故，非三世摄。虚空无故，非三世摄。善男子！我终不与世间共诤。何以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

迦叶菩萨言：“世尊！菩萨摩訶萨具足几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具足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亲近善友，四者、内善思惟，五者、具足精进，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语，九者、乐于正法，十者、怜愍众生。善男子！菩萨具足如是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优钵罗花。”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何等名为世智有无？”

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善男子！世间智者说色无有常、乐、我、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智者，即佛、菩萨、一切圣人，若诸圣人，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云何如来说佛色身常恒无变？世间智者所说无法，云何如来说言是有？如来世尊作如是说，云何复言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来已离三种颠倒，所谓想倒、心倒、见倒，应说佛色实是无常，今乃说常，云何得名远离颠倒，不与世诤？”

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从烦恼生，是故智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如来色者远离烦恼，是故说是常恒无变。”

迦叶菩萨言：“世尊！云何为色从烦恼生？”

“善男子！烦恼三种，所谓欲漏、有漏、无明漏。智者应当观是三漏所有罪过。所以者何？知罪过已，则能远离。譬如医师先诊病脉，知病所在，然后授药。善男子！如人将盲至棘林中，舍之而还，盲人于后甚难得出，设得出者，身体坏尽。世间凡夫亦复如是，不能知见三漏过患，则随逐行。如其见者，则能远离，知罪过已，虽受果报，果报轻微。善男子！有四种人：一、作业时重受报时轻，二、作业时轻受报时重，三、作业时重受报俱重，四、作业时轻受报俱轻。善男子！若人能观烦恼罪过，是人作业、受果俱轻。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应远离如是等漏，又复不应作如是等鄙恶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脱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报故。我若修道，当因是力破坏诸苦。’是人观已，贪欲、瞋恚、愚痴微弱。既见贪欲、瞋、痴轻已，其心欢喜，复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缘力故，令我得离不善之法，亲近善法，是故现在得见正道，应当勤加而修习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远离无量诸恶烦恼，及离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果报。是故我于契经中说，当观一切有漏烦恼及有漏因。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观漏，不观漏因，则不能断诸烦恼也。何以故？智者观漏从是因生，我今断因，漏则不生。善男子！如彼医师先断病因，病则不生。智者先断烦恼因者，亦复如是。有智之人先当观因，次观果报，知从善因生于善果，知从恶因生于恶果。观果报已，远离恶因。观果报已，复当次观烦恼轻重，观轻重已，先离重者，既离重已，轻者自去。

“善男子！智者若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是人尔时精勤修道，不息不

悔，亲近善友，至心听法，为灭如是诸烦恼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轻，必可除差，虽得苦药，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复如是，勤修圣道，欢喜不愁，不息不悔。善男子！若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除烦恼故勤修圣道，是人从不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不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勤修道，是人则从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断烦恼修行道者，即是如来，以是因缘如来色常乃至识常。善男子！不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悉是无常。善男子！世间智者、一切圣人、菩萨、诸佛说是二义，我亦如是说是二义。是故我说，不与世间智者共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三有漏者，云何名为欲漏、有漏、无明漏耶？”

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内恶觉观，因于外缘，生于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难言：‘阿难！汝今受此女人所说偈颂，是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宣说。’是故一切内恶觉观，外诸因缘，名之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无色界，内诸恶法，外诸因缘，除欲界中外诸因缘、内诸觉观，是名有漏。无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别内外，名无明漏。善男子！无明即是一切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众生无明因缘，于阴、入、界忆想作相，名为众生，是名想倒、心倒、见倒，以是因缘生一切漏，是故我于十二部经说无明者，即是贪因、瞋因、痴因。”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来昔于十二部经说言，不善思惟因缘，生于贪欲、瞋、痴，今何因缘乃说无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为因果，互相增长。不善思惟生于无明，无明因缘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长诸烦恼者，皆悉名为烦恼因缘，亲近如是烦恼因缘，名为无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远因，烦恼亦尔。”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无明即漏，云何复言，因无明故生于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无明漏者，是内无明。因于无明生诸漏者，是内外因。若说无明漏，是名内倒，不识无常、苦、空、无我。若说一切烦恼因缘，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说无明漏，是名无始无终，从无明生阴、入、界等。”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智之人知于漏因，云何名为知于漏因？”

“善男子！智者当观，何因缘故生是烦恼？造作何行生此烦恼？于何时中生此烦恼？共谁住时生此烦恼？何处止住生此烦恼？观何事已生于烦恼？受谁房舍、卧具、饮食、衣服、汤药而生烦恼？何因缘故，转下作中、转中作上、下业作中、中业作上？菩萨摩訶萨作是观时，则得远离生漏因缘。如是观时，未生烦恼遮令不生，已生烦恼便得除灭。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智者当观生烦恼因。”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一身，云何能起种种烦恼？”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种种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众生亦尔，器虽是一，爱因缘故，而能生长种种烦恼。”

迦叶菩萨言：“世尊！智者云何观于果报？”

“善男子！智者当观，诸漏因缘能生地狱、饿鬼、畜生，是漏因缘得人天身，即是无常、苦、空、无我。是身器中，得三种苦，三种无常。是漏因缘，能令众生作五逆罪，受诸恶报，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诽谤三宝。智者当观，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应生起如是烦恼，受诸恶果。”

迦叶菩萨言：“世尊！有无漏果，复言智者断诸果报，无漏果报在断中不？诸得道人有无漏果，如其智者求无漏果，云何佛说一切智者应断果报？若其断者，今诸圣人云何得有？”

“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如世间人说泥即是瓶，缕即是衣，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说果，先于经中作是说言，我从

心身(因心运身,故名心身)至梵天边,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此六入者名过去业,是名果中说因。善男子!一切圣人真实无有无漏果报,一切圣人修道果报,更不生漏,是故名为无漏果报。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观时,即得永灭烦恼果报。善男子!智者观已,为断如是烦恼果报,修习圣道,圣道者即空、无相、愿。修是道已,能灭一切烦恼果报。”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皆从烦恼而得果报。言烦恼者,所谓恶也,从恶烦恼所生烦恼,亦名为恶。如是烦恼则有二种:一、因,二、果。因恶故果恶,果恶故子恶。如絀婆果,其子苦故,花、果、茎、叶一切皆苦。犹如毒树,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众生,果亦众生,因亦烦恼,果亦烦恼,烦恼因果即是众生,众生即是烦恼因果。若从是义,云何如来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药王?若言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即是烦恼,云何而言众生身中有妙药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无量众生咸同此疑,汝今能为启请求解,我亦能断。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众生,言毒草者即是烦恼,妙药王者即净梵行。善男子!若有众生能修如是清净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药王。”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有清净梵行?”

“善男子!犹如世间从子生果,是果有能与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皆有二种:一者、有烦恼果是烦恼因,二者、有烦恼果非烦恼因。是烦恼果非烦恼因,是则名为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观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谓内外漏。受因缘故,不能断绝一切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狱。众生因受著我、我所,生于心倒、想倒、见倒,是故众生先当观受。如是受者,为一切爱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断爱者,当先观受。善男子!一切众生十二因缘所作善恶,皆因受时,是故我为阿难说言:‘阿难!一切众生所作善恶,皆是受时。’是故智者先当观受,既观受已,复当更观,如是受者何因缘生?若因缘生,如是因缘复从何生?若无因生,无因何故不生无受?复观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因士夫生,不因微尘生,非时节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从自生,不从他生,非自他生,非无因生,是受皆从缘合而生。因缘者即是爱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无受,是故我当断是和合,断和合故,则不生受。

“善男子!智者既观因已,次观果报。众生因受,受于地狱、饿鬼、畜生,乃至三界无量苦恼。受因缘故,受无常乐。受因缘故,断于善根。受因缘故,获得解脱。作是观时,不作受因。云何名为不作受因?谓分别受。何等受能作爱因?何等爱能作受因?善男子!众生若能如是深观爱因、受因,则便能断我及我所。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观,则应分别爱之与受在何处灭?即见爱、受有少灭处,当知亦应有毕竟灭,尔时即于解脱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脱处何由而得?知从八正,即便修习。云何名为八正道耶?是道观受有三种相:一者、苦,二者、乐,三者、不苦不乐。如是三种,俱能增长身之与心。何因缘故能增长耶?触因缘也。是触三种:一者、无明触,二者、明触,三者、非明无明触。言明触者即八正道,其余二触增长身心及三种受,是故我应断二种触因缘,触断故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为因,亦名为果,智者当观亦因亦果。云何为因?因受生爱,名之为因。云何名果?因触生故,名之为果。是故此受亦因亦果。智者如是观是受已,次复观爱,受果报故,名之为爱。智者观爱复有二种:一者、杂食,二者、无食。杂食爱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诸有。无食爱者,断生、老、病、死一切诸有、贪无漏道。智者复当作如是念:‘我若生是杂食之爱,则不能断生、老、病、死。我今虽贪无漏之道,不断受因,则不能得无漏道果,是故应当先断是触,触既断已,受则自灭,受既灭已,爱亦随灭。’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众生能如是观,虽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有毒草,亦有妙药。善男子!如是众生虽从烦恼而得果报,而是果报更不复为烦恼作因,是即名为清净梵行。

“复次,善男子!智者当观受、爱二事何因缘生?知因想生。何以故?众生见色亦不生贪,及观受时亦不生贪,若于色中生颠倒想,谓色即是常、乐、我、净,受是常恒无有变易,

因是倒想生贪、恚、痴。是故智者应当观想。云何观想？当作是念，一切众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于非常中生于常想，于非乐中生于乐想，于非净中生于净想，于空法中生于我想，于非男女、大小、昼夜、岁月、衣服、房舍、卧具，生于男女至卧具想。是想三种：一者、小，二者、大，三者、无边。小因缘故生于小想，大因缘故生于大想，无量缘故生无量想。复有小想，谓未入定。复有大想，谓已入定。复有无量想，谓十一切入。复有小想，所谓欲界一切想等。复有大想，所谓色界一切想等。复有无量想，谓无色界一切想等。三想灭故，受则自灭，想、受灭故名为解脱。”

迦叶菩萨言：“世尊！灭一切法，名为解脱，如来云何说想、受灭名解脱耶？”

佛言：“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众生说，闻者解法；或时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云何名为因众生说，闻者解法？如我先为大迦叶说：‘迦叶！众生灭时，善法则灭。’是名因众生说，闻者解法。云何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如我先为阿难说言：‘我亦不说亲近一切法，亦复不说不亲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羸、不善炽盛，如是法者不应亲近。若法近已，不善衰灭、善法增长，如是法者是应亲近。’是名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

“善男子！如来虽说想、受二灭，则已总说一切可断。智者既观如是想已，次观想因，是无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触生。是触二种：一者、因烦恼触，二者、因解脱触。因无明生名烦恼触，因明生者名解脱触；因烦恼触生于倒想，因解脱触生不倒想。观想因已，次观果报。”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烦恼之想，生于倒想，一切圣人实有倒想而无烦恼，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云何圣人而有倒想？”

迦叶菩萨言：“世尊！一切圣人牛作牛想，亦说是牛；马作马想，亦说是马；男女、大小、舍宅、车乘、去来亦尔，是名倒想。”

“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种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圣人唯有世流布想，无有著想。一切凡夫恶觉观故，于世流布生于著想。一切圣人善觉观故，于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为倒想，圣人虽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观想因已，次观果报，是恶想果，在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断恶觉观故，无明触断，是故想断，因想断故，果报亦断。智者为断如是想因，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观，则得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欲，欲者即是色、声、香、味、触。善男子！即是如来因中说果；从此五事生于欲耳，实非欲也。善男子！愚痴之人贪求受之，于是色中生颠倒想，乃至触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缘便生于受，是故世间说因倒想生十种想。欲因缘故，在于世间受恶果报，以恶加于父母、沙门、婆罗门等，所不应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观是恶想因缘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观欲因已，次观果报，是欲多有诸恶果报，所谓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是名观果报。若是恶想得除灭者，终不生于此欲心也。无欲心故不受恶受，无恶受故则无恶果，是故我应先断恶想，断恶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灭。是故智者为灭恶想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观是欲已，次当观业。何以故？有智之人当作是念，受、想、触、欲即是烦恼，是烦恼者，能作生业，不作受业。如是烦恼与业共行，则有二种，一、作生业，二、作受业，是故智者当观于业。是业三种，谓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业，亦名为业，亦名业果；意唯名业，不名为果，以业因故，则名为业。善男子！身、口二业名为外业，意业名内。是三种业共烦恼行故，作二种业，一者、生业，二者、受业。善男子！正业者即意业也，期业者谓身、口业。先发故名意业，从意业生，名身、口业，是故意业得名为正。智者观业已，次观业因，业因者即无明、触，因无明、触众生求有，求有因缘即是爱也，爱因缘故造作三种身、口、意业。善男子！智者如是观业因已，次观果报，果报有四：

一者、黑黑果报，二者、白白果报，三者、杂杂果报，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报。黑黑果报者，作业时垢，果报亦垢。白白果报者，作业时净，果报亦净。杂杂果报者，作业时杂，果报亦杂。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报者，名无漏业。”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先说无漏无有果报，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报耶？”

佛言：“善男子！是义有二：一者、亦果亦报，二者、唯果非报。黑黑果报亦名为果，亦名为报，黑因生故得名为果，能作因故复名为报；净、杂亦尔。无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果，不作他因，不名为报，是故名果不名为报。”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无漏业非是黑法，何因缘故不名为白？”

“善男子！无有报故，不名为白。对治黑故，故名为白。我今乃说受果报者名之为白，是无漏业不受报故，不名为白，名为寂静。如是业者有定受报处，如十恶法定在地狱、饿鬼、畜生，十善之业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缘故受地狱身，中因缘故受畜生身，下因缘故受饿鬼身。人业十善复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缘故生鬻单越，中因缘故生弗婆提，上因缘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缘故生阎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观已，即作是念：‘我当云何断是果报？’复作是念：‘是业因缘无明、触生，我若断除无明与触，如是业果则灭不生。’是故智者断无明、触因缘故，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业、观烦恼已，次观是二所得果报。是二果报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则能舍离一切受生。智者复观，烦恼因缘生于烦恼，业因缘故亦生烦恼，烦恼因缘复生于业，业因缘生苦，苦因缘故生于烦恼，烦恼因缘生有，有因缘生苦，有因缘生有，有因缘生业，业因缘生烦恼，烦恼因缘生苦，苦因缘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当知是人能观业苦。何以故？如上所观，即是生死十二因缘。若人能观如是生死十二因缘，当知是人能断新业，能坏故业。善男子！有智之人观地狱苦，观一地狱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狱有种种苦，皆是烦恼、业因缘生。观地狱已，次观饿鬼、畜生等苦，作是观已，复观人天所有诸苦，如是众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天上虽无大苦恼事，然其身体柔软细滑，见五相时极受大苦，如地狱苦等无差别。善男子！智者深观三界诸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坏；众生受身亦复如是，既受身已，是众苦器。譬如大树花果繁茂众鸟能坏，如多干草小火能焚；众生受身为苦所坏，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观苦八种如圣行中，当知是人能断众苦。善男子！智者深观是八苦已，次观苦因。苦因者，即爱、无明。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求身，二者、求财。求身、求财，二俱是苦，是故当知爱、无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内能作业，外能增长。又复内能作业，外作业果。断内爱已，业则得断。断外爱已，果则得断。内爱能生未来世苦，外爱能生现在世苦。智者观爱，即是苦因。既观因已，次观果报。苦果报者，即是取也。爱果名取，是取因缘即内外爱，则有爱苦。善男子！智者当观，爱因缘取，取因缘爱。若我能断爱、取二事，则不造业受于众苦。是故智者断爱、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观者，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八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六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清净梵行？”

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

迦叶菩萨言：“世尊！一切法者，义不决定。何以故？如来或说是善不善，或时说为四念处观，或说是十二入，或说是善知识，或说是十二因缘，或说是众生，或说是正见、邪见，或说十二部经，或说即是二谛，如来今乃说一切法为净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经》，乃是一切善法宝藏。譬如大海是众宝藏，是《涅槃经》亦复如是，即是一切字义秘藏。善男子！如须弥山众药根本，是经亦尔，即是菩萨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虚空是一切物之所住处，是经亦尔，即是一切善法住处。善男子！譬如猛风无能系缚一切菩萨行，是经者亦复如是，不为一切烦恼恶法之所系缚。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是经亦尔，虽有外道恶邪之人，不能破坏。善男子！如恒河沙无能数者，如是经义亦复如是，无能数者。善男子！是经典者为诸菩萨而作法幢，如帝释幢。善男子！是经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导师引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经能为诸菩萨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诸暗。善男子！是经能为病苦众生作大良药，如香山中微妙药王能治众病。善男子！是经能为一阐提杖，犹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经能为一切恶人而作桥梁，犹如世桥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经能为行二十五有者遇烦恼热而作阴凉，如世间盖遮覆暑热。善男子！是经即是大无畏王，能坏一切烦恼恶魔，如师子王降伏众兽。善男子！是经即是大神咒师，能坏一切烦恼恶鬼，如世咒师能去魍魎。善男子！是经即是无上霜雹，能坏一切生死果报，如世雹雨坏诸果实。善男子！是经能为坏戒目者作大良药，犹如世间安阁那药善疗眼痛。善男子！是经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间地能住众物。善男子！是经即是毁戒众生之明镜也，如世明镜见诸色像。善男子！是经能为无惭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体。善男子！是经能为贫善法者作大财宝，如功德天利益贫者。善男子！是经能为渴法众生作甘露浆，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经能为烦恼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之人遇安隐床。善男子！是经能为初地菩萨至十住菩萨，而作瓔珞、香花、涂香、末香、烧香，清净种性具足之乘，过于一切六波罗蜜受妙乐处，如忉利天波利质多罗树。

“善男子！是经即是刚利智斧能伐一切烦恼大树，即是利刀能割习气，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烦恼薪，即因缘藏出辟支佛，即是闻藏生声闻人，即是一切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处，即是饿鬼解脱之处，即是地狱无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众生无上之器，即是十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父母也。善男子！是故此经摄一切法。如我先说，此经虽摄一切诸法，我说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离如是三十七品，终不能得声闻正果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不见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缘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颠倒，能坏颠倒；性非恶见，能坏恶见；性非怖畏，能坏怖畏；性是净行，能令众生毕竟造作清净梵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复能作无漏法因，如来何故不说有漏为净梵行？”

“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颠倒，是故有漏不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为是有漏、是无漏耶？”

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

“世尊！虽是有漏，性非颠倒，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世第一法，无漏因故似于无漏，向无漏故不名颠倒。善男子！清净梵行发心相续乃至毕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净梵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五识亦是有漏，非是颠倒，复非一念，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五识虽非一念，然是有漏，复是颠倒，增诸漏故，名为有漏。体非真实，著想故倒。云何名为体非真实、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车乘、瓶衣亦复如是，是名颠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无颠倒，是故得名清净梵行。善男子！若有菩萨于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摄、知增、知主、知导、知胜、知实、知毕竟者，如是菩萨则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知根乃至知毕竟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萨发问为于二事：一者、为自知故，二者、为他知故。汝今已知，但为无量众生未解，启请是事，是故我今重赞叹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触，摄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为念，导名为定，胜名智慧，实名解脱，毕竟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欲即是初发道心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说欲为根本。善男子！如世间说，一切苦恼，爱为根本；一切疹病，宿食为本；一切断事，斗争为本；一切恶事，虚妄为本。”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此经中说，一切善法不放逸为本，今乃说欲，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间说，一切果者，子为其因；或复有说，子为生因，地为了因，是义亦尔。”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来先于余经中说，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义云何？”

“善男子！如来先说，众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证得，欲为根本。”

“世尊！云何明、触名之为因？”

“善男子！如来或时说明为慧，或说为信。善男子！信因缘故，亲近善友，是名为触。亲近因缘，得闻正法，是名为触。因闻正法，身、口、意净，是名为触。因三业净，获得正命，是名为触。因正命故，得净根戒；因净根戒，乐寂静处；因乐寂静，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坏无量诸恶烦恼，是名为触。善男子！受名摄取，众生受时能作善恶，是故名受为摄取也。善男子！受因缘故生诸烦恼，三十七品能破坏之，是故以受为摄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烦恼，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习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观能破诸恶烦恼，要赖专念，是故以念为主。如世间中一切四兵随主将意，三十七品亦复如是，皆随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别一切法相，是故以定为导向。是三十七品分别法相，智为最胜，是故以慧为胜。如是智慧知烦恼已，智慧力故，烦恼消灭，如世间中四兵坏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亦复如是，智慧力故能坏烦恼，是故以慧为胜。善男子！虽因修习三十七品，获得四禅神通安乐，亦不名实。若坏烦恼证解脱时，乃名为实。是三十七品发心修道，虽得世乐及出世乐、四沙门果及以解脱，亦不得名为毕竟也。若能断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说毕竟者即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善爱念心，即是欲也。因善爱念，亲近善友，故名为触，是名为因。因近善友，故名为受，是名摄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为增。因是四法，能生长道，所谓欲、念、定、智，是即名为主导胜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脱，除断爱故，心得解脱，断无明故，慧得解脱，是名为实。如是八法，毕竟得果，名为涅槃，故名毕竟。”

“复次，善男子！欲者即是发心出家，触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为因。摄者即是受二种戒，一者、波罗提木叉戒，二者、净根戒，是名为受，是名摄取。增者即是修习四禅，主者即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导者即是阿那含果，胜者即是阿罗汉果，实者即是辟支佛果，毕竟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

“复次，善男子！欲名为识，触名六入，摄名为受，增名无明，主名名色，导名为爱，胜名为取，实名为有，毕竟者名生、老、病、死。”

迦叶菩萨言：“世尊！根本、因、增，如是三法云何有异？”

“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发，因者即是相似不断，增者即是灭相似已能生相似。复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来之世虽有果报，以未受故，名之为因。及其受时，是名为增。复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经中根即是见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无学道也。复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从是二因，获得果报，名为增长。”

迦叶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毕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

“善男子！若菩萨摩訶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修十想，当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为十？一者、无常想，二者、苦想，三者、无我想，四者、厌离食想，五者、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六者、死想，七者、多过罪想，八者、离想，九者、灭想，十者、无爱想。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习如是十种想者，是人毕竟定得涅槃，不随他心，自能分别善、不善等，是名真实，称比丘义，乃至得称优婆夷义。”

迦叶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菩萨乃至优婆夷等修无常想？”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初发心，二、已行道。无常想者，亦复二种：一、粗，二、细。初心菩萨观无常想时，作是思惟：‘世间之物凡有二种：一、内，二、外。如是内物，无常变异，我见生时、小时、大时、壮时、老时、死时，是诸时节各各不同，是故当知内物无常。’复作是念：‘我见众生，或有肥鲜，具足色力，去来进止自在无碍。或见病苦，色力毁悴，颜貌羸损，不得自在。或见财富，库藏盈溢。或见贫穷，触事缺乏。或见成就无量功德。或见具足无量恶法。是故定知内法无常。复观外法，子时、芽时、茎时、叶时、花时、果时，如是诸时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当知，一切外物定是无常。’既观见法是无常已，复观闻法。我闻诸天具足成就极妙快乐、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当知即是无常。复闻劫初有诸众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无常力故光灭德损。复闻昔有转轮圣王统四天下，成就七宝，得大自在，而不能坏无常之相。复观大地，往昔之时，安处布置无量众生，间无空处如车轮许，具足生长一切妙药，藁林、树木、果实滋茂，众生薄福，令此大地无复势力，所生之物遂成虚耗。是故当知，内外之法一切无常，是则名为粗无常也。既观粗已，次观细者。云何名细？菩萨摩訶萨观于一切内外之物乃至微尘，在未来时已是无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坏相故。若未来色非无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时差别。云何十时？一者、膜时，二者、泡时，三者、疱时，四者、肉团时，五者、肢时，六者、婴孩时，七者、童子时，八者、少年时，九者、盛壮时，十者、衰老时。菩萨观膜若非无常，不应至泡乃至盛壮，非无常者终不至老。若是诸时非念念灭，终不渐长，应当一时成长具足；无是事故，是故当知，定有念念微细无常。复见有人，诸根具足，颜色晬晬，后见枯悴；复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无常。复观四大及四威仪。复观内外各二苦因，饥渴、寒热；复观是四，若无念念微细无常，亦不得说如是四苦。若有菩萨能作是念，是名菩萨观细无常。如内外色，心法亦尔。何以故？行六处故。行六处时，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爱心，或生念心，展转异生，不得一种。是故当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无常。善男子！菩萨若能于一念中，见一切法生灭无常，是名菩萨具无常想。善男子！智者修习无常想已，远离常慢、常倒、想倒。

“次修苦想。何因缘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于无常，因无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缘故，名为无常；无常因缘故，受内外苦，饥渴、寒热、鞭打、骂辱，如是等苦，皆因无常。复次，智者深观此身即无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复是苦。善男子！智者复观，生即是苦，灭即是苦，苦生灭故，即是无常，非我、我所。

“修无我想。智者复观苦即无常，无常即苦；若苦无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苦非是我，无常亦尔。如是五阴亦苦、无常，众生云何说言有我？复次，观一切法有异和合，不从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无自性，亦无一性，亦无异性，亦无物性，亦无自在，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复作是念，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能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众法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诸法，性终不能独生独灭，和合故灭，和合故生。是法生已，众生倒想，言是和合，从和合生，众生想倒无有真实，云何而有真实我耶？是故智者观于无我。又复谛观何因缘故众生说我？是我若有，应一应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人、天、地狱、饿鬼、畜生、大小、老壮？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说言，众生我者是一、是遍、无有边际？若一、若多，二俱无我。

“智者如是观无我已，次复观于厌离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

云何为食，起身、口、意三种恶业？若有众生为贪食故，起身、口、意三种恶业，所得财物众皆共之，后受苦果无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复观，一切众生为饮食故，身心受苦，若从众苦而得食者，我当云何于是食中而生贪著？是故于食不生贪心。复次，智者当观，因于饮食身得增长，我今出家，受戒修道，为欲舍身；今贪此食，云何当得舍此身耶？如是观已，虽复受食，犹如旷野食其子肉，其心厌恶，都不甘乐。深观揣食有如是过，次观触食如被剥牛为无量虫之所啖食，次观思食如大火聚，识食犹如三百钻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四食已，于食终不生贪乐想。若犹生贪，当观不净。何以故？为离食爱故。于一切食，善能分别不净之想，随诸不净令与相似。如是观已，若得好食及以恶食，受时犹如涂痈疮药，终不生于贪爱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观者，是名成就厌离食想。”

迦叶菩萨言：“世尊！智者观食作不净想，为是实观？虚解观耶？若是实观，所观之食实非不净。若是虚解，是法云何名为善想？”

佛言：“善男子！如是想者，亦是实观，亦是虚解。能坏贪食故名为实，非虫见虫故名虚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为虚，亦能得实。善男子！若有比丘发心乞食，预作是念：‘我当乞食，愿得好者莫得粗恶，愿必多得莫令少，亦愿速得莫令迟晚。’如是比丘不名于食得厌离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渐当增长。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时，先当愿言：‘令诸乞者悉得饱满，其施食者得无量福，我若得食为疗毒身，修习善法利益施主。’作是愿时，所修善法日夜增长，不善之法渐当消灭。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当知是人空食于国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间不可乐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间无处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无处不生。若世间中无有一处当得离于生、老、病、死，我当云何乐于世间？一切世间无有进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间定是无常，若是无常，云何智人而乐于世？一一众生，周遍经历一切世间，具受苦乐，虽复得受梵天之神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终还堕三恶道中。虽为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神，命终生于畜生道中，或为师子、虎豹、豺狼、象马、牛驴。次观转轮圣王之神，统四天下，豪贵自在，福尽贫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观如是事已，生于世间不可乐想。智者复观世间有法，所谓舍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花、璎珞，种种伎乐、财物、宝货，如是等事皆为离苦；而是等物即是苦，云何以苦欲离于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已，于世间物不生爱乐而作乐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婴重病，虽有种种音乐、倡伎、香花、璎珞，终不于中生贪爱乐。智者观已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观一切世间，非归依处，非解脱处，非寂静处，非可爱处，非彼岸处，非是常、乐、我、净之法，若我贪乐如是世间，我当云何得离是法？如人不乐处暗，而求光明，还复归暗，暗即世间，明即出世。若我乐世，增长黑暗，远离光明，暗即无明，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间不可乐想。一切贪结虽是系缚，然我今者贪于智明，不贪世间。智者深观如是法已，具足世间不可乐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间不可乐想，次修死想。观是寿命常为无量怨债所绕，念念损减，无有增长。犹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势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牵牛羊诣于屠所。”

迦叶菩萨言：“世尊！云何智者观念念灭？”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术，聚在一处，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发俱堕。’复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堕，我能一时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说疾不？”

迦叶菩萨言：“如是，世尊！”

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复速是人，有飞行鬼复速地行，四天王疾复速飞行，日月神天复速四王，行坚疾天复速日月，众生寿命复速坚疾。善男子！一息一瞬，众生寿命四百生灭。智者若能观命如是，是名能观念念灭也。善男子！智者观命系属死王，我若能离如是死王，则得永断无常寿命。复次，智者观是寿命，犹如河岸临峻大树，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

受戮无怜惜者，如师子王大饥困时，亦如毒蛇吸大风时，犹如渴马护惜水时，如大恶鬼瞋恚发时，众生死王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是则名为修习死想。

“善男子！智者复观，我今出家设得寿命七日七夜，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修于死想。复以七日七夜为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时，乃至出息、入息之顷，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乐修想，三者、无瞋想，四者、无妬想，五者、善愿想，六者、无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门，名婆罗门，是名寂静，是名净洁，是名解脱，是名智者，是名正见，名到彼岸，名大医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来秘密，亦知诸佛七种之语，名正见知，断七种语中所生疑网。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当知是人能呵三界，远离三界，灭除三界，于三界中不生爱著，是名智者具足十想。若有比丘具足十想，即得称可沙门之相。”

尔时，迦叶菩萨即于佛前以偈赞佛：

“怜愍世间大医王，	身及智慧俱寂静，	无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礼无上尊。
发心毕竟二不别，	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礼初发心。
初发已为人天师，	胜出声闻及缘觉，	如是发心过三界，	是故得名最无上。
世救要求然后得，	如来无请而为师，	佛随世间如犍子，	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来功德满十方，	凡下无智不能赞，	我今赞叹慈悲心，	为报身口二种业。
世间常乐自利益，	如来终不为是事，	能断众生世果报，	是故我礼自他利。
世间逐亲作益厚，	如来利益无怨亲，	佛无是相如世人，	是故其心等无二。
世间说异作业异，	如来如说业无差，	凡所修行断诸行，	是故得名为如来。
先已了知烦恼过，	示现处之为众生，	久于世间得解脱，	乐处生死慈悲故。
虽现天身及人身，	慈悲随逐如犍子，	如来即是众生母，	慈心即是小犍子。
自受众苦念众生，	悲念时心不悔没，	怜愍心盛不觉苦，	故我稽首拔苦者。
如来虽作无量福，	身口意业恒清净，	常为众生不为己，	是故我礼清净业。
如来受苦不觉苦，	见众受苦如己苦，	虽为众生处地狱，	不生苦想及悔心。
一切众生受异苦，	悉是如来一人苦，	觉已其心转坚固，	故能勤修无上道。
佛具一味大慈心，	悲念众生如子想，	众生不知佛能救，	故谤如来及法僧。
世间虽具众烦恼，	亦有无量诸过恶，	如是众结及罪过，	佛初发心已能坏。
唯有诸佛能赞佛，	除佛无能赞叹者，	我今唯以一法赞，	所谓慈心游世间。
如来慈是大法聚，	是慈亦能度众生，	即是无上真解脱，	解脱即是大涅槃。”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八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憍陈如品第十三之一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常住之色。受、想、行、识亦是无常，因灭是识，获得解脱常住之识。憍陈如！色即是苦，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安乐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获得解脱非空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我，因灭是色，获得解脱真我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不净，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清净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明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无明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乃

至色是生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者即是四颠倒因，因灭倒色，获得解脱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量恶法之因，所谓男女等身、食爱、欲爱、贪、瞋、嫉妬、恶心、慳心、揣食、识食、思食、触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五欲、五盖，如是等法皆因于色，因灭色故，获得解脱，无如是等无量恶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缚，因灭缚色，获得解脱无缚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流，因灭流色，获得解脱非流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归依，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归依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疮疣，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无疮疣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寂静，因灭是色，获得涅槃寂静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门、名婆罗门，具足沙门、婆罗门法。憍陈如！若离佛法，无有沙门，无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一切外道，虚假诈称，都无实行，虽复作相，言有是二，实无是处。何以故？若无沙门、婆罗门法，云何而言有沙门、婆罗门？我常于此大众之中作师子吼，汝等亦当在大众中作师子吼。”

尔时，外道有无量人闻是语已，心生瞋恶：“瞿昙今说我等众中无有沙门及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我当云何广设方便语瞿昙言，我等众中亦有沙门、有沙门法，有婆罗门、有婆罗门法？”

时彼众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诸仁者！瞿昙之言，如狂无异。何可检校？世间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骂、或赞，于怨亲所不能分别。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或说我生净饭王家，或言不生，或说生已行至七步，或说不行，或说从小习学世事，或说我是一切智人，或时处宫受乐生子，或时厌患呵责恶贱，或时亲修苦行六年，或时呵责外道苦行，或言从彼鬻头蓝弗、阿罗逻等禀承未闻，或时说其无所知晓，或时说言菩提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我不至树、无所克获，或时说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灭乃是涅槃。瞿昙所说如狂无异，何故以此而愁忧耶？”

诸婆罗门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门瞿昙先出家已，说无常、苦、空、无我等法，我诸弟子闻生恐怖，云何众生无常、苦、空、无我、不净？不受其语。今者瞿昙复来至此娑罗林中，为诸大众说有常、乐、我、净之法，我诸弟子闻是语已，悉舍我去，受瞿昙语，以是因缘生大愁苦。”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谛听，谛听。瞿昙沙门名修慈悲，是名虚妄，非真实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有随顺他意，今违我愿，云何言有？若有说言沙门瞿昙不为世间八法所染，是亦虚妄。若言瞿昙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夺我等利？若言种姓是上族者，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不见不闻大师子王残害小鼠，若使瞿昙是上种姓，如何今者恼乱我等？若言瞿昙具大势力，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亦不见闻金翅鸟王与鸟共诤，若言力大，复以何事与我共斗？若言瞿昙具他心智，是亦虚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缘不知我心？诸仁者！我昔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事，过百年已，世间当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昙，如是妖惑，今于此处娑罗林中将灭不久，汝等今者不应愁恼。”

尔时，复有一尼犍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为自身弟子供养，但为世间痴暗无眼，不识福田及非福田，弃舍先旧智婆罗门，供养年少，以为愁耳。瞿昙沙门大知咒术，因咒术力，能令一身作无量身，令无量身还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马。我力能灭如是咒术，瞿昙沙门咒术既灭，汝等当还多得供养，受于安乐。”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瞿昙沙门成就具足无量功德，是故汝等不应与诤。”

大众答言：“痴人，云何说言沙门瞿昙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终，是可得名福德相耶？”

婆罗门言：“骂时不瞋，打时不报，当知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无量神通，是故当知是福德相。心无憍慢，先意问讯，言语柔软，初无粗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国多财无所爱恋，舍之出家如弃涕唾，是故我说沙门瞿昙成就具足无量功德。”

大众答言：“善哉，仁者！瞿昙沙门实如所说，成就无量神通变化，我不与彼诃试是事。瞿昙沙门受性柔软，不堪苦行，生长深宫，不综外事，唯可软语。不知伎艺、书籍、论议，请共详辩正法之要。彼若胜我，我当给事；我若胜彼，彼当事我。”

尔时，多有无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闍世所。王见便问：“诸仁何来？汝等各各修习圣道，是出家人，舍离财货及在家事，然我国人皆共供养，敬心瞻视，无相犯触，何故和合而来至此？诸仁者！汝等各受异法、异戒，出家不同，亦复各各自随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缘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犹如落叶旋风所吹，聚在一处，说何因缘而来至此？我常拥护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与命。”

尔时，一切诸外道众咸作是言：“大王！谛听。大王今者是大法桥、是大法砥、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实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种子之良田也，一切国土之根本也，一切国土之大明镜，一切诸天之形像也，一切国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间功德宝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断国事，不择怨亲，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风，是故名王为功德藏。大王！现在众生虽复寿短，王之功德如昔长寿安乐时王，亦如顶生、善见、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毘王、一叉鸠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复如是。大王！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持戒精勤，修习正道。大王！我经中说，若出家人随所住国，持戒精进，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大王！一切盗贼，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无畏惧。今者唯有一大恶人瞿昙沙门，王未检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种姓、身色具足，又因过去布施之报，多得供养，恃此众事生大憍慢，或因咒术而生憍慢，以是因缘不能苦行，受畜细软衣服、卧具。是故一切世间恶人，为利养故往集其所，而为眷属不能苦行。咒术力故，调伏迦叶及舍利弗、目犍连等，今复来至我所，住处娑罗林中，宣说是身常、乐、我、净，诱我弟子。大王！瞿昙先说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我能忍之，今乃宣说常、乐、我、净，我实不忍。惟愿大王，听我与彼瞿昙论议。”

王即答言：“诸大士！汝等今者，为谁教导，而令其心狂乱不定，如水涛波、旋火之轮、猿猴掷树？是事可耻，智人若闻即生怜愍，愚人闻之即生嗤笑。汝等所说非出家相。汝若病风、黄、水患者，吾悉有药能疗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刨须弥山，欲以口齿齧金刚。诸大士！譬如愚人见师子王饥时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触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师子吼，犹如蚊子共金翅鸟搏行迟疾，如兔渡海欲尽其底，汝等今者亦复如是。汝若梦见胜瞿昙者，是梦狂惑，未足可信。诸大士！汝等今者兴建是意，犹如飞蛾投大火聚。汝随我语，不须更说。汝虽赞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复闻此语。”

尔时，外道复作是言：“大王！瞿昙沙门所作幻术到汝边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圣人。大王！不应轻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减、大海咸味、摩罗延山，如是等事谁之所作？岂非我等婆罗门耶？大王！不闻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恒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闻瞿昙仙人大现神通，十二年中变作释身，并令释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释身耶？大王！不闻耆菟仙人一日之中饮四海水，令大地干耶？大王！不闻婆藪仙人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闻阿罗逻仙人变迦富罗城作卤土耶？大王！婆罗门中有如是等大力诸仙，现可检校。大王云何见轻蔑耶？”

王言：“诸仁者！若不见信故欲为者，如来正觉今者近在娑罗林中，汝等可往随意问难，如来亦当为汝分别，称汝意答。”

尔时，阿闍世王与诸外道徒众眷属往至佛所，头面接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诸外道欲随意问难，唯愿如来随意答之。”

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时。”

尔时，众中有婆罗门名闍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昙！汝说涅槃是常法耶？”

“如是，如是。大婆罗门！”

婆罗门言：“瞿昙！若说涅槃常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之法从子生果相续不断，如从罍出瓶，从缕得衣。瞿昙常说修无常想，获得涅槃，因是无常，果云何常？瞿昙又说解脱欲贪即是涅槃，解脱色贪及无色贪即是涅槃，灭无明等一切烦恼即是涅槃。从欲乃至无明、烦恼皆是无常，因是无常，所得涅槃亦应无常。瞿昙又说从因故生天，从因故堕地狱，从因得解脱，是故诸法皆从因生。若从因故得解脱者，云何言常？瞿昙亦说色从缘生，故名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解脱若是色者，当知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离五阴有解脱者，当知解脱即是虚空；若是虚空，不得说言从因缘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处。瞿昙亦说从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复说解脱是乐？瞿昙又说无常即苦，苦即无我，若是无常、苦、无我者，即是不净，一切从因所生诸法，皆无常、苦、无我、不净，云何复说涅槃即是常、乐、我、净？若瞿昙说，亦常无常、亦苦亦乐、亦我无我、亦净不净，如是岂非是二语耶？我亦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语，佛若出世，言则无二。瞿昙今者说于二语，复言佛即我身是也，是义云何？”

佛言：“婆罗门！如汝所说，我今问汝，随汝意答。”

婆罗门言：“善哉。瞿昙！”

佛言：“婆罗门！汝性常耶？是无常乎？”

婆罗门言：“我性是常。”

“婆罗门！是性能作一切内外法之因耶？”

“如是。瞿昙！”

佛言：“婆罗门！云何作因？”

“瞿昙！从性生大，从大生慢，从慢生十六法，所谓地、水、火、风、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业根——手、脚、口、声、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从五法生色、声、香、味、触，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粗，三者、黑。染者名爱，粗者名瞋，黑名无明。瞿昙！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

“婆罗门！是大等法，常、无常耶？”

“瞿昙！我法性常，大等诸法悉是无常。”

“婆罗门！如汝法中，因常果无常。然我法中因虽无常，果是常者，有何等过？婆罗门！汝等法中有二因不？”

答言：“有。”

佛言：“云何有？”

婆罗门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

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

婆罗门言：“生因者如罍出瓶，了因者如灯照物。”

佛言：“是二种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于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昙！”

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于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说言是因相不？”

婆罗门言：“虽不相作，故有因相。”

“婆罗门！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昙！”

佛言：“我法虽从无常获得涅槃，而非无常。婆罗门！从了因得故，常、乐、我、净。从生因得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如来所说有二，如是二语无有二也，是故如来名无二语。如汝所说，曾从先旧智人边闻，佛出于世无有二语，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所说无差，是故说言佛无二语。云何无差？有同说有，无同说无，故名一义。婆罗门！如



来世尊虽名二语，为了一语故。云何二语了于一语？如眼、色二语生识一语，乃至意、法亦复如是。”

婆罗门言：“瞿昙！善能分别如是语义，我今未解所出二语了于一语。”

尔时，世尊即为宣说四真谛法：“婆罗门！言苦谛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谛亦二亦一。”

婆罗门言：“世尊！我已知已。”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己？”

婆罗门言：“世尊！苦谛，一切凡夫二，是圣人一，乃至道谛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罗门言：“世尊！我今闻法，已得正见，今当归依佛、法、僧宝，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汝当为是阇提首那剃除须发，听其出家。”时憍陈如即受佛勅，为其剃发。即下手时有二种落：一者、须发，二者、烦恼。即于坐处得阿罗汉果。

复有梵志姓婆私咤，复作是言：“瞿昙所说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咤言：“瞿昙将不说无烦恼为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咤言：“瞿昙！世间四种名之为无：一者、未出之法名之为无，如瓶未出罽时名为无瓶；二者、已灭之法名之为无，如瓶坏已名为无瓶；三者、异相互无名之为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无故名之为无，如龟毛、兔角。瞿昙！若以除烦恼已名涅槃者，涅槃即无。若是无者，云何言有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无同罽时瓶，亦非灭无同瓶坏无，亦非毕竟无如龟毛、兔角，同于异无。善男子！如汝所言，虽牛中无马，不可说言牛亦是无；虽马中无牛，亦不可说马亦是无。涅槃亦尔，烦恼中无涅槃，涅槃中无烦恼，是故名为异相互无。”

婆私咤言：“瞿昙！若以异无为涅槃者，夫异无者，无常、乐、我、净。瞿昙！云何说言涅槃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是异无者，有三种无：牛马悉是先无后有，是名先无；已有还无，是名坏无；异相无者，如汝所说。善男子！是三种无，涅槃中无，是故涅槃常、乐、我、净。如世病人，一者、热病，二者、风病，三者、冷病。是三种病，三药能治，有热病者苏能治之，有风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种药能治如是三种恶病。善男子！风中无油、油中无风，乃至蜜中无冷、冷中无蜜，是故能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三种病：一者、贪，二者、瞋，三者、痴。如是三病有三种药，不净观者能为贪药，慈心观者能为瞋药，观因缘智能为痴药。善男子！为除贪故作非贪观，为除瞋故作非瞋观，为除痴故作非痴观。三种病中无三种药，三种药中无三种病。善男子！三种病中无三药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三种药中无三种病，是故得称常、乐、我、净。”

婆私咤言：“世尊！如来为我说常、无常，云何为常？云何无常？”

佛言：“善男子！色是无常，解脱色常，乃至识是无常，解脱识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观色乃至识是无常者，当知是人获得常法。”

婆私咤言：“世尊！我今已知常、无常法。”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无常法？”

婆私咤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无常，得解脱常，乃至识亦如是。”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报是身。”

告憍陈如：“是婆私咤已证阿罗汉果，汝可施其三衣、钵器。”时憍陈如如佛所勅，施其衣钵。时婆私咤受衣钵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陈如！我今因是弊恶之身得善果报。唯愿大德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恶人，触犯如来，称瞿昙姓，唯愿为我忏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

时憍陈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咤比丘生惭愧心，自言顽嚚，触犯如来，称瞿昙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灭身，寄我忏悔。”

佛言：“憍陈如！婆私咤比丘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语，如法而住，如法住故获得正果。汝等应当供养其身。”尔时，憍陈如从佛闻已，还其身所，而设供养。时婆私咤于焚身时，作种种神足。诸外道辈见是事已，高声唱言：“是婆私咤已得瞿昙沙门咒术，是人不久复当胜彼瞿昙沙门。”

尔时，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先尼，复作是言：“瞿昙有我耶？”如来默然。

“瞿昙无我耶？”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如是问，佛皆默然。

先尼言：“瞿昙！若一切众生有我，遍一切处是一作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佛言：“先尼！汝说是我遍一切处耶？”

先尼答言：“瞿昙！不但我说，一切智人亦如是说。”

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处者，应当五道一时受报，若有五道一时受报，汝等梵志，何因缘故，不造众恶为遮地狱？修诸善法为受天身？”

先尼言：“瞿昙！我法中我则有二种：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为作身我，修离恶法不入地狱，修诸善法生于天上。”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遍一切处，如是我者，若作身中当知无常，若作身无，云何言遍？”

“瞿昙！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昙！如人失火，烧舍宅时，其主出去，不可说舍宅被烧，主亦被烧。我法亦尔，而此作身虽是无常，当无常时我则出去，是故我亦遍亦常。”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亦遍亦常，是义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复有二种：一、色，二、无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无常，亦色亦无色。若言舍主得出不名无常，是义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异烧异出，故得如是。我则不尔。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无色即我，我即无色。云何而言色无常时，我则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谓一切众生同一我者，如是即违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间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亲、亲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说一切众生同一我者，是即违背世、出世法。”

先尼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同于一我，乃说一人各有一我。”

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为多我，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说，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众生业根应同，天得见时佛得亦见，天得作时佛得亦作，天得闻时佛得亦闻，一切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见非佛得见者，不应说我遍一切处，若不遍者，是即无常。”

先尼言：“瞿昙！一切众生我遍一切，法与非法不遍一切，以是义故，佛得作异，天得作异。是故瞿昙！不应说言佛得见时天得应见，佛得闻时天得应闻。”

佛言：“善男子！法与非法非业作耶？”

先尼言：“瞿昙！是业所作。”

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业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异？何以故？佛得业处有天得我，天得业处有佛得我，是故佛得作时天得亦作，法与非法亦应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众生、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报亦应不异。善男子！从子出果，是子终不思惟分别：‘我唯当作婆罗门果，不与刹利、毘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从子出果，终不障碍如是四姓，法与非法亦复如是，不能分别我唯当与佛得作果，不与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业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譬如一室有百千灯，炷虽有异，明则无差。灯炷别异喻法、非法，其明无差喻众生我。”

佛言：“善男子！汝说灯明以喻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室异灯异。是灯光明，亦在炷边，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边俱应有我，我中亦应有法、非法。若法、非法无有我者，不得说言遍一切处。若俱有者，何得复以炷、明为喻？善男子！汝意若谓炷之与明真实别异，何因缘故，炷增明盛，炷枯明灭？是故不应以法、非法喻于灯炷，光明无差喻于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

先尼言：“瞿昙！汝引灯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灯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复说？”

“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随汝意说。是喻亦说离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说灯炷喻法、非法，明则喻我。是故责汝，炷即是明，离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边、不受一边？如是喻者，于汝不吉，是故我今还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于我则吉，于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谓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义不然。何以故？见世间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复如是，于我则吉，于汝不吉。”

先尼言：“瞿昙！汝先责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说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昙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

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诸圣人得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坏我不平？一切众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

“善男子！汝亦说言，当受地狱，当受饿鬼，当受畜生，当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当受诸趣？汝亦说言，父母和合然后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复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处先有身者，何因缘故为身造业？是故不平。善男子！汝意若谓我是作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缘故自作苦事？然今众生实有受苦，是故当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从因生，一切诸法亦当如是，不从因生，何因缘故说我作耶？善男子！众生苦乐实从因缘，如是苦乐能作忧喜，忧时无喜，喜时无忧；或喜、或忧，智人云何说是常耶？善男子！汝说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常法不应有歌罗逻时乃至老时，虚空常法尚无一时，况有十时？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罗逻时乃至老时，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时衰时，众生亦有盛时衰时。若我尔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钝？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作身业、口业。口业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说无有我耶？云何自疑有耶、无耶？善男子！汝意若谓离眼见，是义不然。何以故？若离眼已别有见者，何须此眼？乃至身根亦复如是。汝意若谓我虽能见，要因眼见，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须曼那花能烧大村。云何能烧？因火能烧。汝立我见，亦复如是。”

先尼言：“瞿昙！如人执镰则能刈草，我因五根见闻至触亦复如是。”

“善男子！人、镰各异，是故执镰能有所作。离根之外，更无别我，云何说言我因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谓执镰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为无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执？若无手者，云何说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镰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镰？善男子！人有二业，一则执草，二则执镰，是镰唯有能断之功。众生见法亦复如是，眼能见色，从和合生。若从因缘和合见者，智人云何说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作我受，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不见天得作业，佛得受果。若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从于因缘求解脱耶？汝先是身非因缘生，得解脱已，亦应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烦恼亦应如是。”

先尼言：“瞿昙！我有二种：一者、有知，二者、无知。无知之我能得于身，有知之我能舍离身。犹如坏瓶，既被烧已，失于本色更不复生。智者烦恼亦复如是，既灭坏已，终不

更生。”

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能知耶？我能知乎？若智能知，何故说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于智？汝意若谓，我因智知，同花喻坏。善男子！譬如刺树性自能刺，不得说言树执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说言我执智知？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脱，无知我得？知我得耶？若无知得，当知犹故具足烦恼。若知得者，当知已有五情诸根。何以故？离根之外，别更无知。若具诸根，云何复名得解脱耶？若言是我其性清静离于五根，云何说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缘为解脱故修诸善法？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虚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静，云何复言断诸烦恼？汝意若谓不从因缘获得解脱，一切畜生何故不得？”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忆念？”

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缘复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缘故，念于恶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

先尼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见谁闻？”

佛言：“善男子！内有六入，外有六尘，内外和合，生六种识，是六种识因缘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为木火，因草得故名为草火，因糠得故名为糠火，因牛粪得名牛粪火。众生意识亦复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为眼识。善男子！如是眼识，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若是因缘和合故生，智不应说见即是我，乃至触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说眼识乃至意识，一切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善男子！譬如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石榴、椶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离是和合无欢喜丸。内外六入是名众生、我、人、士夫，离内外入，无别众生、我、人、士夫。”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云何说言我见、我闻、我苦、我乐、我忧、我喜？”

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见、我闻，名有我者，何因缘故，世间复言，汝所作罪，非我见闻？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军，如是四兵不名为一，而亦说言我军勇健、我军胜彼。是内外入和合所作，亦复如是，虽不一亦得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我苦、我乐。”

先尼言：“瞿昙！如汝所言，内外和合，谁出声言我作、我受？”

佛言：“先尼！从爱、无明因缘生业，从业生有，从有出生无量心数，心生觉观，觉观动风，风随心触喉、舌、齿、唇。众生想倒，声出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善男子！如幢头铃，风因缘故，便出音声。风大声大，风小声小，无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热铁投之水中，出种种声，是中真实无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别如是事故，说言有我及我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昙说，无我、我所，何缘复说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内外六入及六识意常、乐、我、净，我乃宣说灭内外入所生六识，名之为常；以是常故，名之为我；有常、我故，名之为乐；常、我、乐故，名之为净。善男子！众生厌苦，断是苦因，自在远离，是名为我。以是因缘，我今宣说常、乐、我、净。”

先尼言：“世尊！唯愿大慈为我宣说，我当云何获得如是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间从本已来，具足大慢，能增长慢，亦复造作慢因、慢业，是故今者受慢果报，不能远离一切烦恼，得常、乐、我、净。若诸众生欲得远离一切烦恼，先当离慢。”

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缘故，称如来祇瞿昙姓。我今已离如是大慢，是故诚心启请求法，云何当得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众生者，远离是法。”

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言已知解已，得正法眼？”

“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诸众生，乃至识亦复如是。我如是观，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乐出家修道，愿见听许。”

佛言：“善来比丘。”实时具足清静梵行，证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姓迦叶氏，复作是言：“瞿昙！身即是命？身异命异？”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梵志复言：“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于中间岂可不名身异、命异？若是异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善男子！我说身、命皆从因缘，非不因缘。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

梵志复言：“瞿昙！我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佛言：“梵志！汝云何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梵志言：“我见大火焚烧榛木，风吹绝焰，堕在余处，是岂不名无因缘耶？”

佛言：“善男子！我说是火，亦从因生，非不从因。”

梵志言：“瞿昙！绝焰去时，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于因缘？”

佛言：“善男子！虽无薪炭，因风而去，风因缘故，其焰不灭。”

“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中间寿命，谁为因缘？”

佛言：“梵志！无明与爱，而为因缘。是无明、爱二因缘故，寿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缘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缘故，身异、命异。智者不应一向而说身异、命异。”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了了得知因果。”

佛言：“梵志！因即五阴，果亦五阴。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然火者，是则无烟。”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己，我已解已。”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

“世尊！火即烦恼，能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烧然，烟者即是烦恼果报，无常、不净、臭秽、可恶，是故名烟。若有众生不作烦恼，是人则无烦恼果报，是故如来说不然火则无有烟。世尊！我已正见，唯愿慈矜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时憍陈如受佛勅已，和合众僧，听其出家，受具足戒，经五日已，得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富那，复作是言：“瞿昙！汝见世间是常法已说言常耶？如是义者，实耶？虚耶？常、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富那！我不说世间常、虚、实、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富那复言：“瞿昙！今者见何罪过不作是说？”

佛言：“富那！若有人说世间是常，唯此为实余妄语者，是名为见。见所见处，是名见行，是名见业，是名见著，是名见缚，是名见苦，是名见取，是名见怖，是名见热，是名见缠。富那！凡夫之人为见所缠，不能远离生、老、病、死，回流六趣受无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复如是。富那！我见是见，有如是过，是故不著，不为人说。”

“瞿昙！若见如是罪过，不著不说，瞿昙今者何见、何著、何所宣说？”

佛言：“善男子！夫见著者，名生死法，如来已离生死法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来名为能见能说，不名为著。”

“瞿昙！云何能见？云何能说？”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见苦、集、灭、道，分别宣说如是四谛。我见如是，故能远离一切见、一切爱、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静梵行，无上寂静，获得常身，是身亦非东西南北。”

富那言：“瞿昙！何因缘故，常身非是东西南北？”

佛言：“善男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善男子！如于汝前然大火聚，当其然时，汝知然不？”

“如是。瞿昙！”

“是火灭时，汝知灭不？”

“如是。瞿昙！”

“富那！若有人问汝前火聚，然从何来？灭何所至？当云何答？”

“瞿昙！若有问者，我当答言，是火生时赖于众缘，本缘已尽，新缘未至，是火则灭。”

“若复有问，是火灭已，至何方面？复云何答？”

“瞿昙！我当答言，缘尽故灭，不至方所。”

“善男子！如来亦尔，若有无常色乃至无常识，因爱故然，然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然时可说是火东西南北。现在爱灭，二十五有果报不然，以不然故，不可说有东西南北。善男子！如来已灭无常之色至无常识，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说有东西南北。”

富那言：“请说一喻，唯愿听采。”

佛言：“善哉，善哉！随意说之。”

“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如来亦尔，所有陈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世尊！我今甚乐出家修道。”

佛言：“善来比丘。”说是语已，实时出家，漏尽证得阿罗汉果。

复有梵志名曰清淨，作如是言：“瞿昙！一切众生不知何法，见世间常、无常、亦常无常、非有常非无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识故，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瞿昙！众生知何法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识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世间常、无常。”

佛言：“善男子！若人舍故，不造新业，是人能知常与无常。”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见。”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见？汝云何知？”

“世尊！故名无明与爱，新名取、有。若人远离是无明、爱，不作取、有，是人真实知常、无常。我今已得正法净眼，归依三宝，唯愿如来听我出家。”

佛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时憍陈如受佛勅已，将至僧中，为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后，诸漏永尽，得阿罗汉果。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十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

憍陈如品第十三之二

犍子梵志复作是言：“瞿昙！我今欲问，能见听不？”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犍子复言：“瞿昙！我久与汝共为亲友，汝之与我义无有二，我欲谘问，何故默然？”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纯善质直，常为知故而来谘启，不为恼乱。彼若问者，当随意答。”佛言：“犍子！善哉，善哉！随所疑问，吾当答之。”

犍子言：“瞿昙！世有善耶？”

“如是。梵志！”

“有不善耶？”

“如是。梵志！”

“瞿昙！愿为我说，令我得知善、不善法。”

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别广说其义，今当为汝简略说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脱欲者名之为善，瞋恚、愚痴亦复如是。杀名不善，不杀名善，乃至邪见亦复如是。善男子！我今为汝已说三种善不善法，及说十种善不善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别三种善不善法，乃至十种善不善法，当知是人能尽贪欲、瞋恚、愚痴、一切诸漏，断一切有。”

梵志言：“瞿昙！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等，能尽如是贪欲、恚、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瞿昙！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尼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尼，能断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犍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于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犍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优婆塞，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犍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尽一切漏，一优婆塞、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于疑网。是佛法中颇有优婆塞受五欲乐，心无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断于三结，得须陀洹；薄贪、恚、痴，得斯陀含。如优婆塞，优婆夷亦如是。”

“世尊！我于今者乐说譬喻。”

佛言：“善哉！乐说便说。”

“世尊！譬如难陀、婆难陀龙王等降大雨，如来法雨亦复如是，平等雨于优婆塞、优婆夷。世尊！若诸外道欲来出家，不审如来几月试之？”

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试，不必一种。”

“世尊！若不一种，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犍子出家受戒。”时憍陈如受佛勅已，立众僧中为作羯磨，于出家后满十五日，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复作是念：“若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见佛。”即往佛所，头面接礼，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唯愿为我重分别说，令我获得无学智慧。”

佛言：“善男子！汝勤精进修习二法：一、奢摩他，二、毘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须陀洹果，亦当勤修如是二法。若复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禅、四无量心、六神通、八背舍、八胜处、无诤智、顶智、毕竟智、四无碍智、金刚三昧、尽智、无生智，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无生法忍、无相法忍、不可思议法忍、圣行、梵行、天行、菩萨行、虚空三昧、智印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严三昧、金刚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行，亦当修习如是二法。”犍子闻已，礼拜而出，在娑罗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罗汉果。

是时复有无量比丘欲往佛所，犍子见已问言：“大德！欲何所至？”



诸比丘言：“欲往佛所。”

犍子复言：“诸大德！若至佛所，愿为宣启，犍子梵志修二法已，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般涅槃。”

时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犍子比丘，寄我等语：‘世尊！犍子梵志修习二法，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于涅槃。’”

佛言：“善男子！犍子梵志得阿罗汉果，汝等可往供养其身。”时诸比丘受佛勅已，还其尸所，大设供养。

纳衣梵志复作是言：“瞿昙！如瞿昙所说无量世中作善、不善，未来还得善、不善身，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瞿昙说，因烦恼故，获得是身。若因烦恼获得身者，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若烦恼在先，谁之所作？住在何处？若身在先，云何说言因烦恼得？是故若言烦恼在先，是亦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时，是亦不可。先、后、一时，义俱不可，是故我说一切诸法皆有自性，不从因缘。

“复次，瞿昙！坚是地性，湿是水性，热是火性，动是风性，无所罣碍是虚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缘有，若使世间有一法性非因缘有，一切法性亦应如是非因缘有。若有一法从于因缘，何因缘故，五大之性不从因缘？瞿昙！众生善身及不善身获得解脱，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故我说一切诸法自性故有，非因缘生。

“复次，瞿昙！世间之法有定用处。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车舆，如是任作门户、床机。亦如金师，所可造作，在额上者名之为鬘，在颈下者名之为璎，在臂上者名之为钏，在指上者名之为环，用处定故，名为定性。瞿昙！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狱、饿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说言从于因缘？

“复次，瞿昙！一切众生其性各异，是故名为一切自性。瞿昙！如龟陆生，自能入水。犍子生已，能自饮乳。鱼见钩饵，自然吞食。毒蛇生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谁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头尖，飞鸟毛羽自然色别。世间众生亦复如是，有利有钝，有富有贫，有好有丑，有得解脱，有不得解脱，是故当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

“复次，瞿昙！如瞿昙说，贪欲、瞋、痴从因缘生，如是三毒因缘五尘，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睡时远离五尘，亦复生于贪欲、瞋、痴。在胎亦尔，初出胎时未能分别五尘、好丑，亦复生于贪欲、瞋、痴。诸仙贤圣，处在寂处，无有五尘，亦能生于贪欲、瞋、痴。亦复有人因于五尘，生于不贪、不瞋、不痴，是故不必从于因缘生一切法，以自性故。

“复次，瞿昙！我见世人五根不具，多饶财宝，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贫穷下贱，不得自在，为人仆使。若有因缘，何故如是？是故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缘。瞿昙！世间小儿亦复未能分别五尘，或笑、或啼，笑时知喜，啼时知愁，是故当知一切诸法各有自性。复次，瞿昙！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无，有即虚空，无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从因缘，二是无故亦非因缘，是故诸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诸法亦应如是，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缘故一切诸法悉不是常？若世间物是无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缘故不是无常？若五大常，世间之物亦应是常。是故汝说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从因缘，令一切法同五大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用处定故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皆从因缘得名字故。若从因得名，亦从因得义。云何名为从因得名？如在额上名之为鬘，在颈名璎，在臂名钏，在车名轮，火在草木，名草木火。善男子！树初生时，无箭稍性，从因缘故，工造为箭，从因缘故，工造为稍，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也。善男子！汝言如龟陆生，性自入水；犍子生已，性能饮乳。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缘者，俱非因缘，何不入火？犍子生已，性能啖乳，不从因缘者，俱非因缘，何不啖角？善男子！若言诸法悉有自性，不须教习，无有增长，是义不然。何以故？今见有教，缘教增长，是故当知无有自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

诸婆罗门一切不应为清净身杀羊祠祀，若为身祠，是故当知无有自性。

“善男子！世间语法凡有三种，一者、欲作，二者、作时，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语？有三语故，故知一切无有自性。善男子！若言诸法有自性者，当知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缘作浆、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缘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当知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圣人何故饮甘蔗浆、石蜜、黑蜜，酒时不饮，后为苦酒复还得饮？是故当知无有定性。若无定性，云何不因因缘而有？善男子！汝说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说喻？若有喻者，当知诸法无有自性。若有自性，当知无喻。世间智者皆说譬喻，当知诸法无有自性、无有一性。

“善男子！汝言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当说身在先者，汝可难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缘故而作是难？善男子！一切众生身及烦恼俱无先、后，一时有，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也。汝意若谓如人二眼，一时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烦恼及身，亦如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间眼见柱之与明，虽复一时，明要因柱，终不因明而有柱也。

“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不在先，故知无因，是义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无因缘故名为无者，汝不应说，一切诸法皆有因缘。若言不见故不说者，今见瓶等从因缘出，何故不说如瓶，身先因缘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见、不见一切诸法，皆从因缘，无有自性。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无因缘者，汝何因缘说于五大？是五大性即是因缘。善男子！五大因缘虽复如是，亦不应说诸法皆同五大因缘。如世人说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罗等亦应如是精勤持戒。

“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坚性，我观是性转故不定。善男子！酥、蠟、胡胶，于汝法中名之为地，是地不定，或同于水，或同于地，故不得说自性故坚。善男子！白、铅、锡、铜、铁、金银，于汝法中名之为火，是火四性，流时水性，动时风性，热时火性，坚时地性，云何说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姓名流，若水冻时不名为地故名水者，何因缘故，波动之时不名为风？若动不名风，冻时亦应不名为水。若是二义从因缘者，何故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缘？

“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见、闻、觉、知、触故，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不可转，若言眼性见者，常应能见，不应有见、有不见时，是故当知从因缘见，非无因缘。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尘生贪、解脱，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贪、解脱，虽复不同五尘因缘，恶觉观故则生贪欲，善觉观故则得解脱。善男子！内因缘故生贪、解脱，外因缘故则能增长。是故汝言一切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尘生贪、解脱，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具足诸根、乏于财物、不得自在，诸根残缺、多饶财宝、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从因缘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从业而有果报，如是果报则有三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贫穷、巨富，根具、不具，是业各异，若有自性，具诸根者应饶财宝，饶财宝者应具诸根。今则不尔，是故定知无有自性，皆从因缘。如汝所言，世间小儿未能分别五尘因缘，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应常笑，啼应常啼，不应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当知一切悉从因缘，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从因缘有，如是身者从何因缘？”

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缘，烦恼与业。”

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从烦恼、业，是烦恼、业可断不耶？”

佛言：“如是，如是。”

梵志复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闻已，不移是处，悉得断之。”

佛言：“善男子！若知二边，中间无碍，是人则能断烦恼、业。”

“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汝云何知？”

“世尊！二边即色及色解脱，中间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边，断烦恼、业。”

“世尊！唯愿听我出家受戒。”

佛言：“善来比丘。”实时断除三界烦恼，得阿罗汉果。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弘广，复作是言：“瞿昙！知我今所念不？”

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即邪见，直即圣道。”

婆罗门言：“瞿昙！何因缘故作如是说？”

“善男子！汝意每谓乞食是常，别请无常，曲是户钥，直是帝幢。是故我说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谓邪见，直谓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

婆罗门言：“瞿昙实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众生得尽灭不？”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婆罗门言：“瞿昙！已知我心，我今所问，何故默然而不见答？”

时憍陈如即作是言：“大婆罗门！若有问世有边、无边，如来常尔默然不答。八圣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圣即得灭尽，若不修习则不能得。大婆罗门！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无孔窍，唯有一门。其守门者聪明有智能善分别，可放则放，可遮则遮，虽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门。善男子！如来亦尔，城喻涅槃，门喻八正，守门之人喻于如来。善男子！如来今者虽不答汝尽与不尽，其有尽者，要当修习是八正道。”

婆罗门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陈如！如来善能说微妙法，我今实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门。”

憍陈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罗门能发无上广大之心。”

佛言：“止，止！憍陈如！是婆罗门非适今日发是心也。憍陈如！乃往过去过无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人先已于彼佛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贤劫中当得作佛，久已通达，了知法相，为众生故现处外道，示无所知。以是因缘，汝憍陈如不应赞言，善哉，善哉，汝今能发如是大心。”

尔时，世尊知己已告憍陈如言：“阿难比丘今为所在？”

憍陈如言：“世尊！阿难比丘在娑罗林外，去此大会十二由旬，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扰乱。是诸魔众悉自变身为如来像，或有宣说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或有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生，或有说言一切因缘皆是常法，从缘生者悉是无常，或有说言五阴是实，或说虚假，入、界亦尔，或有说言有十二因缘，或有说言正有四缘，或说诸法如幻、如化、如热时焰，或有说言因闻得法，或有说言因思得法，或有说言因修得法，或复有说不净观法，或复有说出息、入息，或复有说四念处观，或复有说三种观义、七种方便，或复有说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学、无学地、菩萨初住乃至十住，或有说空、无相、无作，或复有说修多罗、祇夜、毘伽罗、那伽陀、忧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毘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或说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或说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远离空、散空、自相空、无相空、阴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无记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现神通变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肋在下右肋出水、右肋在下左肋出水、一肋震雷一肋降雨，或有示现诸佛世界，或复示现菩萨初生行至七步、处在深宫受五欲时、初始出家修苦行时、往菩提树坐三昧时、坏魔军众转法轮时、示大神通入涅槃时。世尊！阿难比丘见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变，昔来未见，谁之所作？将非世尊释迦作耶？’欲起欲语都不从意。阿难比丘入魔网故，复作是念：‘诸佛所说各各不同，我于今者当受谁语？’世尊！阿难今者极受大苦，虽念如来，无能救者，

以是因缘，不来至此大众之中。”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此大众中有诸菩萨，已于一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至无量生发菩提心，已能供养无量诸佛，其心坚固，具足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成就功德，久已亲近无量诸佛，净修梵行，得不退转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转持，得如法忍，首楞严等无量三昧，如是等辈，闻大乘经终不生疑，善能分别宣说三宝同一性相，常住不变，闻不思议不生惊怪，闻种种空心不怖惧，了了通达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经，广解其义，亦能受持无量诸佛十二部经，何忧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缘故，问憍陈如阿难所在？”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谛听，谛听，善男子！我成佛已，过二十年住王舍城，尔时我告诸比丘言：‘诸比丘！今此众中谁能为我受持如来十二部经，供给左右所须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时憍陈如在彼众中来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经，供给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憍陈如！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时舍利弗复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语，供给所须，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舍利弗！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乃至五百诸阿罗汉皆亦如是，佛悉不受。尔时，目连在大众中作是思惟：‘如来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给使，佛意为欲令谁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见如来心在阿难许，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见是事已，即从定起，语憍陈如：‘大德！我观如来欲令阿难给事左右。’尔时，憍陈如与五百阿罗汉往阿难所，作如是言：‘阿难！汝今当为如来给使，请受是事。’阿难言：‘诸大德！我实不堪给事如来。何以故？如来尊重，如师子王、如龙、如火，我今微弱，云何能办？’诸比丘言：‘阿难！汝受我语，给事如来，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复如是。阿难言：‘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实不堪任奉给左右。’时目键连复作是言：‘阿难！汝今未知。’阿难言：‘大德！唯愿说之。’目键连言：‘如来先日僧中求使，五百罗汉皆求为之，如来不听。我即入定，见如来意欲令汝为，汝今云何反更不受？’阿难闻已，合掌长跪，作如是言：‘诸大德！若有是事，如来世尊与我三愿，当顺僧命，给事左右。’目键连言：‘何等三愿？’阿难言：‘一者、如来设以故衣赐我，听我不受。二者、如来设受檀越别请，听我不往。三者、听我出入，无有时节。如是三事，佛若听者，当顺僧命，奉给如来。’时憍陈如五百比丘还来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劝阿难比丘，唯求三愿，若佛听者，当顺僧命。’文殊师利！我于尔时赞阿难言：‘善哉，善哉！阿难比丘具足智慧，预见讥嫌。何以故？当有人言汝为衣食奉给如来，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随别请。憍陈如！阿难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时，则不能得广作利益四部之众，是故求欲出入无时。憍陈如！我为阿难开是三事，随其意愿。’时目键连还阿难所，语阿难言：‘吾已为汝启请三事，如来大慈皆已听许。’阿难言：‘大德！若佛听者，请往给侍。’

“文殊师利！阿难事我二十余年，具足八种不可思议。何等为八？一者、事我已来二十余年，初不随我受别请食。二者、事我已来，初不受我陈故衣服。三者、自事我来，至我所时终不非时。四者、自事我来，具足烦恼，随我入出诸王刹利、豪贵大姓，见诸女人及天、龙女，不生欲心。五者、自事我来，持我所说十二部经，一经于耳，曾不再问，如写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问。善男子！琉璃太子杀诸释氏，坏迦毘罗城，阿难尔时心怀愁恼，发声大哭，来至我所，作如是言：‘我与如来俱生此城同一释种，云何如来光颜如常，我则憔悴？’我时答言：‘阿难！我修空定，故不同汝。’过三年已，还来问我：‘世尊！我往于彼迦毘罗城，曾闻如来修空三昧，是事虚实？’我言：‘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六者、自事我来，虽未获得知他心智，常知如来所入诸定。七者、自事我来，未得愿智，而能了知如是众生到如来所，现在能得四沙门果，有后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来，如来所有秘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议，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经。何等为八？一者、信根坚固，二者、其心质直，三者、身无病苦，四者、常勤精进，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无憍慢，七者、

成就定慧，八者、具足从闻生智。文殊师利！毘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复具足如是八法。尸弃如来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罗，毘舍浮佛侍者弟子名优波扇陀迦罗，鳩村驮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苏抵，迦叶佛侍者弟子名叶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难亦复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

“善男子！如汝所说，此大众中虽有无量无边菩萨，是诸菩萨皆有重任，所谓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缘故，各各忽务，调伏眷属，庄严自身。以是因缘，我涅槃后不能宣通十二部经。若有菩萨或时能说，人不信受。文殊师利！阿难比丘是吾之弟，给事我来二十余年，所可闻法具足受持，喻如写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顾问，阿难为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经》。善男子！我涅槃后阿难比丘所未闻者，弘广菩萨当能流布，阿难所闻自能宣通。文殊师利！阿难比丘今在他处，去此会外十二由延，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恼乱，汝可往彼发大声言：‘一切诸魔，谛听，谛听。如来今说大陀罗尼，一切天、龙、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山神、树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闻是持名，无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罗尼十恒河沙诸佛世尊所共宣说，能转女身，自识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断肉，三者、断酒，四者、断辛，五者、乐在寂静。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读诵、书写是陀罗尼，当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七亿弊恶之身。’”尔时，世尊即便说之：

“阿摩〔(匕/示)\*(入/米)〕 毘摩〔(匕/示)\*(入/米)〕 涅槃〔(匕/示)\*(入/米)〕 瞢伽〔(匕/示)\*(入/米)〕 酰摩罗若竭鞞 三曼多跋提〔(匕/示)\*(入/米)〕 娑婆罗他娑檀尼 婆罗磨他娑檀尼 磨那斯阿步提 毘罗氏 菴摩赖低 婆岚弥 婆岚摩莎〔(匕/示)\*(入/米)〕 富囉泥富囉那摩奴赖缁”

尔时，文殊师利从佛受是陀罗尼已，至阿难所，在魔众中作如是言：“诸魔眷属谛听，我说所从佛受陀罗尼咒。”魔王闻是陀罗尼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于魔业，即放阿难。

文殊师利与阿难俱来至佛所，阿难见佛，至心礼敬，却住一面，佛告阿难：“是娑罗林外，有一梵志名须跋陀，其年极老，已百二十。虽得五通，未舍憍慢，获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语须跋言：‘如来出世如优昙花，于今中夜当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而生悔心。’阿难！汝之所说，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须跋陀子，其人爱心习犹未尽，以是因缘信受汝语。”

尔时，阿难受佛勅已，往须跋所，作如是言：“仁者！当知如来出世如优昙花，于今中夜当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生悔心也。”须跋言：“善哉，阿难！我今当往至如来所。”

尔时，阿难与须跋陀还至佛所，时须跋陀到已问讯，作如是言：“瞿昙！我今欲问，随我意答。”

佛言：“须跋！今正是时，随汝所问，我当方便随汝意答。”

“瞿昙！有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言：‘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随往日本业因缘，是故若有持戒、精进、受身心苦，能坏本业，本业既尽，众苦尽灭，众苦尽灭，即得涅槃。’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等作是说者，我为怜愍，常当往来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当问之：‘仁者！实作如是说不？’彼若见答：‘我如是说。’‘何以故？’‘瞿昙！我见众生习行诸恶，多饶财宝，身得自在；又见修善，贫穷多乏，不得自在；又见有人多役力用，求不能得；又见不求，自然得之；又见有人慈心不杀，反更中夭；又见喜杀，终保年寿；又见有人净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脱，有不得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由往日本业因缘。’须跋！我复当问：‘仁者！实见过去业不？若有是业，为多少耶？现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业已尽、不尽耶？是业既尽，一切尽耶？’彼若见答：‘我实不知。’我便当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属为请医师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稳。

其后十年是人犹忆，了了分明，是医为我拔出毒箭，以药涂拊，令我得差，安隐受乐。仁既不知过去本业，云何能知现在苦行定能破坏过去业耶？’彼若复言：‘瞿昙！汝今亦有过去本业，何故独责我过去业？瞿昙经中亦作是说，若见有人豪贵自在，当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过去业耶？’我复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从因知果，或有从果知因。我佛法中有过去业，有现在业，汝则不尔，唯有过去业，无现在业。汝法不从方便断业，我法不尔，从方便断。汝业尽已，则得苦尽，我即不尔，烦恼尽已，业苦则尽，是故我今责汝过去业。’彼人若言：‘瞿昙！我实不知，从师受之，师作是说，我实无咎。’我言：‘仁者！汝师是谁？’彼若见答：‘是富兰那。’我复言曰：‘汝昔何不一一谕启，大师实知过去业不？汝师若言我不知者，汝复云何受是师语？若言我知，复应问言，下苦因缘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缘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缘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复应问言，师云何说苦乐之报，唯过去业，非现在耶？复应问言，是现在苦，过去有不？若过去有，过去之业悉已都尽，若都尽者，云何复受今日之身？若过去无，唯现在有，云何复言众生苦乐皆过去业？仁者！若知现在苦行能坏过去业，现在苦行复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说言得苦解脱？若更有行坏苦行者，过去已尽，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苦行，能令乐业受苦果不？复令苦业受乐果不？能令无苦无乐业作不受果不？能令现报作生报不？能令生报作现报不？令是二报作无报不？能令定报作无报不？能令无报作定报不？’彼若复言：‘瞿昙！不能。’我复当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缘故受是苦行？仁者！当知定有过去业、现在因缘，是故我言因烦恼生业，因业受报。仁者！当知一切众生有过去业，有现在因。众生虽有过去寿业，要赖现在饮食因缘。仁者！若说众生受苦受乐，定由过去本业因缘，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为王除怨，以是因缘多得财宝，因是财宝受现在乐。如是之人现作乐因，现受乐报。譬如有人杀王爱子，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如是之人现作苦因，现受苦报。仁者！一切众生现在因于四大、时节、土地、人民，受苦受乐，是故我说一切众生不必尽因过去本业受苦乐也。仁者！若以断业因缘力故得解脱者，一切圣人不得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过去本业无始终故，是故我说修圣道时，是道能遮无始终业。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应得道。是故先当调伏其心，不调伏身，以是因缘，我经中说，斫伐此林，莫斫伐树。何以故？从林生怖，不从树生。欲调伏身，先当调心，心喻于林，身喻于树。’”

须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调伏心。”

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调心？”

须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无常、无乐、无净，观色即是常、乐、清静。作是观已，欲界结断，获得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色，色是无常，如痛、如疮、如毒、如箭，见无色常、清静、寂静。如是观已，色界结尽，得无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想，即是无常、痛疮、毒箭。如是观已，获得非想非非想处。是非想非非想处，即一切智、寂静、清静，无有堕坠，常恒不变，是故我能调伏其心。”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调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犹名为想。涅槃无想，汝云何言获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呵责粗想，今者云何爱著细想，不知呵责？如是非想非非想处，故名为想，如痛、如疮、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师鬻头蓝弗利根聪明，尚不能断如是非想非非想处，受于恶身，况其余者？”

“世尊！云何能断一切诸有？”

佛言：“善男子！若观实相，是人能断一切诸有。”

须跋陀言：“世尊！云何名为实相？”

“善男子！无相之相，名为实相。”

“世尊！云何名为无相之相？”

“善男子！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及自他相，无无因相、无作相、无受相、无作者相、无

受者相、无法非法相、无男女相、无士夫相、无微尘相、无时节相、无为自相、无为他相、无为自他相、无有相、无无相、无生相、无生者相、无因相、无因因相、无果相、无果果相、无昼夜相、无明暗相、不见相、不见者相、无闻相、无闻者相、无觉知相、无觉知者相、无菩提相、无得菩提者相、无业相、无业主相、无烦恼相、无烦恼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随所灭处，名真实相。善男子！一切诸法皆是虚假，随其灭处，是名为实，是名实相，是名法界，名毕竟智，名第一义谛，名第一义空。善男子！是相、法界、毕竟智、第一义谛、第一义空，下智观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故，得无上菩提。”

说是法时，十千菩萨得一生实相，万五千菩萨得二生法界，二万五千菩萨得毕竟智，三万五千菩萨悟第一义谛，是第一义谛亦名第一义空，亦名首楞严三昧。四万五千菩萨得虚空三昧，是虚空三昧亦名广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万五千菩萨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万五千菩萨得陀罗尼，是陀罗尼亦名大念心，亦名无碍智。七万五千菩萨得师子吼三昧，是师子吼三昧亦名金刚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万五千菩提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缘觉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声闻心。人女、天女二万亿人，现转女身得男子身，须跋陀罗得阿罗汉果。

####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十

阿摩隶(一) 毘磨隸(二) 涅磨隸(三) 瞢伽隸(四) 酰磨罗若竭埤(五) 三曼那跋提(六) 娑婆陀 袈檀尼(七) 波罗磨他 娑檀尼(八) 摩那斯(九) 阿拙啼(十) 毘罗祇(十一) 菴摩赖(十二) 婆嵐弥(十三) 婆嵐摩(十四) 莎隶富泥富那(十五) 摩奴赖缁(十六)